★☆★☆★☆轻小说文库(Www.WenKu8.Com)☆★☆★☆★

<弱角友崎同学(弱势角色友崎君)>

第一卷 0 全破后重看一次开场画面莫名地令人消沉

台版 转自 轻之国度

图源：Jakiro

扫图：风

录入：养老驴

修图：kid

虽说有所谓『人生是神作游戏』的知名文章（转帖），但从我的角度来看，那都是骗人的。

说是只要全心努力便能勉强破关，平衡度调整地十分巧妙的游戏，但这只是没有真正面对过无论如何都无计可施的事态的人在胡说罢了。就算要说每个角色都是带著深刻的人性与历史背景登场，那也只是不知道世上有一大堆内在肤浅的路人角的人所说的空泛理想罢了。麻烦你别说我也是路人之类的话。

就算无限×无限像素的画素每秒有无限帧在动，也不代表就一定是好事。毕竟也有画素少才能感受到的独特韵味，最重要的是这世界就是解析度太高了，所以像我这样的丑男才会显示成丑男的模样。如果是点阵图的话大家看起来一定都一样。我可没哭啊。

归根究柢说起来，如果能既复杂又美丽，那么愈复杂愈美丽就愈好的想法本身一开始就是错的。一款优秀的游戏，无论何时都是既单纯又美丽的东西才对。

将棋是这样，超级玛利欧也是这样，最新的FPS的规则与概念也很单纯。在单纯的规则与概念之中，蕴含著深奥与韵味。

在历史上留名的游戏，无论什么年代都是那个样子的。

那么，说起来，人生又如何呢？

从古至今有许多聪明的科学家，藉由实验与验证去寻求名为『各种现象的定律』的『人生规则』，结果到现在都还没有把答案找出来。

从古至今有许多敏锐的哲学家们以理论来整理思绪，将所谓『活著的意义是什么？』的『人生概念』透彻思考，不过那些都是可以用因人而异这几个字来反驳的意见，所以我一个字也没听过。

要是一款游戏就像这样，不但说不上单纯，而且硬要依照现况说个答案的话，也只能说出『总之活下去就对了，之后怎样我不晓得』这种有讲跟没讲一样的规则与概念，那么到底有哪一点可以说是神作呢？

还不只如此，人类就算做一样的事情，还是有可能会因为长相、体格或年龄而遭受歧视或者误解，就算拚命努力也是有可能在正式上场时因为身体状况不好而搞砸一切。老是会看见能够判断成粪作而且具有说服力的要素。像我这样一点罪过也没有的弱角，只不过是天生很弱而已就这么受苦受难。

不讲理又不平等，对弱者十分不利。

这就代表——『人生是款粪作』。

这种普通到不行的成句，才是这个世界的真相。

然后，说不定有人会说这种话来反驳：「你就是没有好好努力面对人生才会这样想吧？」不过这就是天生生为强角的人才会有的思考偏差。

因为本来就处于有利的立场，才不会注意到『人生』是多么地不讲道理。用强角玩简单模式，轻轻松松就开无双而乐在其中，还一直以为那样就是世界的一切。

也就是说，那只是一日玩家的意见罢了。

没什么在钻研游戏的话就别出来乱说。

刚好天生就是强角而藉此享乐的一日玩家，没有谈论人生的资格。

因为这是在各款游戏中持续努力，而且一直站在顶点的我所说的，所以不会有错。

人生，就是一款粪作。

——以上。日本第一的玩家，nanashi留。

第一卷 1 说来说去有名的游戏基本上都很好玩

实力差距太明显了。

我操作的忍者角色『Found』的动作，与中村操作的狐狸角色『Foxy』的动作之间，有著不管是谁都看得出来的等级差异。嗯，差不多就是「以现充（注1：原文リア充」，意指「在现实中过得很充实的人」，例如交友关系或生活环境之类很好的人。）来说还满能干的嘛」的程度。听说他在用这款家用游戏——AttaFami所下的赌局中老是会赢，不过他的程度也就这样了。比赛开始没多久，我就非常确定赢的人会是我。

不过一扯上AttaFami，我可是不能放水的。所以就算是中村只剩一命的这种状况，我还是刻意装得很老实地冲过去，途中再使用『瞬』，藉由这样的方式来扰敌。以他那种实力来说，说不定连瞬是什么都不知道吧。那是极度接近地面的时候，藉由往斜下方『空中回避移动』而快速滑过地面的回避技巧。

中村就这样中了我的扰敌招数，发出打击。我用往后移动的瞬躲过他发的招式之后，再趁空隙靠近。这款游戏的连续技基础是投掷，要看以投掷技开始的连续技能够接几段下去。我目前使用的角色Found，在这方面特别厉害。

Found抓住中村用的角色，从这一刻开始就是我的个人秀了。看起来很简单其实需要纤细操作的连续技，一段接著一段进行下去。虽然也不是没有从中脱困的方法，不过中村并不知道，也做不到。所以理所当然地，连续技就会这样接到最后。

这样子，中村就剩下零命了——

「好了。」

嗯，我打赢了。哎，我玩AttaFami是不可能输给外行人的，但是却有一种怎么赢得这么容易的感觉。莫名地觉得接下来的发展会很可怕。

总共四命的设定，没有特殊机关的平坦舞台，两边都是第一次看对方玩。

在这种平等的条件之下，中村剩下零命。而我剩下——四命。

这个嘛，也就是大获全胜。看向中村那边，就发觉他露出一副想说些什么话的表情，交互看著我的脸与我手上的手把。从他面向我脸的视线当中，可以看得出一丝丝的劣等感。这让我有些惊讶，没想到我的高中生活中，会有让中村对我投以这种虚弱眼神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像过。

褐色头发的帅哥，一看就觉得是现充，不管是读书、运动，还是受欢迎的程度，甚至连游戏技术都是顶尖，彷佛光是言行举止就比周遭的人们高出一阶，面貌也是自信满满的现充高中生中村。这样子的中村用十分虚弱的眼光看著我。看著我这种，光是外表就让人觉得是恶心阿宅的人。

「……的……题。」

中村在说著什么。

「咦？」

「是角色的问题。」

「……啥？」

「是我用的角色不好。正常来说是这样没错吧？」

「不、不对，这个角色跟这个角色，在性能上是差不多的说……」

「不是说这个，是相克。会这样，不管怎么说都是角色相克造成的吧？」

中村讲得像是理所当然一样。这真的让我目瞪口呆了。他的说法不管怎么想都是藉口啊。

然后，我发觉这是怎么一回事了。他会对我做这种没意义的挣扎，就代表他有多看轻我。输给我对他来说十分屈辱，达到了不做到这种地步就没办法法保住自尊的程度，而且他甚至有对我这种人找个烂藉口也没差的想法。瞧不起我就是他行动的前提。对，这就是赋予弱角的不平等命运。

不过，只有现在不是这样。

只有这一瞬间，只有AttaFami在我眼前的瞬间不是这样。

「的、的确，Foxy因为下坠速度比较快，所以连续技会比较容易接下去。」

「对吧。这种游戏就是角色会相克啊。」

我吸了一口气，然后笔直地盯著中村的眼睛不放。虽然，会害怕。

「……你说的那些，只是藉口吧。」

不过我早就习惯被瞧不起了。也不觉得有什么委屈。因为会这样是当然的。

「但这本来就是这样啊。玩这种游戏赢了你会高兴喔？明明就是一款粪作。无聊。」

不过，这种事我总是没办法习惯。

输的人不去努力，还把输了找藉口搪塞的行为当成理所当然——这是我这辈子最讨厌的事。

「我很高兴啊。中村会觉得无聊是因为没打赢吧？没有体会到打赢的感受所以没办法理解吧。如果是赢家在赢了之后说很无聊，还能让人瞭解他为什么会这么说。不过，输的人在输了之后还这样讲，顶多就是丧家犬在说风凉话罢了。」

我当成自己就处在AttaFami的战场上，对中村回呛过去。

「啥？本来就是角色相克啊。跟你说是粪作就是粪作，没人输也没人赢啦。」

「差别不在角色相不相克。中村会输是因为中村比较弱，就算我们角色互换我还是会赢。」

「……那要试试看吗？换角色来打。这样子我一定不会输，不会输给你这家伙。」

中村说话时眼神燃烧著斗志。有办法在这个时间点放话说自己一定不会输，不知道是胆量还是迟钝，像是毫无根据的自信一般的东西，真的就是人生中的强角才会拥有的。我这样的人，我这种人生中的弱角没有那种东西。尽管自己不对，还能强硬地摆出一副自己没错的言行举止，以『因为是自己』为基础而抱持的自信。像那种生物性的强大，不是我拥有的东西。

还不只这样，就算我已经压倒性地赢成这样，不知为何，现在我还是有点不安。

不过，现在这一瞬间的我可不是什么弱角。

「……不，这样子挺麻烦的啊。」

「是怎样啦，你刚才都说成那样了，就来比啊。」

「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你之后要是又找什么无聊的藉口的话挺麻烦的。」

「啥？」

在打AttaFami的我，可是最强的啊。

「角色当然要互换，还有手把也得交换一下。要是你说按钮按了没用之类的话我可受不了啊。还有，要不要连坐的位置也换一下啊？感觉你也会说画面的反射～怎样怎样之类的。对了，调成全部八命好了。长期战才能让实力明确地展现出来吧？嗯，还有什么呢。要不要规定不能用不知道挣脱方法就无法挣脱的连续技呢？毕竟那不是技术而是知识的问题啊。这样子就可以单纯以操作技术、反射神经，还有判断力来比高下了吧。嗯——还有什么呢……要不要连衣服也互换一下？」

哈哈哈，说出来了说出来了。这样子之后真的会后悔啊，是我会后悔。

「……才不用咧。我说真的，你可别太嚣张。」

他用很凶的眼神瞪过来。被这样全心全意地瞪著，就会让我发自本能觉得我是比这家伙还低等的动物，劣等感不由自主地涌了出来。变得会想要说对不起。明明不管怎么想，在这里的人只有我是对的却还是会这样，这就是我人生注定的规则。

我跟中村互换了位置、互换手把、互换角色，将命数调到总共八命，当然是没有夸张到连衣服都换。之后只要按下开始钮，战斗就会开始。

「要是我赢的话就要认清事实啊，中村。」

「我知道啦。」

「你不知道吧。」

「……我知道了啦，我会好好认同你的实力的。」

「不，当然你也是得认同我的实力啦，不过你还有一件事得搞清楚。」

「什么啊？」

这家伙根本什么都没理解。

「你刚才不是说AttaFami是粪作吗？」

「啥？」

说实在的，比起他不认输，这点更让我一肚子气。

「……搞清楚，AttaFami可是一款神作。」

当然，这场比赛的结果是，八命中我保留了八命，大获全胜。

＊　＊　＊

nanashi：辛苦了

光辉：辛苦了

然后，隔天我就像平常一样，熟练地打著简称AttaFami的Attack Families的连线对战。因为对战双方可以聊天的关系，礼貌上打完之后会互相打个招呼。当然这次也是我胜利。胜率一步一步地上升。四个月前胜率全部重置以后，过几个星期就把胜率挤进全日本第一名的我，现在也是毫无危险地维持著这样的地位。我的网名是nanashi，是因为觉得取名字还满令人害羞，而且无名听起来也比较帅，所以才这样取的（注2：nanashi即「名无し」的读音，意为「无名」。）。那跟我的本名友崎文也一点关系也没有。

虽然在胜率重置之前也是有几次从第一名掉下去啦，不过我几乎是一直维持在第一名。要说国内没有我的敌手应该也没关系吧。

AttaFami因为有难得一见的完成度，所以在线上对战游戏界中拥有最多的玩家人口。也就是说，在这款游戏打到第一名的话，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全日本最会玩游戏的人。应该吧。

这样的我，也就是nanashi，跟名字也有关系，唯一在意的一名AttaFami玩家就是『NO NAME』。第一名的位子虽然从没被他拿下，但他这几个月一直都维持在第二名。而且就我确认的情形来说，自从第一次成为第二名以后，NO NAME的地位就没有被人夺走过。也就是说，『nanashi』与『NO NAME』独占著第一与第二名。

因为名字也很类似，网上的游戏社群也有「那两个帐号难道不是同一个人吗？」这样的谣言，而且传得跟真的一样。

所以身为nanashi的我要在此断言：nanashi与NO NAME，百分之百是不同人。

不过，NO NAME出现在AttaFami界是这几个月的事，他却以不太可能办得到的速度冲进第二名，以及最重要的，就是nanashi与NO NAME之间的直接对决仍然没有实现，这三点让两人是同一人物的理论带有真实感。不管怎样，使用的角色同样都是Found，玩起来的风格也很像。恐怕是他从对战影片的档案库中参考了我的玩法吧。

nanashi：辛苦了

YuKichi：辛苦了　你很强呢！

nanashi：谢谢夸奖。那就先这样

就像这样又赢了一场，然后离开对战房。说真的我也有输的时候，不过最近连这方面都变成像是在跟自己战斗一样。基本上我不会因为对手技巧高超而输，如果输了的话几乎都是自己的失误所造成的。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就算现在是第一名也还有努力的价值，也可以说是还有精进的余地。

所以下次就要在战斗中一边想著减少失误一边打。就在我想著这件事的时候。

我倒抽了一口气。

对战对手的栏位写著一个名字。

NO NAME　　Rate：2561

我感受到全身上下的血液都往脑部集中。这就是许久不见的那种对对手有所期待的感觉。我还发觉自己抓著手把的力道也变大了。

比赛开始。然后我马上就吓了一跳。我一直以为NO NAME是在模仿我的操作风格，不过，比赛才刚开始的行动就已经完全不同。

我是朝敌方突进，以接连续技为目的。然而NO NAME是在原地待机，开始给飞行道具蓄力。

这是两边都用Found进行对战的时候，让我唯一觉得处于弱势的行动。

而且这不是偶然。我毫无来由地这么想。

不知道为什么，我很确定他是对我有所研究，而且没有堕落到傻傻地模仿我，是自己整理出了一套对策。

更让我惊讶的是，NO NAME他正确无比的操作，还有压倒性的挣脱连续技的技术。要是我的操作有一点点不够严谨，连续技就会当场被挣脱。

立回（注3：原文「立ち回り」，华语界格斗游戏玩家用语为「立回」，指的是格斗对战系游戏中，成功攻击对方或防御对方攻击前的所有动作，也就是牵制、诱敌等等的一连串动作。）与接连续技的创意还是我比较厉害，不过单纯评论挣脱连续技的技

术的话，说真的——他已经超越我了。

与其这么说，恐怕我挣脱连续技的技巧本来就不好。原因是我强过头了，本来就很少被对方接起连续技。反过来说的话，这就是我屈指可数的弱点之一。

换句话说就是『不要吃下连续技开头的攻击就行了，所以根本没有挣脱连续技的必要』。就是这样的想法，与这样的前提。也就因为如此，如果NO NAME身怀与我相当的立回与接连续技的创意，我就会当场输在挣脱连续技的技术差别吧。

——而且，恐怕NO NAME早就已经把这点放进他的视野之中了。

为什么我会知道呢。这很简单。

因为NO NAME挣脱连续技的技巧，跟实力比起来实在太厉害了。

有这么厉害的实力的话，被敌方接起连续技的机会会很少，也就代表练习挣脱连续技的机会也会变少。所以，不只是NO NAME，超高排名玩家中包括我，擅长攻击而不擅于防守的玩家比较多。

然而，这位NO NAME相较于国内第二名的实力，防守的经验值也太高了。不对，不如说是他擅长的就是那方面。

这是说NO NAME被人接连续技的机会很多——不对，真要说的话这代表『为了平常的练习，所以故意被人接连续技』才对。

也就是说NO NAME他舍弃了近在眼前的得胜机率或者玩游戏的爽度等等。

他只注视著最后的实力还有长期的排名，而一直战到现在。就算眼前的一战陷入弱势，就算得胜的机率降低，就算排名与评价变差，他还是选择了几个月后的实力。

有些人可能会说那是瞧不起对手的玩法，但并不是这样，那可是实实在在的锻炼啊。

至少我不知道还有哪个玩家会像他那样，把各种即时的快感舍弃到这种地步，贯彻到底，而且还呈现著显而易见的『结果』。

NO NAME。我是打算一直待在日本第一的位置，不过说不定我没有这么说的余裕了。但只有这件事我可以很确定地说。以现况来讲，如果国内会出现超越我的AttaFami玩家的话。

那个玩家就是NO NAME，只有他一个人。

想著这些事情的时候，结果——显现出了目前的实力差距，我剩下两命赢过了他。

nanashi：辛苦了

然后是最后的礼仪，聊天时打个招呼。对方回礼之后，就要离开对战房了。

NO NAME：请问你住在关东吗？

嗯？他问我住哪里。不知道是想做什么呢。

nanashi：对，是住关东没错……

NO NAME：如果方便的话，可以见一面吗？

nanashi：咦，你指的是在现实中一对一的意思吗？

NO NAME：是的，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可以的话想要聊聊天，还有扳回一城。

网聚的邀约，而且很可能是一对一。是这样没错吧？

该怎么办呢。这阵子要跟网路上认识的人见面的门槛的确是降低了，事实上，用一般的角度来看也不是多么危险的事。如果像我们这样有著AttaFami第一名与第二名的关联，见了面说不定会很有趣。既然这样……

nanashi：瞭解了，可以喔。

NO NAME：非常谢谢你！离你最近的车站是哪一站呢？请你来我这边不太好意思，我会去你那边。

nanashi：嗯——我想想……

我指定车站，跟他约好在哪里会合。我没有指定离我最近的车站，而是指定了跟我家差一个车站的终点站。这样子对对方来说交通也比较方便吧。

NO NAME：瞭解了！那么下周六下午两点就麻烦你多关照了！

就这样，梦寐以求又完美实现的对决之后，马上就轻松乾脆地决定了与NO NAME的一对一网聚。

＊　＊　＊

与中村对战的星期六，以及与NO NAME对战的星期日都结束，隔了两天没来的学校中，二年二班的教室比预料之中还要平凡。毕竟我是抱著中村就算弄些什么动作让我的地位显著下降也不奇怪的觉悟而上学的，这样不只不符合我的预想，更重要的是让我十分安心。

被人评论说以前中学的时候很强，在高中也是第一强的中村，终于跟被人评论成『听说好像还挺强的』我进行对决的话题，虽然是没有成为什么大新闻，还是以两、三个礼拜会发生一次的事件的感觉默默地渗入了班上。而在对决结束后的现在，反而没有人在谈论这个话题，可是是因为大家多少都察觉到发生了什么事，而当成一种疙瘩来看待吧。也好，这样子就是最和平的解决方式了。

就像这样，我像平常一样过著孤单的日子，过著虽然没有刺激但也不会特别不满足的时光。要说我是在歌颂没什么特别的日常生活也无妨。我就是享受这样的日常而活著的。

——在这样的生活之中，星期三的午休时间发生了一起小小的事件。

想说今天也一个人随便吃个午餐，走在走廊上的时候，我突然撞见了中村。这种情形如果跟平常条件一样的话，只要互相无视对方就可以了，但这次发生了非常规的状态。中村带著一个女生，而且，是带著日南葵。

日南葵。才色兼备的大和抚子，而且她天真烂漫，是无论男女都会喜欢，无庸置疑的完美女主角。学科能力理所当然是校内第一，短跑跟手球之类的体力测验也是每项都超群的女生第一名。不对，不只是女生，她甚至可以跟男生的前几名激烈对抗，强到像是作弊一般。而且她竟然还有不会让人讨厌的自然妆容，以及人见人爱的笑容。然而她同时也有种不太会让人厌恶的，不知道该说是天然呆还是直率的傻气的要素，拥有这样的缺点反而把她彻底塑造成了完美的女生，甚至还会散发出性感的魅力，所以我已经搞不清楚她的构造到底是怎样了。就连不擅长应对现充的我都会抱持好感，正确来说应该是到了戒慎恐惧的程度。

连她为什么会来这间关友高中都不禁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关友在埼玉县内是前几名的私立学校没错，但毕竟还是在埼玉，跟都内（注4：指东京都。）的升学学校相比的话只是不上不下的地位而已。附近有一大堆稻田，而且离开埼玉车站的话，看起来像乡下的地方也很多。

我想起坐在我后面的，要说帅没很帅但要说不帅好像也还好，不过确实比我帅的两个同学之前曾经有过这样的对话。

「欸，你觉得小葵怎样啊？」

「小葵是说日南葵吗？」

「对对对。」

「觉得怎样喔……我超喜欢她的啊。大家都一样吧。她那样已经可以算是偶像了吧。」

「是没错啦。」

「照理来说那算是异常吧。不管是读书、运动，还是容貌，所有方面都很完美，根本就是天才的等级嘛。」

「真的是这样。不管我们多么努力，跟她比什么领域都觉得不可能会赢啊。」

「明明是这样，她却跟大家关系都很好。就是这点很奇怪啊，因为如果有人问我跟哪个女生最要好，我会说日南葵耶。」

「……我也是，跟她最要好呢。」

「对吧，很奇怪喔。明明跟我们打好关系也没什么好处，却也没有什么差别待遇。所以那不是做了计算的行动吧。」

「到底是怎样啊，是不是该说她是人生的天才……」

「啊——还真的就是那种感觉呢。不是棒球天才或者发明天才之类的，而是人生天才。她是神啊。」

「想要感谢小葵她父母愿意让她进来我们学校呢。」

「真的。埼玉唯一赢过东京的点就是日南葵的存在啊。」

——跟这样的日南葵都没打好关系而且根本没说过半次话的我到底是怎样。当时这反而让我觉得说不定我是某方面的天才。还有我也觉得不要老是东京来东京去，应该要先打倒神奈川才对。或者是千叶，千万不能输。

先不管这些，那个日南葵跟中村在一起。当然她不可能不知道我跟中村要对战的资讯，也就因为这样发生了小爆炸。

「啊！友崎同学！听说你跟修二用AttaFami比了个高下？结果怎样啊？」

「咦，啊，日南同学，那个，结果啊，咳噗。」

整个大舌头了。不过并不是因为我是恶心阿宅而大舌头，如果对方是日南葵的话，就算只是有点宅也会大舌头吧。

「啊哈哈，什么啊，咳噗是怎样啦！」

被人笑却不可思议地觉得没有被当成傻子看。不知道是因为笑容所渗出的天真无邪，还是因为她的笑声实在太悦耳，又或者是因为她优雅地按著嘴巴的举止让我这么觉得。看见日南葵同学高兴的样子，我内心涌出来的感情也只有开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的微笑蕴含著魔法。

「啊哈哈哈，啊——真开心。呃——刚刚是说什么。啊，对了！是谁赢了啊？」

开心？她竟然说开心。我竟然可以让日南葵同学开心，世上还有比这更美好的事情吗？会让我这么想的，如同圣女一般的存在感。这到底是怎样。

「那个……」

「嗯嗯。」

然而中村就近在咫尺，他看到我之后明显地心情变差了。对战的时候说了那么多嚣张的话，结果却真的被打得惨兮兮，会这样也没办法。

问题是，在这种一触即发的状态下，而且还是在学校的女主角面前说出「我赢了喔」的话会有怎样的后果。中村应该想在日南葵面前有好印象，而且我的评价上升的话他应该会打从心底不爽。嗯，这下看来会很麻烦。

不过想在学校的女主角面前稍微秀一下自己帅气之处的心情，要说有的话我也有。虽然我很别扭但我也是个人类。可是就算展现有点帅气的地方，之后也不会带来任何成果，甚至有可能会被人觉得这阿宅也太强了吧又恶心又好笑之类的。因为人生是一款不平等的粪作。既然这样，现在说我输了是不是比较好呢。这样的话是不是一切都能圆满收尾了呢。不对，可是这样反而会伤到中村的自尊……想得这么深之后我突然发觉一件事。

等一下，这位完美超人日南葵为什么要来问我？如果是因为关系好的话不管怎么想都是问中村才自然吧。是因为顾虑到没跟我说过什么话所以找我聊吗？不对，说起来以日南葵观察周遭气氛的技能来讲，应该可以从学校最近的气氛来察觉输的人是中村。在这种状态下还对我讲这个话题实在很莫名。既然这样的话，现在到底是什么状况。

……不晓得。在我思考的时候，中村突然开口了。

「烦死了，葵，是我输了啦。别理这种家伙了，走啰。」

看来不高兴到极点，像是在辱骂一样。气氛僵住了。喂喂，这样子没问题吗？

「咦——！这样子啊！友崎同学好厉害喔！修二，别在意！」

她说「别在意」的语调有点像是在笑对方却也带著爱意，让气氛和缓下来。

「……烦死了，笨——蛋！」

像是傻眼一般地笑著，中村对日南葵吐槽。

「欸——不过，能够赢过什么都很厉害的修二的话，友崎同学满强的耶！好厉害……」

「不，其实也没……」

「下次我们也来对战一下吧！」

「我、我觉得还是不要比较好……」

「也对啦！抱歉，我说过头了！」

日南葵就这样子呵呵笑。不知道为什么跟她很容易交谈，这就是所谓的社交能力吗？而且身旁的中村尽管清楚说出自己输了，却也露出像在守护孩子一般的浅浅微笑。这也是日南葵补救的成果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的很厉害。

「啊，那我就，先、去学校餐厅了。」

「好喔！掰掰。下次要教我一点诀窍喔。」

「啊，好。」

「……次……赢。」

中村小声地说了些什么。

「咦？」

「没什么啦，掰了。」

怎、怎么了？

「呃——掰、掰了。」

「掰掰！」

然后我背对著日南葵第二次的道别，迈步前往学生餐厅。

……勉、勉强成功了。我松了一口气。

不过，原来是这样。如果能那样进行补救的话，就算提起那个话题，最后也有办法维持在大家都兴致高涨的程度吗？这是只有现充能做出的选择，不是我的脑袋可以推测出来的东西。

不过就算这样，中村会自己明言「输了」还是让人意外。希望他不要因为这样而闷著对我的恨意就好……我一边这样想著，一边抵达学校餐厅。

如此这般的小爆炸，藉由日南葵压倒性的社交能力温柔地包覆了起来，然后遭到收缩并且消化掉了。我对于现充莫名的自信或者莫名高涨的心情都不擅长应付，但只有日南葵让我不得不认同她很厉害。这让我的价值观稍微有所改变，在这个层面上算是一起小小的事件。

然后，接下来的星期六发生了一起大事件。

『我已经到了！』

『再两分钟左右我就会到』

『知道了！』

与NO NAME会面的日子。用之前他说『如果有事联络的话请发到这里！』而传过来的电邮地址来回传讯。看来NO NAME已经先到了。还在随著电车摇晃的我也只差一站，后来我也到了。

『我到了。』

『知道了！我在东口的便利商店前面』

『收到　麻烦告诉我你的服装』

从东口出去后，就在正前方的便利商店前设有菸灰缸，几个男人在那边抽菸。是里面的某个人吗？

手机震动了起来。打开电邮。咦。

『上衣是白色跟蓝色的榇衫，下面穿的是黑色的裙子！』

——女性。不、不过这也是、也是有可能啊。虽然自己不自觉地一直以为是男生，但就算是女性也并不会不自然。一边这样想著一边到了便利商店旁边，四处张望一下后看见一名注视著自动贩卖机的女性。白色跟蓝色的衬衫搭上黑色的裙子。就是这个人了。

她的背影有著长度及肩的清爽黑发，皮肤则是白皙到让人觉得有透明感，虽然看不到脸但应该挺年轻。光是背影就已经散发出可爱的气场了。啊——该怎么办，就要搭话了却觉得紧张。希望别突然发出高音就好。

「那、那个，不好意思，请问你是NO NAME小姐吗？」

顺利地说出来了。受到呼唤而回过身来的黑发清纯少女，到底长相如何——咦。

「你好！我是NO NAME……啊？」

「……咦…………日……」

「啊！？」

在我惊讶地大叫出声之前，先大喊出来的是日南葵。日南葵！？这是怎么回事？

「咦……日南……同学？」

「先等一下，让我先冷静一下……你应该是友崎同学，没错吧？同班的。」

「嗯，对，是这样没错……」

果然不是长得很像的人，真的是日南葵。不过说起来，她在惊讶之前看起来就满怪的。口气也跟平常完全不一样。该怎么说呢，她没有活泼的感觉而给人冷漠的印象。尽管如此，看起来也不像是刻意演出来的。

「你就是nanashi吗？」

带点压迫感口吻的疑问句。我有点语无伦次地回答。

「对，我就是……」

「……！」

她的眉间突然皱了起来。这是怎样。我认识的日南葵应该不是会露出这种可怕表情的女孩子才对。应该是更天真烂漫又惹人怜爱的……

「糟透了……」

「咦？」

「如果可以的话真不想相信。nanashi的真面目竟然会是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家伙。」

「日、日南同学？」

她刚才说了什么？「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家伙」？她的个性应该不会对人说这种话才对吧？这是怎样？双重人格？不，是因为我恶心过头了？

「怎、怎么了？日南同学，你样子有点不太对……像是口气之类的。」

「！」

上身大幅度地后仰，看起来尴尬到不行的表情。因为脸部动态非常剧烈的关系所以很容易看出她的情感，不过平常应该是会给人更可爱的感觉才对。

「唉……一谈到AttaFami就会忘我的毛病真的不改不行……」

「什么？」

「不过都被看到这个地步，已经没差了。」

「没差……？」

「你说口气跟模样吧？已经没差了，保持这样没问题。」

「不，说什么没问题……」

有问题吧。很大的问题。已经到了会觉得「你是谁？」的程度了喔，说真的。

「……」

「……」

瞬间的沉默突然降临。真尴尬。然而日南葵还是一脸凛然，也完全不打算说些什么话来缓解这份尴尬。

「不、不过说起来，呃——NO NAME竟然就是日南同学，该说，吓了一大跳吗……」

我就连想要稍微打破沉默的话也说得语无伦次，反而有一种稳定的感觉。

「是啊，我也很失望。像你这种一丝上进心都没有，身为人生输家还就此放弃，跟垃圾一样的人类，竟然就是我曾经唯一尊敬的那个nanashi。」

「……啥？」

我在心里让自己受伤之后，竟然还被外面世界的人给追击。讲得有够伤人的。说我是跟垃圾一样的人。虽然也有说尊敬之类的但却是说成过去式。虽然我的注意力一直放在她跟在学校时候的落差有多大，不过都被说成这样了，我可不能继续沉默。

「等、等一下。呃，为什么我一定得……被说成这样才行啊？」

「我只是陈述事实而已。」

「事实，就算这样……也、也有分成说了没关系，跟说出来就不好的事啊。」

「什么意思？」

「对一个不怎么熟的人，说、说什么上进心还有输了还放弃？之类的……我是想说，我没有被你说教的理由，说你很失礼……」

「要说别人失礼之前，你应该先改掉嘴里含著东西说话的习惯吧？」

「我嘴里什么都没有！」

我把嘴巴张大，说出来的话终于没有大舌头了。日南葵她没什么好脸色地看向我这里。

「……不过，说得也是。说失礼的确是失礼，所以这方面我会道歉。对不起。我跟那款游戏扯上关系就会比较冲动……不过，在知道失礼的前提下我还是要说。毕竟我之前唯一尊敬的人物，事实上是我最讨厌的那种人。」

「所以那种话……」

「如果要说礼仪，你可没资格说别人吧？你那算什么穿著。」

啊？跟这没有关联吧。又没有什么服仪规定。

「什、什么意思啊。衣服怎么穿是个人自由吧。」

「……唉，就是在说你这种想法让人讨厌啦。」

「啊？」

又说这种话。明明刚刚才道歉的。

「跟人见面的时候，尤其是跟第一次见面的人，好歹要有最低标准的服仪吧？虽然这次刚好不是第一次见面，不过你是以初次见面的准备过来的吧？穿这种皱巴巴的衬衫是怎样，有没有好好烫一烫啊？牛仔裤的裤脚也破破烂烂的不是吗？这件你穿多久了？没打算买一件来换吗？好久没看到到现在还在穿高科技运动鞋（注5：High-tech sneakers，指各公司注入最新科技而制作出来的运动鞋。）的高中生了耶。沾满了泥土而且鞋带也破破烂烂，一看就知道是鞋带没绑就穿著走。头发也一样，你那是睡觉压出来的吧。有没有好好整理头发？该不会连镜子都没有照吧？你这样子就要跟没见过面的人会面，难道不能说是『失礼』吗？友崎同学？」

被指责之后我自己才发觉到这些事。虽然之前没特别在意，不过说不定真的没办法说我的仪容整洁。这点我是知道了。但是，这家伙是怎样啊。为什么我得被这种没有多要好的家伙，突然像机关枪一样骂到这种地步才行？

「但、但是这个，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吧，这是我的自由。」

「也是。如果你觉得这样没差的话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吧。只不过，就你所说的『失礼』层面来看，你做的事跟我做的事是一样的。我只是在说这点而已。」

「一样？」

「哎，实际上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见面，你也不需要道歉。如果真的是第一次见面的话应该需要道歉就是了。」

像是真的看到垃圾一样，日南葵对我投以超越轻蔑，程度已经到了憎恶的眼神。

「……说是这么说，不过把你说成这样确实是我单方面的失礼。虽然我不觉得我有说错，但既然都失礼了那我果然还是要再道一次歉。对不起。我不想谈AttaFami的事也没有扳回一城的念头了。再见。」

这么说著的日南葵调头朝著车站的方向走去。我可以稍微看见她的表情。

——面对这么失礼的女生，明明我应该也想赶快赶她走才对的，但我却不自主地开了口。不知道是因为刚才被说成那样而怒从中来，还是因为日南葵调头回去的瞬间，我看到的表情与其说是憎恶，更像是失望呢。就连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判断。

「……给我等一下。你一个人说了一堆有的没的就想走吗？」

日南葵停下了脚步，转身回来。

「还有什么事吗？」

毕竟是突然开口把她叫住，老实说我什么都没想。太焦急了所以也没办法好好看懂日南葵的表情。看起来既像是憎恶又像是在期待些什么。我的脑袋一片空白，只知道自己的指尖变得愈来愈冷。

「你这人，虽然说我是人生的输家……」

接下来要说什么东西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心脏的声音响到肺里，让脑袋摇来晃去。

「但是像你这种一开始数值就很高的家伙根本就不会暸解我的心情啊。」

不知道日南葵是不是重复著我说的话，她的嘴巴微微地张著，但我已经听不到她在说什么。我连自己是用什么口气在说话也不太清楚。

「人生就是不平等啊。像我这样子，长得丑，体格也不好，会因为想太多而没办法跨出一步，心理层面也很脆弱，做什么都会被当傻子看，没社交能力又没有自信的人，不管怎样都没办法赢过你们那种强大的人类啦。」

对完全不熟的人说这种话，说不定还是第一次。

「但是这样也没关系吧。因为就是不平等啊，就算努力也没办法有成果，能有成果的话就会努力了啊。但是人生是没有规则的，不会有成果，没有正确答案，是粪作啊。那就没办法努力了，因为又没有正确答案。真要说起来，我讨厌像你们那些现充那样的人生。充斥一堆毫无来由的自信，老是聚在一起，看起来很开心的样子。」

水坝一旦溃堤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了。

「就算有来由还是没办法让自己有自信啦，跟别人聚在一起也是会觉得孤单而快乐不起来啦，这种生存方式早就深植我的身体了啦，而且我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啊，这样不行吗？我有所自觉的时候就已经活成这样了，我就是这样的人啊。我觉得这样没差。过著虽然孤单但还是多少能开心的日子，这样子没差啦。」

我握紧了拳头。

「……所以你别把价值观硬推到我身上！」

——热气突然被抽走的感觉。脑里一片昏花的模糊感被吹散，冷静回到了视野之中。渐渐地看清楚了日南葵的表情。

日南葵她面无表情，只是静静地盯向我这里。

「……丧家犬的风凉话。」

然后日南葵只是轻声地，用像在陈述事实一般的语调说出这句话。

「你什么意思啊。」

「我说你那些是丧家犬的风凉话。讨厌像现充一样的人生？明明你连现充的人生都没经历过？跟个傻瓜一样。你怎么知道你会讨厌那种生活？如果是已经体会过现充的快乐，却觉得不开心的话，那你说那些还有理由。不过，你应该没有体会过吧？所以你说的那些只不过是酸葡萄心理、丧家犬的风凉话。」

……类似的道理我好像在哪里听过。而且，是离我非常近的人说过的。

「我啊，最讨厌明明输了却不去努力，还把那种行为当成理所当然的人了。」

真的是很耳熟的道理。

不过啊，当时跟现在的情况可不一样喔。

「我知道你的意思。不过啊，才不是这样。人生是没有办法变换角色的。」

「角色？」

「出生的那一瞬间，就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注定了啊。就算是我，如果像你一样长得好看，是个读书跟运动都厉害的强角的话，就能过得更好了。可是，就不是那样啊。歪理也好，别扭也罢，不只是那些跟美好人生没什么缘分的特质，就连会想太多而失去自信跟干劲的能力值都一直被点高，我根本就无能为力啊！」

日南葵只是默默地，笔直注视著我的眼睛。

「都是角色差别造成的。所以我这样子也没关系吧。而且我啊，也是有一定程度的全心全意，过著还算快乐的生活啊。所以说！就别管我了……」

「……你说，是角色差别吗？」

日南葵的眼瞳有一瞬间朝著斜下方，就在我注意她的这个举动时。

「跟我过来。」

她突然抓住我的手臂。

「咦？」

我只是陷入困惑之中，有一半以上是被日南葵强拖著，带往某个地方。

＊　＊　＊

然后我现在驼著背，整个人像缩小一般地跪坐，张望著找寻这股甘甜香气的来源。没看到芳香剂或者烧香一类的东西。不过这种令人心头舒畅的甜美香味不可能没有源头的。看得见的东西有铺著白色床单与淡黄色毛毯的床，床上放著粉红色的枕头以及看起来有生活感、蓬蓬的黑色睡衣，只摆著可爱的橘色笔与黑色台灯的椭圆形黑色小桌，纯白色的衣橱与书柜，看起来挺潮的黑色书桌，淡粉红色的地毯，除此之外也只有以暖色系为基底，简单又带点可爱与清洁感的生活杂货。她应该是没有时间先用喷剂之类的东西才对。

既然这样的话——是布吗？

衣服跟床单、毛毯跟地毯，如果是渗入那些东西的香气升华成整间房间的香气的话倒是能够理解。不过要能实现那种效果，平时就需要仔细地打扫、清洗以及好好地整理才对。要是没看见刚才那样发生剧变的日南葵的话，原来如此，如果是完美女主角日南葵的话还能认为她会这么费心，不过，我已经没办法那样看待她了。

那女人是怎样。自己说了一堆想说的，还让我说了一堆不想说的话。基本上，突然把不太认识的同年男生硬拖进自己的房间是怎样，耍粗鲁也要有个限……我，现在就在日南葵的房间里面！

虽然因为有点理解现况而无法直接面现实，但现在的状况真的很严重。我还是第一次进女孩子的房间，也完全不知道这种时候我应该做什么所以只能先端正地坐好，不过这样应该也搞错了满多东西。而日南葵她本人只留下「你说是角色的差别吧？」这种神秘的句子而离开了几分钟都没回来，再这样下去我会因为精神上窒息而死。

东想西想一堆有的没的想要压抑住自己的心绪，但我已经到了极限。麻烦来人赐予我安宁啊。噔噔噔。走上楼梯的声音。啊，说起来这个房间好像在二楼吧。我慌乱到连这种事都忘记了。是日南葵回来了吧。喀嚓。房间的门被打开了。

「……呃——打扰了。」

没看过的女性走了进来，所以我打了招呼，像这样的社交能力，或者该说是礼仪，我还是有的。她跟日南葵相比说实在不怎么漂亮，不过要说长相有日南葵影子的话倒是有。想必是日南葵的妹妹之类的吧。我猜她应该在想那个完美美少女带这种不起眼的男人进房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吧。我知道你有这么想所以麻烦你别说出来。

「觉得怎样？」

「嗯？」

「这样子，应该也有中上吧？」

「呃——请问是指什么？」

「……你真的完全没有跟女性相处的经验呢。」

「什……？」

为什么一定要被没见过的女性突然说成这样才行啊。日南家的人是流著会突然对恶心阿宅说失礼话的血脉吗？

「我素颜唷。」

「咦？」

「我是日南葵。妆已经卸掉了。你到底迟钝到什么地步啊？」

「…………咦——————————！？」

五官确实是有她的影子没错，不过就算这样，变化会这么大吗？她之前给人的印象也不是化浓妆，形象明明还挺自然的啊。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之前，说是角色的差别吧？」

「……？是有说没错。」

「这样子你懂了吗？」

「……懂什么啊？」

「迟钝到这种地步就是罪过了喔？当然是说外观这种能力值只要努力就可以随意加强啊。」

「啊啊。」原来如此，是这个意思啊……

嗯，她想说的事我大概懂了。

但是不管怎样，我都没有被她这样说教的理由。

「就算你是弱角，之后也可以成长。外表的初期能力值没办法拿来当放弃人生的藉口。」

唉，你这样说啊，还是不对。

「……是怎样？你就是为了教我那种老套的道理才把我带到这里来吗？」

「对，简单地说就是这样。」

「多管闲事。我早说过了，你跟我的情形不一样。首先，我是男生所以没办法化妆，而且在那之前，初期状态就不同了。归根究柢的话，我从脸的样子就已经完蛋了。这种东西最好是之后能补救。所谓的弱角就是这么一回事……唉，我回去了。」

我这么说著，拿起包包站起来。或许是因为刚才把想说的事都发泄完的关系吧，现在没有像一开始那么紧张了。

「你真的什么都没理解呢。」

「……还想说什么吗？」

「你知道人类外表之中最重要的要素是什么吗？随便提三个看看。」

「我不是说要走了吗。还得陪你玩这个才行？」

「你就是这样不只逃避人生，连在这么渺小的战场上也会逃跑吗？真的是一只丧家犬。」

竟然又这么溜地说出激怒人的话啊。

「知道了，你很烦耶，既然都说成这样了那我就顺著你的挑衅。人类外表最重要的要素？就是脸本来的样子，还有啥？大概就身高跟体重之类的吧。」

「完全不对。」

整个否定。

「不然是什么啦。」

「表情、体格，还有姿势。」

要说体格的话，我刚才也算是有提到了吧。

「……不对，脸的样子呢？」

「那根本就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怎么可能……」

说到外观，本来长怎样不是很重要吗？你是在说谎吧。证据就是我的人生。

「那你能不能看一下这个呢？」

这么说著的日南用双手把脸遮住。

她就这样挺直身体，然后像是在跟小婴儿玩躲猫猫一样地突然把两手打开。咦。

「觉得怎样？」

「……是要我觉得哪里怎样……」

她打开两手之后，我看到的是比脸遮起来之前还要多了五、六成亲切感，还满美的一名女性。给人的印象就像是平常的日南葵直接卸妆的感觉。不对，刚才应该也是这样啊。

「你懂了没？重点是表情。」

「不……这已经不是单纯表情的等级了吧。」

「那你要怎么说明我这情况啊？用魔术换了一张脸？还是要说我瞬间整形？」

这么说著的日南这次没有用手遮脸，直接把脸放松，变回刚才那张自称有中上程度的脸蛋。然后她又开始慢慢地变成透出亲切感的美人。她重复了好几次这样的流程。

「哦……」

感觉就像是看著很厉害的表演一样。说真的这有够厉害。

「能做到这种程度是因为我有特别努力喔。」她一边这么说一边来回变换表情。

「另外，我变的不只是表情，连姿势都有变动，你有发觉吗？」

「咦？」

被她这么一说，我仔细看才察觉她脸放松的同时会驼背，变成散发亲切感的美女的时候则会挺直背脊。

「姿势也会改变脸给人的印象喔。表情与姿势，只要把这两者做到完美，就能摆出非常『像是现充一般的样貌』了。不过，我也是因为底子本来就好，所以才可以让自己变得这么美就是了。」

「是啊，看来您的确是很有自信。」

「没错，就像你说的。所谓的自信也很重要呢。」

「我说的才不是那个意思……所以？你刚才做那些是怎样。」

「你还不知道吗？」

……并不是不知道。照这样下来，让我看了这些东西，那也就代表一件事。

「你大概是想说，丑男也可以变成长相普通以上的男生，没错吧。」

「还挺敏锐的嘛。」

「所以，那又怎样？你想说要我也好好努力之类的吗？刚才不是说了，多管闲——」

「不是那样的。」

「那是怎样啦？」

我这么说之后，日南她对我的眼瞳，不对，她像是在窥视比眼瞳更里面又再里面的脑袋一般，投以笔直又深邃的视线，同时说出了这句话。

「我是说，正因为如此，像现在的你这种人的内心是世界第一丑陋的。」

「什……」

突然说这个是怎样。

「我是指，『现在的』你这种人。」

「现、现在的……？就算你说得话中有话来唬拢我又怎样。」

「接下来我讲的就是自我满足的说教了。你左耳进右耳出也没关系。我是打算对你下达命令，不过最后下决定的还是你自己。全都无视也没关系。你就以这点为前提好好听著吧。」

日南葵打断了我的话，像是要改变气氛一般地说了这些。从她的语气与视线中感受不到任何一丝敷衍我的意思。就连没有社交能力的我也察觉到，现在日南认真严肃的程度已经达到最顶点了。

「……嗯，好。」

我被她那不会让人觉得与我同年，不畏任何事物的沉静魄力压倒而这么说。

确认我说出的肯定话语后，日南的脸不是刚才那放松的表情，也不是让人觉得亲切的美人脸，而是以带点忧愁、散发人性的表情，开始说起话来。

「……你之前有这么说过吧。说你自己没有社交能力也没有自信，跟你比起来我的初期能力值都很高。不过，并不是那样的。我其实只是个普通人，不对，是过著普通人以下的生活……至少到小学都还是那样。就是因为这样，我就直说了，你所说的社交能力跟自信那些，全部都是努力之后就能随意增强的东西。而我从国中一年级的时候就开始证明了。」

那是让我的内心都觉得她的话语有所根据的强烈口气。

「……你也说过没道理又不平等。但是，不是那样的。所谓人生这款游戏，是由几种简单的规则所驱动的。只是因为那些规则复杂地交错，而你没有掌握好罢了。」

也不管我相信还是不相信，感觉她说的内容直接进入了我的脑袋。

「我之前一直很尊敬nanashi。我在各个层面都是只靠努力赢过来的。所以，关于努力的方式，或者持续下去的做法，我都有不会输给任何人的自信，也有能够靠那些做法成功的自信。但是玩AttaFami的时候，不管怎样我都追不上nanashi。」

她做著最低限度的肢体动作，持续编织她的话语。

「所以，我一直认为nanashi是个比我更能努力的人，因为之前一直那么认为所以才尊敬他。不过，揭晓真相之后就是这副德行。在人生里头的nanashi，何止是输家，连好好战斗都不肯，而且是只会拿天生的素质当藉口一直逃避的无聊人类。不，还不止这样，竟然连没体验过的快乐都硬说成无聊的东西，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当成理所当然，真的是丑陋的丧家犬。」

虽然都被说成这样了，却不可思议地没有涌起怒意。与其说是因为被这家伙全心全意的魄力所压倒——倒不如说，是因为我现在在这家伙身上感受到了跟我有点像的部分，我有这种感觉。

「我是很厉害的人。你也这么觉得吧？应该会觉得日本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十六岁吧。不过，这样的我在一个领域之中一直输给你，而且还是在没有男女利弊之分的领域中，输给同年的——所以我才要这样说。赢过这样的我的你，我以前一直尊敬著的nanashi，在人生这款游戏里头竟然糟成这副德行，让我打从心底不爽。不能原谅！糟透了！赢过我的人这么无趣的话，不就连我都很无趣了吗！」

而且被说成这样还不会觉得她傲慢，应该是因为从言语之外能感受到她所背负的，渗血一般的沉痛努力吧。

「一款好游戏无论何时都是简单明瞭的。这是我一贯的看法。然后，人生这款游戏看起来像是没有规则，其实是只用简单规则所组合而成的美丽构造。虽然你说是粪作不过那太扯了，人生啊，是没有任何事物能超越的神作才对。你只是不瞭解这点罢了……你明明就是nanashi，一直输给这么美好的游戏没关系吗？责怪这款游戏而一直逃跑也没差吗？一直当个丧家犬说风凉话也不在意吗……？友崎同学，我要对你说出一个提案，不对，是下达命令。」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枝叶的部分完全不一样，但是根基的思考方式竟然像我像成这样的人。

就因为这样。

「我会一条一条好好教你这款游戏的规则，所以——」

就算到了会讨厌自己的程度，我还是会接受这家伙的话语。

「面对『人生』这场『游戏』，你要好好认真起来！」

这就是在星期六所发生的一起大事件。

＊　＊　＊

「嗯，你想说的事我懂了。」

被别人完全不顾形象地用真心话说教说成这样，说不定还是第一次。

「这样就好。」

日南葵还是保持著像在反映她内心深处的表情。

「不过也有不懂的地方。」

所以我这边也不能随随便便回应她，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一样。

「我认为名为人生的这款游戏是一款粪作。要问根据的话我可以举出一大堆，而且我抱持著非常大的确信。」

强角占尽好处，弱角只会被压榨。这不是简单又美好的规则。是粪作。

「嗯。」

「所以，你这人说的，什么人生是神作，什么藉口，什么丧家犬的风凉话之类的，我没办法感同身受。」

「这样啊。」

「不过……」

「不过？」

我想到中村自己输了还把输的原因怪在游戏上头的事。

「不去努力，把输掉的原因怪在游戏上头来瞒混过去，是世界第一丑陋的行为，这点我也同意。我也一样最讨厌那种行为。」

我这么说了之后，日南葵便嘴角上扬显露出微笑。

「哦，真不愧是nanashi呢。」

「……不过有些时候真的就是游戏的问题。能用技巧多少抵销角色差异的游戏也很多，但也存在著角色差异完全无法扭转的游戏。」

「你是想说人生就是那种『角色差异完全无法扭转的游戏』吧？」

「没错，所以说人生就是粪作啊。」

「对你来说是这样吧。」

「或许吧。不过我确实是不知道从你的角度所看到的对人生的观点。」

「当然是这样。」

「对，当然的，理所当然是这样。人是没有办法理解其他人的观点的。如果是游戏的话还可以试著操纵强角看看，不过在人生中没办法尝试其他人的观点。所以，我只能相信我的观点而已。」

「嗯。」

「所以就算其他人说『人生是神作游戏』，我也会判断只是因为说的人是强角所以才会说出那种话。我不会因为其他人说人生是神作而有所动摇。」

我笔直地看著日南葵的眼睛。

「这就是我的思考方式。」

日南葵的表情这次终于清楚地浮现出失望。

「……这样啊。那也没关系。最后的决定权毕竟还是在你——」

「不过。」

我打断她的话。

「……不过我开始觉得，就只有这次，或许稍微多听一点你的话也没关系。」

我又一次用力地看著日南的眼睛。唔唔。是个美女啊。

「为什么会这么想？」

「那是……」我稍微想了一下。「是因为你说的话，该怎么说呢，跟我有够像的关系。虽然你明明就是这种现充，明明就这么美。但如果是跟我很像的人所说的话，应该可以稍微当作参考吧，这是其中一点。」

「哦。」

「不过，最重要的理由并不是这个。」

「……那是什么。」

日南葵对我投以混合著兴趣与讶异的眼神。

「因为对我说这些话的人，是整个日本中我唯一认同的玩家『NO NAME』啊。」

说著这些话，我把更多的气力注入眼光之中。

「…………」

「…………」

「……好逊。」

咦？难道不是「说得很好！」吗。

「……等一下，为什么说我很逊啊。」

「最后的最后还刻意装帅所以我才说你逊啊。」

「我可是拚命挤出勇气才说了那些啊，你也察觉一下吧。」

「谁知道啊。结果你也没说什么重要的事啊。」

「稍微尊重一下有社交障碍的人的努力吧，我可是受到称赞就会有进步的那种人。」

「你做了什么值得让人称赞的事吗？反而让我很失望呢。想不到鼎鼎大名的nanashi竟然这么容易就改变了自己的意见。」

「啥？哪里容易了啊。而且我不是改变意见，只是觉得你说的话可以稍微多听一点罢了。」

「那跟改变意见有什么不一样？就我看来是一样的喔？」

「不一样啦。我是信赖著玩家，而且你是全日本第二名。也就是说是这个世界上仅次于我，我第二信赖的人对我说了『还有你不知道的事情』。既然这样的话，总之我会听你说说看，就只是这样。」

「这不就代表你改变意见了吗？」

「就说不一样了。总之是先听你多讲一点内容，然后确定自己能不能接受而已。我并没有认同你的说法，要是不能接受的话根本就不会认同啦。」

「不过你还是会听我说吧。」

「这是当然的啊。我可是nanashi耶。跟你打过一次游戏之后再怎样都会知道你有经过渗血般的沉痛努力。所以我才会判断你说的话有听一听的价值啊。」

「……哦……那就没差了。」

这样就没差喔。

互相交谈到这种地步，能跟同学毫不中断地对话的自己真厉害……虽然我这么想，不过在我心里，这家伙与其说是日南葵倒还不如说是NO NAME，所以我果然还是不怎么厉害吧。

「那你就教教我吧。告诉我这款游戏的规则。」

告诉我『人生』到底是不是值得配上神作这种称呼的东西。

「唉。友崎同学，你真的是什么都不懂耶。刚才不是说了，规则很复杂地交错在一起。那当然没办法简单地教你啊。」

「没办法教？是怎样啦，跟你说的不一样嘛。」

「……那我问你，如果你买了一片新的游戏，想要让玩那片游戏的技巧变好的话，会把说明书看完吗？」

「突然问这干么？」

「先别管啦。会不会看完？」

「……不会，虽然说明书看是会看，但要让技巧变好还是得实际玩玩看。不实际去碰的话就不知道那片游戏的本质了啊。」

「对吧？道理是一样的。」

「一样？」

「单纯把说明书看透也没办法让游戏技巧提高。这跟人生是一模一样的。」

「跟人生一样？」我瞬间开始思考，不过在想到答案之前，日南就说了出来。

「玩游戏的时候，一般不会看了说明书再玩吧？」我点头。「道理是一样的。不实际去玩就没办法上手喔。」

……不对，这样很奇怪吧。因为我也是有去玩玩看的啊。

「先等一下，我可是有实际体会人生而且跌得很惨才变成这副德行的喔？」

「说得没错。那么，在游戏里面跌了一跤的话，你会怎么做？」

「咦，在游戏里？这个嘛，虽然要看游戏类型……大概也就是提升等级、练习，或者看攻略网站之类的吧……」

「说得很好。这是正确答案。」

「啥？」

「人生也是一样，只要提升等级、多做练习，或者看攻略网站就可以了。这就是『人生』这款游戏的根基喔。」

这么说著的日南露出像是不怀好意的微笑。

「……先等一下，不，你想说的意思我瞭解。提升等级，指的就是要我努力对吧？嗯，的确也只能那么做而已吧。」

「没错。」

「可是，要努力也没办法跟其他的游戏一样顺利啊。所谓人生这款游戏，就算努力也不会有成果。初期状态就已经决定了极限，想扭转也没办法。那就是粪作的构造，人生就是那种东西。不过，你应该是不懂的吧……因为你是强角。」

「你真的有瞭解吗？」

「瞭解啥啊？」

「提升等级就是磨练自己，是从外观与内在提高自己拥有的基础能力的作业。练习则是加强处世所用的技术，也就是磨练具体且实用的技能。光是这两点，就可以把人生这款游戏的关卡通过一半以上啰。」

「……不，就说了我听得懂你想说的嘛。不过啊，没那么简单的。像我这样的弱角，不管怎样提高等级，不管怎么练习都没办法处理的问题多得不得了啊。」

「对。先不管你从以前到现在有没有真的去做，的确是也有你说的那种状况。」

「不是吧，所以也有我说的状况喔。那不就还是没办法吗？」

「不过那种怎么做都没办法处理的问题，就是碰到『困难的关卡』的时候啊，也是有解决的办法的。刚才说过了吧？除了提升等级、练习之外……还有一种方式。」

也就是说……

「那就是——」

「对，就是看攻略网站。」

「……那么攻略网站又是指什么？自我启发的书或者教人怎么做事的书之类的吗？你是想说看一看那种书然后照做就有办法处理了吗？」

「哎呀。」日南好像觉得满好笑的而笑著说。「嗯，要那样做也是可以。不过更确实的，只要跟著做就一定没问题的攻略网站，在这个世界上就有一个喔。」

「你在说什么啊？那么方便的东西，怎么可能会有。」

「就是有那种东西。据我所知，那东西在世界上只有一个而已喔。」

「……所以到底是什么啊？那种东西到底哪里有？」

面对我的询问，日南说了「那就在」之后，用食指轻轻地点了她自己的头两下。

「这里啊。」

像是在开玩笑一般而满溢自信的表情。感觉好像会听到她说「这是当然的吧？」这样的话。

「……你这人，该怎么说，能对自己有自信到这种程度真厉害啊？」

我忍不住哈哈地笑了出来。她能大言不惭到这种地步反而让我觉得浑身舒畅。

「这是当然的吧？我啊，一直到现在都是让许多的必然层层累积而攻略这款游戏的。所以啊，能够导向结果的原因，全部都深植在我的头脑里头。」

她所说的话我好像听得懂又好像没听懂。

「能导向结果的原因，是吗……那就是你所说的人生的规则吗？」

「对，没错。」

「嗯……」

我所知道的人生规则是『强角占尽好处，弱角会被压榨』。别扭的人或者胆小的人会让别人觉得不舒服，而伤害他人的人看起来会比较强大，就是因为只有这种腐败的规则所以『人生』才是粪作。然而这家伙却理直气壮地地说『人生』有著不是那样，而且还足以称作神作的规则存在。

她确实有做出成果，也有说服力。根本的思考方式跟我相近，也能让我接受。所以，我能认同这家伙所说的话——也就是要认真去面对『人生』这款『游戏』。她能让我觉得就算这么做也没关系。

但是不对，不一样。这家伙不一样。或许我跟这家伙没办法互相理解吧。

因为，对了，结果这种家伙还是那样。我像是在试探她一般把问题丢给她。

「……欸，你说人生是神作游戏吧？那我问你，那是神到什么地步啊？」

对，在捧高『人生』这款游戏的人与我之间，在这方面有著很大的断层。

「到什么地步……？要说的话，据我所知……」

她抬起脸，稍微想了一下。

「应该是，远远胜过其他游戏的第一名吧。」

看吧，就知道会这样说。

就是这样。会说『人生是神作』又捧得高高的人，结果都把其他游戏全部都放到很低的地位。为了方便才把『人生』比喻成『游戏』给人看，事实上只把『人生』视为是特别的。也就是说，她是把自己降级成喜欢游戏的人，用高高在上的视点来说这些话。从一开始就把其他游戏当成比『人生』还要无趣的东西瞧不起、贬低之后，才把人生比喻成游戏。

这家伙果然也是这样。我失望而无言地拿起包包，准备站起身子。

就在这个时候。

「嗯……果然是这样，人生是远胜其他游戏，并列第一的呢，跟AttaFami并列。」

日南葵她出其不意，自然地以跳脱他人期待的纯真音色，说出了这句话。

「咦？」

「嗯，虽然困惑了一下，不过果然还是没办法决定哪个比较好。老实说这时讲人生比较好的话应该也可以……虽然遗憾，但还是只能并列第一吧。」

——这真的让我目瞪口呆了。并列第一？人生跟AttaFami同名？

这家伙刚才真的这么说了？明明是出类拔萃的现充日南葵？

「失望了吗？说起来，你确实是把AttaFami玩透的人。那么，同样有趣的游戏说不定就没有多玩一款的价值了呢。」

「……你这人啊。」

我根本就没有失望。刚才我已经不自觉地——

「对喔，你已经把名列第一的游戏玩到顶尖了……这样子我不就得提供顶尖以上的价值给你才行……啊，这样不对。一谈到AttaFami就会失控的毛病真的不改不行……」

日南小声且快速地说完这些话，然后又一次面向我这边。

「也罢，毕竟我也说过，最后决定要怎么做的人是你，不管你怎么做我都没关系。这种时候就算撒谎取得你的信赖也不太对，真是没办法呢。」

不对、不对。我从刚才就不自觉地——感动到现在了啊。

「我……」

想把心中所想化为言语但还是放弃了。从以前到现在，我在别人都不知道的情形下，只凭著自己想试试看这种理由，而持续练习玩AttaFami。我想要变得强大。这样做对我自己来说是一种满足，也很幸福。这样就好了。这样很快乐。但是，我也有自觉，做这种事是不会被周遭的任何人所认同的；顶多就是在网路上被人说很厉害而已，现实中没有喜欢玩游戏的朋友，父母也没有称赞我这种行为，而且也不可能因为这样在班上受欢迎。我运动也不拿手，当然也没有女朋友。在这样的生活中，我一直把时间花在AttaFami上头，并且做出成果。这全部都是为了我自己。我真的觉得这样就好了。就算不被任何人认同也好，以前我是这么想的。

不过刚才这家伙，是我所知道的最强现充的这个家伙，却说『人生与AttaFami是同样有趣的游戏』。也就是『AttaFami与人生有同等的价值』。她把含有这层意思的话，像是理所当然一般地说了出来。

——比起谁都还要瞭解『人生』的这家伙，说了这样的话。

会对这件事感动确实很矛盾。我一直觉得『人生』这种东西很无聊，是粪作。所以，我应该会说别把那种粪作说成跟AttaFami价值一样、AttaFami才比较有趣、AttaFami可是神作之类的话来反驳她，这样才有道理。

但是，对于在世界上普遍最被认同的『人生』这款游戏，面对我所认识的人之中，把『人生』玩出出类拔萃的成果，而且说『人生』跟AttaFami有同等价值的这家伙——我没办法有那种想法。

觉得就算不被任何人认同也没关系的努力。然后就如同心中所想，真的没有被任何人认同的努力。也就是由我自己付出，只为了我自己的努力。我一直不会因此觉得不满，说不定也一直觉得千万不能被别人认同也说不定。然而，现在却——

莫名地，被人大大地肯定了一番。

「你那表情，是怎样啦？」

「……我啊……」她好像还没办法领会我的心情，而我边低著头边继续说。「我觉得，只要是有规则的事物全部都是游戏。只要是有规则，又有能以规则为根基而达到成果的东西，全部都是。」

日南葵保持著沉默，等待我接下来要说的话。

「如果『人生』也有规则的话，那连『人生』都是游戏。然后，如果它的规则既单纯又美妙且深奥的话就是神作，不是那样的话就是粪作……你也是这么想的吧？」

「对，就跟你说的一模一样。因为有规则，所以『人生』无庸置疑地是一款游戏。而且……它的规则既单纯又美妙且深奥，所以说，『人生』真的是神作。」

「……这样啊。我懂了。」我抬起头来。「……既然这样的话。」

「既然这样的话？」

然后笔直地看著日南。

「玩家的血正沸腾著啊。」

日南的表情转变为惊讶的神色。虽然我不知道自己现在的表情是什么样子，但日南应该是看到我的表情所以才露出看起来满惊讶的表情吧。

「虽然这不代表我完全相信你所说的话，」

我的话语对著就在我眼前的玩家。

「眼前有一款游戏。那款游戏的难易度虽然高，世界上的所有人却全体参加而让游玩人数非常多。虽然我只玩了一点点就判断那是一款粪作，不过从可以信赖的消息看来，实际上那似乎是一款神作。而且我眼前就有那款游戏的高手，还说会教我高效率的攻略方法，那么……」

我无视看起来整个愣住的日南，继续把话说下去。

「没有理由不把那东西当成一款游戏来玩。」

说完之后看向日南，就发现刚才顶著一张呆愣表情的日南已经消失在眼前，取而代之的是浮现出蕴含热血笑容的NO NAME身影。

「……不愧是nanashi呢。」

「也还好吧。」

「你已经完全相信我了吗？」

「怎么会呢。在我亲手玩过并且确认是一款神作之前，才不会相信你咧。」

没错，这不代表我相信了。

然而这家伙跟我一样，用的是玩家特有的思考方式，好好地把其他游戏跟人生放在同一个平面上比较，而且还说人生是神作——说是跟AttaFami同个等级的，神作游戏。

那么，我觉得不管怎样就先试玩一下也无妨。

「不过，游戏的性质就是那样。没有玩透之前没办法去判断是神作还是怎样。如果要玩的话，没有从一开始就全心全力去玩也没意义。毕竟我可不想找藉口。」

「正是如此呢。」

日南一边笑著一边点头。

「所以，为了成为现充、为了攻略『人生』这款游戏而去玩玩看之类的？那类的事情我打算好好试一试。不过，我可不会放水。这样可以了吧？」

日南回说「那是当然」，然后又点了一次头。

「那么，我应该怎么做才对？」

「哎呀，气势真旺呢。」

不知为何看起来挺开心的日南就这样站起来，在书桌的抽屉里头找著什么东西。

「你在做什么？」

「人生是一款自由度非常高的游戏喔。」

「嗯？对啦，说是这样说没错。」

「玩自由度很高的游戏时，一开始要做的事是什么？」

「呃——？」

自由度很高的游戏啊。有抢夺车子然后去杀一般人的游戏，或者可以全裸在街上闲晃，也能去偷商店里东西的游戏之类的。

要说到那些游戏的共通点的话就是……

「嗯，应该是要先创造角色吧。」

「鬼正。」

她一脸认真地用手指指著我，说出这样的话。

「咦？什么？鬼？正？」

「所以你一开始要做的事，也一样是先创造角色。」

「不，你刚才说什么啊？」

「……你指什么？是你听错了吧？」

她别开眼神，冷淡地回了这句话。刚才到底是说啥啊。感觉好像在哪里听过。

而且说别人听错是怎样啦，喂。就算我这样说，她还是无视我……看来只能继续把话接下去了。

「……呃——刚才是说到创造角色对吧？」

「对。」

日南的表情转为平静。刚才说的东西真的当没说过了。真搞不懂她。算了，没差吧。

「可是，我这个角色已经像这样完成了喔……？虽然是一个很丑的角色啦。哈哈哈。」

「你想得太简单了。要用这个喔。」

连我这千锤百炼的笑话都无视的日南，从抽屉中拿出了某个白色的东西。

这是……不对，给我等等。

「……喂。你该不会是要我一直戴著这个遮起来吧。」

「怎么可能要你那样。这个东西啊，有著更有意义的使用方式喔。」

这么说著的日南右手所拿的是，对抗花粉症用的大型口罩。

＊　＊　＊

「……回来了……」

也没特别要对谁说，但已经养成到了家里至少要说一下的习惯。我以这样的音量说出回到家里的寒暄。才刚走进回自己房间时一定得经过的客厅时，发觉我的样子跟以往不同的母亲向我搭话。

「文也你那样是感冒了吗？」

「嗯，呃，对。」

虽然不是，但也没办法解释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就随便地回以肯定。

「口罩这种东西家里明明就有。那个是你自己特地去买的吗？」

「嗯，啊，不是，是我说有感冒之后朋友给我的。」

「哎呀，这样啊。咦……」

表情看来像是吃惊也像是佩服。就算她没说出口，我也十分理解她想说我竟然也会有感冒时还免费给我口罩戴的朋友。这就是所谓亲子的羁绊啊。

「总之，欢迎回来。差不多要吃饭了，你先去——」

「我知道啦。」

每次回到家她都会这么说。要我先去洗澡。我打算回句「是是是」把对话打断而走向浴室。

「啊，不过现在……」

把门打开。

「是、是咿！」

看到更衣间内只穿著内衣裤的妹妹而感到困惑的我，想要回的话却变成了奇怪的反应。

「……哥哥真的有够恶心的耶。」

妹妹毫不在意这样的我，也没有特别惊讶的举止，只是平静地把运动衫上衣穿起来。是黑色又蓬蓬的，尺寸有点大的那种运动衫。跟她那不怎么大的胸部并不相榇、黑色又典雅的胸罩，就这样被运动衫给覆盖。

「你说谎吧。」

「啊？」

她以内衣裤外只套著一件运动衫的状态面向我这边，突然说出让我摸不著头绪的话。等等，下面是不打算穿喔。

「那个。」

她指著脸的下半部。

「口罩？」

「你刚刚说是朋友给的。」

「对。」

是这么一回事啊。

「哥哥根本没有会给你这种东西的朋友嘛。」

「你啊……」

妹妹在同一所学校就读而且低一个学年的话就会发生这种麻烦事。

「别说容易被拆穿的谎言比较好喔？」

这家伙虽然是一年级，却一整个不像我的亲人，容貌好到不行、性格也非常开朗，所以她的学长姊，也就是跟我同年的学生也有很多人认识她，她多少也有听说我的资讯。不过说起来，就算这样好了，为什么我一定要被妹妹传授说谎要怎么说才行啊。

「我认识的人之中也有会做到这种程度的啊。」

事实上也是从别人那里拿来的，所以我没说谎。

「那是谁啊？给你口罩的人。」

「为什么我一定要说出来啊。」

「看吧，说不出口。果然在说谎。」

唉，麻烦死了。

「日南葵。」

「……」妹妹默默地盯著我的脸。我可没说谎喔。你没辙了吧。「唉……」

不知道为什么她叹了一口气。

「怎样啦。」

「我说啊？那样子不能称为朋友。」口气听起来傻眼到不行。「日南学姊会给你口罩，是因为日南学姊是一位天使。懂不懂？她是平等地对所有人温柔。你还以为她是你朋友……真的要说的话，顶多也只能说是同学而已吧。」

妹妹用像是在演戏一般的怜悯口气，对我讲话就像在对小孩说教。不对啊，我根本就没有觉得她是我朋友。就算要说是朋友也只是把她当成战友。而且她根本就不是什么天使。用女武神来形容的话还能理解。

「哥哥，你可不要搞不清楚状况而喜欢上学姊喔？会丢脸的可是我耶？」

要说的话，好歹也该说成是你也会丢脸才对吧。真是有够自我中心的思考方式。

「谁会喜欢上那个粗鲁的女人啊。」

「……咦？什么？」

「什么都没说。」

「啊——真是的！平常就已经口齿不清了，戴口罩之后就更听不清楚了啦！」

妹妹一边这么说一边强势地扯下我的口罩。啊。

「……真的搞不懂你这人。恶心。」

这么说著的她看起来心情很糟，从我的身旁走了过去……不，这也是没办法的。

「这样子真的……让人搞不懂什么意思啊。」

只剩下我一人的更衣间的镜子所照出来的，是莫名地把嘴角上扬到极限而浮现出笑容的恶心男人的模样。

＊　＊　＊

我以困惑的眼神看著日南手上拿的口罩。

「除了把脸遮住一部分之外，那还能拿来干么……而且啊。」

比起口罩更让我困惑的是，四周的这片景象。

「……为什么要换地方啊？」

从桌子抽屉拿出口罩的日南，发动了第二次的「跟我过来」，拉起我的手臂，把我带到她家附近的义大利面餐馆。

「要遮是要遮没错。不过，重要的是遮起来的时候要做什么喔。」

遮起来的时候要做什么……？不对啦。

「等一下等一下，所以为什么突然要来义大利面餐馆啦？」

「你看，上菜了。」

然后日南无视困惑的我所问的问题，店员把菜送上来了。

「两位久等了。这是香菇和风义大利面，以及三种起司培根蛋义大利面。」

「谢谢。」

日南面前放著培根蛋义大利面，我的面前则是放著香菇义大利面。

「所以，到底是怎样。」

「这家店的菜很好吃。」

看起来是打从心底开心一般，日南笑著说出这句话。这表情是怎样，可爱到不行，到了让人惊讶的程度。

「……不是说这个。」

「唉，总之你先听我说。」

话中带著叹息的她说完便指著自己的嘴边，然后马上又开始展现之前那种一下变成美女一下变成普通人的伎俩。

「哦～」给你拍拍手。「不对吧！现在到底是怎样！」

「你很缠人耶，只是因为肚子饿才来这里啦。」

这么说的日南吃下一口培根蛋面。用叉子卷面的动作、把面移到嘴前所划出的轨道、微微张嘴而把卷在叉子上的义大利面含进嘴里，以及之后只有叉子从唇边缓缓被抽出来的举止。这一切都既优雅又美丽，散发著一种诱人的性感魅力。连轻轻舔著沾在嘴唇上的酱料的舌头，都让人不自主地仔细盯著。

「……嗯，好吃。」

然后自然地显露天真无邪的微笑，日南如此细语。这可爱的程度可真不是盖的。

「也就是说……重点是表情。」

表情？

「是指刚刚那种笑脸吗？」

「啊？刚才的笑脸？」

「啊，没事，当、当我没说吧。」

因为莫名地实在太那个了，我一不小心就说出了奇怪的话。

幸运的是日南她没有特别在意的样子，而是继续把话说下去。

「看好啰？这是美人状态的嘴型。」

她这么一说后我仔细看，她的嘴角微微地提高，脸颊的部分也因为这样而有一种缩紧的感觉。无庸置疑地是一位美人。也给人亲切的感觉。不过一直盯著她看就会觉得，该怎么说，就是那样吧，这家伙的长相真的很可爱啊。虽然意识到这点就不敢看她的眼睛了。

「然后，这是不是美人的状态。」

日南整张脸上的霸气丧失了。仔细看她现在的状态，便发觉她嘴角下垂，脸颊周围松驰了下来。连鼻子两侧的部分都出现了皱纹。虽然没有到丑女的地步，但要说是美人的话也只是勉勉强强。

「哦～」给你拍拍手。

「哦什么哦啦，一脸蠢样。这可不是让你佩服的时候喔？」

「……是、是的。」

稍微被她的气势压倒了。唉，这家伙果然不可爱啊。

「懂了没？也就是说——」

日南的嘴角上扬。

「我平常都是一直保持这种状态。」后来日南的嘴角又下垂。「而你一直都是这种状态。」

「我有、有到那种地步？」

我不禁有点吃惊。嗯，我是觉得我嘴角确实不是上扬的状态啦，但是直接把我当成不好的范例让我有点不服气，会让我觉得她说过头了。

「对。」

她的反应就像是事先准备好的一样，把一个小镜子直接举到我眼前。我看见了脸颊松弛的自己的样子。

「……原来如此。」

「你懂了吧？」这样让我懂了。「……看来已经懂了呢。」

「不，我觉得不会只因为这样就让脸有很大的变化。我的长相很丑，那是比嘴角还严重的问题。」

「你真的很会顶嘴耶。」

「没办法啊，这是我抱持了十六年的想法。」

「我们现在就先不要管你到底丑不丑。」这事就先被放著不谈了。她也有温柔的时候，真令我意外。「看来你还是不知道嘴角的重要性呢。」

「嘴角的重要性？」

「对。」

日南在对话与对话之间吃著义大利面而开始这个话题，我也模仿她开始吃起义大利面。一吃就——好吃，真的有够好吃的，这什么东西啊，太赞了。这莫名地猛耶。

焦得恰到好处的奶油与酱油的宜人香气透过鼻子直击大脑。吃下一口之后从培根渗出来带有脂肪的美味与之混合，在舌头上顺势溶解，浓郁的风味染进了细胞。同时也发觉到口感有嚼劲的面条，让下巴也跟著享乐起来。

「……好吃……极了……！」

原来这世上有这么好吃的义大利面啊……日南，谢谢你……

怀著深刻的感动与感谢之情看向日南，就看见日南她的眼瞳水汪汪的，表情看起来像是非常非常想要什么东西的样子。

「你那盘也……很好吃的样子呢？」

日南一边以平静的口吻说著这句话，视线一边在我的脸与我这盘义大利面之间来来去去。

呃，这个……是就算连我这种有社交障碍的人也知道该怎么做的程度。

「……要吃一口吗？」

刚说完，日南她水汪汪的眼睛就睁得大大的，表情可爱到令人有点难以直视。

然后她说「谢谢，那我就吃啰」，并把叉子插进我的义大利面里卷一卷。拿到嘴边，一口吃下去，之后她那陶醉的表情甚至散发出了性感的魅力。

就在我被她那副表情吸引地出神的时候，我晚了一瞬间才意会到。

「啊啊！」

「怎、怎么了？」

日南说话的样子看起来什么都没发觉。不对，等等喔。毕竟这个就是其他人常说的，间接地进行嘴与嘴之间的那种行为，我们刚刚不就是在做那种间接行为吗……！

「不，因为你这样是，间、接……接吻……」

我下定决心说出来之后，日南摆出了眉毛上扬的傻眼表情。

「我说啊，如果是用宝特瓶之类的就算了，会在意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的人顶多只有国中生喔？」

「咦？呃，那个，一般人平常不太会在意……这种事吗？」

无视我的内心动摇，日南说著「唉，比起这个，我们先把话说下去吧」，同时也让态度严肃起来。

「先假设有两个戴墨镜的男人在聊天，眼睛跟眉毛都被遮了起来。外人听不见谈话内容，但可以看见他们的样子。」

「这、这么突然说什么啊。」

我还没摆脱间接的那个所造成的混乱的说。啊，不过义大利面好好吃。

「假设其中一个人是现充，另外一个人则不是现充。那么哪一个人是现充，哪一个人又不是现充，你觉得有办法光用外表去判断吗？」

这跟刚才说的嘴角有关？唔——戴著墨镜的两个人之中，哪一个是现充吗？

「唔……只要看一看多少就能知道了吧……？啊啊，好吃……从发型，或者举动跟服装之类的大概看得出来。」

我一边咀嚼好吃到不行的义大利面一边回答。

「那，如果两个人都是光头，又都穿西装的话呢？」

发型换成光头、服装也都是西装的情形啊……我在脑里试著想像那种场面。

有两个戴墨镜的光头……都穿著西装……嚼嚼……跟对方说话的状态。

「嗯，就算那样应该也多少能知道吧。」

日南点头。

「对，发型一样，眼睛跟眉毛也都被遮住。就算是那种状态也多少能够分辨出来。这不是很神奇吗？」

「嗯，说得也是。这个真好吃。的确要说神奇是挺神奇的。」

「那你觉得到底是为什么能够分辨出来呢……原因就是，这个喔。」

点著头的日南又指著自己的嘴边。不会吧。

「……义大利面吗？」

「你是白痴吗？」

对不起啦说得也是喔。

「……表情吗？」

「正是如此。」

「嗯～」

「就像刚才让你看的一样，表情，尤其光靠嘴形就能让乍看之下的印象造成很大的差异。人会无意识地去感受那种印象，并且大略地判断别人的性格。」

嗯，这样啊。

「大概就是『看起来就是那样了吧』的感觉吧。」说到这我突然想到，「咦，等一下喔，也就是说你是想著这个而老是让嘴角上扬吗？」

然后，义大利面吃完了。

「我想想。一半正确一半不正确。」

「一半？」

「一开始是有那方面意识而一直上扬。不过，只要有锻炼肌肉的话，自然而然就会上扬了。嗯，好吃……虽然到那种地步也花了几个月就是。」

「几个月……」

那份亲切感的背后竟然有那么多的努力啊。

「嗯，总之表情的脸部肌肉跟嘴形之类的很重要就对了吧……不过，那这个口罩又是怎样啊？把嘴形遮住的话不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要锻炼肌肉。」

「啊？」

「所以说，要你锻炼肌肉。既然跟肌肉有关又必须要锻炼的话，就只能好好锻炼了吧？」

「到底什么意思啊？」

然后日南把一包三十个的口罩包装塞到还在疑惑的我的胸前，并且说出这些话。

「从现在开始的一个月，除了吃饭跟睡觉的时间之外，移动中、上课中，还有跟其他人说话的时候，你都要一直在口罩下保持满脸笑容生活。」

「……咦咦！？真的吗？要一直那样？」

我一边接收她塞过来的口罩一边困惑地大声说。

「这是当然的啊。时间是有限的。你要在一个月之内给我做好。」

这样说著的日南又重新调整坐姿，不知不觉间她的面也吃完了。

「不对，可是就连你都花了好几个月吧？那用跟你差不多的步调不就可以了？」

「你说什么傻话，那样的话就来不及达成目标了。」

「目标？」这我可是第一次听到啊。「不是说最后要成为现充吗？」

「你懂吗？要开始努力的话，那种远大的、遥远未来的目标确实是很重要。不过，同时也需要不久后的将来，以及近在咫尺的未来目标喔。」

「……这样啊。」

的确，我在练习AttaFami的时候，一直以来也是以那种方式设定目标的。

「你应该能懂吧？」

「……说得也对，嗯，懂是懂啦。」

「不愧是你，这样就好说了。」

为了达成远大的目标，就要设定比较小的几个目标而循序渐进地实现下去。应该说，不那么做的话就会渐渐不知道自己当下该做什么，最重要的是会无法保持动力。至少我要把游戏练到顶级的时候是这样度过的。

也就是说……『人生』也是游戏，所以做法相同，是这个意思吗？

「远大的目标、中等的目标、微小的目标，要用照顺序一个一个破关的方式进行下去。」

「也就是说远大的目标……可以设定成『成为现充』吧？」

「没错。不过，就算是现充也是有程度差别的，既然要设成最终目标的话，应该是要成为『跟我一样的现充』会比较好吧。」

「那样子……会不会太艰难了一点……」

「确实，校内第一孤单的你，跟校内第一现充的我之间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不过，只要确确实实地做好我说的事，也不是说没有办法达成那种目标喔。」

……真的假的。

「好，我知道了……那，中等程度的目标跟微小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想想，那么，就先从微小的目标开始发表啰。」

吞口水。

「要让家人，或者是身边的朋友开始问你『是不是交女朋友了？』这样喔。」

……啥？

「什么意思啊？」

「就字面上的意思啊？」

「呃——？」对于发出这个声音，无法领会的我，日南那明显傻眼的表情袭击过来。

「唉……跟AttaFami有关的事多少能吸收，但是跟人生有关的事理解却很差呢。」

她将手心朝上，像是刻意要摆出拿我没辙的姿势。

「多管闲事。」

「听好啰？简单说就是『让周遭察觉表面上的变化，而且到了会想直接问的程度』。」

嗯——『让周遭察觉表面上的变化，而且到了会想直接问的程度』？

「……那就是『是不是交女朋友了？』这样的句子吗？」

「啊——真是的。不管说什么都可以啦。『你最近看起来清爽了很多嘛？』或者『我差点认不出来你是谁』之类的都可以。总之只要有人对你具体说出那种『明显的变化』就算过关。」

「原、原来如此。」

「周遭的人对你说话这点很重要喔。如果只是自己觉得自己变了很多就不行了。」

「喔、喔。」

「也就是说，变成客观来看，都会觉得你的外表或者酝酿出的气场明显有所改善的状态，这点很重要。」

「我、我知道了。」

日南现在心情不爽，从眉间的皱纹就看得出来。

「你到底要我说明到什么程度啊。」

「抱、抱歉……不过，要怎么判断才行……」

「你指什么。」

「比如说，周遭的人就算说了什么，又要怎么确定他们说的话到底算不算过关呢？」

「……你就连这个也没办法自己判断？」

「对、对不起。」

「……我知道了。如果有人对你说了什么，你就直接把那段话原封不动地转述给我。我会判定你算不算过关。」

「收、收到……」

虽然不想但我真的很没有面子。

「然后，过关的话我会再依序给你微小的目标，我会视到时候的状况如何而定。那，我提一下中等程度的目标……这个就很简单了喔。」

这么说著的她露出不怀好意的微笑。

「那就是，在升上三年级之前交到女朋友。」

瞠目结舌就是这种时候会有的行为。女朋友？我交女朋友？这辈子一直是一条孤狼的我要交？因为是我所以才理所当然地以没有女朋友为前提吧。日南同学你答对了。

「不不不不不不。」

「什么？」

「这门槛太高了吧！」

「哪会啊？」

她的表情看起来真的搞不清楚我的意思。这就是我与一直人见人爱的人之间意识上的落差吗？

「我说啊，你很轻易就能交到男朋友所以应该不懂吧，不过从不受欢迎的人的角度来看，会有恋人可是既夸张又脱离日常生活的情况喔！？而且现在是六月吧，也就是说剩不到一年了耶！？我根本就不可能办得到这种事啊！」

我不禁站起来激烈地辩称自己有多么不受欢迎。端著餐后红茶过来的店员一边苦笑一边把茶杯碟放在桌上。日南她维持坐姿叹著气。我真丢人。

「唉……我说啊，先反过来问你喔。」

眼神有～够冰冷的。

「好、好。」

「你觉得高中二年级又有交女朋友的男生，比例大概有多少？」

「咦……怎么问这个？大概有两成到三成左右吧？」

「……那我们先大略估算一下，假设比较少一点，只有一成好了。」

「嗯，好。」她是打算说什么啊。

「说得简单明瞭一点，就当成游戏来看吧。我想想，那就用AttaFami比喻。你是日本第一吧？」

「嗯，这是没错。」

「好，那么假设这里有个完全没接触过AttaFami的外行人。然后，那个人说想把AttaFami练好，接下来你就登场了。」

她突然指著我。

「我？」

「对。你可以对那个人花个一年，充分地提出建议，命令他怎么操作，或者要做怎样的练习之类的。然后，那个人也确实遵守你的指示，并且加以实践。」

「……原来如此。」

「如果这样的话，花个一年把那个人培养成日本所有人口中封顶的一成玩家之一，你觉得会有多难？」

一成吗？说一成就是十个人里面会有一个人的程度，差不多就是班上最厉害的水准……

也就是说啊。

「……有够……简单的呢。」

「鬼正。」

「咦？」

「所谓的一成，就算从数字上来看也是很少的概估喔。也就是说，你在升级前交到女朋友这件事，只要确实遵守我说的话就能轻易达成了。」

她以有点快的速度迅速地说著。

「不是说这个，你前一句说什么？」

「……你听错了。」

怎样？是在开玩笑吗？脸红了起来，是把我当傻瓜看而忍著不笑出来吗？而且总觉得那句话好像在哪里有听过……

「重要的是，你有听懂了吧？那不是什么高得很夸张的门槛。」

嗯，理论上确实是这样……

「可是，AttaFami跟人生不一样吧。」

她又对我叹了气。

「可以不要自己下定论吗？你打AttaFami虽然是专家，但是面对人生却是完完全全的外行人喔？反正你都决定要试试看了，就听我的话。」

「……抱歉，这样说也没错。」

我老实地道歉。毕竟这是我自己决定的。我确实是不知道人生的规则，还有在人生中怎样熟练地操纵角色。既然是这方面的超级高手所说的话，总之我应该要像条狗一样好好遵从。这样才是身为玩家的正确做法。先做了之后再判断是不是神作就可以了。

「第二服装室，你知道在哪里吗？」

「咦？」

「我说，旧校舍的第二服装室。你知道吗？」

啊，我们学校的……好像有那种地方吧。

大概是那边吧。去旧校舍的话大概就知道在哪了。

「嗯，应该知道吧。」

「这样啊。那你从现在开始，每天第一堂课三十分钟前，还有放学后都要到那边去。」

「为、为什么？」

「当然是要给你当天该做什么的指示，还有报告并反省当天的情况啊。如果没有试误学习的话怎么算努力啊。要做的话就要做到彻底。」

要做就要做到彻底。嗯……这点我同意。

「……OK——」

「说是这么说，我们有时候都会有别的事情得做，遇到那种情形的话就临机应变吧。邮件地址你已经知道了吧。」

「说得也是。不过，我有别的事要做的情况可说是少之又少啊，哈哈哈。」

「……你啊，到底是有没有打算认真进行？这可是要让你在几个月内变成放学后有事要做的人的一连串计画喔？」

被瞪了。不过，咦。

「真的吗？」

「当然啊。」

还真让人安心。如果真的变成那样就有趣了。

「知道了。麻烦你多关照。」这么说的我微微低头。

「还、还有……」

然后日南突然只留下最少量的帅气，说话的感觉像在犹豫著什么。她一点一滴地喝著红茶，眼神朝著旁边看。

「嗯？怎么了。」我这样反问过去后她突然抖了一下。这是怎样？

「那个，我说啊，今天这样本来算是NO NAME跟nanashi的网聚没错吧？」

态度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温顺了？

「是、是这样没错。怎么了吗？」

「问、问我怎么了是怎样啦……我说，既然本来是网聚……」

「嗯？」

「啊，真是的！」

日南吐出不像平常的她、充满感情的声音之后，瞬间往下看而吸气，然后让人觉得不自然地，与我四目交接。

「所以，一般来说，这种时候不是该互相告诉对方的AttaFami朋友代码吗？」

虽然日南之前一直都是看著我的眼睛说话，不过现在比较像是，要是把眼神别开就输了所以硬是让眼睛继续对著我，感觉得到她为了保持这样而使力。

跟她那像是用力地瞪著我的视线以及紧紧闭著的嘴唇呈现对比的是，该怎么说，她的脸颊渐渐地染得愈来愈红。那并不是因为炎热或者生气所造成的，就连有社交障碍的我也能轻易就看出来。虽然看得出来，可是这时我却不知道该用什么话回她。虽然她之前说过一扯到AttaFami就会感情用事，但没想到会到这种地步。

「就只是这样而已……你好像有什么想说？」

毕竟我也不打算做什么奇怪的言行对她造成刺激而惹怒她，只说了一句「不，没什么」就跟她交换了朋友代码。这样子就可以随时进行朋友对战了。

她刚才泛红的脸蛋就仅止于烙印在我脑海里就好了。顺带一提，红茶也是好喝到不行。

第一卷 2 在一场战斗中等级连续提升的时候真的有够爽

第一堂课四十分钟前。因为怕会找不到地方而提早过来，却意外地轻松找到目的地，而比预定时间提早十分钟抵达第二服装室。

第二服装室有著古色古香的氛围，现在明明就是初夏才对，黑板上却写著『十月二十六日』而让这里像是废墟一样，待起来还挺舒服的。忙碌舞动著的尘埃在朝日的照耀之下，看起来也散发著神秘感。在窗边等间距排列的缝纫机是上个时代的设计，反而给人一种摩登的印象。本来应该是白色的陶器制的表面，或许是因为阳光长期照射的关系而有一点点泛黄，那种绝妙的色调莫名地引起了怀旧之情。

沉浸在这种宁静气氛里的时候，日南她过来了。

「早啊，友崎同学。到了值得纪念的第一天呢。」

「啊，嗯。」

「气氛还不赖吧？」

日南一边环顾教室一边说。

「咦，啊，对啊。这还挺不错的，像废墟一样。」

「哎呀，你很懂呢，品味还不错嘛。因为要常常来，所以我选了一个好地方喔。」日南一边说一边坐到离她最近的椅子上。「坐起来不太舒服就是了。」

然后她露出了苦笑。我也坐在她的正前方之后，发觉椅子有点松，而且也没有椅背，坐起来的确是不太舒服。

「嗯，像这样子也不错啊。我也喜欢怀旧游戏跟桌上游戏之类的。」

「哎呀，是这样吗？真想找个时间跟你较量较量。」

「我求之不得。要是以为我只有AttaFami厉害的话，下场可是很惨的喔？」

「呵呵，我可没那么想喔……不过，你刚说的是我的台词才对。」

nanashi与NO NAME的自尊瞬时电光石火地交错。

「先这样吧……所以，今天要做什么？」

「……也对，就赶快给你这次的课题吧。总之，我要你朝著微小的目标继续实行那个口罩肌肉锻炼法……同时也要让你朝著中等目标而一步步做好事前准备。」

「中等……就是交到女朋友吧……」

说真话，到现在还是没有真实感。

「为什么在戴口罩的状态下还能发出那么令人烦躁的气场啊。那也是一种才能了吧。」

「多管闲事。」

「还有，这次的课题我已经决定好了。」

「哦……」

吞口水。

「……今天的课题是『在学校里对三个以上的女生搭话』。」

呃……

「还挺单纯的嘛……？应该说，突然就进入实践阶段了？」

目前还只有做脸部表情肌肉的训练，而且才刚开始做没多久。

「有什么疑问？」

「这，该怎么说，会不会太赶了？要在什么变化都还没产生的状态下去做？」

如果是再多做一点，例如说话的练习，或者是现在这种表情肌肉的练习之类的，做完之后再进行刚才说的课题的话我还能理解，但现在进行的话不就只会让别人觉得恶心而已吗？

「哎，我知道你现在想像的情形，但现在这么做是必要的。就乖乖听我的吧。」

「嗯，说得也是……我知道了。」

都已经决定要做就要听话听到底了。

「不过，有一些注意事项，也就是说你只要注意那几项就好。」

「注意事项？」

「对。首先第一点是，对人搭话的内容。这方面我会做一定程度的指定。」

「指定？」

「就是『虽然得了感冒，不过面纸用完了，如果有的话借我一张』的感觉。不过是不是借面纸其实没有差别，重点是要以得了感冒这件事为契机。」

「以感冒为契机的话，要什么都可以吗？」

「没错。对从来没聊过的人搭话的时候，要是没有什么表面上看得出来的契机的话，是会让人有戒心的。如果是班上阶级较低的人主动搭话，尤其会让人觉得『怎么这么突然？』。如果能够自然地做到这方面是最好，但你应该也只会用令人恶心的方式对人搭话。既然这样，用感冒当理由，你也刚好一直戴口罩，从外表就显而易见，是最适合的方法。」

「原、原来如此。」

虽然中途对我恶言批评，不过我能接受。

「而且在最惨的情况下，如果你的应对方式真的恶烂到不行而让对方对你退避三舍的话，之后要补救的话，不就还有办法用『那天是因为感冒所以才会那样』的方式去做脑内修正吗？」

「原、原来如此……」

原来还做了那么悲哀的设想啊。真的非常感谢你。我认为这是必要的。

「然后，注意事项还有一个。要搭话的时候，我一定要在你的附近。」

「日南要在附近？是要监视我有没有好好地跟三个人搭话吗？」

「嗯……说起来，算是这样吧。」

意外地严格。

「瞭解了。」

「回答得很好。」

「啊——不过，日南在附近，而我能自然地对女生搭话的机会，会多到有三次吗？」

「有啊。班会前你旁边坐的是优铃吧。泉优铃。接下来，换教室上家政课的时候旁边坐的是深实实。也就是七海深奈实。当然可以自然地搭话啊。」

「……我旁边坐谁你还记得真清楚啊。」

「哎呀，班上在换座位的时候我可是都有背下来喔？」

什么鬼啊。太猛了。对那两人搭话的话确实是只要努力就有机会……不过。

「……剩下的一次呢？」

「你啊，至少有一次要靠自己在下课时间之类的自己加油一下吧。」

「……说得也是呢。」

对我来说门槛太高了啊。

以这种感觉结束作战会议后，跟日南错开时间回到教室的我，发觉此时此刻其实就已经是绝佳的机会，不得不尽速实行对泉优铃搭话的课题。心理准备啊。真是令人著急。

说起来，仔细想想那可是泉优铃耶，偏偏是那种所谓吃得开的集团的一员。虽然她在集团中不是头目等级的，不过她很开朗，声音也很大，是常带笑容、开朗活泼的女生。要更进一步说的话，她会看情况打领带的行为也是很吃得开的证据。

我们关友高中在制度上，女生可以依照喜好选择打缎带或者打领带，然而却有像是学姊传下来的风气，而让大家都有『阶层低的女生不能打领带』这种默认的共识。泉优铃似乎是看心情决定要打哪一种，不在意任何一方的作风也让人能感受到她的余裕。顺带一提，这种莫名现代的校风与制服获得学生好评的同时，也有著明明位于到处都是稻田的地方却还硬要跟上潮流真的很逊的评价。这就是埼玉的命运。

总之无论如何，裙子很短，除了缎带之外有时也会打领带，而且不管是缎带还是领带，在脖子那边都会打得比较松，开襟毛衣的颜色也很明亮的泉优铃。她这样已经是如同人见人爱的女生范本一般的存在了，也就是所谓会被人叫成婊子的那种女生。胸部也很大。她充满清洁感，又因为是可爱系的所以没什么压迫感，不过要我突然对这样的泉优铃搭话，确实没有感冒之类的藉口的话就办不到了。

我坐到座位上时，泉优铃像是在找什么东西一样在自己的位子上翻著书包。要是找到东西的话她大概就会离开座位，去跟聚在窗边的那群吃得开的人们会合吧。那么，只能现在上了啊。日南也在视野能及的范围之内……好。

总之先上再说！

「啊，抱、抱歉，泉同学，不好意思。」

「嗯？咦，怎么了友崎同学？有什么事？」

果然突然搭话让她有点困惑的样子啊。不过她回过身来的轻快动作就能让人感受到开朗活泼。从钮扣之间的小小缝隙可以微微看见她庞大的胸部，别起来的钮扣被那大胸部给挤压，让胸部与腋下那一带产生硬撑出来的横向皱褶。也就是说，她胸部与布料的密著程度到了会令人反射性地想像形状的地步。好大。但是为什么这种现充女穿的榇衫尺寸会像要撑破了一样啊。是不是刻意选比较小的尺寸来穿呢？因为会让人想看所以希望你别再这样了。

「那、那个，你有带面纸吗？我感冒了但忘记带……」

一边装出身体不舒服的感觉，一边尽全力忍耐让眼光不要对到胸部，而且口罩里面还因为锻炼肌肉而满脸笑容，所以我不太知道自己到底是发出怎样的音色。

「嗯，这样啊，你等一下喔……啊——抱歉！我没带！」

两手合掌的「抱歉！」姿势。因为手臂靠过去而使她庞大的胸部更受到强调。没看喔没看喔。不过，那种像是不小心搞砸事情的轻松作风倒是挺像现充集团会有的反应。她对待我的方式比我想像中还更像在应对一般人那样，这让我安心了。

「啊，这样啊，抱歉，没关系没关系。」

我自己心想是在抱歉跟没关系什么东西而说著这句话，然后，马上变成了泉优铃突然转向后面的位子问说「欸欸，有带面纸吗？」的惊人事态。哇——喔，超乎预料超乎预料。能够反射性询问别人的这种人际关系的运动神经一类的东西好厉害。我有办法完全驾驭这种东西吗？

「我有带喔……请用……」

虽然是放松沉稳的口气，不过被问到之后立刻就拿东西出来的回应方式，发展也太快了。这女孩是随时都有准备小包面纸放在桌子里吗？

她是——菊池风香同学。

肌肤白皙的短发文系女生，拥有归类在这种随处可见的类别的话，会令人觉得浪费的独特且纤细的氛围，如同妖精一般的存在。就算不仔细看也是个美女。人很内向，长长的睫毛引人注目。不知道为什么对同年级的人也会说敬语。

「谢谢！来，面纸给你。」

充满精神地从菊池同学那边拿到的面纸，以同样充满精神的方式递给了我。

「谢、谢谢。」

我与泉优铃、菊池同学交相瞄了一下，以表达对两人的感谢之意后这么说。这是我尽全力能够做到的诚意了。泉优铃她拿著可能是在找面纸的时候找到的，我对她搭话之前就在寻找的小随身镜而从座位上站起来，说了一声「掰啦」就往朋友那边走过去了。

这样突然就变成了一对一。我还没擤鼻水。因为面纸是整包拿过来，所以要擤完鼻水，再把这包面纸还给她才有办法收尾。菊池同学现在感觉是没有其他东西要看，所以像在发呆一般地看著我这边让我莫名地尴尬。装成擤个鼻水再赶快还她好了。但是，看起来虽然像在发呆却也觉得有一种力道，她的视线真是不可思议。她黑色的眼珠散发著如同密林中的秘宝一般的神秘光芒。

因为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不知不觉横坐著椅子，保持这样的话，菊池同学那漾著光芒的眼睛，就会清楚地看见我擤鼻水的瞬间。然而，重新朝前面坐好像就变成在顾虑她一样，也是挺尴尬的，所以我就维持现状拿掉口罩，擤起鼻水。我想菊池同学大概也是觉得，要是刻意把视线移开的话就好像别有深意，不过她那魔法之眼就像在发呆一样地注视我擤鼻水的场景。这个空间是怎样啦，会让人变得消极的剧情。

鼻水擤完后，视线移向菊池同学那边，就看到菊池同学的视线有点往下别开。

「……呃——谢谢。」

「……不会。」

只看这一段的话，看起来感觉像是生疏且令人会心一笑的两个人，不过因为是在擤完鼻水之后所以其实并不是像那样。我慎重地归还小包面纸。用过的面纸我拿去丢到垃圾桶里，然后又回到了座位上。任务完成。这样子应该可以算成有对两个人搭话了吧？在我想著这种事的时候。

「友崎同学。」

「呀！？」

菊池同学那透明澄彻，彷佛从耳边直接把气吹进脑袋的声音忽然扑了过来。

「怎、怎么了？」

「那个……」

奇怪，我有什么地方没做好吗？菊池同学的眼神看起来非常讶异。

「那个……我想要问一下……」

「咦……？」

「那个……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你刚刚在笑呢？」

哈哈哈，搞砸啦。

结果我非常不知所云地说了是牙痛——是因为痛的关系看起来才会像在笑——之类的话，想办法在形式上突破窘境，不过说出「是这样……的吗……？」的菊池同学眉头整个皱起来了，眼里也清楚浮现出问号，所以实际上我应该没有突破窘境吧。

心里想著「这样如何？」而瞄了一下日南那边，她像是刻意要让我看到一样夸张地叹了一口气，所以果然是失败了吧。这样一定让人觉得很恶心了。虽然是这样啦，不管细节怎样，我还是满足了最低条件。也只能一边反省失败的地方，一边对自己说这样想必是踏出一大步了。

再来就是第四节的家政课了。我又焦虑起来了。到时候必须跟『深实实』或者『七奈奈』也就是七海深奈实搭上话才行。因为她的名字只由两种发音构成（注6：七海深奈实原文为「七海みなみ」，发音为ななみみなみ（Nanami Minami），前面所译的两个绰号「深实实」与「七奈奈」分别为「みみみ（Mimimi）」与「ななな（Nanana）」。）所以会被那样叫，最近似乎是以称呼深实实为主流的样子。白皙的肌肤与黑色的长发，端正的眼鼻与潇洒的轮廓，外表明明就像日本人偶却开朗到不行就是她的特徵。她跟日南一样都加入了田径社。

换教室的时候要是太早过去的话，就会看到其他没人陪的人都形单影只，而且每个人都像是要酝酿『请不要在意我』的那种气氛，而不知所以地坐著看笔记本或者课本。我不太擅长忍受那种气氛，所以每次都会一个人到图书室消磨时间再过去。

会在十分钟的下课时间去图书室的人十分稀有，会这样做的每次都只有我或另一个人。顺带一提，我是装成在看书而检讨著AttaFami的战法。不过今天没空去图书室，我必须尽早到教室去对七海深奈实搭话，或者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对其他女生搭话。

在第三堂课结束的同时，我就拿著家政课的课本与题库，还有笔记用具跟活页纸走出教室。

到家政教室一看，里面果然如同想像一般营造出了「请不要在意我」空间——而且还有附加赠品。孤单没人陪的人有两个而且各自坐著，除了他们之外，我这组，应该说就是我旁边的位子，不，乾脆直接说就是我这次的目标，七海深奈实已经坐在位子上了。为什么啊，她已经翻开题库而且不知道在用自动铅笔做些什么。不管怎样这都是好机会，不过，现在搭话的话，因为四下无声，所以教室内的声音比例全部都会被我跟七海深奈实的对话给占据。虽然被其他两人听到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自己发出的声音充满室内的话会毫无来由地令我有点难受。

这可真难搞啊——该怎么办。想要晚点再进行的说……嗯？说起来，等一下，对喔。日南不在。对啊，要在她看得见的地方对女生搭话才行，所以现在做就不对了。对啊对啊。如果不晚点再搭话就不对了。等人多一点之后再说吧。

我就这样子拚命挤出一百分的藉口，以安全的精神体制在七海深奈实旁边的位子坐下。

「嗯，怎么了友崎同学。来得真早！」

为什么啊！

刚才应该还是默默面对题库的七海深奈实，在我坐上她旁边的位子的同时，连一丝的犹豫也没有就马上用彷佛本来就会这么应对一样的感觉来对我搭话。因为她对我搭话的情形实在顺畅到太自然了，以至于我一瞬间产生了『并不是在对我说话』的错觉，不过她确实是说了友崎同学。

虽然没办法无视她，但如果要老实回答她问的『提早来的理由』的话，答案就是「为了跟七海同学搭话喔」，要是说了这种话绝对会因为恶心过头而被杀掉。说是这样说不过我对于交流上的变通可是完完全全地不擅长。所以——

「……没什么……」

「咦？」

「……没什么，呃——那个，就想先过来。」

「啊——这样子啊？嗯，也是啦，也就那样嘛！」

就变成这样了。

不过对「就想先过来」这种有讲跟没讲一样的回答，她竟然也会用「也是啦」回覆，最近的年轻女孩感同身受的能力可真厉害。我是不是有一天也会变成这样呢。

话说回来该怎么处理这种状况啊。既然对话已经开始了，这时如果沉默的话就不是『之前就一直各做各的事的状态』，而是『之前在对话但是没有对话持续下去的状态』，气氛之神会这样判断的。然而，我们两个人之间当然没有最近的电视节目怎样，或者班上的谁怎样怎样之类的没什么大不了的话题。而且在这个时间点装成突然想到要借面纸也很怪，虽然觉得真的糟透了就乾脆用这招好了，但真的挺不自然的。

所以也只能在痛苦万分的状态下硬是挣扎了。

「不、不过啊——还满厉害的耶——」

我战战兢兢地，尽可能让自己自然地发出声音。

「嗯？什么厉害？」

七海同学睁大圆滚滚的眼睛看向我这边。声音透明澄彻但音量却挺大的，所以响彻了整间教室。

「嗯，就刚才我回你说『就想先过来』这种，有讲跟没讲一样的回答啊。」

「嗯？」

看起来是没听懂我想说的。不过这样也对啦。

「明明是那样，但你还是回我说『也是啦！』……让我觉得最近的年轻人感同身受的能力满厉害的……」

——七海同学似乎是脑袋的运作跟不上我想说的话，而陷入了沉默。这样也对。毕竟我只是把刚才心里想的事情原封不动地说出来罢了。根本就说不上是对话。

「…………」

「…………」

好尴尬。啊——不行啦。气氛好怪。完全是我不对。不行啊。对话到底该怎么进行才好？虽然是受到了「不管怎样去搭话就对了」的命令而搭话，但竟然会落到这种下场。

「啊——不好意思……」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咦？」

她笑得好夸张。教室里的另外两个人也一直瞄过来。

「咦，怎、怎……」

「说什么东西啊，友崎同学好像大叔喔！啊哈哈哈哈！」

这、这到底是怎样。

「咦，不，我只是说最近年轻女孩的……」

「不对，友崎你也是年轻人啊！啊哈哈哈！」

「不、不，我只是……」

「……咦，什么什么？只是？」

她问话的感觉像是在窃笑而且很期待。不，我只是认真地把心里想的事说出来而已啊。

「你想想，最近的女高中生在对话的时候，不是会在各种层面上说『好糟』这种词吗……？就像那样，果然年轻人之间的重点就是感同身受……」

「啊哈哈哈哈！别说了！别像谈话性节目的人那样说话啦！啊哈哈哈哈！」

认真说出来之后又被笑了，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她笑著的时候一个个进来教室的其他学生会用「友崎跟深实实！？」这样的眼神看向这里。

「不，我只是听说过那样的说法但是没实际感受过，该说是真的体会到之后觉得有种魄力吗……」

「啊哈哈哈！什么魄力啦！」

「只是觉得是贵重的样本……」

「所以才说你像大叔嘛！要说样本的话周围不是要多少有多少吗！啊哈哈哈哈！」

「深深～怎么了？」

同班的，跟七海同学很要好的夏林花火坐到七海同学的正面询问。纤细且个子小，妹妹头加上童颜，以及她细细微微的动作，十分适合用小动物这个词来形容。

「啊，小玉！今天也很小只呢～！」七海同学一边这么说一边搔著夏林同学的头。虽然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夏林同学就像小动物一样被叫成『小玉』。顺带一提，那个『小玉』把七海同学称作『深深』，我也不知道这其中的源由是什么。

「这种反应就不用了！快回答问题！」

夏林同学一边单手将七海同学的手臂撇开，然后从看得出低于一百五十的低角度放出锐利的骂声。说话方式是挺严厉的却一点魄力也没有。

「小玉好可怕喔～」

「别扯开话题！说明！」

「抱歉抱歉——那个啊，友崎他，就像大叔一样，呃——说什么来著？嗯——我不懂！略过！」

「啊！？」

「嘿、嘿、嘿～这代表只有比较早来教室的人才能享受到啰！」

「哪有这种的！那边的，呃，是友崎对吧？来，说明！」

不让人害怕的骂声矛头指向我这边。不过不确定我的名字这点比较刺人就是。

「咦，我？」

「还有其他的友崎吗？」

「没……」

「那就快点，别慢吞吞的！」

「友崎加油！」

两手握拳放在脸的侧边，像在嬉闹一般地笑著。

「不，要我加油也……呃——那个……」

我以这种感觉尽力去说明了。途中日南跟几个朋友一起笑著走进家政教室，看了这边的状况后僵住了几秒，之后又变回带著笑容的日南。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啊哈哈哈哈！」

「一点都不好笑！」夏林同学说。

「咦——很有趣啊～」

「并没有！只是深深的头脑怪怪的！」

「咦～好狠喔——！啊哈哈！」

「不是笑的时候吧！」

夏林同学全都一刀两断的行为反而让人心情好起来。这孩子连共感的共都搭不上边吧，年轻人也是有各式各样的啊。不过我也是认真说了还被人笑，所以我同意夏林同学的话。

「呃，其实我也不觉得多有趣……」

「咦——！」

「对吧！果然是深深很怪！」

「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的啊～因为小玉是小孩子所以不懂吧——？」

「吵死了！真麻烦！」

「你说什么啦啊哈哈！不过啊，友崎？小玉是小孩子没错吧？」

咦！这时换我说！？「她是小孩吗？」之类的事我没想过，到底该怎么回啊。怎么办？我根本就不会变通啊，又只能随口说说想到的事情了。

「呃……虽然我不清楚她算不算小孩子。」

「我懂你的意思！」

「啊，嗯……不过，能感觉到的是，刚才七海同学感同身受的能力是很厉害，但是看现在的情形，夏林同学是全部都一刀两断了吧。所以，就算说一样是年轻女孩子，也是因人而异，没办法概括并论的……」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出现了！」

「……」

七海同学是爆笑，夏林同学则是不满地由下往上看向我这。

「所以只看其中一个样本，就当成全部都一样还挺危险的——我差不多就是……这么想的吧……」

「别再说了！啊哈哈哈！」

还是一样爆笑著的七海同学。在她发出笑声的时候，夏林同学一边无视她一边对我说了这样的话。

「……这番话。」

「咦？」

「……这番话还有点意思！」

哪里有啊？

「深实实跟花火……还有友崎？你们聊什么聊这么开？」

讲到已经不知所云的时候，突然听见了以前也听过的声音。因为太焦急了所以没注意到时间流逝。人影都靠过来了却还没有发觉。不，说起来也对。我是有一点害怕这种情形。所以我必须在变成这样之前就做一个收尾才对。

友崎、夏林、七海。家政教室的座位是照出席编号排的。而且在友崎跟夏林的中间就是，

——中村。

「你们怎么搞的？跟友崎聊得很开啊？」

脸整个皱了起来，摆出一副不爽的样子靠近过来。还有，跟中村一伙的水泽跟……应该是竹井吧，那两个人也过来了。他们两个就是所谓中村派系的固定成员，像是以中村为中心进行支援一般地行动著。尤其是水泽，与其说他只是普通的跟班倒不如说他就像是参谋一样，就连我看了也知道他一直都在狡猾地牵制与诱敌。

「喔，中中——你听听看！友崎有够有趣的啦～」

「咦……友崎啊。」

他忽然往这里一瞥。笑嘻嘻的。眼里没有笑意。

「什么意思？」

如蛇一般的眼光。心脏被捉住的感觉。接下来中村打算对我做什么呢。AttaFami对决之后已经过了一个礼拜。大家多少都察觉到结果，紧迫的气氛也已经全都消散了，而且，现在中村还带著跟班。他应该有办法强势进攻才对。

「我说啊～友崎就像谈话性节目的大叔啊～」

「什么东西，谈话性节目的大叔？」

中村这么说的时候看起来心情不好。

「对对对。」

「我不懂你的意思。」

中村这么说之后，在他身边的水泽只用眼睛环顾周遭，然后开口。

「说明一下啊，友崎！」

或许是考量到中村心里在想什么，他刻意对我丢出问题。在这种时候指定特定人物的行为挺讨人厌的。应该是觉得我只要说话说得比较多就会口齿不清之类的，想利用这点让我下不了台吧。不过可别小看我啊。我只是交流的时候不懂得变通而已，单是说明的话我还做得到。还有我AttaFami的技术可是压倒性地比你们几个都强。

我做了说明。

「……大概就是这样。」

「啊、哈、哈，对对对！」

对七海同学来说毕竟是第二次说明了，所以反应没有刚才那么大。至于夏林同学则是中村他们过来之后就一直闭口噤声。是因为现充集团的男生来了三个所以萎缩了吗？

「……呃——所以？」

话讲完之后中村对我这么说。

「咦？」

「没，呃，说完了吗？」

「是说完了……」

「一点都不有趣嘛。」

中村这么说之后又对两个跟班投以「对不对？」的问句。

「嗯，这没什么好笑的……」

「啊、哈、哈、哈！」

竹井刻意摆出奇特的表情附和中村，看著此景的水泽则以能传得很远的音量笑出来。

「咦——！你们三个的笑点都好怪喔。」

「不，虽然每次都是这样，奇怪的是深实实才对喔？」

「咦——！中中好坏喔！」

就这样，除了我跟夏林同学之外的人都大笑出来。这是待起来不舒服的气氛。给人的印象大概是，多亏七海同学带有喜感的表情与口吻才能勉勉强强保持平衡。

「那么……要不要多数决？」

水泽如此提案。

「啊，这倒不错。」

感觉像是将军顺从军师。

「……不用比就知道胜负的感觉可真重啊？」

七海同学一边笑一边这样说。

「好啰！谁觉得深实实奇怪！」

抓住大好机会的竹井就随意开始表决。中村、竹井，还有水泽都举手了。

「啊哈哈哈！喂！」

七海同学强劲地插进吐槽。虽然也会给人没啥意义的印象，但要是没有这种喜感的话感觉会窒息啊。

「啊——没办法过半数啊！」

水泽如此嬉闹。

「不过啊，因为也可以放弃投票权，所以还不知道结果喔。」

……开始了奇妙的游戏。我应该怎么做才好？首先，跟著玩这种像多数决一样的古怪游戏本来就莫名地令人讨厌。虽然差不多是「这不是在霸凌我，而是要让我知道问题在我身上而让我下不了台」的程度，但我还是不擅长应付这种事。

而且夏林同学好像从刚才开始就一直摆出不愉快的表情，这可不是用萎缩之类的说法就可以应付的态度。这到底是怎样的人际关系啊？

「啊——真是的！中中你那张脸就是一整个知道的样子嘛！」

「好，那接下来是觉得修二比较怪的人！」

咻！七海同学强势且带有喜感地举起手来。夏林同学果然还是完全无视、维持低头的姿势。看来这下可没办法简单收尾了。我看著大家的表情，思考著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这到底是怎样？该怎么做才对？

我用对人际关系实在很不了解的头脑尽力去思索。

……要是现在不举手的话，那我的票就不会算在任何一方头上，这是确实无误的。然后，从目前为止的举动来看，夏林同学虽然对我那样说了，但继续无视、不配合的可能性看来还是很高。也就是说，这时不管我举手还是不举手，夏林同学都一定会因为「为什么不举手呢～？」而变成下不了台的箭靶。

也就是说，这时我举手的话夏林同学就会落单。而我也不举手的话，就会有两人成为箭靶。而且，大概主要是我会受到攻击吧。既然这样的话，我也不举手才是上策吧？嗯，就这么办。不举手。

不过这到底是什么情形？夏林同学为什么会变成这副模样？七海同学为什么在这种状况还可以笑成这样？她没发觉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样子吗？还是现在的情形其实没什么大不了，只是我的反应真的太过头了而已？啊——到底是怎样啦！群体对话也难过头了吧！

「好——！我也投这边一票～」

——这时我的背后忽然传来了活泼又惹人爱的声音。

不对，是没有必要地活泼，也没有必要地惹人爱的，刻意装出来的声音。

「刚才没有在问小葵耶？」

中村以开朗却带有压迫的音调说。

「咦——我有一直在后面听啊，没关系啦。」

「不行不行，这是我们第四组自己的问题。不相干的就掰掰啦。」

中村摆出赶人走的手势，想赶走日南。日南她装出来的自然过头的笑容并没有崩解。

「怎么这样——你打AttaFami明明就输给友崎同学的说～」

——气氛僵住了。

日南刚才的话，是用普通大的音量说出来的。班上没有人触碰的小小的禁忌。差不多在中村到这里跟我们会合的时候，班上的大家就多少都在观望著我们这组的情形，所以刚才那番话就是让所有人都听进去了。变成了「咦？说这个没关系吗？」这样的气氛。就连一直啊哈哈笑著的七海同学的表情看起来也是瞬间僵了一下。

「欸，葵。」

「如果因为那样而不甘心就用多数决来攻击之类的，器量也太小啰～就是这样子才会被岛野学姊甩了！年纪比较小的果然是靠不住……你被这样说了吧！」

举手投足像是演戏一样，日南说话说到学姊的台词的时候还特别换成了美丽的音色。

「你……等等，太多嘴了。」

「啊哈哈哈哈哈！好像喔！」

「噗哈哈！」

「哈哈哈哈哈！」

不只是七海同学，连竹井跟水泽都笑了。看著这些发展的同学们也都嘻嘻笑。

这可真猛啊。

「好啦——现在深实实跟我加起来有两票呢——还有谁——？」

日南偷瞄了我一下……原来如此啊。

「我也投这边一票。」

「喂，太奸诈了吧！」

看得出中村心有不甘但他还是开朗地喝倒采。气氛已经被日南主导了。所以接下来就是。

「来。」

她小声地这么说，看向夏林同学那边。

「……」

夏林同学不发一语地举起手来。

「好，有四票！笑点很怪的是修二喔！」

「中中辛苦啦！」

日南与七海带有关爱的回应，让他知道下不了台的是他。

「既然是多数决就没办法啰。」

中村皱著眉头不过还是用嬉闹的语气说话。

「那就等你再较量一次啰！也跟友崎同学再比一次AttaFami嘛！」

这句话让教室里所有人都大笑出来。这是怎样。禁忌整个变成笑点了。这是怎样啊。

「我知道啦！你给我等著啊，友崎。」

他以演戏一样的说话方式与表情看向我这里。以这种形式跟人确切四目交接的话看起来就像是对方真的在生气一样，真可怕。我果然还是不擅长跟人眼对眼啊。

「喔，喔，我求之不得呢。」

差不多这时候家政老师来了。完美的时间点。

该不会连这都在计算之中……再怎么说都不可能吧。

「刚才谢谢啦，葵～你好帅喔！」

「啊哈哈，谢谢你，花火。」

课上完后，中村一离开教室，夏林同学就马上跑到日南那边并且抱上去。

「我差点又要破坏气氛了。」

「我就想是那样。花火想到什么都会马上写在脸上嘛。」

这么说的日南，摸摸已经抱上去的夏林同学的头安慰她。只看这个画面的话会令人露出微笑，不过差点又要破坏气氛的说法可是别有深意啊。这时七海同学说著

「小玉也辛苦了～！你很努力了喔！」之类的话，像在模仿夏林同学般顺势跑了过去。

然后她就这样连日南一起，从后面抱上夏林同学。

抱住日南的夏林同学，以及从后面把夏林同学抱住的七海同学。遭到两名美女夹在中间的小巧玲珑可爱少女，处于所谓花朵盛开的女高中生三明治状态。

「喂！不要擅自抱过来啦！」

夏林同学虽然像是以高人一等的态度在训诫人，不过七海同学一点也不在意。

「很厉害喔～！我来好好赞赏你一下！」

这么说著的七海同学用双手搔起夏林同学的脑袋，在她的手被夏林同学无言地撇开之后，就那样流畅地顺势把夏林同学耳边的头发拨起来，接著竟然用嘴唇直接叼住耳朵。

「呀！？」

看见这种反应的七海同学露出微笑乐到不行，她那细长的白色手指，从被叼住的耳朵对侧的脖子根部迅速地滑到耳边。似乎是看准了夏林同学身体一抖的时刻，同时轻舔夏林同学的耳朵。夏林同学身体颤抖的幅度变得更大了。

「喂，深深……！这个……啊！好痒……啊！」

一边吐出像是无法忍耐一般的声音，夏林同学一边紧紧抱住日南。七海同学则是眼睛眯起一半，脸颊泛起红潮，表情陶醉地「哈啊」一声喘出温热的吐息。

「好了啦深实实，玩过头了。」

日南以傻眼的语气温柔地敲了她的头一下。七海同学则是维持著陶醉的表情看向日南，然后张嘴一笑。日南微微地向后退，但因为被夏林同学抱住所以没办法退多少。应该是发觉到这情形，夏林同学虽然放开日南，但是为时已晚，看来七海同学已经进入了可以进攻的距离。

「嗯……？葵也会说这种话啊——？」

虽然说话的方式跟之前一样很开朗，却带点像要恶作剧，有成熟韵味的气氛。

「嘿。」

「唔啊！？」

七海同学轻轻地戳了日南的右侧腹。日南发出了从她至今为止的模样难以想像的娇艳声音。七海同学就这样让食指与中指像是在走路一样，从侧腹朝著腋下接连往上戳、戳、戳。手法像是要慢慢地让日南焦躁起来般。

「葵的弱点就在这里吧？」

「喂……！深实实……！」

忍受不住而夹紧两腋，日南想赶走爬上来的手。然后七海同学就像是抓准这个空隙一样离开夏林同学，咻地一下转身到日南的后方。接下来她的右手就从日南腰部一带往前绕，从日南的榇衫与裙子的间隙把手伸进左侧腹那一带。再仔细一看，她的左手已经温柔地托起日南的下巴，食指正触碰著唇瓣。同时也以左手肘夺去了日南左手臂的自由。这是什么招式啊。

「咦，什么？你说了什么啊？葵～？」

七海同学此时先暂停了一下动作，以吐息会扑到日南脸颊上的距离如此细语。

「就叫你、住手，呀！？」

日南开始说话的时候，七海同学直接触碰她侧腹的右手就转了个圈，动作像是在画圆一般。因为是在日南开始说话的时候做的动作所以让日南大声地叫了出来。包括我在内的吃不开的男生们一边装作面无表情、一边观望著此情此景。

「什么啊？再说一次看看？」

「给我……差不多一点……」日南一边说一边将还能自由行动的右臂从手肘弯曲，并稍微往前移。这就是那招吧。是肘击的预备动作。

「欸&#9825;」

「嗯！？」

抚著嘴唇的左手不知道什么时候，以像要抱住日南的态势伸进了右边的腋下。中招的日南很快把腋下夹紧，让肘击失败了。七海同学就这样连脖子一起把脸绕到前方，用会令人思索她是不是要亲上去的距离靠近日南的脸，然后一脸满足地说了「真可惜&#9825;」。是淫靡的笑容啊……然后日南不知道是想到了什么，也把脸面向七海同学那边。接著两人互相注视。两人的眼瞳都润湿著。咦，这是怎样这是怎样。

日南就保持这样，让她的唇靠近七海同学的唇瓣。咦？真的假的？然后到了要碰不碰的极近距离，日南微微地把嘴唇张开一点点。七海同学也像在呼应她一样，缓缓地张开嘴唇。两方愈来愈接近。然后——

呼——

「呼啊！？」

日南往七海同学的嘴里用力地吹气进去。防不住这预料外的攻势，七海同学解开对日南的拘束，就这么往后退了几步。七海同学一边以指腹按著嘴唇，一边露出像是不甘心又像是乐在其中，笑容满足地看向日南同学。脸颊红起来了。

「……嗯——果然还是赢不过葵啊。」

日南则是露出傻眼的表情，然后以有点孩子气的口吻这么说。

「真是的，深实实真的很笨耶！这样你没辙了吧？」

「嗯——该说没辙了吗……」以水汪汪的眼睛由下往上看。「应该说我下次可不会输，之类的吧？」

这么说著的七海同学像在嬉闹一样伸出舌头轻舔嘴唇，然后轻快地拋了个媚眼。

「喂！什么『之类的吧？』！不能再性骚扰了！」

夏林同学俐落地将手指指向斜上方并朝向七海同学，同时这么说著。

「啊、哈、哈，你还是一样很黏葵呢。」

「跟这个没关系！」然后把眼神别开。「……刚才的事，也谢谢深深喔。」

夏林同学突然以认真的语调这么说，露出了率直的眼光。

「……谢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做喔～」

「真是的！别这样回我！总之你就坦率地接受我的感谢！」

「咦——？小玉有时候也会说难懂的事啊……啊！只限小玉喔！（注7：原文「玉（たま）」与「有时候（たまに）」发音相似，这边深奈实是刚好说了谐音冷笑话。）」

七海同学虽然是在嬉闹，不过看来果然是别有深意的对话啊。说谢谢七海同学，是不是因为刚才七海同学的一举一动一直都是开朗欢乐的呢。如果是说这个的话，刚才那的确是帮了大忙。

应该是因为如同百合乐园般的光景结束了的关系，男性观众们默默地离开。我一开始也想说要混进去一起走，不过重新想了一下又走向她们三人那边。毕竟我是其中一名当事人，日南也在的话比较容易相处，重点是这样子感觉能更接近目标。

「啊——日南……同学，刚才谢谢你啦——帮了很大的忙。」

日南以不会让人觉得是职业微笑的自然笑容听进我说的话。她是有双重人格喔。

「没什么啦！比起这个，友崎同学你意外地很有意思呢。我在后面听也是笑出来了。」

语调像个女孩子一样让我想要笑出来。

「没有啦，我只是把心里想的事情原封不动地说出来而已……」

「看来是这样。」

「啊哈哈哈哈哈！又在说这种的！」

日南露出微笑，她身边的七海同学则是爆笑。

「七海同学笑过头了啦。」

「啊，抱歉抱歉……话说回来，叫我深实实就行了啦。」

「咦……」

「七海同学这种说法，大概也只剩下老师会喊了呢！」

日南补了这句。这是在命令我要那样称呼吧。也没差吧，总比直接叫名字好。

「呃——我知道了，就叫你深实实。」

「多多关照啰，友崎！」

「花火要他怎么叫呢？」

「怎样都可以喔？」

「那就……小玉？」日南如此提案。

「葵！？」夏林同学摆出一张吓一跳的表情面向日南。

「啊哈哈哈哈！这样不错啊！友崎，我跟小玉是你的同伴啰！」

「呃……小玉？不过为什么呢？明明是夏林花火？」

「我说啊——你想想，放烟火的时候不是都会说玉屋之类的吗？（注8：「花火」即日文中的「烟火」，而「玉屋」为江户时代知名的烟火专卖店之一，后来演变成日本人放烟火时会喊的词。）所以才这样叫！还有因为很可爱！」

七海同……深实实兴奋地如此说明。

「对对对！叫小玉不错啊！」

「葵也背叛了！？」

这也是命令吧。虽然门槛有点高，不过，总是比直接叫名字好。

「呃——那就叫，小……玉玉？」

「啊哈哈哈哈！这样叫起来真的像动物的名字了！」

「不要拿别人的名字来玩！」

「呃——那要怎么叫……？」

我陷入了混乱。然后小玉玉连思考的动作也没有。

「可以啊，叫我小玉玉……反正都习惯了。」

表情看起来不像觉得讨厌，不如说是不符合现状的率直表情。在这种有点嬉闹的气氛中摆出这种表情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不过，这看起来倒不像是在说谎。

「……那么，呃——我就叫你小玉玉……请多关照。」

「不用一直说要多关照啦！」

「哈哈哈。」奇怪的女孩。

然后我们这四个人，在换教室的一、两分钟的移动中，总算是在途中有交谈的情况下撑了过去。不过全都是靠日南硬把我们拉在一起就是了。顺带一提，『深深』这称呼的由来似乎只是因为『深实实』不太好念而已。

——就这样，比想像中还激烈不少的第一天结束了。

在放学后的第二服装室等待的时候，没多久日南就过来了。

「……嗨。」

「你好。那我们就尽快开始吧。」

「啊，好。」

是以比想像中严肃的感觉起头而让我有点紧张。

「……首先，恭喜你完全达成任务。」

被表扬了。

「谢、谢谢。」

「虽然实际上是有不知道该说是你搭话，还是对方向你搭话之类的问题，不过比起基本额度的三人还多了一人，总共跟四个人说上话了，就从宽看待吧。」

「啊，那真是太好了，这点我挺不安的啊。」

事实上四个人里头毕竟有三个人不是我主动搭话的。

「那，觉得怎样？实际试一试的感想。」

「感想是指？」

「什么都可以喔，最有印象的事是什么？」

「不，发生的事实在太多了……」我抱头思索。「不过要说的话，最有印象的是……家政教室的……AttaFami的事吧。」

「AttaFami的事？」

「就那个，你在班上的大家都在看的时候，说出中村AttaFami打输了的事啊。」

「啊，那个喔。」日南露出苦笑。

「而且还拿来当笑点。那让我吓了一跳。」

「哎，现在毕竟是反省会，是想谈你做了些什么而不是聊我这边……」

「啊，说得也是。」

「没关系。那也是总有一天必须要做的喔。」

「必须？」

「对。中村他对于输给你的这件事，看起来真的是耿耿于怀。不知道该说是不想让人碰触，还是该说成他的黑历史……他是真的输得很惨吧？」

「这个嘛……是输得一塌糊涂。」

「果然。」又露出苦笑。

「那样很糟吗？」

「也没有什么糟不糟的。只是说，周遭的人都把那件事当成疙瘩而不去提及的态度很糟。就因为那样，像是输给你的不甘心，还有学校里每个人都不去提的尴尬气氛之类的，没有地方宣泄的感情就无处可去，而在中村的心里头累积。」

「原来是那样啊。」

「对，然后时间愈过愈久就会累积得愈来愈多，就像气球一样涨得满满的。所以，其他人就更没办法去提起那件事了。至少我看起来是这样。」

「原来如此。」

「那样的话，中村对你的态度就会愈来愈尖锐，要把气球里的空气抽出来就更难了。毕竟中村是班上的中心人物，他对你的态度尖锐的话，你的立场就站不稳了。毕竟你是以现充为目标，要是陷入那种情形就糟了。所以才必须趁早拿针去戳气球，让他爆炸开来。」

「爆炸？」

「对。只是轻轻戳一下，在大家面前说出那件事，并且转成笑点而已。」

转成笑点……说起来很容易，但是……

「要那么做并不容易吧。」

「对，是没错。要说的话，技术上并没有那么困难，不过不是我的话应该也办不到吧。」然后露出微笑。「因为没有去做的勇气。」

「原、原来如此……」讨厌啦这个人有点可怕。

「嗯，我这次做的事就是那样。我想中村的态度应该也会软化一点。」

没想到，她那么显眼的行动背后竟然有那么多的考量。

「好，那就先言归正传。今天，你对自己的行动最有印象的是什么？」

自己的啊。

「嗯——应该是我自己对话的时候真的很不会变通。」

「变通是指？」

「应该怎么讲呢？像是会为了炒热气氛而说一些适合的话之类的。」

「原来如此啊……不过，在家政教室的时候，看起来不是聊得很开吗？让我有一点惊讶喔。」

「啊……那并不是那样。」

「不是那样？」

「那只是，我把自己脑里在想的东西原封不动地说出来，然后偶然戳到她们的点而已。所以，并不是像在交流的那种感觉。」

「照实传达心里头所想的事，不就是在交流了吗？」

像是在推测一般的眼神。

「嗯……」

「你搞错了一件事喔。」

「咦？」

「听好啰？所谓的对话本来就是互相『把自己脑袋里所想的东西』传达给对方的行为。」

「咦，那样的话……感觉不就变成两边都自顾自地把个人主张推到对方身上了吗？」

不是互相尊重对方的意见，并且感同身受才叫作对话吗？像深实实那样子。

「不是耶。或许你以为是考量对方的想法，并且去配合而感同身受才叫作对话，不过那并不是对话的本质。」

就像这家伙说的一样，我的确是觉得有配合跟感同身受才是在对话。

因为，世上的大人们、同学们，每个人都是这么做的。至少我看见的是这样。而我就是不擅长那么做，才会在哪里都觉得活得很痛苦。

「不对吗？」

「不对。的确啦，不去理会对方所说的话，毫无关联地只去说自己心里想的东西，是只顾自己的行为。不过，这次并不是那样吧？」

呃——？

「不是那样吗？」

「嗯，你这么说明了啊，说听了深实实说的话之后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感同身受的能力真强啊』，所以就把这番话传达出去了。也就是说，你有好好地听进对方的话，并且以自己的方式做思考吧。这样的话，就没有只顾自己了。」

「嗯……是这样吗？」

「确实，无论如何只要去配合跟感同身受就可以圆滑处理的状况也很多。不过呢，人类的直觉意外地敏锐呢。那种人总有一天会被看穿的。所以以长期的眼光来看，能够得到最后信赖的，并不是听了对方说的话就先配合的人，而是听了之后自己先想过一次，然后再把想到的答案直接传达给对方的那种人。而且，你已经做到了那样的事。可是有很多人因为自己没办法像你那样而苦恼的喔。」

「原、原来如此。」

好像听懂了又好像没听懂。

「所以啊，这次你的实践行为，在这方面以第一次实行来说可是大成功喔。」

真的假的。大成功，被说成这样还真令人开心。

「不过，其他的部分就不太行呢。没半点好的。菊池同学那件事真的糟透了。你要跟她借面纸而她也借你了，结果你口罩底下还在笑，再加上擤鼻水的样子也不遮一下就给人家看，这是糟透再叠上惨兮兮。要你沉到地底都还不够呢。」

「日南同学……糖果与鞭子的鞭子打得太重了……」

「你在说什么啊，还不只那件事呢。你啊，在家政教室的时候没等我到就去搭话了吧。我有说过吧？一定要我在的时候才可以搭话。」

「不，那是因为……」

「听好啰？这次中村突然闯进来的事是因为我比他先到所以你才会得救，要是顺序倒过来的话，你知道会怎样吗？说不定会演变成让花火生气的情形，你也可能会变成大家的笑柄之类的。弄成那样的话离达成目标可是远上加远喔。」

「抱、抱歉……所以，呃，也就是说，要我在日南在的时候才能行动，就是因为可以在我陷入危机的时候帮我一把吗？」

「这是当然的啊。如果只是想知道你有没有做好的话，也可以之后再问被你搭话的女孩子本人，不然也有其他的办法。」

「日、日南……」

好温柔……

「欸，你该不会觉得，我不会担心你之类的吧？既然都决定要努力达成目标了，要是因为那种事而前功尽弃的话只会造成困扰喔。」

「啊，说得也对喔。」

「而且，我也不是单纯为了帮你而已。你搭话的时候女孩子的第一反应、接下来的对话的气氛、你的对话技术，我是想要好好观察这些之后再决定今后的方针。看是之后要朝跟谁拉近关系的方向努力，或者要做什么练习之类的。」

「竟、竟然想到这种地步啊。」

「这是理所当然的吧。要挑战头目的时候，不看对方的能力来确认自己的等级适不适合就上场的话，就不会赢了吧？」

「那……」我打从心底说。「的的确确是你说的那样。」

……真的是，一变成游戏的话题的话，不管怎样都会觉得合拍。

「好啦，接下来要说今后的方针……你先把口罩拿下来一下。」

「嗯，好。」因为她这么说我就拿下来了。满脸的笑容完全展露出来。

「你先把表情变回平常的样子看看。」

因为她这么说我就把表情变回来。

「嗯，原来如此，果然一直有在做就有效果呢。」

「咦？」

「来，看得出来吗？」

「啊——」

她把随身镜伸过来之后我有点吓了一跳。虽然我是打算变回平常的状态，不过嘴角比她上一次突然拿镜子照我的时候，看来真的是有比较紧致一点了。

「两天多就产生变化了呢。看来你有好好在做，很了不起喔。」

「啊，毕竟你说要一直做了嘛。」

「嗯……这样就没问题了。之后没有一直做也没关系。跟人对话的时候，或者累的时候放松表情也没关系。口罩也是在其他人面前就可以拿下来。不过，要偶尔照镜子确认一下嘴角，记住要让嘴角自然缩紧的话要施多少力，并且练成能够一直保持那样的状态。如果能够无意识地让嘴角保持缩紧的话，这个训练就结束啰。」

「哦，是这样啊！瞭解了！」

原来这样子也有在进步啊。好，那我就每天这么做吧。

「……全部就这样吧。你还有其他在意的事吗？」

「我想想……关于夏林同……小玉玉那个时候……该怎么说，样子不太对劲。」

「……啊，那个喔。」日南的表情变得有点凝重。

「呃，如果是不方便说的事就没——」

「应该说她非常地顽固……或者说是直率吧。」

打断我的话，日南保持凝重的表情而继续说下去。

「她不会因为当场的气氛是怎样就去配合，只会做自己心里想做的事情。」

「咦……最近很少有这种人了耶。」

「正是如此。所以跟她要好的朋友会喜欢她那种个性，我也很喜欢她那样，不过好像也有跟她合不来的人呢。」

「嗯，我想也是。」毕竟她那样也不太像最近的年轻人啊。

「所以，尤其是像中村那种会引导当下气氛的人，或者会主动跟别人交流的那种人，就会跟她很合不来。」

啊——

「原来如此。应该是那样。」

「然后，有几次就稍微……吵起架来了。花火自己似乎也因为那样而造成了心灵创伤，觉得自己有责任。但是中村依然是老样子，还是会拚命想办法让那么顽固的花火顺从他一次看看。虽然那应该只是自尊之类的，像是坚持一样的东西而没有恶意……不过这只是我的看法就是了。」

「啊——但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不就非常难搞了吗？」

我这么一说之后——

「就是这样啊！如果我在的话就能像今天那样想办法处理，不过对手是中村的话，我以外的人就很难去应付。如果我不在的话说不定又会让花火造成心灵创伤。不过我也没办法一直待在花火身边……所以啊，很难处理呢。」

日南稀奇地，以这种多少透露感情的语气说了这些话。

「……你也会有不管怎样都处理不来的事情啊。我以为你什么都做得到的说。」

我没多加思索就说出这句话，然后日南露出了我以前曾看过的带有忧愁的表情，轻声说了「我啊，什么事情都做不到喔。」

「咦？」

「……你以为我会这么说吗？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总有一天，花火的事我也会解决的。」

「这、这样啊？」

日南换回了平常那张自信满满的表情……刚才是开玩笑？还真是无谓地浪费演技。

「不过，就算跟她说要好好地圆融处世……小、小玉玉应该也听不进去吧。」

「对啊……而且，她并不想要那么做。能把心里赤裸裸的想法直接转为言语而说出来的人很稀有。」

「是啊，那种人真的没多少。」

「花火就是因为内心一直都是赤裸裸的，心里的防御力也很低。所以，要是没人成为她的铠甲，或者把射向她的攻击矛头撇开的话，她的内心马上就会千疮百孔了……总之，花火的事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原来如此。」

我一边佩服一边点头的时候，日南突然说出「所以，她说不定意外地跟你很合得来呢。」这样的话。

「咦？是这样吗？为什么？」

「……就先这样吧。总之，你就把今天发生的事跟学到的事，花一个晚上以自己的方式好好想一想。如果只依照指示的话，成长的速度就太慢了，要有办法自己吸收。可以吧？」

「嗯，好，我知道了。」

「那么，今天这样可以结束了吧？」

好的。听了我这句肯定的话语之后，日南就对我下达离开第二服装室的指示。日南之后也会隔一段时间再离开，踏上回家的路程。我没有异议地踏上归途……后来才发觉。这种事是不是女士优先会比较好呢，以现充的角度来看的话。看来我还差得远啊。

＊　＊　＊

睡前的床铺上。虽然要我以自己的方式去想一想，不过应该从哪里开始想才好啊。说真的，跟所谓人际关系有关的东西，以我的经验值来说，真的是压倒性地不足，要我只靠这次的经验想办法做出日南以上的正确分析的话，我也只能夹起尾巴逃跑。总之这次我所感受到的，顶多只有在名为群体的战场上所谓「气氛」这种看不见的怪物，比我想像中还要张牙舞爪。而且该怎么跟那种叫作气氛的东西战斗，我也一点头绪都没有，更何况我连用战斗这种词汇来比喻都不知道合不合适。我顶多只知道，养育那种看不见的怪物养得很拿手的日南与中村那样的驯兽师，正支配著名为群体的战场。日南与中村在圆形的斗技场上对峙，让两人中间的巨大异形怪物互相使出擅长的武器而想要吞噬对手。中村是用鞭子，日南则是斗篷。像这样的画面浮现在脑海里。两边都不直接出手，顶多是以气氛杀过去。我有办法在那种地方战斗吗？至少我没办法幻想出那种形象。我像这样想著这些东西，然后便睡著结束这一天。

——附带一提，从日南传来的『晚上七点半先赢五次的胜利』这种文面上不带感情的电邮起头的朋友对战，后来以我连赢五次的形式落幕了。她还差得远咧。

第一卷 3 一个人去狩猎后发觉打一只怪的经验值高的让人吓一跳

「今天起连姿势也要矫正了喔。」

隔天早上日南的指令就从这里开始。

「姿势？」

「对，就是姿势。还记得吧？之前说过外表最重要的就是表情、体格，还有姿势。」

「嗯，我还记得。」

是在日南的房间里谈话的时候所说的。

「只要这三项能想办法做好的话，基本功就结束啰。你的体格多少还算是标准程度，所以只要矫正好表情跟姿势就有及格分了。毕竟有用口罩训练法设法在表情上下功夫，接下来就只剩姿势了。」

意外地离终点满近的。

「不过，姿势这方面，应该怎么做才好？说起来，我的姿势真的有那么差吗？」

「嗯，要说差是差没错……但与其这么说，不如说世人大部分都是摆得很差的姿势喔。」

「啊，是这样吗？那就是说，只要在人群中摆出比较好的姿势，就会比较显眼吗？」

「这个嘛，只能说一半正确一半不正确吧。」

「一半？」

「不好的姿势也有很多种呢。」

日南一边这么讲一边两脚外八并弯起膝盖，仰起脖子，并且大幅度地摆动肩膀而走了起来。

「这也是不好的姿势，不过会带给人压迫感吧。虽然并不是最佳姿势，却是属于现充那一方的。」

「有点像小混混呢，也感受得到强劲。」

「对。然后这样子是……」

这次是驼起背脊，让脖子往前伸，肩膀往内侧缩起而走了起来。

「这也是不好的姿势。不过这样子会给人看起来很虚弱的印象吧。」

「啊——确实是像阿宅或者文系的人。」

看起来感觉就不太能运动的样子。姿势真的是能够大幅变化的啊，而且她还真有办法重现那些模样。

「也就是说，大致上每个人的姿势都不太好，不过不是现充的人们很多都是在不好的姿势中，又摆著看起来比较虚弱的那一种姿势喔。」

「是这样吗？为什么啊？」

「我想想。这方面可以想得到很多的理由。比如说非现充因为常常打电脑或玩游戏所以姿势容易变成那样之类的。」

「原来如此。」

「不过，最大的原因恐怕不是那个。是心灵与身体的问题。」

「心灵与身体？」

「对，那你就试试看，夸张地挺起胸来，两手再放到腰边摆出很了不起的姿势如何？」

「这、这样吗？」

我沉稳地摆出那姿势给她看。

「……怎样？只是换了个姿势而已，有没有觉得自己稍微得意起来了？」

「……真的耶。」确实，一挺胸摆个很了不起的姿势，就比之前更有一点点自信，或者说是我要以我的方式走下去的心情变比较强烈了。「……不，这不会是因为你对我那么说了，才让我有这种感受吗？」

「的确多少会那样啦。不过，就像一紧张就会两臂环胸，或者一放松腿就会张开、肩膀就会放松之类的，心灵与身体可是密切连结在一起的喔。反过来说，悲伤的时候如果只让表情保持笑容，实际上就能冲淡悲伤情绪的说法也很有名吧？」

「啊——嗯，是会这样说。」

「身体强势行动的话，心灵也会强势行动。反过来，心灵消沉的话，身体也会随著消沉下去。并不是哪一方一定会先主导，而是套在一起行动的。所以，现充就是因为心灵是现充，而让姿势也自然地就像现充一样。」

「原来如此啊。」

「嗯，所以……」这样说的日南，摆出挺直身子让身材看起来不错，同时也没有压迫感，再加上让人感受到自信一类的成熟气场的姿势走了起来。

「没必要把姿势做到这种地步。应该说，这真的不是一朝一夕就有办法改善的问题。像是骨盆的歪曲或者肌肉的习惯之类的问题，不耗费很长的一段时间去矫正的话就没办法做到这样。不过你并没有去做那些事的闲功夫。也没必要就是了。」

好厉害。这家伙真的什么都办得到啊。

「那，我该怎么做才好？」

「只要去除你那种感觉很虚弱的氛围就行了。」

日南指著我的胸部一带。

「……要怎么做？」

「这方面有简单的矫正方法……来这边。」

我一边说出「咦？」一边听她的话。

「腰跟肩膀靠到墙上。然后，两边脚跟贴在一起，再让脚尖朝左右张开。」

我照她说的做。

「有发觉吗？现在你屁股的肌肉有在施力。」

「嗯？啊，的确有耶。真的。」

我意识到的时候就发觉到自然地施了许多力气在臀部上，当我这么想的时候，日南那张认真的脸庞朝著靠在墙边的我靠近。咦，是怎样，在极近的距离有著一张实在有够端正的女孩子的脸。不过我背后是墙壁所以没办法后退啊。这种带有高级感与清洁感的香气是洗发精的吗？然后日南缓缓地朝我这里伸手。

「嗯，还不错呢。」说著这样的话的同时碰了我的屁股。

「唔喔喔喔！？什、什、什么！」

「确认一下啊。可不可以不要只是碰个屁股就这么吵啊？你是男人吧？」

「不！问题不在这！」

是说你就别这样了吧，对心脏很不好耶！这不就莫名地让人觉得很热了吗！

「……你那什么脸？不过，感觉还不错喔。那接下来就维持这种屁股的施力方式，让脚尖跟脚跟回到普通的状态。然后保持那样，让肩膀跟腰贴到墙上。屁股的施力不能变喔。」

她就这样，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地对我下达指示。我慌慌张张地遵从。

「这、这样子可以吗？」

「可以……好，有发觉吗？你现在的样子比刚才还威风。」

……的确有。我一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

「真的耶。」

「你就这样离开墙壁……这样子你的姿势看起来就不会虚弱了……嗯，姿势有对。」

日南稍微远离我，观看全身上下而这么说。真的吗？

「这个，很普通却很难啊。」

「是啊。因为用到了平常没在用的肌肉。不过从现在开始，站著的时候要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可以的话，坐著的时候也要挺胸，屁股的肌肉也得施力。总之，姿势像你那样的人，很多都是没有挺胸，屁股的肌肉也很松弛。所以，要让随时随地挺起胸膛，还有对屁股施力变成一种习惯。」

「又是『随时随地』吗？」

「这是当然的啊。现在在做的是创造角色的阶段喔，要在基础能力上下功夫。如果没办法一直保持那种状态的话就不能说是基础能力了吧？」

说起来倒是没错啊。

「我知道了。所以，今天要做的事就只有这个……应该不只这样吧？」

「当然。你得一边那么做，一边做另一件事。」

果然没有那么容易啊。

「要做什么才行？」

「这次的难易度并不怎么高。只需要在一天内跟我一起行动几次，并且跟深实实、花火，或者其他跟我要好的男生说上几次话。」

只需要说话吗？讲得还真轻松呢。

「嗯，因为你也在所以比昨天简单吧。」

「没错。而且，这周直到周五都是拿这个当课题喔。」

「连续四天都一样啊。」

「对。」

是要做好做满吧。瞭解。

「不过啊，那么做的时候我该学什么才好呢？」

如果不理解这点的话效率应该会挺差的。

「咦，变得满积极的嘛。这是好倾向。」

「多谢夸奖。」

「嗯，那很简单。就是赚取经验值。」

「赚取经验值？」

「对。你想想，这种情况很常见吧？玩RPG的时候，序盘会有非常强大的角色暂时成为伙伴，并且与强大的敌人战斗之类的事件。然后那个角色就会离开队伍，可能会变成终盘的重要角色，也可能会再次加入队伍之中。到了那个时候，主角群也已经都变成跟那个角色一样强大。同时也让人觉得『啊，有成长了呢』这样。」

这家伙每次讲到游戏的时候看起来都很开心。

「啊，有时候会有呢。偶尔还会想说『为什么那个角色就没有成长！』。」

「对对对！」日南以雀跃的声音回覆，然后咳了一声清喉咙。「……总之，就像那个一样。你就暂时跟我组成一队，跟强大的敌人战斗。用这种方式赚取经验值。」

「原来如此。」

平均战力、提高胜率而提升等级啊。

「同时也要收集资讯喔。RPG也是先跟头目打一次之后，就能搞清楚对手的行动模式，并且得知下次再战的时候该怎么做吧？像是知道弱点、给予我方的损伤量之类的。这样的话，就知道下次要怎么进攻，还有该在什么时候回血回魔了。」

「是没错。」

「要做的事就是这种感觉喔。要让你想办法边看边学实际上的对话流程。」

要学啊。这样下去的话，总觉得会在没办法理解的状态下让对话不停流逝。

「含糊地看跟思考就可以了吗？没有什么必须要看的重点之类的吗？」

日南稍微思索了一下。

「说得也是……那么，我想这四天会对话的人大概有二十人左右，你就尽力分析那些对话吧。」

「分析？」说起来二十人可真猛啊。

「对，像是对话的传递方式、拉近距离的方式那些，跟对话有关的各式各样的做法，你要用自己的方式尽力去思索喔。」

「原来如此……分析啊。」

虽然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到，不过就先试试看再说吧。

「还有……我不觉得我有办法突然跟不认识的人开始对话，这点怎么办？」

「啊，那种情况不插话也没关系。」

「咦？」

「因为这次的目的是进行观察。总之，我会在不让人觉得不自然的程度上下点功夫的，你就安心地观察吧。」

看来是交给她处理就没问题……应该是这样吧。

「差不多就这些。那么，今天放学后我会叫你一声，你就做个自习之类的等一下吧。」

「放学后？今天要做什么啊？」我这么问之后，日南就像理所当然地这么回答。

「要找深实实跟花火，还有几个男生一起走到车站那边，你也得参与喔。」

「咦！？」

不是只有稍微对话，一下子就要冲到一起回家喔！？

＊　＊　＊

「对啊——深实实不知道喔？」

「不知道啊～咦，该不会大家都知道吧？」

「嗯，我知道喔。」

「啊，葵一定知道的吧。」

「我也知道喔。」

回家的路上。画在后面黑板上那个很不错的图，其实是现在在这里的松本大地画的。大家聊著这一类的话题聊得很开。另外在这里的男生还有桥口恭也。当然，我处于被当作外人的状况。不过。

「友崎同学呢？」

日南会像这样子，随时把话题转到我这边来。

「呃——之前我有看到他在画的样子所以我知道喔。」

「咦！友崎都知道了我却不知道！？」

「这样讲真失礼！啊哈哈。」

话题会以这种方式稍微扩展，然后又换另一个人讲话，像这样的流程已经变成固定模式。对于日南所传过来的球，我想办法做到至少不会糟蹋掉的最低限度，平平安安地接起来再往上托出去。总之只要球不掉到地上，不管飞到多扯的地方去，日南都有办法在下一击把球打回对方的场地内。就是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现在才有办法安心地观察这段对话。说是这样说，因为我完全是门外汉的关系，所以大概也没做到什么深刻的观察吧。

「……对吧～唉——真的很累人啊。」

「你昨天开始就在累了吧，大地。」

「啊——我有稍微在做肌肉训练啊——」

「咦——！」

接下来是深实实在男生之间关于肌肉训练的对话中附和的样子。不过深实实还真厉害，不但会开启话题也会扩展别人的话题，而且还会大笑出来炒热气氛。这样的人就是人家常说的天真开朗的孩子吧。我也觉得不从她身上偷个几招是不行的。毕竟我没办法开启新的话题，所以觉得至少要试著去扩展其他人说的话题看看。

「咦——你锻炼哪里啊？」

「已经算全身了。手臂、胸肌、腹肌、背肌还有脚都有在练。」

「好猛。」

「啊，那么……」

我出其不意地插嘴。我觉得要插话只能在这一刻了！日南的眉毛动了一下并往我这边看。奇怪？这样不好吗？不过已经没办法回头了啊。只能给他试下去了。

「也有在练屁股的肌肉之类的吗？」

名为「屁股？」的气氛裹住了在场的大家。

＊　＊　＊

「昨天真的非常对不起！」

隔天早上。第二服装室。我看到日南的脸的一瞬间就马上谢罪。

「……屁股肌肉的事？」

「是的！真的是因为我擅自行动而让气氛变得很怪，实在非常抱歉！」

『屁股肌肉的事』实在太重大了，我这么想而打从心底谢罪。

在那之后大地困惑地问我「咦？屁股的肌肉不会去锻炼吧？」，而散发出了「咦？什么，是笑话吗？什么啊？」这样的糟糕气氛，不过日南她却一点也不在乎地说「啊，我有时候会锻炼屁股喔～」而没有酿成什么大祸。后来就朝著「葵身材那么好的秘诀是屁股的肌肉！？」这样的方向发展，而我也乖巧地没再多做什么。

「抱歉，那真的是我多此一举结果才会……」

「同一件事不用说那么多次。而且我也没有在意。」

「咦？」

「那是你自己努力思考而行动的结果吧？嗯，虽然结果是扑了个空，不过你努力尝试的举动就算有值得夸奖的地方，也没有必要受到任何责备。对我来说是这样。」

「日……日南……」

心胸还真宽大……

「重点是我给你的课题。要是你一直挂念做出奇怪举动的事，而没有确实做好课题的话我才会生气呢。」

「啊，嗯。那个我算是有做啦。是说靠自己努力思考分析的事吧。」

「那就好，毕竟还有三天，那部分就等到最后再一次听你说吧。那么，今天讲到这边就可以了吧？」

「啊，稍微等一下。」

「嗯？还有什么不瞭解的地方吗？」

「不，不知道该说是不瞭解的地方……还是该说是事件。其实昨天回家路上有点……」

「……怎么了？」

我稍微看了一下带著警戒气氛的日南就别开眼神，开始说出昨天发生的某件事。

＊　＊　＊

「掰啦——」「掰啰——」「明天见——」

包括我，总共有六个人从学校走到了车站，接下来就是各自搭上回家方向的电车。

「啊，电车来了，我搭这班。」「啊，我也是！掰啦——！」「掰掰——！」「明天见～」

就像这样大家各自往该去的方向解散。日南跟我是反方向，搭上刚才的电车离开了。也就是说，接下来我必须在日南不在的情况下，跟搭同向电车的人们对话。

说是这么说，日南也不是没有顾虑到这点，而是说过「嗯，只是电车里的十几分钟的话没问题的。深实实与大地跟你搭车的方向一样，所以他们两个应该多少会跟你说上话才对。他们两个都跟你在不同站下车，而且深实实也在啊。」这番话。彷佛理所当然地掌握在场所有人下车的车站这件事令我感到战栗，同时也让我觉得安心。

然后电车到了，进到车内。就像那家伙说的一样，因为那两人如同社交能力的化身，在车内多少是有说上话。尤其是深实实会三不五时把话题传到我这边来，然后我拚命有一句没一句地回应，深实实就会从中找出有趣的地方而自己笑起来。就像在家政教室那时一样的感觉，并不会有被当成傻瓜嘲笑的感受。

所以我在深实实身上，感受到她在对话这方面有跟日南差不多厉害的实力。

然后我到了离我家最近的车站。这样子今天的任务就结束了！我心里这么想著。

「啊，我要在这里下车，那就先这样。」

「啊，是这样啊！我也是喔！好啦，一起回去啰～」

「咦！？」

同一站！？稍等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日南同学？

「喔，那再见啦。友崎，你可别下手喔～？」

等一下！在这超乎预料的疑惑瞬间开这种不好笑的玩笑干么！

「不、不会，下、下、下、下手的啦！」

「慌成这副德行……这该不会就是，小女子我七海深奈实的贞操危机吧！？」

「啊哈哈哈哈哈！别闹了，门要关起来啰，掰啦。」

我跟深实实一起走出电车。

「咦，深实实真的是要在这里下车……」门关上了。「……真、真的是呢……」

「咦，没错啊？怎么问这个？」

「啊，没，该怎么说呢……什么都没有。」

＊　＊　＊

「你没搞错车站吗？」

我一追问下去，日南就露出了纳闷的表情。

「因为……深实实是在北与野站下吧？然后，你是在大宫所以应该不同站……」

「我也是北与野站下啊！」

「咦……？」日南发出这声音后更加深思，然后带著一副豁然开朗的表情而抬起脸。「……你顾虑到了没必要特别在意的事呢……这在我的计算之外，没想到我会弄成这样……」

「你是在说啥啊？」

「我之前有说过吧？要在最近的车站。」

「所以，是指什么啊？」

「就是说，nanashi跟NO NAME网聚的时候，我说过要在离你最近的车站会合啊！」

「……啊！」原来是这样啊！当时我并没有指定离我最近的车站，而是顾虑对方而选了交通比较方便的终点站。所以她误以为那就是离我最近的车站……

「唉，就算后悔也不会有什么结果。这件事我们就都付诸流水吧……那么，后来怎样了？」

「啊，嗯……」

我在受到催促的情况下，又开始把话说下去。

＊　＊　＊

出了车站走在道路上，我觉得自己紧张到连走路的方式都别别扭扭的。

「我们两个是第一次好好聊呢——说起来，我们有话聊也就最近才开始的嘛！」

「对、对啊。」

「你在紧张什～么啊！抬头挺胸一点嘛，抬头挺胸！」

我的背被拍一下，是超过恰当的界线而非常大力地拍下去。

「好痛！太用力了啦！」

「咦～会～吗～？」

深实实很有精神地咯咯咯笑出声来，给人的印象比平常还要更加开朗。不知道是不是她以她的方式在关心我呢。

「真、真有精神啊，深实实……」

「对吧～？我可是打算只依靠精神跟笑容活下去的喔～」

「啊哈哈，该说那样子很厉害……还是该说好像很累呢……」

「好像很累？」她看向我的脸。表情看起来是觉得不可思议。

「欸……因为啊，也有会无精打采或者没办法露出笑容的时候……不是吗？」

深实实的眼睛眨了眨。

「你在说什么啊！悲苦的时候更要露出笑脸啊！不那样的话不就更悲苦了吗！」

「啊——」日南也有说过那种话啊，身体跟心灵连结在一起之类的。「这样说，的确，没错。姿势或者表情开朗的话，内心也会一样，之类的。」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充满精神并且露出笑容的话，一定会快乐起来的！」

哦，她的想法还真正面啊。我这样想的时候同时也觉得，该怎么说……其实就算没有每天都那么快乐也没差吧。不，说不定是因为我每天都充满太多不快乐的事情，所以那方面的感觉已经麻痹了，不过应该说，人类就算有很多不快乐的瞬间也没关系，之类的。或者该说，好好保护自己的世界才比较重要吧。

我想著这些事的时候就持续著沉默。现在应该是轮到我说话的时候吧，嗯，也对。

「嗯，好像也不是那样？不过啊，这种事会因人而异吧～」

「啊，抱歉，说、说得也是呢。」

气氛瞬时变得尴尬。啊啊啊啊啊！对不起！陷入沉默之后对方都想办法接话了，我的回应竟然还有讲跟没讲一样！这就是社交障碍的威望吗！

「欸欸！我有点在意某件事，可以问一下吗？」

不过深实实还是一副不觉得我那样是失败的样子，带著笑容给我新的话题。她果然很厉害。

「咦？什么？」我这么回覆之后，她的手就像麦克风一样，靠近了我的嘴边。

「就开门见山说了友崎选手！你跟葵之间的关系很可疑喔！？」

我像喷茶一般「噗——」的一下又咳了两三声呛到！

「哦，果然很可疑呢～你那反应。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快说快说～！跟大姊姊说说看啊！嗯～？」

「不，什么都没有啦！」

「真的吗～？总觉得你们莫名地有在使眼色的说～昨天你也是从一开始就把葵叫成日南，直呼她的姓氏不是吗～？」

……有这么一回事吗？说起来，就算有那样好了，一般会在意那种事吗？现充会让人以为只是很开朗，不过观察气氛或者判读感情的技能有时也很熟练所以不能大意。都已经察觉到这种地步了，就算随便瞒混过去，看来也会被揭穿。

「没这回事！关系确实不会说很差啦！不过你想想，日南跟谁都很要好啊！」

「哦！直呼姓氏了呢～果——然很可疑！友崎选手！为什么那时要隐瞒直呼姓氏的行为啊！做了什么心虚的事吗！请开门见山！说出来吧！」

「就说没有了嘛！说起来那个学校偶像日南葵，跟我之间怎么可能会有什么心虚的事啊！」

「的确！」

「喂！」对于立刻接受的深实实，我还是针对她这样的行为吐槽了一下。

「啊哈哈哈哈！真不错！你果然有时候很有趣耶友崎！」

「吵死了，我本来就没打算搞笑，说有时候是多余的。」

觉得紧张感消散了。这就是深实实她说话的风格吗？还是是因为话题跟那个嘴巴很坏的玩家有关才这样呢。

「平常就保持这种开开心心的感觉明明就比较好的说，友崎你啊平常都很阴沉呢。」

「多管闲事……而且啊，我就算有不开心的瞬间也不会怎样喔。」

「……咦——！也就是说？是怎么一回事啊？刚说的！」

她很带劲地攀上了这个话题。咦，该说什么才好呢。

「这……该怎么说呢，我认为正确解答并非仅局限于开心的事……应该吧。」

「咦——！第一次看到有人会说这种话！详细说明！KWSK！」

「KW……？」……啊，是说kwsk吧（注9：kwsk为日本网路用语，即深奈实前一句话「详细说明」的原文「详しく」（读音：kuwashiku）的缩写。）。那应该不是直接念出来的话吧。

「不，该怎么说呢？比如说，我喜欢AttaFami，还有其他的游戏……」

「啊——！听说你玩那个很厉害呢！然后呢然后呢？」

「嗯，呃……可是那跟上学很开心之类的，可以说一点关联都没有吧。不过我就算这样，还是会想要多花点时间倾注在AttaFami上面……」

「嗯～不过会那样不就代表，那个AttaFami玩起来很开心吗？」

「啊……嗯，的确是那样没错，但是该怎么说……应该说我不是为了寻求快乐才去玩AttaFami，而是喜欢AttaFami，然后努力去玩的结果也带来了快乐而已……抱歉，我自己也不太清楚。」

「嗯——不会，我能理解。」

「咦？」

「总觉得那个啊～友崎你那种个性，说不定跟小玉有点像。」

「……咦？像小玉玉？」

我一点头绪都没有……说起来，类似的事也有听日南说过啊。

「嗯——该怎么说，应该是说那孩子不会主动委屈自己，也不打算因为别人而受到委屈吧，啊哈哈，虽然她那样真的很不错就是了，总之，就是有那种个性啦。」

「嗯，是那样没错。」

「啊，友崎也知道啊？比如说，像是那种，就算是委屈自己一下就能轻松度过的情况，她要是没办法接受的话就不会委屈自己喔。她那样真的很厉害～到了可以尊敬她的程度呢。」

「是啊，明明是最近的年轻人却很罕见。」

「啊哈哈哈哈！谈话性节目的大叔出现了！」

「吵死了！」

「啊哈哈哈……嗯，所以啊，我觉得她那样很厉害，同时也会觉得那是我没有的特质～而看著她。毕竟是我的话早就不断地委屈下去了嘛！委屈委屈再委屈，就是要想办法让当下变得开心一点～最后都屈得折来折去了呢！」

「咦，是这样啊。」我之前一直以为她是靠才能，自然而然地做著那种行为的说。

「对啊～其实我是有很多烦恼的年轻女生……不过，大家都是一样的啦。跟小玉比起来的话我根本不算～什么。我的烦恼真的太渺小啰！」

「她确实……感觉还挺辛苦的。」

「对吧——？看得出来喔？所以啊，不停委屈的我一定要守护她才行——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我啊！如何！？让人感动到哭！？很坚强！？」

深实实站在我的正前方大大地敞开双手。

「原来如此啊。」因为我一直在思索所以自然地忽略了她。「那么……深实实觉得怎样呢，应该说，你不讨厌那样吗？」

「咦？忽视我！？说到我啊？一点也不讨厌！毕竟是为了开心才那样做的，当然很开心啊！虽然也有委屈的话会很讨厌的情形啦，但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啊。人生是没有一百分的！如果不委屈点的话就会更难受了，所以就委屈一下！是为了要朝著能更开心的方向前进喔！」

「……原来是这样啊，适材适所吗？」

「对，就是适材适所！你说得真不错耶友崎！委屈是我的工作，不委屈就是小玉的工作了！我们就是这样子走过来的啰！」

「而且还互相扶持。」

「对对，就是这样说，互相扶持！友崎真的很会说话呢！总之——说清楚点的话，感觉应该是我在扶持小玉啦～正确来说是这样！所以我这样子就OK啦！」

这么说著的深实实又开怀大笑起来。

「嗯——对我来说……」

「啊！我要往这条路这边走！啊，你刚才想说什么？」

「啊，没，没什么。」

「这样啊？那明天见啰，友崎！」

「啊、嗯，明天见。」

就这样大动作地挥手，深实实像一阵狂风般地离开了。嗯，想说的话没有说出口不过也没差吧。毕竟可以说是我私自以为的推测，没说出来应该也是正确的选择吧。

——我的感觉是，受到扶持的其实是深实实。

＊　＊　＊

「嗯，你做得还挺不错的嘛。」

日南不带感情地这么说。

「不过，只是深实实把我也有办法谈的严肃话题给炒热起来就是了。」

「也对，说是这样说没错……不过这代表你也有擅长的事呢。」

「……我有……擅长的事？」

那是啥啊？

「家政教室那件事的时候也一样，看来你挺擅长『把心里想的事情原封不动地说出来』呢。」

「呃——？把心里想的原封不动说出来？那不是每个人都擅长的吗？只是维持原样说出来而已耶？」

日南「啧啧啧」地挥著手指。

「那个啊，并不是你想的那样。其实不擅长的人还比较多呢。」

「咦？」

「比如说深实实。她是很擅长委屈自己吧？你觉得她擅长说出自己的想法吗？」

「……啊，这样啊。她擅长的，其实是说出能够迎合周遭的话吗？」

「对。」日南点头。「再来是花火。那孩子应该很擅长吧？把自己的想法给说出来。」

「……应该是。」

「像她那样子的人，有很多吗？还是比较少？」

啊……满少的。原来如此，这样讲让我瞭解了。

「这样啊……原来擅长那么做的人，很罕见吗？」

「对，就是这样。所以这在某种层面上就是你的武器、长处、必杀技了呢。而且，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中战斗，是玩游戏的基础吧？」

「是这样没错。」

「那么，如果你遇到什么困扰的事，靠它就可以啰。把这点好好记住。」

「……我知道了。」

「嗯，刚才说的那些也没什么问题，那就进一步说下去啰。可以说你累积到经验值很幸运吧……接下来要你继续观察对话的方式，不过你有做准备吗？」

「还能怎么准备……这种事不就只能直接上场……」

「你很懂嘛。那么，就要全心全意努力啰。毕竟最后一天我会问你分析的结果。」

——就这样，再次开始了这三天的等级提升兼收集资讯。

周三，午休的学生餐厅。

「昨天有看吗？会让人好奇最后一集到底会怎样呢。」

「不过那个大喊『回来吧！』的片段叫得实在太没感情了，我看到笑出来。」

「啊哈哈哈！我也是耶！那个有够糟的！」

「说起来友崎你眼神飘来飘去也飘过头了吧！根本都没在说话！」

「真的耶好恶～！」

……嗯嗯。

周四，放学后到车站之间的归途。

「啊——说起来，由美子你昨天还好吧？伯父不是疯狂打电话找你吗？」

「对啊！而且啊——！其实我弟才莫名其妙咧——」

「咦，那个小个子吗？」

「对对对！我一开门就看到他在玄关两腿开开地站著啊，上身还挺直咧。」

「搞什么啊好恶！」

「感觉友崎同学也会做那种事——」

「啊哈哈哈！我懂。」

……哦哦。

周五，下课时间的一幕。

「孝宏有没有什么有趣的话题？」

「怎么这么勉强人啊！」

「有吧有吧。」

「呃……那个……啊，昨天我女朋友啊——」

「唔哇要放闪。」

「才不是咧！」

「友崎有没有那种话题……不太可能有吧。」

「啊哈哈哈！真失礼。」

……嗯嗯。

大概就这种感觉。

「那么，觉得怎样呢？」

星期五的放学后会议。每天都被丢进也不怎么亲近的群体之中，除了观察与一点点的实践之外没办法做其他事的四天。身处地狱中的地狱的四天。今天就要做这四天来的统整。

「我心已死。」

「……也是，那就是发出阴沉气场的人的宿命呢。不过，好好锻炼表情、姿势与对话的话，马上就能脱离那种窘境啰。」

「……真的吗？」

「你就把被说了许多坏话这种事当成莫可奈何吧。群体的性质就是这样，只要聚集了五到六人的话……就会有某个人受到牺牲。」

「……我瞭解了。」

「总之，重要的是分析的结果喔。」

「嗯——呃，我是思考了不少……」

「哦。」

超绝现充正等著确认有社交障碍的人靠自己拚命观察出来的结果。真紧张。

——我发觉到的是，对话中的职务分担。

我觉得参与对话的人们，各自有著『主要担任的职务』。

那些职务就是『开启新话题的人』、『把话题扩展开来的人』、『做出反应的人』这三种。

比方说星期一，有过这样的对话。

『我说你听听看啊！昨天在补习班啊……』

深实实每次都像这样从『你听听看啊』、『说起来啊』或者『昨天啊』这一类的句子说起话来。她是在拋出跟之前在聊的话题没有什么关系的开头。对话首先得从这种『开启新话题的人』开始。不过这是理所当然的。

而且，也会有人让刚开启的新话题有著「说到这个的话也有这种情形」或者「那个跟这个还满像的呢」之类的发展。这就是『把话题扩展开来的人』。

然后听到这边，而做出附和或笑出来，有时候也会发出自己的意见，乐在其中的人。这就是『做出反应的人』。感觉就是这样。

然后话题收尾之后，又会由『开启新话题的人』把新的话题给拋出来。

当然，『把话题扩展开来的人』或者『做出反应的人』有时候也会开启新话题，『开启新话题的人』也会有负责聆听的时候。不过，在群体之中，我看得出来每个人主要担任的职务就像是自然而然决定好了一样。而且还有一点，这也是星期一的事。

『唔哇——那个一定是老师故意的吧。』

『果然是那样吧！？』

『深深被喜欢上了吧？』

『咦！？竟然相反！？』

就像这样，桥口恭也与小玉玉主要是担任把话题扩展开的职务。而且，两个人虽然一直都在对话的循环之中，却莫名给人一种没有处在『气氛的中心』的感觉。

『说起来啊，单字背熟没？突然要背一百个很累吧？』

这是周三，某个现充的中心人物所说的话。

我觉得重要的点在，进行对话的人不少都会『让话题扩展开来』，不过开启新的话题这方面，大概都是固定的成员才会去做。以星期一的情况来说就是松本大地、深实实，还有日南。小玉玉跟桥口恭也开起新话题的状况，我几乎没看到。长期来看应该也有开启新话题的时候，但次数明显地很少。所以大概是因为，没有开启新话题的话就没办法给人处在『气氛的中心』的印象吧。

不过，要是问我这代表什么的话我也不知道，但我发觉的事情就是这些了。

「……所以，小玉玉与桥口恭也就是因为没有开启话题，看起来才像没有掌握气氛。大概这种感觉吧。」

日南默默地点头。

「原来如此。你刚说的内容，是那种一般人听了也只会觉得『所以呢？你说的那些有什么意义吗？』而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说、说得也是……」

毕竟我自己也是这么想，所以内心被刺到了。

「——不过，对于像我跟你这样的，要去掌握某种事物的时候，会特别注意其目的与原因的人来说，这可是很大的发现喔。真不愧是你，nanashi。」

受到损伤之后又受到了赞扬。

咦，真开心。感觉她很拿手地用著糖果与鞭子在摆布我。

「是、是这样吗？」

「因为，这样子你也就知道了吧？要让对话顺利进行下去的两个必要的要素。」

……啊，原来如此。真的是知道了。

「是要我把『开启新的话题』与『把话题扩展开来』的能力练好的意思吧。」

「鬼正呢。」

「咦？」

「所以接下来的重点就是，要怎么做才能让那两方面都练起来喔。」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已经第三次啰，那个鬼正的说法，到底什么意思？」

「……」

不说话了！

「……也好，都第三次也没差了，我放弃啦。那是口头禅。有时候不小心就会说出来。你不知道吗？我小时候很喜欢那个，怀旧游戏『去吧！拚命射击的噗因』的噗因的台词。说实话，因为挺丢脸的所以我之前都一直想办法瞒混过去，不过真的太麻烦了。就算我想办法不说总有一天也是会说出来，之后我就会常常说啰。所以你可以不要每次都对我吐槽吗？结束。」

这、这家伙是怎样。突然这么严肃说了一堆又自己收尾。

不过说起来。

「啊，是噗因啊！之前就觉得在哪里听过！我想起来了！你喜欢那个啊！」

「……嗯。竟然会知道那个，身为日本第一的玩家还真不是盖的。大家都不太知道那款游戏呢，明明就是很棒的名作！」

日南的音色罕见地雀跃起来。

「真的！小时候我有在朋友家玩过。小猪噗因挺可爱的啊！说是『如同魔鬼，正确无比！鬼正！』……那是一款好游戏。」

「是啊。一开始还让人以为只是普通的角色游戏（注10：一般指其他媒体的作品改编的游戏，或者以角色魅力为重的游戏。），其实是以当时的硬体规格很难联想的拟似3D轨道射击游戏（注11：原文为「奥スクロール」，指的是游戏中背景移动的方向一直往玩家后方（类似坐云霄飞车的感觉）。这种方式的射击游戏日文称为「奥スクロールシユーティング」，英文对应的词为「Rail Shooter」，故译为轨道射击游戏。），技术上也很厉害呢。不过就算这样，还是有像在刺激童心一般的独特世界观和可爱的角色！真的是一款非常棒的作品啊。」

日南露出如同少女一般纯粹且愉悦的笑容而如此说著。原、原来她也能做出这种表情。

「对啊，真的就像你说的。」我一边别开眼光一边说。

「你还真内行耶！噗因就这样把我带进游戏的世界……说起来——」日南像是突然发觉某件事而把脸从我面前别开，咳了一声清喉咙。「话题，扯太远了。」

或许是因为在聊喜欢的东西而很高兴的关系吧，脸颊有一点点泛红。

「啊，嗯。说得也是呢，呃——」

「刚才是说到要怎样拿手地进行对话，没错吧？」

日南她失望地拉回原本的话题。她看来有点不满地两手环胸。

「是啊，那噗因的事就找时间再聊吧。」

「好，那就言归正传吧。所以……你知道吗？让对话顺利进行的方法。」

「嗯……应该是，模仿擅长对话的人之类的吧？」

「鬼正。」

「这么快。」

「既然你都发觉那两方面很重要了，接下来就是观察擅长那两方面的人都怎么做，并且去模仿就行了。毕竟你瞭解重要的点在哪，就知道该著眼在什么地方了吧？」

「原来如此。确实是那样。」

「顺带一提，刚才就一直在说的『气氛』，你知道是指什么吗？」

「呃——？『气氛』是指什么吗？」

……她这么说了之后，我也只想到有些人会自然而然莫名地掌握著气氛，或者气氛很糟之类的，但要问我气氛实际上是指什么的话我也不太清楚。

「……不，我不晓得。那是啥？」

就老实地问吧。

「我说啊。所谓的『气氛』指的就是『只限当下的善恶基准』喔。」

呃——『只限当下的善恶基准』？

「什么意思啊？」

「我想想，说得简单点的话就是，怎么做才会被当成好事，还有怎么做的话会被当成坏事的基准。而且是只限当时的群体之中。来，比如说，如果有只要场子愈热络就愈会受到赞扬的群体，反过来也有就是讨厌大学生那种热络感而且觉得那样很逊的群体吧？像那样的好坏的基准就是被称为『气氛』的东西。」

「啊……原来如此。」

虽然不是很清楚不过我觉得我有听懂。而且，深实实就是容易被那种东西牵著走，小玉玉就是完全不会受到影响，这点我也很能同意。

「就像那样，在其他的地方无法普及，只在某个群体中才会成立的善恶基准，就叫做『气氛』。」

嗯。

「……虽然应该是有听懂，不过也觉得只听了你刚才说的那些好像也没有完全理解。」

「没关系。这是比较深入的话题。以现在的等级来说还没那么重要。你只要想说总有一天可能会派上用场，以这样的程度记起来就可以了。现在只要能模模糊糊地感受到『气氛』就足够了。」

「这样就行了吗……我知道了，那我就这么做。不过，我还没听到重要的事喔。」

日南露出不怀好意的微笑。

「哎呀，你是指什么？」

「单纯模仿擅长那么做的人的话，自己不就没办法真的练好了吗？该怎么说呢，像是身体会跟不上……或者说想做的动作，有时候会因为基础能力的差距而没办法去模仿吧。」

对，就算要模仿擅长做某件事的人的动作，归根究柢来说也是会有做不到的时候啊。至少玩游戏的时候，做不到的状况会很多。因为操作技术上有差距。

所以拿对话来说的话，想在这个时候开启新的话题，或者想在这个时候做个适宜的吐槽之类的，如果没办法心里一想就马上做出来的话，我觉得就是因为『操作技术上有差距』而无法模仿擅长对话的人……不过，在这个层面上，『人生』确实也是一款游戏啊。

「真不愧是你。就像你所说的。也有锻炼技能的必要。」

「没错吧？不过那个也没办法一朝一夕就学起来……」

「话说回来，那可是最简单的喔。」

「咦？简单。」

「对，很简单。」这么说的日南像是满愉快的一般，竖起右手的食指。「只要背起来就行了。」

「……背起来？」

「对。很简单吧？」

日南露出像是恶作剧般的笑容。她在戏弄我。

「好好说明一下啊。你指的是什么？」

「说起来很单纯。」

日南从书包里拿出笔盒，然后再从笔盒中拿出单字卡册，开始一张张地翻动。

「那什么啊？」我一边这么说一边看向日南手里的单字卡册，然后吓到了。「……真的假的啊你，那是……」

在那单字卡册上写的东西。举例来说就是在『二班的中岛健太郎的弟弟的话题』这张卡的背面，写了『游刃有余地说了会考上国立大学的国中部但连应考都没去』。在『五月中旬妈妈对我说的事』这张卡片的背面是『明明很会读书身上穿的衣服却看起来笨笨的』。在『连续剧《秘密的父亲》第三集笑出来的片段』这张卡后面写著『菅原悠介跌倒的片段，为了不受伤而对跌倒方式太过费心，看起来就像是搞笑短剧一样。』……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那些卡串成了一本算是满厚的小册子。

「对不对？挺单纯的吧？」

她露出了微笑。好可怕。

「你是……都背起来？把话题背熟？」

「对。」

如同般若鬼面一般贴在脸上的笑咪咪表情。

「不，这应该怎么说，脑袋出问题了吧……」

「你说这什么话。这就跟把RPG装备的攻击力防御力的数值全部记起来，还有把育成战斗型游戏的每只怪兽的固有能力值全部都记起来的做法是一样的啊？」

日南一边这么说一边打开给我看的大型笔盒之中，有著想必跟刚才那个的用途一模一样的好几本单字卡册，大量地塞到没半点空隙。

「唔恶……」

「你发出什么丢人的声音啊。这样的话，就不会没有话题能用了吧？」

是这样没错……不过一般人看到这个的话只会退避三舍吧。

「……嗯，不过你真厉害啊。这么做的话确实是不怕没有话题可以说……」

总之就这样，我算是接受了。

「所以，就是要我也、这么做，没有错吧？」

我稍微先做好心理准备。

「这是当然的啊。不过，并没有特别限制做法。就算不是单字卡册也没关系。你也不是不会念书吧？既然这样的话，就用自己做起来比较轻松的方式，把话题都背起来就可以啰。」

「我、我知道了。」

「那么，关于对话的指导总而言之就是这样啰。」

「啊，等一下，我还有不太瞭解的地方。」

「是什么？」

「就算我能够把话题背起来好了，你想想，我跟人说话的时候每次都会大舌头吧？那应该要怎么处理才好啊？啊，是要练习说『不好意思』吗？」

「……那个你要习惯。」

对于我的问题，日南用手指压著额头，并以厌烦的音色回答我。

「而且，就算是要练习，对同年的学生说话的时候也不应该讲『不好意思』吧……」

「啊，的、的确是这样。」

日南说了「真是的」并且叹了一口气，同时也把单字卡册收进笔盒，而把笔盒收进了书包。

「呼……总觉得今天好累啊。」

「也对。今天谈了很多新的东西，你也说了很多自己的想法。不过，今天我们两个聊的有很多都很重要，所以你回家之后，还有周六、日的晚上之类的，要记得再复习喔。」

「复习？只要回想起来就可以了吗？我是觉得我有好好记起来……不过也是会不安啊。」

「嗯，我就想说会这样。这个给你。」

日南从胸前的口袋里拿出来的是手掌大小，细长且有播放钮与录音钮的某种机械。

「……录音机？」

「就是所谓的数位录音机。今天我们在这里的对话，我从一开始就全部录下来了。」

什么时候做的。

「哈哈，准备得真周到……咦，说起来，你是特地去买这个的吗？」

「是我本来就有的东西喔。毕竟这可以用在很多地方。这次只是暂时借你而已。」

可以用在很多地方，是会用来做什么啊……从单字卡册的用法来推想的话，总觉得那东西也是用在很可怕的地方所以问不得。日南说著「给你」并且把那东西拿给我。

「谢、谢谢。」

「资料夹已经分好了，那个资料夹里面只有这段录音而已，只要按播放钮就能直接听了。耳机也可以插进这边使用。」

「暸、瞭解了。」

这种细微的顾虑想必也是现充中的高手的招数吧。

「好了，接下来要说明天得做的事。」

「咦？明天？不对，明天可是星期六喔？」

我们高中星期六是不上课的。

「对，所以才要做事啊。还是说有什么别的要事呢？你有吗？」

「不……其实并没有。」很懊悔就是了。「要做什么？在家自行练习？」

「并不是那样。」

「嗯？」

然后日南像是理所当然一般地说了这句话。

「早上十一点到大宫车站集合。我要你陪我一整天喔。」

约会……！？虽然我想不是这回事啦，咦！？

第一卷 4 第一位伙伴是女孩子的话就能暂时以约会的心情去冒险

然后到了当天。我抵达了要到池袋或者新宿之类地方太麻烦时做出妥协而到访的都市之中，号称日本最大规模的城市，大宫。顺带一提，要是能在大宫把事情办完却还跑到池袋，而且被县里发觉的话，就会被视为背叛者而遭到埼玉县的吉祥物Kobaton处刑。

「呼……呼……等很久了吗？」

「没，我才刚到。」

就连朗读软体都还更有抑扬顿挫喔。她以这种程度不带感情的口气表现怒意。

「真的对不起！」

迟到了一分钟。

「……算了，反正你一定是没半件能看的服装，却还想办法尽量不让自己看起来会丢脸，所以才费尽心思了吧。真无聊。」

「……你还真清楚啊。」

被人正确无比地看透到这种程度，就连消沉的心情都出不来了，就是这种程度的准确答案。

「嗯，网聚会穿成那样就过来的性情啊，看来是有点进步了呢。」

「真啰嗦。」

重点不在那边，光是『在街上走在日南葵的身边』这件事，就已经夸张到会让我那样了啊。这家伙到底懂不懂这档事的重大程度啊，我可是尽力去顾虑了耶。

「好啦，那我们就走啰。」

「先等一下。告诉我一下啊，今天的目的是什么。」

毕竟我什么都没听说就被叫来集合了啊。

「也对……反过来说，你觉得是什么呢？为了成为现充，而来到大宫的理由。」

「咦？猜谜吗？」

是要我自己想一想就对了。原来如此。呃——

我一边思考著，一边看向站在会合点『豆树』（注12：原文「まめの木」，是大宫车站中摆放的金属制大型艺术品。）前方的日南。

——不过一般来说，有人会像这样只是单纯站著就给人非常非常姣好的印象吗？下襬很长的蓝色大衣？的下面穿著像是一件式洋装，看起来上下一体又像T恤？的衣服，尽管普通却异常地很适合她。她整个人的姿态可以用可爱也可以用美丽来形容，归根究柢，我还是不知道这是因为素材本身良好，还是她选衣服的品味很强。总而言之，至少我能感受到她散发的气场会让人觉得，如果亲眼看到艺人的话应该就是这种感觉。

我想著这些而愣愣地观望著日南的时候，就听见了在斜对面等人的，看起来像学生的两个男生小小声地说著「那是……日南……？」「……真的耶……」这样的话而看向这边。咦，我刚才是想过亲眼看到艺人怎样的啦，该不会这家伙真的是……？不，以这家伙过人的规格来说也不是不可能喔。

「……欸，日南，你该不会是艺人吧？」

我小声询问忧愁地站著的气场团块。

「怎么突然问这个。」

「不，刚才斜对面的人……」我对她说明。

「啊……也对，虽然不是艺人，但也算是名人吧。尤其在这一带地区。」

「名人？说不是艺人，到底哪里不一样啊？」

「我没有演艺圈的活动，不过却很有名。」

「什么意思啊？」

「嗯，全国模拟考我一直保持前几名，去年也有稍微在全国的田径赛露脸过……然后再加上我这副外表的影响，算是有一定程度的名气。」

全国模拟考前几名还有参加全国田径赛之类的，一般人全心努力也得花上好几个小时等级的自夸，她就这样一口气流利地对我说完而让我觉得好耀眼。

「先等一下喔。我是觉得你很厉害没错，不过有到那种程度啊？」

我还以为顶多就是不会输给校内任何人的程度，竟然是全国等级的喔。

「我不是一直都在说吗？不管什么领域我都有不会输的自信。」

她这句话没有在自夸的感觉，而是以「真是的，还真麻烦耶」这样的口气回覆我。

「……到底要怎么做才能留下那种程度的成果啊。」

「没什么特别的。只是不管在什么领域，都比其他人还要多想一点，而且比任何人都还多花一点时间去努力罢了。这些不重要，你快点想。」

不，你讲的那些听起来很容易可是实际上……

——我说不定正跟著一个，比我一直以来想像的样子还要更威猛的人一起行动。

「来这里的理由……是要适应……人山人海的环境？」

「你还真是……比我之前以为的阶段还要低很多也说不定……」

日南就像很傻眼一样地按著太阳穴。

＊　＊　＊

她首先带我去的地方是书店。可是为什么是书店呢。

「欸，来这里要做什么啊？」

「念书……应该说，要决定方向性。」

「方向性？」

日南快速地直接走向杂志区，在时装的区域停下了脚步。

「如果你要教外行人怎么打AttaFami的话，会指定要用什么角色吗？」

我已经习惯这家伙突然说起游戏的话题了。

「不，不会吧。不过要是选到玩下去就会陷入劣势的角色的话，还是会阻止他就是了。但是基本上啊，我想我会让他用他喜欢而且他操作起来很轻松的角色。应该会告诉他，就某个程度来讲那个角色很好用之类的。」

日南点了头。

「没错吧。那，为什么要那么做？」

「因为，那样玩起来才开心啊。要是玩起来不开心的话就会减少动力了，把眼光放远的话最后可能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喔。」

「嗯，正是如此呢。要来书店也是一样的道理。」

「……什么意思啊？」

日南拿起一本男性时装的杂志，翻了开来。

「来，说说看你觉得哪一种时装穿搭比较帅气？只靠直觉决定也没关系喔。」

她一边这么说一边快速地翻著页面。

「就算问我哪一种我也很难回答啊。」

「今天就要参考你选的穿搭去买衣服。说说看，喜欢哪种？」

「……啊——原来如此。」

也就是说，要选择我最喜欢的角色啊。

「不过，由我来选好吗？搞不好，会没有品味还怎样的……」

「没关系。毕竟这种杂志上刊的，大多都是不管选哪一种都很时髦的服饰。不过，我想应该也有不适合你的服装，要是选到那种的话我会阻止你的。」

「原来如此。」

不过这样看下来还真的是每一套都很时髦啊，以我的眼光来看不管哪套的门槛都太高了，应该说我还不够格吗？低声著「嗯——」而大概花了五分钟，然后指向我觉得「嗯，这套应该还算中意吧？」的时装模特儿，真的就是以灵机一动的程度去选的。

「我不太清楚，但应该是这种的吧？」

我一点自信都没有。而且一指下去才发觉，上面写著「外套（￥44，800）」之类的。啊——这可是没办法下手的啊。

「原来如此，是这个啊……嗯，没关系喔。」日南这么说之后就阖起杂志，开启智慧型手机的地图App。

「那我们就走啰。」

「咦？要去哪？」

「这还用说吗？当然是去有卖刚才选的穿搭衣服的店啊。」

我、我可没那么多钱喔！

然后我抵达的是，我至今所存在过的空间之中最时髦的一个空间。服饰店原来是这种感觉的啊……途中受到她「来。」这样的指示，差不多以恐吓占了一半的心境从ATM提了钱出来。可是我那少得不得了的所有财产，要是买了刚才选的那件外套的话几乎就会花光，这点让我很担心。

「我说啊，日南。我没那么多钱，根本买不起很贵的衣服。」

「不要紧的。」

日南把外套拿给我。

「不，四万的话我真的付不下……咦？」

视线前方的价标上所写的数字是（￥9，720）。

「咦……你不是说，要去刚才选的穿搭有用到的服装的店？」

「对，我是那么说了。」

「那、那么为什么……同一间店里的价差会这么大啊？」

「不是喔。这是刚才选的穿搭的，外套底下那件衬衫的品牌喔。」

「……啊——是这么一回事。」

也就是说，她刚才并没有说要去卖那件外套的品牌的店吧。干么做这种像是陷阱题一样的事啊。

「时装杂志大致上都会写刊登的衣服的品牌名称与价格。找到自己觉得时髦的穿搭之后，就会去看价格的部分。然后就去寻找『啊，这个的话负担得起』的价格的品牌，再到那里去找就行啰。」

然后，如果都是很贵的品牌的话，再找看看别的穿搭，以这种方式找下去的话一定会找到的。

「这样的话，大致上都没有问题。今天你选的穿搭里面，只有用到这个品牌的一件榇衫，不过杂志上会刊的那种穿搭，就算只是一件榇衫，也会选择确实能够配合整体的品牌来用。所以，同品牌的其他衣服就当成也会合乎喜好就可以了。」

单纯明快啊。

「……的确，这样的话我也可以做得到啊。」

「哦，挺不错的嘛。已经有志气到会觉得自己一个人也要拚下去了。」

「所以之前不是说过了吗，我面对游戏的时候可是不会放水的。」

「的确是这样呢。」

日南看起来心情还挺好的。

「……不过，重要的部分你还没教我喔。」

「是说选择的方式吗？」

「对啊。有那么多件的话就不知道哪件才好了。要怎么选才行啊？」

「哎呀，那可是最简单的喔。」

「简单？不不不，所谓的衣服啊，不是要完全活用品味与经验而去选的吗？我不觉得会有那么简单的攻略方法……」

「这是当然的。要是不完全活用品味与经验的话，就很难分辨出时髦的服装了。所谓的时装，并不是那种一朝一夕就能熟悉的东西呢。」

「……那么——」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打断我的话的日南，一边指向斜上方一边这么说。

那个方向有穿著T恤与上衣跟短裤的东西，就是所谓的……

「那是假人模特儿啊。」

「那你知道了吧？」

一直指著假人模特儿的手指就维持原样而突然朝向我，接下来说了这句话。

「要把这套全部都买下来喔。」

——听了之后倒是挺单纯，而且像密技一般的东西。确实是如果这样做的话应该就不会有错的作战方式。

「你觉得这个假人模特儿身上的穿搭，会是谁想的呢？」

「应该是，这间店的，店员吧。」

「对。服饰店的店员啊，很多都比外面的一般人看起来还时髦吧？不如说，就某种程度来讲，不对自己有自信的话就没办法胜任。」

「嗯，也对。如果是我的话要当卖衣服的店员实在有够难。」

「所谓假人模特儿的穿搭啊，就是那种对服饰很有自信的店员，为了卖出店里的衣服，做为摆在店里展示的『广告』而用心想出来的东西喔。」

「……原来如此。」

「而且大概也有聚集几个人一起谈论之类的吧。是几个时髦的店员特地讨论喔？你不觉得，不管怎么想都不会有问题吗？」

「这样说……也对。」

她说的话我同意了。

「懂了吗？刚才说过，所谓的时装与时髦，要是没有完全活用品味与经验的话，就很难去选择吧？」

「对。」

「这样的话，就把时髦的人完全活用品味与经验的结果，原封不动地借用就可以了。就只是这样喔。」

「……原来如此啊。」

确实，AttaFami也是一样，要练到拿手的捷径最重要的就是先抄别人，模仿技巧高超的人。

「然后就只要依照那种穿搭，原封不动地穿起来就行了。照这种方式买个几次之后，就能逐渐抓到感觉，而建立不用买假人衣服也能靠自己选的品味啰。」

「我知道了……啊，可以问一件事吗？」

「问什么啊？」

「买假人衣服的意思，是说买这套衣服会送假人吗？」

「……白痴啊？」

不是否定也不是肯定而是『痛骂』这种回答，让我发觉自己搞错了。

然后因为店里的假人有三个的关系，我被催著从里面选一个喜欢的，后来就顺理成章地以直觉选了其中一个。

「……那么，你去试穿看看。」她怎么这么乾脆地说出这种话来啊。

「咦！？试穿！？」

等一下我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是要去对在这种时髦空间里栖息的时髦人类搭话问说能不能穿这个吧！？那种事我当然做不到啊！

「你干么吓一跳啊。自我意识过剩。对方什么都不会在意的，快点去试穿。」

「你先等等啊！不是买假人身上的衣服就不会有问题了吗！？那么就没有试穿的必要了吧！」

「穿搭是那样没错，不过还有尺寸的问题啊。虽然说，你的体型选M号的应该是没问题啦，不过还是多少要试一下，当成今后的参考。」

「可是……不过，唔……」

她一说尺寸会怎样之类的就已经到了我不理解的世界，所以没办法反驳。

「快去。」

「是、是我要去说吗？」

「这是当然的啊。今后你一个人去买衣服的时候好歹也是得试穿看看的喔？就当成现在要做练习好了，你要自己去说。」

「今、今后也要做吗……试穿。」

「对。」

像是多说无益一般地严厉的口吻。看来只能上了吗……

「……该、该、该说什么才好啊……？」

我的声音在颤抖。这怎么回事啊，客观来看完美地逊毙了。

「我想买那个假人身上的一整套衣服，可以试穿看看吗？之类的，说什么都行啦。」

「咦？呃——我想买那个假人身上的……接下来呢？」

「一整套衣服，可以试穿看看吗？」

「我想买那个假人身上的一整套衣服，可以试穿看看吗……这样OK？」

「可以。」

这种给人添麻烦的行为已经到了会让人想到看护或者复健一类词语的等级，所以真的会觉得内疚。

「……我想买那个假人身上的一整套衣服，可以试穿看看吗……好。」

做好觉悟，要前去对店员搭话了。哇，是个年轻女生耶，绑马尾而且脖子后面很美。咿。

「那个！不好意思！」

好，到这边都还很顺。

「是——」

「呃——那个、那个——」我一边说著一边指向刚才选择的假人模特儿。

「是那边吗？」

「是的。那个……请给我那个假人！」

你看吧就是会这样。变成像是想要假人一样了。糟透了吧。可是……

「……呃——是要买一整套假人身上的衣服，没错吧？请问您要试穿吗？」

「麻、麻烦你了！」

由于店员小姐的内心宽广，虽然与预想有所不同，不过顺利达标了。

就这样子经过一番迂回曲折，试穿后的结果也得到了日南的认证，以差不多三万的花费做为交换而得到从头到脚一整套的时髦服装。

「欸欸！你现在就穿这套嘛！」

结完帐之后，离耳朵很近的地方传来了开朗的音调。是谁啊？虽然我这么想，不过也只有她了，是装成乖宝宝时的日南的声音。

「这位客人，您要穿吗？」

「要吧！」

完美无缺的笑容正朝向这边。她这样的行为只会代表『给我穿起来』而已。

「……啊，那就麻烦你了。」

然后店员小姐说了「那请到这边来」带我到试穿室，而我就换衣服了。身上本来穿的衣服，就由店员小姐折叠后放到袋子里头。一走出试穿室就被说「很适合您呢～」之类的话而让我有点害羞。

我觉得服务真的很好而感到佩服的时候，那位店员小姐跟我擦身而过，用日南应该听不到的音量在我耳边细语「您女朋友真的非常可爱又很棒呢，多珍视她一点会比较好喔」，无论是声音还是露出来的微笑都令人觉得像个小恶魔。

「不，我们不是那种关系！」我慌张地否定之后，她就对我说了「啊，果然是这样呢」。果然是怎样啦，喂。虽然是事实不过，喂。

然后。

「那么，离发廊预约的时间还有一阵子。」

「……已经连预约都搞定了啊。」

我对这家伙贯彻到底的计画性也已经不会有多惊讶了。

「对，那么，就顺便消磨时间……我们去吃个饭吧。」

噗通。虽然会是这样的场面也说不定，不过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啊真是的。

「嗯，好啊，我刚好也有点饿了。要随便找间家庭餐厅吃吗？还是都难得来大宫了，去吃点有大宫风味的东西怎样？不过也没什么东西是有大宫风味的啊。如果有埼玉饭丸（注13：原文「さきたまライスボール」。）之类的就好了。哈哈。」

我开的玩笑一拋出去，不知为何日南就对我投以接近轻蔑的眼神。顺带一提，埼玉饭丸是用了米磨成的粉做成的埼玉名产的面包。就像日本是以米、东南亚的一部分是以芋头为主食一样，埼玉人把埼玉饭丸视为习以为常的主食。

「你啊，现在可是要跟女性，而且是跟那个日南葵一起去吃饭喔？你觉得去那种一点气氛也没有，随便就能找到的家庭餐厅就可以了吗？」

「不不不，已经不是那种感觉了吧，我跟你之间。」

「别说了。这附近有一间汉堡排专卖店。」

「哦，你有去过吗？」

「没喔。」

「嗯——那么，是怎样？有什么只有卖汉堡排的店才能做的特训之类的吗？」

「并没有啊。」

「咦？是这样吗？那为什么要去汉堡排专卖店？」

「只是我想吃而已呀。」

「咦？就这样？」

「……是啊。」

「只是想吃汉堡排而已？日南葵想这样？」

「……怎样？不行吗？」

「不，并不是不行啦……」是我自然而然以为她又准备了什么训练项目所以才选了那间店。「原来你喜欢吃汉堡排啊。」

「你很烦耶！是要说几次啊……那间店在朋友间的评价还不错。快点过去啦。」

她这么说之后就朝著目标一步一步地走过去。哦，因为想吃所以要去吗？这家伙也有这种性子啊。嗯——令人意外。

后来日南带我来的汉堡排专卖店，是一间看起来挺适合「彷佛森林中的藏身处的店」之类的宣传词，小巧又让人觉得可爱的店。店外有著一张桌子，阳伞底下是木制的圆桌，桌旁放置著两个仿断木的椅子。是很适合形容成「简直就是童话世界」的外观。

我跟日南走过店外的位子而进去店内，在只有两个位子的桌位坐了下来。我大略看了一下菜单然后「嗯，就点这个吧」这样迅速地决定要点的餐，接著便等待日南想好要点什么。不过等了三分钟左右，日南还是一脸认真的样子，默默地面对著菜单。

「……该点哪个才好。」

「你犹豫真久啊？」

「你一脸决定好的样子呢……选了哪一道啊？」

日南罕见地用有所顾虑的语气说话。毕竟这家伙像是会有「对于你要点什么我半点兴趣都没有，我只是在选我想吃的东西」这种程度的想法的人，所以我有点意外。

「嗯。这个，番茄起司汉堡排。」

「这样啊。对，那道也不错啊。确实是那样没错啊……」

她一边以指腹按著嘴唇，一边像是在寻找犯案证据一样，面色险恶地低吟著。

「日、日南……？」

「欸，友崎文也同学。我这里有个提案要你听一听。」

「嗯？」

罕见地以全名叫我让我有点疑惑。她的表情非常地认真。

「听好啰？我要点这个和风酱起司in汉堡排。所以……」

「嗯。」

「我这道，跟你要点的番茄起司汉堡排各分一半，这样如何呢？」

日南把这种事讲成好像非常重大的事件一样，沉重到彷佛是判断出之前没有头绪的凶器一样。我差一点就不自觉地噗一声喷笑出来。

「……你在笑什么啊？令人不愉快。」

「啊，抱歉。」我这样说的时候又有点要笑出来了。

「想吃番茄起司汉堡排，也想吃和风酱起司in汉堡排。只是说出在这种状况之下的合理提案而已喔？我可没做什么会被笑的事。」

「说、说得也是呢。就这样吧，就各分一半好了。」然后我想到了之前去义大利面餐馆的时候日南吃的菜色——培根蛋义大利面。「你啊，很喜欢起司喔。」

「烦死人了！我喜欢什么都没差吧！那就当成已经决定餐点要平分啰……你是要笑多久啊，真让人不愉快。快点点餐啦。」

再笑下去就真的很失礼了，所以集中精神来压抑笑意，照她所说的点餐。

一边喝著拿过来的水一边等待汉堡排的到来。

「说起来，数位录音机你听了没？」

昨天日南给我的，录下放学后反省会声音的数位录音机。毕竟是复习用而拿来的东西，昨天睡前还是从头到尾听了一回。

「嗯，有听了。」

「觉得如何？有察觉什么东西吗？」

「察觉的东西？」

虽然是这么说，但是就是当天放学后说的话在当天晚上再听一次，内容也几乎全部都记得，就算问我有没有察觉什么也……

「也对，说不定我问的方式不好。你有没有发觉什么『内容以外』的事呢？」

「内容以外……？啊。」

「有吧？」

「……声音。」

对，有察觉到。说话的内容几乎都跟记忆中一样。只是，只有一件事跟自己的印象不一样。

「我的、声音，应该说，说话的方式？跟我想像中的完全不……」

「没错吧。」

她的口气像是一直在等我这么说。

「对。虽然常常有人会说自己的声音跟自己的印象会不一样之类的，不过因为长时间听了那么自然的对话……才让我有点惊讶。我说的话也太小声太细碎了吧。」

「……嗯，自己听一次就能察觉到那点呢。这样的话就有药医了。」

「是这样吗？」

「对。这番话不管对音痴还是怎样的人都可以说。既然你已经察觉自己发出来的声音很怪的话，只要反覆练习就能改善了喔。至少能改善到一定的程度。」

「原来如此。」

我觉得之前也听过类似的话，说是不知道哪里有问题的话才是真正的音痴。

「……不过你讲话真的特别小声又细碎，做个训练加以矫正会比较好。」

「我、特别小声又细碎吗？」

「对。你说话的方式听起来会小声细碎，是因为你太过依赖话语了。」

「太过依赖话语？」

「比如说，我在说明某件事的时候，你有时候会说『原来如此』或者『是这样吗？』之类的话，在话语上添加各种样式吧？」

「咦，有吗？」

「就是有啊。或许是下意识那么做吧。我想，应该是怕一直说同样的话会失礼之类的意识在运转造成的……重点是，话语本身是有所转变，但音调是一样的。」

「音调一样？」

「对。也就是说像表情、抑扬或者肢体动作之类的，你在对话中不太会用到那种东西。你一直保持同样的抑扬与音色。」

「啊——」

说不定就跟她说的一样。

「所以才会那样。那么，在这段吃午餐的时间，我要给你一项课题。」

「课题？」

「对。而那个课题就是——」

「嗯。」

「——接下来你对我说的话，只能用『AIUEO』（注14：日文五十音前五个音「あいうえお」。）来附和。」

「只能用『AIUEO』来附和？」

那样子怎么能训练到音调啊？

「看来你没听懂呢。听好啰？只能讲AIUEO的意思，就是只能说『啊』、『哦』或者『咦？』之类的话而已喔。」

「嗯，是那样没错……啊，现在还不用那样吗？」

「现在先不要没关系。而且啊，你知道对话语做那种限制的话会怎样吗？如果你要在那种状态将自己的想法传达给对方的话，一般会怎么做？」

「……啊——原来如此。」

「只能以表情与语调，还有声音大小跟身体的动作来表现感情了吧？」

「……确实是那样。」

「也就是说。」

这么说著的日南，先以可怕的口气皱起眉头而说出「啊？」。

接下来，以像是发现什么东西一样的口气睁大眼睛，说了声「啊！」。

再接下来，她摆出像是「原来如此～」，看起来有点迟钝的表情说了「啊～」。

最后她以很强烈的声音，两手抱头说了声「啊——！」。

「……像这样，就像你看到的，光是一个『啊』就有许多的表现方式。你只要习惯像刚才那样，能自然而然以抑扬、肢体动作、表情或者声音的大小来传达心情的话，就能消除那种小声又细碎的说话方式了。」

「……你还真拿手啊。」

首先注意到的是她那莫名厉害的演技。还有不知道该不该说是华丽，每种表现都挺可爱的。

「就像这样，如果话语受到限制，就只能以其他方法来表现内心的感受，所以自然而然就会熟练了。反过来，也可以说你一直以来都换很多方式在说话，才会让话语以外的表现一直处于退化状态吧。」

「……嗯，大致上暸解了。」

「好。那么就从现在开始，自己要说话的时候没关系，只要附和的时候做到就好。」

总之，把像要开始进行的附和换成AIUEO……

「喔！」我一边充满气势地说，一边在脸的旁边握起拳头。

「第一次就很威风了呢。该不会你的底子意外地不错？」

受到称赞了……这样的话。

「……耶——！」两手高举欢呼。我想了很多但结果只想到这个。

「还真不错，像个傻瓜一样。还以为你一开始会因为害羞而只能做出小幅度的动作呢。」

被否定了。要将这种「开什么玩笑！」的想法反映在外表上的话……

「啊？」皱起眉头，摆出一副不服气的样子出来。

「如鱼得水呢，让我有点生气了喔。不过你觉得怎样？这样的训练不错吧？做为回礼，这间店的花费，可以帮我付吗？」

这种「不不不先等一下！」的心情要表现出来的话……

「喂！」把手往前伸，像是吐槽一般地说出来之后。

「让您久等了。这是和风酱起司in汉堡排……咦？友崎、同学？」

马上就突然被店员小姐叫起名字。

「咦！？」我就顺著刚才的势头以一样的方式回答。把眼光转向端来汉堡排的女性的脸之后，便看见像是把绘本与少女漫画加起来除以二再加上光芒一般的女性，也就是同班的菊池风香同学。我跟她之间有著在她注视下擤鼻水的交情。她戴著平常没有在戴的眼镜，太适合她了。

「唔喔！？」自然而然就以刚才的要点，只用AIUEO回覆她了。

「咦？小风香！？欸——原来你在这打工啊！真巧！」

又有其他同班同学过来了吗！？我这么想之后才发觉说话的是日南，她的剧烈变化还真厉害。

「对，是这样没错……差不多一个礼拜前开始的，因为，这里的评价，还不错……」

「最近真的在学校也造成话题呢！我也一样，想来吃一次看看，今天才第一次过来。」

「对对对！」还残留著到刚才为止的夸张肢体动作余韵的我这么说。

「啊……原来是这样啊……不过，为什么……？」

「咦？为什么是指？」

我觉得日南她恐怕是在内心有底的状态下说的，却几乎没有把那种感觉表现在外表上。菊池同学以一种会让人觉得是不是只有她看得见妖精的、觉得不可思议的眼神，交互看著我与日南。

「……两位，原来很要好呢……还满、意外的……」

「对啊！最近家政课的时候变得要好了呢。」日南马上如此回答。还真会说谎呢。

「……啊，是那个时候。」

菊池同学轻轻笑了两声，眼镜下修长的睫毛带著魔性轻快地跳动。

「啊，不好意思，那是我点的！」

日南指著菊池同学一直端在手上的汉堡排而这么说。

「啊，也对，来……那么，请您……慢用。」

这么说著而露出高尚笑容的菊池同学，十分吻合这间如同森林一般的店家的氛围。

「……走了吗？」

「对。」

「该怎么说……没有被看穿吧？各种层面上。」

日南只有一瞬间沉默了下来。

「嗯，应该没问题吧。就算我的口气有一瞬间被听到了，大概也只会被当成是在扮什么玩，我可不会大意到让长时间的对话被别人听进去喔。毕竟这间店在学校评价不错，我也有考虑到店里的客人可能有同学在的可能性。」

「啊，是这样吗？」我完全没有想到这点。社交障碍的威能。

「不过，店员是同学这点倒让我有点惊讶。这没在我的警戒范围之内所以反应慢了点。而且她还戴了眼镜……不过既然已经知道就没问题了，不会出任何差错。」

……这家伙这么说的话那应该就是那样了。

「不过，这样子就很难做事了呢。说起来，只是一般同学的话继续做刚才的附和训练也没关系……但是是菊池风香的话，情势就不太一样了呢……」

「……什么意思？只是一般同学的话是指什么？」

菊池同学是什么特别的同学吗？

「对，这一阵子的实践中，我有想过会不会是那样——但是今天的反应让我有所确信了。」

「有所确信，是确信什么？」

我这么询问之后，日南就露出无惧的笑容，同时这么说。

「菊池风香。她就是你第一个『要攻略的女主角』喔。」

＊　＊　＊

我当然是没办法直视没过多久就端来番茄起司汉堡排的菊池同学的脸，而且在那之前我就已经陷入了混乱。

「等、等等一下啊！你说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看你动摇成这样，我觉得就跟你心里想的一样，是正确答案。」

日南喝著马克杯里的饮料，优雅地这么说。

「也、也也也就是说，之后要跟菊池同学交、交交交交往，的意思……！」

我的感情正高涨著，但是不能发出很大的声音而以微妙的气势说话。

「就是这样。中等程度的目标，在高中二年级的期间内交到女朋友。而对象就是她啰。」

日南像是刻意般，平淡地这么说。她是在戏弄摆明非常动摇的我。

不过我不知道该从哪里问起，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总之就先语无伦次地「为、为为、为什么？」这样子询问理由。

「说起来，理由有很多啦。」

她一边这么说一边把汉堡排含进嘴里而咀嚼，吞下去。摆明是刻意要让我焦虑。

「最大的理由是，在你搭话的四个人之中，她是最有希望的。」

「希望？」

菊池同学？会对我？

「一半。」

我因为突然的这句话而「咦？」陷入疑惑。

「来，汉堡排。」

「啊，好。」

话题一直没有推展下去。这家伙为了让我焦虑还做到这种地步啊，还是她真的很想吃汉堡排呢。总之先把各自的汉堡排交换一半。

「虽然我不知道理由是什么，你想想，跟优铃搭话的时候不就是了吗？从那时开始就有一点徵兆了喔。」她这么说而指向我的鼻子。「优铃问小风香『有没有带面纸？』的时候，她的反应莫名地快吧？」

「啊，这么说的话……确实是那样啊……不过，那又怎样？」

「那个时候啊，你问优铃有没有带面纸的时间点，小风香就已经在找面纸了喔。而且只是在旁边听到你问优铃而已。」

「哦……」那点我倒是没发觉，不过，「……咦，就这样？」

「不是，那只不过是一点点徵兆。不过，虽然觉得有点不自然，她也可能是对谁都很温柔的女孩子，并不代表那一定是针对你的好意。不过，应该也能看得出来，她并不会特别讨厌你吧。」

「这样说也对。那你怎么确定？」

「那是因为。」日南一边这么说一边指著自己的起司in汉堡排。「她把这个端过来的时候，有发觉到我们两个吧？你还记得，她那个时候说了什么吗？」

「咦……？她有说那么重要的事吗？」

「对。她啊——说了『咦？友崎同学？』喔。」

日南又指著我，像是有著百分百的把握而这么说。

「……咦？所以又怎样啊？说起来，有同学在的话至少都会叫名字吧？」

日南叹了一口气，然后，把手放上了胸口。

「明明那个『日南葵』也在？」

「……啊——原来如此。」

我接受她的说法了。虽然接受了，不过又一次对这家伙做为前提的自信感到钦佩。

「在我们的学校里头，我可是非常像明星的存在。而且，还是很容易亲近的类型。所以一般来说，在偶然看到的群体中如果有我在的话，会先叫的一定是我的名字啊。但是她却一开始就直接说『友崎同学？』了喔。这就是看起来虽然没什么大不了，却是决定性的一起事件喔。」

日南的表情认真到了极点，我对已经习惯这家伙自信满满表现的自己感到可怕。

「不，有到那种地步？」

「有到那种地步喔。不管怎样，你先试著想想看。如果这次的情形不是有我这样的大明星在也是一样。如果看到有男生跟女生各一个人，自己又是女生的话，不管怎么想，一开始最好叫的都是女生的名字吧？如果当下就叫男生的名字的话是怎样呢？」

「那样的话……确实不太对劲。」

「明明是这样却还叫你的名字，看起来很普通但其实是非常不自然的行为喔。当然，如果是只发觉你的存在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不过我这种程度的存在要不被人发觉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次的情形，如果不是她还有某种程度的希望，就是小风香她在那方面的感觉真的跟一般人不太一样，只有这两种可能性喔。」

日南一边这么说著一边吃完了汉堡排。

「没发觉你在的可能性就被那样当成不存在，没问题吗？」

日南无视我所说的话而继续讲下去。

「不过据我所知她是个普通的女孩子……所以大概会有希望呢……欸，你有没有什么头绪？」

「头绪？」我试著去想起各式各样的事，不过，「不，完全没有。」

「……这样啊。」她露出了困扰的表情。「那么，该不会真的是我搞错了……？」

日南罕见地露出了听起来没什么自信的语气。

「不过，如果真的搞错了的话，是不是把攻略女主角的决定取消掉会比较好呢？」

「这样就不对了。」斩钉截铁。「不管原因是怎样，对现在的你来说，她是最适合的。就算搞错了，该攻略的主要女角还是那孩子。」

「但、但是，真要说起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喜欢她。」

归根究柢，我会因为这点而有所抵抗。

「……你不觉得她很可爱吗？」

「咦？」

日南拋过来的问题突然来了个急转弯。

「小风香。我觉得她非常可爱的说，你觉得怎样呢？」

「……不，这个嘛……我是觉得她很可爱。」

「对吧，那这样不就可以了吗？还不知道喜不喜欢，可是因为她满可爱的所以有点在意，所以就稍微进攻看看。再藉由这样，去确定是不是真的会喜欢上她……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不，要是用那种说法的话就……」

「这种事啊，并没有到每个细节都要在意的程度喔。」

不，说什么这种事。这真的是那么细微的事情吗？我在烦恼。对于没有付出真心有所顾虑，但归根究柢是对于进攻的行为感到恐惧。再加上身为玩家的坚持。这些想法交错在一起。然后——

「……我已经决定，要认真玩玩看这款游戏了。我做。」

我这么说出来了。那是已经决定过一次的决心。就算有要顾虑的事，总之就先去做看看再想就好了。想必不会突然就陷入为时已晚的情况才对……应该吧。

「这样啊，真不愧是你。」日南一边这么说一边把菜单拿到手上。

「你要吃什么吗？甜点？」

「对，你也要吃点什么吗？这里的蛋糕，似乎也挺好吃的喔。」

「哦。」我大略看了一下菜单。「那我点提拉米苏。」

「我就点起……」日南说到这边，脸就红起来而没继续说完。

「起？」

我反问回去之后，日南的表情就变成非常非常地平静，到了不太自然的程度，应该说摆明就是装出来的。然后她就保持那样，用著不自然程度跟表情差不多的平静口吻，说了这句话。

「我点起司蛋糕。」

我差点又要笑出来，所以脚在桌下被踢了一下。

接下来前去的发廊，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件而安稳地度过了。我受到的指示是请设计师「剪个适合的头就好」，之后全部交给对方就行，而我也照做完成了任务。还有，我也有被说眉毛要请设计师修一下，所以我也那么做了。因为在服饰店都已经落到那种下场，我就以全部都放开的气势完成了所有的事。总共花费了四千八百圆，比平时剪的贵了三千八百圆。照了镜子，发觉给人的印象变成丑脸上面顶著比平常还要时髦的头发。太好了，真悲哀。

就这样，这个星期六学了选衣服的方法、发型跟眉毛的要求方法，以及说话方式的语调练习法，而在黄昏的时候解散了。

然后在到家之后，这款『游戏』终于有了第一次的小小动静。

「我回来了～」

比平常还累到无力的我一边把鞋子脱掉乱丢，斜身晃进客厅。爸妈不在，妹妹则穿著不知道是不是热裤的裤子，样子像个傻瓜一样露出整条大腿而且就那样陷进沙发。

「……你啊，邋遢过头啰。」

我直率地这样责备她。然后妹妹看都不看这里。

「啊！？我可不想被哥哥你这么说！你那什么奇怪的模……」妹妹一边这么说一边转向我这里。「……咦？」

然后露出了明显很困惑，像是看到了什么难以置信的东西一样，眼睛睁得大大的表情。妹妹看著我的视线就像是从头打量到脚边一般。

「……哥哥……我说啊……」

这、这是！

＊　＊　＊

「日南！日南！」

隔周的星期一早上。我充满干劲地冲向先到了第二服装室的日南。

「……可以不要这样吗？像条恶心的狗一样耶。」

「不不不说什么恶心那是不必要的主观比喻吧！」

「怎么了啊，一大早就这么有精神地吐槽。」

我威风凛凛地放声说话。

「一开始的『微小的目标』，说不定已经过关了喔！」

一这么说，日南的眼光就有所改变。

「咦，真的吗！？是家人说的？对你说了什么啊？」

她的眼神明显地闪闪发亮。我莫名地也为此感到高兴。

「对啊，是妹妹说的！你听听看啊！这样到底算不算过关！」

「嗯，可以啊。你应该没搞错吧？」

「对！应该吧！」

「那，她对你说了什么？」

「她说啊……」

现在的心情想来个连续击鼓啊。

「『……哥哥……我说啊…………那样子，是单以哥哥的品味来说不可能发生的变化吧……？怎么了？你是读了要增加魅力脱离阿宅的书还怎样吗？』这样！」

日南她，浮现了像是困惑又像是苦笑，难以言喻的表情。

「……嗯，这样可以算是达成目标……不过你对那番话竟然能开心到这种地步啊？」

「烦死了！过关就是过关！」

「嗯，也好。恭喜你第一次达成目标。了不起喔。」

「谢、谢谢。」我带著疑惑而这么说。

「——或许你心里有著自己什么都没做之类的想法，不过没有那回事。确实，服装就是假人模特儿身上那套，头发也只是去给别人剪而已。然而，心里想著要那么做而跟随我的行动与意志，还有为了改善表情与姿势而每天确实实践的努力，都发挥了不小的效果喔。虽然没有单靠你自己的力量，不过这一定是你，靠自己，以自己的手，抓到的成果喔。」

日南把我内心深处的一点点异样感受般的东西化为流顺的言语，同时也笔直地注视我的眼睛。

「所以，我再说一次——恭喜你。」

「……喔，谢谢。」

因为她都那么说了，所以我第二次的道谢有办法稍微比刚才更发自心底了。这样啊，我已经在名为人生的这款游戏里达成一项目标了吗？

「那么。」日南就这样无视我的余韵而顺畅地说起话来。「我来发表下一项微小的目标。」

「喂，也太快了吧。」

「这是当然的啊，为了抓取成果可是要日日精进的，只能踏稳脚步走下去而已。」

「嗯，我知道啦。」

「那我就发表了喔。下一个目标，也是十分简单的。」

我就连咕噜吞口水的闲功夫都没有。

「就是『跟我以外的学校里的女生，两个人独自去某个地方』喔。」

「给我等一下！」

我反射性地伸出手制止她。

「……怎样啊？你该不会又想顶嘴，讲那些完全显现出你吃不开也不是现充的那些话吧？」

「才不是咧！但那个目标也太奇怪了吧！」

「哪会啊？」

「因为你说两个人独自去哪还怎样，那不就是，几乎跟在交往差不多了嘛！」

我自信满满地喊出正确的论点后，不知道为什么，日南露出像是打从心底傻眼，不，应该说是超越了那种境界而甚至让人感受得到慈爱的表情。

「唉……欸，我就以你没谈过恋爱为前提好了，你连恋爱剧或者少女漫画之类的都没看过？」

「……不，看是有看过。」

「那你应该知道吧？两个人一起出去等于交往的说法，现在已经连国中生都不会说了喔？」

「……是、是这样吗？」被这么一说让我觉得不安。

「对啊。不过，为了确认有没有合得来到可以交往的程度之类的，而把交往这件事加入考量的场合的确是很多的样子。」

「那、那么……！」我紧紧抓著垂下来的蜘蛛丝。

「你还要继续说下去？」

被她悲哀到不行的眼神看著，我急速地变得愈来愈渺小。

「呃、喔……不过，也就是……那样……而已嘛？」

「对。总之你就要朝著那个目标而迈进啰。如何，你准备好了吗？今天也有事情要让你去做。」

然后日南就像理所当然一样继续说了这句。

「就是要对泉优铃搭话两次以上。」

「先等一下！」

这次我抱著「完全抓到你的尾巴啰！」的确信制止日南。

「可以不要每次都打断我吗？」

「不是这样！这次确实很奇怪吧！你昨天，不是说了要攻略的女主角是菊池风香吗？那么该搭话的就不该是泉优铃而是菊池风香吧！」我气势十足地这样指出问题，然后就空虚了起来。「……不过说起来，这可能只是你单纯说错了而已吧。」

我觉得把抓到人家不小心说错话当成立了大功一样而骚动起来的自己挺丢脸的，说不定是因为平常都一直被砍伤而想要报复一下吧……我这么想的时候，她回了出乎我意料的话语。

「你在说什么啊。你不是要对菊池风香搭话，是对泉优铃没错喔？」

「啊……？不对，你可别坚持喔，是讲错了才对吧？」

「……你啊，我可是日南葵耶？你觉得我有可能会『讲错话』吗？」

「不，你难道连讲错话都不可能发生吗？」

「听好啰？要攻略的女主角确实是菊池风香。不过啊，名为现实的游戏中的恋爱系统，跟普通的恋爱模拟游戏可是不同的喔。」

「……这是啥意思啊？」

日南先说了一声「那是因为」做为开头。

「恋爱模拟游戏，是在决定一个要攻略的女主角之后，只要非常老实地选择能让那个女生的好感度提升的选项的话，就可以完成攻略了。」

「对，是那样没错。」

「不过，现实中并没有办法那样。没有那种已经定好的路线。」

「你说的是没错，不过这跟泉优铃有什么关系？」

「我拿射击游戏来做比方。」她又开始了。「已经剩下零命的状态，跟还有几命可以消耗的状态……哪一种情况比较能流畅地行动呢？」

「咦？」我疑惑了一下。「嗯，虽然这跟性格也有关……不过会因为剩下零命而紧张起来，没办法像平常一样行动的那种人，感觉应该比较多吧。毕竟我也是那样。」

「鬼正。」

「说出来啦。」

「一般来说，还有剩下几命的话比较能做出优异的行动。」

「……呃，所以那又怎样？」

「唉。」一如以往的叹气。「所以啊，恋爱也就像那样啊。」

「呃……也就是说？」

「还不懂？感觉能交往的女生只有一个人而已，如果没跟那个女生交往就完全没有其他候补的状态，这就是已经剩下零命的状态了吧？」

「的确是。」

「这样想的话，在能交往的女生有几个人，如果跟这个女生没办法交往的话还有其他几个候补的状态之下，就能保有余裕而跟对方交手了吧？」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是理解了，不过，「那就是所谓的备胎吧？不对啊日南，你刚才说的可是那个泉优铃耶？那我没办法啦。是我要进攻耶？」

我很罕见地自信满满地斩钉截铁。

「也不是要你局限在泉优铃身上。只是说在那样的状态下就能以比较好的精神状态行动。」

「也是……不过，就算是那样好了，那种行为不就是没有付出真心吗？」

毕竟是那种把几个人当成备胎的行为。

「我说啊，我可不是要你去骗人喔？只是在说，交几个说不定有发展成恋人可能性的女性朋友，跟余裕有所关联而已。」

「不，可是没有始终如一就……」

「啊，你很啰嗦耶。就是那样像宗教一样迷信『真心』或者『始终如一』那种没有内涵只有外表漂亮的话语，而做出从真正有生产性的行动上失焦之类的、没营养的事，日本在国际上的决策才会落后于他国啦。」

「怎么突然把话题扩展到国际了啊！？」然后我稍微想了一下。「不对，要是那样造成菊池同学的好感度下降的话，不就一无所得了吗？」

「并不会那样喔。我说啊，在一般的恋爱模拟游戏选择让其他女生好感度提升的那种选项的话，确实有可能让主要攻略的女孩子的好感度下降。」

「没错吧？」

「可是啊，现实中可不一样。反而现实中『如果提升了某个女生的好感度，那么那个女生以外的女孩子的好感度也会提升』喔。」

呃——也就是说……

「……在女生之间的评价会提升，是这个意思吗？」

「嗯，简单说起来就是那样。另外还有会刺激独占欲、身为男人的位阶看起来变高等等，效果有分很多种喔。」

「嗯——是这样啊……总之我是懂了。」

不管怎样，我是不觉得现在的我有办法在女生之间提高评价就是了。

「……嗯？除了那个之外，不用对菊池同学做些什么吗？她不是主要女角吗？」

「对。不用做什么。」日南只这么说就止住了言语……算了，她应该有什么想法吧。

「……我知道了。只是我会在自己不会觉得没付出真心的范围内进行。」

「那就是你的自由啰。说是这样说，因为乱七八糟的理由而逃避的话就不对了喔？」

说起来，归根究柢是要处在那种会被人说没有付出真心的状态，又不得不变得很受欢迎，所以我还没办法想像自己会变成那样。没问题吧？其实我心里还是有这样子的空隙啦，不过对她说这种话的话又会演变成「你到底有没有心要去做？」这种状况，所以我不打算说出来就是了。

「瞭解了。那样想的话效率上确实会比较好的样子……而且，如果没有以那种程度的打算去行动的话，感觉就挺遥远的啊……达成『中等程度的目标』的距离。」

在升上三年级之前，交到女朋友。要达成这种莫名夸张过头的目标。

「是啊。」日南点头。「像这样好好地确认目标也很重要。」

「OK……我会试试看。」

「还有，关于你该对她说什么这方面。」

「啊，我算是有把话题之类的东西背起来……」

我这么说之后，日南有一点点惊讶，然后就像很开心似地笑了出来，而说了「那就交给你了」。

对泉优铃搭话两次——该怎么说，我觉得如果是之前的自己的话，应该当场就会觉得做不到之类的而直接放弃，不过现在却萌生了只要努力的话说不定就能做到，像这样的小小自信一般的东西，让我自己莫名地觉得奇妙。

「啊，顺带一提，这是这星期『每天』都要做的事。」

「咦！？」

然后那东西马上就被摘掉了。

第一卷 5 得到强大的招式与装备之后就像骗人一样地顺畅闯关真开心

跟日南一起出去的星期六以及隔一天的星期日，我进行著一直做到现在的表情与姿势的训练，同时也彻底实行日南教我的『把话题背起来』还有『附和语调的练习』。

把话题背起来的部分是用自己念书的时候常用的，用红笔写下内容再用红色的透明板盖起来的方式。我背了自己拚命去想、好不容易挤出来的几十个话题。至于附和语调的练习，毕竟我也没有什么能对话的人，所以就跟母亲或父亲……其实跟他们也不会对话到那种地步，所以就打开电视对谈话节目之类的进行附和，用著这种悲哀的方式来做练习。是跟上通告的人同时做出附和。

那时我发觉到一件事，我是因为只能用『AIUEO』所以才打算夸张地附和，但那么做的我，跟电视上同时进行附和的艺人相比，语调上的差别其实没有很大。

而且，冷静地观察电视里演的，也不会特别觉得艺人们的附和方式有多夸张。

——也就是说，我自己一直觉得很夸张的这种语调，从其他人的角度来看其实是很自然的语调才对。相反的，也印证了我一直到现在给人很阴沉的印象。

「哎呀！还真的不知道呢！」

挺起胸膛、缩紧嘴角，并且以丰富的表情跟开朗的语调说出这句话的自己，让我觉得不太像自己所以挺难为情的。

——所以，这样应该会比之前的我，在各种层面上都能更加完善地应对才对。

星期一，教室。

「欸，泉同学，英文的日译写好了吗？」

说不定听起来像是轻率地说了平常不会讲的话，但真要说的话其实是如果听起来像那样就太好了，不过我的心脏跳得很剧烈啊。从第二服装室走回教室的途中，我就一直鼓舞自己要说啰要说啰要说啰，鼓舞加上鼓舞的结果就是，一坐到座位上也没有不自然地隔一段时间就直接说了出来。当然这个英文作业的话题，也是我背起来的话题之一。

「咦？呃，友崎同学？怎么？你没写吗？」

她惊讶地说了「呃？怎么？」这样的开头，但因为是我对她搭话所以也莫可奈何。

「不不不，我有写喔。」

泉同学的表情看起来是愣了一下，不过今天的我可跟平常不一样喔。

「咦，那怎么了？」

泉同学微微退开身子、紧紧地盯著我这里，明显地有所警戒。咦？情势不妙？不，现在还平安。再怎么说，我这里可积了不少背起来的话题呢！

「不，你想想，突然出现马可斯·布迪这种莫名其妙的人名啊，不是挺好笑的吗？」我全面动员自己能够做出来最大限度的自然语调和表情这么说。

「马可斯……？抱歉你说啥？我听不懂。而且我还没写日译作业……」

……呃，那我应该怎么应对呢。咦？我还记了什么话题啊？稍等一下。咦？呃——应该还有十几个才对啊。咦？头脑一片空白喔。

一开始那空虚的余裕被吹散得不留痕迹，只留下异常快速的鼓动而已。

「啊，这样啊！」我是打算用开朗的语调这么说，不过因为焦虑而不知道变得怎样了。

「嗯，说起来你怎么这么突然。只是要说这个？」

「啊，嗯，抱歉。」完全没有能够继续维持开朗语调的心情。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呃，说完了吗？」

「啊，等一下……」

「嗯？」

「呃……啊，不，没……没什么事。」

确认了我那无力的肯定句，泉同学先是歪了头一下，然后就迅速往后面的窗边，老是由那几个现充所占据的区域移动过去。

咦？

——虽然会想说毕竟努力过了，所以应该能够顺利执行，却一点成果也没做出来。哈哈哈哈哈。这是怎样？说起来，不不不，这是当然的啊，因为是我喔。搞错什么鬼啊，别太得意忘形啊，我就是这种人啊。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啊，做不到做不到，没办法没办法。果然是那样啊，要我实践还太早啰日南。

完全丧失战意与自信的我根本就听不进上课内容，脑袋里转来转去的只有放学后的反省会里会被说成怎样，还有我应该说什么才对之类的事。不过，就像要说「那种事情不干我的事」一样，第二节课跟第三节课之间的下课时间，我从厕所回来的时候，我放在桌上没收起来的讲义上写著这种短短的句子。

『一天「两次」』

真的假的啊……日南同学，是要我再一次体会那种地狱吗……？

「呼——！」

尽管因为自信曾经破碎而迷失，不过毕竟是自己决定的事只能做下去。我强制启动这种以AttaFami跟其他游戏培养起来的不服输的精神，人为地再次点燃斗志。要是输在这里就是输给自己。啪，我用双手拍脸颊。既然决定要做就做下去，既然决定要做就做下去。要停手的话得等到判断这是一款粪作而全部放弃的时候，在那一刻之前只能继续进攻。

反正她也不是主要女角而且也没什么关联，所以不管对方怎么想都没差吧！所以不要紧！就算气氛变得很怪，也只是羞耻一时！没事的！

我就像这样对自己施加自我暗示而寻找著时机，不过在第三节课之后的下课时间、午休、第五节课的下课时间，连续三次错过了能够搭话的时机。

如果是物理上做不到那就算了，要是有机会却因为觉得恐怖而逃跑就不可理喻了。我觉得那是不该发生的。不管怎样都要用这股斗志让身体行动才可以。

然后是放学后，放学的行礼结束之后没多久。要是错过这个机会的话，泉优铃又会像平常一样移动到后面的窗边，与现充集团会合而踏上归途吧。实际上这就是最后的机会了。背起来的话题也还有能用的。说这个的话就不会不自然到那种地步，大概吧。没问题的！

「我说啊，泉同学。」

——像是只有自己能听到一样的少许音量。

当然，泉优铃没能察觉用那么小的音量所说出来的话语，而跟平常那群人会合，回家去了。

「嗯，光是能到这里来就很了不起了。」

放学后的第二服装室。日南彷佛看透我的心思一般而这么说。

「……对不起。」

我自然地这么说出来。我真的发自内心觉得很抱歉，说是很消沉也一点都不夸张。

「如果我是你的朋友的话，这时候应该会说些体贴的话吧。」我很消沉的关系，所以没办法看向日南的脸。「不过我的立场是你的指导者，就算说是朋友的话那也只是战友，所以我顶多只会指导你。」

确确实实，我觉得她刚才说的全部都是对的。

「今天的反省会挺短的喔。我想说的事情只有两项。」

「只有两项？」

「对。首先是第一项，『撒娇的话就结束了。找藉口的话也会直接结束。要好好反省』。」

日南说话时带著严厉的眼光。

「……好、好的！」

我的内心大声地发响。

「接下来，第二项。『明天开始，也要以现在的状态努力下去』。」

「……咦？」

「今天你的行动在我预想之内喔。我是把演变成这种情形的可能性也考虑进去才提出课题的。所以没有问题，这样子的确有训练效果。不过，你一定要把确实达成一天两次的额度这件事好好放在心上。就只是这样。懂了吗？」

「预想之内？」

「对。所以明天开始一定要好好做到。」

「不……不过，说真的我不知道还有没有自信能再搭话……毕竟话题也失败了。」

「今天那样是偶然喔。只是优铃刚好没做日译的作业所以才没有成立，单以话题来讲的话并没有那么糟，说话的方式跟表情那些，也算是及格吧。算低空掠过。」

「是、是这样吗？」

「对。」

「不过，我连下次准备拿来讲的话题有没有问题都不确定……」

「你想太多了。话题根本讲什么都可以。如果真的没得讲的话，就说说对方的表情或者发型之类的，把『跟对方有关的事』当成话题的话，多少就能聊起来了。总之你想讲什么都没差。」

「是、是这样吗……？」

「对。所以你明天也用那种状态进攻的话，能直接让对话成立的可能性就很高了。」

「……可是。」

「啊，真是的，可是来可是去的很烦耶！听好啰？『可是』这种话啊，不是在找藉口逃跑的时候该拿来讲的话，而是做出妥协，并且把状况修正到更好方向的时候该说的话喔。我有说过假话吗？你乖乖地闭嘴照做就好啦。」

然后我的屁股突然被粗鲁地抓了一下。

「哇喔！？」

「像这样被人说教的时候都有确实做到姿势训练就是最好的证明。你不是有好好地努力吗？听好啰，虽然我不会说所有的努力都会得到回报，但是这种程度的、朝向没有那么远大的目标所做的努力啊，只要正确地进行下去，无论是谁都一定会得到回报的。」

「日南……」

你这个人其实……

「……怎么了？发什么呆。反正你一定又在乱想有的没的吧？有那种闲功夫的话，就去想想到目前为止的反省或者接下来该怎么做之类的吧。你可是比你想的还要严重，问题一大堆喔？该说是装备著毒、混乱、诅咒状态，派不上用场的家伙吧。」

其实是很体贴的人……我差点就这么想了。真危险真危险。

然后到了隔天。既然日南都那么说了那大概就是真的，维持那种感觉搭话的话，对话成立的可能性应该本来就很高吧。说起来的确是那样，『让对话成立』这件事本身的难度不会高到那种地步才对。就算是我也算是能顺利跟家人进行对话，跟日南也能聊起来，而且也想办法跟深实实聊了天。所以重点是要有话题而且说话的方式够自然就可以了，接下来就只是勇气的问题……我觉得是这样。

昨天一整个消沉到底回家之后，我发邮件给日南问了泉优铃的交友关系之类的资讯。藉著那么做让话题又增加了十几个，也都完美地背起来了。为了在紧张慌乱的时候也有办法想起来，这次更加精心谨慎。这样子就没问题了……我希望能让自己这么想。

早上班会的时候没有时机能搭话，不过第一节课结束之后，时机到来了。

总之先上再说！

「欸，泉同学。」

泉优铃转向我这边。确认到这种情形的我就夸张地——想必看在其他人的眼里并没有多夸张吧——刻意压低音量这么说。

「我说啊，中村他还有对我生气吗？」

「咦？」顿时感到困惑的泉同学后来马上像我一样压低音量，而且一边微微地笑著一边这么说。「啊哈哈，说什么啊，为什么要找我问那个啊？」

那副自然而然高兴起来的笑容缓解了我一部分的紧张，我马上就这样回覆她。

「嗯……听说你跟中村关系不错。」

「什么啊？谁说的？」

「呃——」就老实说吧。「日南。」

我们互相压低音量进行对话。因为声音小也没办法在语调上做多少变化，所以我把心思放在表情上头。

「啊——友崎同学你啊，最近好像跟葵挺要好的喔？到底怎样，发生什么事了吗？」

「不、没，什么都没啦！」

「嗯——真的吗～？」她一副不能接受的样子。「算了，就这样吧。所以，呃，是问修二还有没有在生气吗？」

「对对对。」

「与其说是在生气，应该是很不甘心的感觉吧——他那样子。」

「不甘心？」我一边明显地皱眉头一边这么说。

「对啊，他现在疯狂练习AttaFami喔。到了恶心的程度。」

我因为他竟然有那么做而惊讶的同时，也因为原来练习AttaFami算是恶心的事而受到伤害。

「咦——原来是这样啊。」然后想起之前背起来的话题。「我啊，跟中村打AttaFami打赢之后，还以为在班上一定会被霸凌的说。」

「什么啊，你那么想喔？」她一边压低音量一边笑。「还真糟耶。」

「嗯，所以我很在意之后会怎样。」

「你担心过头了啦！不会变成那样的啦，应该没问题才对。」

「啊，真的吗？这样就好。」夸张地做出松了一口气的语调与表情。

「啊哈哈，太好了呢。」

「嗯。」

好！这样子就OK！撑下来了！跨过难关了！因为已经是对话结束的气氛，如果再聊下去的话可能会出现破绽，所以就暂时撤退吧。一天要搭话两次，所以到周五前还有七次要做。不能勉强不能勉强。

就像这个样子，之后的七次，有时候是语无伦次，有时候是陷入尶尬而单靠气势撑过去。不过说起来，刚才那段关于中村的对话其实是时间拉最长的例子，其他的情况大概就是「我有搭话而让对话成立了喔」的程度，一五一十地叙述的话就是在及格边缘七连发的感觉。大概有三到四次是不及格的吧。「欸？泉同学，毛衣跟昨天穿的不一样啊？」「咦？是同一件说……」「啊，是我看错了吗？」「啊，嗯。」「……」「……」这样的对话如果不算不及格的话，就是三次。嗯，整体算起来应该有及格吧。哈哈哈哈。唉。糟透了。

「及格啰。」

「真的假的。」

第二服装室。我真的是觉得不可能及格所以吓了一跳。

「真要说的话，有确实实行一天要搭话两次的课题的时间点，就已经合格了。」

「……是那样吗？就算对话失败也没有关系，的意思？」

「没错。」这时我才恍然大悟。

「也就是说……那是要试探我有没有勇气搭话的试炼吗！」

「猜错了。」

「咦……？那、那到底是怎样啊？」

我这么说之后，日南的指头就摆出V字型而这么说。

「有所谓Game Over的情况吧？那总共有两种，你知道吗？」

「又突然说这些。Game Over有两种……？什么东西啊？不知道。」

「那就是。」她把左手与右手照顺序一个一个朝上并且张开手掌而这么说。「以储存纪录的地方为起点而全部重来的形式，以及继承挂掉之前所累积的状态而再次尝试的形式喔。」

「啊，原来如此。那确实会因为游戏的特性而不一样……不过，那又怎样？」

「你这次有跟优铃对话了吧，换句话说就是跟敌人战斗喔。然后在战斗中失败而落败，落到Game Over的下场呢。」

「啊，果然是失败了啊。」

「这是当然的啊。三轮就结束的对话根本就不算在对话的范围内。」

「……说、说得也是呢。」

「所以啊。这种名为对话的战斗中的Game Over，你知道是哪种形式的吗？」

「……嗯，应该是会继承状态的形式吧。」

「对！因为人生中根本就没有纪录点啊。不过，就算输了也不会让身上的钱只剩一半之类的。所以，在战斗中输了也没有什么坏处。一直战斗下去才有赚头。而且，战斗好几次的话总有一次会因为运气好而得胜吧？」

「……嗯，要那么说的话应该是没错吧？」

「不过呢，真正重要的点并不在那边。听好啰？『人生』的Game Over啊，跟所有其他的游戏完全不同的点只有一个而已喔……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她一边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一边注视著我的眼睛。

「就算你这么问……范围太广了我还是不清楚啊。」

我这样子烦恼的时候，日南先说了「那就是」做为开头，然后慢慢地这么说。

「『人生』并不是在战斗胜利的时候，而是在输掉的时候才会得到经验值喔。」

「……哦。」

听起来变成挺有趣的话题了。

「所以你这一个星期，虽然固执地跟名为泉优铃的强敌进行战斗而不停累积败绩，却也就那样直接化为经验值，累积在你的身心之中。而且，你也是有好好去想，该这样做，或者该那样做之类的，而同时做出挑战对吧？」

「嗯，是那样没错。」这方面的信赖让我有点开心。

「说真话，我想你应该给了泉优铃『会莫名过来搭话的家伙』这样的印象。」

「啊，果然是那样啊？」

「在那之上所得手的东西也很多喔。你自己应该也有发觉到吧？进行到后半段的时候，紧张随之消散，做起来也比较熟练了。」

「也对……是那样没错吧。」

的确，虽然对话本身是没有长时间持续下去，但我觉得，特别是后半段的两次，该怎么说，应该是我从产道出来的瞬间开始，长期散发出的那种『令人作呕的特质』一样的东西，后来也没散发多少了。不过自己说起来是有点那个啦。

「就因为那样，这一个星期的『藉由落败累积经验值』就到这里结束啰……你还有什么其他在意的事吗？」

「啊，那个啊。」的确有啊。「你有说过菊池同学对我抱持著好感吧？」

「对，有说过。怎么了？」

「嗯，虽然我觉得应该不是到好感的程度……但我知道缘由了。」

日南把身体朝我这边探过来。太近了太近了，对心脏不好所以别这样。

「什么意思啊？」

她虽然皱著眉头，但眼中可以看出期待，有某种东西在闪耀著。

＊　＊　＊

那是星期五的第四节课。要达成跟泉优铃的对话额度的话还差一次的状况。单纯因为对她搭话搭了好几次，已经自然而然地习惯，应该说是进入麻痹的状态了。就算对话没有持续下去也只会觉得又这样了喔，之类的，或者觉得也没差，之类的，已经从焦虑中解放出来了。

所以当下就变成，总之只要再搭话一次就行，只要抓到时机的话就能放开心胸达成任务才对，像这样的游刃有余的心境。因为是这样的心境，所以要换教室上课的时候，我也有办法像平常一样行动，就是先去图书室消磨时间，等到时间差不多的时候再到那间教室去。说是这么说，平常的话我会装成在看书而检讨著AttaFami的战法，只有在当天我把心思从那方面拨到复习背下来的话题之类的事就是了。

——就是在那个时候。

「友崎同学。」

「唔喔！？」

突然，透明澄彻得可怕的声音叫著我的名字。我往声音传来的方向一看，那里有两手抱书直接注视著我的脸的光之天使，不对，是菊池风香同学。

「……咦？菊池同学？你怎么在这里？」

「也没为什么，就像平常一样喔……？」

「……像平常一样？」

她是什么意思呢。我试著回想有没有什么头绪，不过因为菊池同学所散发出来跟乐园花海一般的香气，让我的脑袋轻飘飘地摇晃著，所以根本没办法想。

「你想想……换教室之前，每次都只有，友崎同学，跟我在这里吧……？」

「呃……换教室的时候每次都是？」

「啊……该不会……你没有发觉吧？」

这就代表——

「……啊——也就是说。」

「我们班上要换教室上课的时候，你每次都会来这里吧……？」

「嗯，对。」

「我也是每次都会这样……然后想到，啊，你又过来了，这样……」

「啊，原来是这样啊？抱歉，我太专心了所以……」

专心检讨AttaFami的战法就是了。仔细一看，发觉菊池同学的视线移向我翻开的那本书。

「……你喜欢麦可·安迪对不对……？」

「欸？」

「咦……？是我误会了吗？因为你每次都在看他的书……」

啊，是这样啊，是我装成在看的书。因为在图书室坐的椅子自然而然地定好了，每次都是从离那边最近的书柜的角落拿书来看，所以每次都变成同类型的书了也说不定……不过，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明才好，就这么说了。

「嗯，还好吧。说起来，也不是说真的非常喜欢啦……」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总之先想办法大概掌握内容来撑过这个局面吧，我这样想而第一次让眼睛看向书里写的东西，跑进眼里的却是「欸逼·大以贴！」「莫增·雷库库！」这种意义不明过头而且像是暗号一样的对话文句，而且那还有两组，啊，我领会到这东西是临阵磨枪也磨不来的。

「果然……！」菊池同学，让她那平常就用魔法的力量来闪耀的眼睛，更加地闪闪发亮。「我也一样，很喜欢，安迪的作品……！」

「啊，原、原来是这样啊。」糟糕了该怎么办。「还、还真巧呢……」

「对啊！真的很巧！」

菊池同学在自己的嘴唇前方优雅地合起双手。

「这个，不是就像《猛禽岛与波波尔》一样吗……！？」

「咦？猛禽……？」

「安迪作品里的……啊，你还没读过……？也对，图书室里没有那本呢……」

「咦？啊，对啊对啊！呃，对，说起来，想读看看却找不太到呢……啊哈哈。」

我想办法掩饰之后，菊池同学就像是用了精灵的水滴让魔力翻倍一样，眼光闪耀的程度又更上一层。

「对！不太找得到！」

「咦？」

「那本书，二十年前的翻译本之后就没有再出新的了，所以意外地没有放在架上呢，明明就是代表作之一……！应该多放几本才对啊！」

就连『还没读那本书』这件事都让她更进一步地上了钩，我失去了退路。

「咦？啊，对，就是那样！就是那样没错呢，啊哈哈……」

「那、那个……」然后菊池同学就像对什么事下定决心一样而改变表情。「友崎同学的话……应该可以吧。」

她以小小的声音，像在说给自己听一样。

啊……这、这是，该怎么说，我觉得现在的气氛就像要把重大的秘密揭露出来一样。如果是色情游戏或者轻小说的话绝对是那种情形。是立了那种旗（注15：旗即「Flag」，这里指的是故事作品中，会引起特定发展的事物。与「伏笔」近义。）的味道。不过她大概是以为我是喜欢那个安迪什么鬼的同伴，而以那方面的心思在思索吧。那我是不是不要听下去比较好呢。我这么想的时候，菊池同学开口了。

「其实我……有在写小说……不过是受到安迪的作品影响就是了……方便的话，可以麻烦你读读看吗？」

「咦？啊，嗯，小说！？你在写！？」

从预料外的角度打过来的一击，以及像是用神木的朝露润湿的眼瞳，让我的脑袋摇来晃去。

「是的……果然，不行吗……？说、说得也是呢，突然造成……困、扰……」

「啊，不会不会！没、没有那回事！可以喔可以喔！如果让我看没关系的话！」

反射性地就那么说了。菊池同学笑逐颜开地显露了太阳一般的表情。

「真、真的吗？谢谢你！下、下次我会拿过来的……！」

「嗯、嗯！呃……我、我也谢谢你。」

「嗯！」不只透明澄彻，还很雀跃的声音。「……我还没有，给任何人看过呢。」

「啊，是这样啊……？可、可以吗？给我这种人看……？」

跟充满温煦光芒的菊池同学的表情呈现对比，我的背肌被愧疚的汗水所冷却。

「当然可以！那个……不如说，因为是友崎同学才……没、没事！那、那个……！这件事……是秘密喔？」

面对这种蛊惑性的疑问句，我的头就如同遭到洗脑一般而点了下去。

「嗯、嗯。我知道了，是秘密。」

然后菊池同学就只说了「……那就先这样。」而从位子上站起来，在走到室外之前的一瞬间轻快地转过身来之后，露出像要恶作剧一样的表情与声音，而说了这句话。

「欸逼·大以贴！」

啊哈哈，不行了，这样子就没办法回头了。管他的！既然要做了就做到底啦！

「莫增·雷库库！」

听到这句话的菊池同学，以她那森林妖精一般的纤细风貌难以想像的，如同光之喷泉一般的笑容照耀了图书室之后，以小小的步伐一步步地小跑步离开了。

距离换教室的上课时间还有一阵子。该怎么说，那是不是跟我几天前体验过的，既然对话顺利进行下去了所以要在出纰漏之前撤退的心境，是一模一样的呢。就算要做这种分析也只能脑袋一片空白地逃避现实就是了。搞砸了。该怎么办。

＊　＊　＊

「发生了这样的事……」

我对日南说明整件事的一连串发展的时候，只有把菊池同学在写小说的那部分确实含糊地带过。

「搞什么啊。这不就是有希望到像个傻瓜一样吗？这代表只需要一个星期就能达成中等程度的目标啰。」

日南好像觉得很无聊般这么说。不对不对不对。

「不不不你先等一等啊。靠这样就想交往，根本不可能吧。那种情形，跟在骗她是一样的啊。真要说起来也不会因为喜欢的作家是同一个人就跟我这种人交往吧。而且我也一样，对菊池同学，没有说到，喜欢，之类的。」

「哎呀，骗了女生还让她对你有感情，讲得还真难听呢。」

「等一下，你那种说法有语病。」

「一点语病也没有喔。图书室里有著一直看在眼里的男孩子，自然而然地就一直意识到对方。下定决心，在图书室跟那个男孩子搭话看看，没想到聊起来很雀跃，心情也变得很开心。而且在最后一刻，也能互相进行那个作家的作品中出现的秘密寒暄……说起来，要是没对恋爱习以为常的话，爱上对方也不会多奇怪呢。」

「等等，别像那样只拿一部分出来讲。我可是也有跟她借面纸，被她看见擤鼻水的羞耻瞬间喔。」

「只属于两个人的秘密？」

「别戏弄我。」

「……好啦，刚才说起来像是在开玩笑，不过现在说的是认真的。说她爱上你的话是说过头了，不过对你抱持些许好感的可能性挺高的。虽然，目前还没办法确定就是了。」

日南的眼神是认真的。

「所以，心里有著『不可能喜欢上我这种人』之类的自虐想法，而从现实中逃避的行为可是非常卑鄙的喔。」

……说真的，觉得不可能像她说的那样的想法还比较强烈，所以我很难把这当成实际情形去思考。可是如果真的像日南说的那样的话，逃跑确实是最烂的行为。更何况，日南她不知道，还有小说的事。如果把那个也考虑进去的话，可能性应该就更高了吧？不过，这样的话我应该要怎么做啊？到底该怎么想才对啊？

「总之，如果你说的是真的的话……是我不好，没错吧。」

「啊？哪里不好了。」

「还说哪里，就是我没有当场说明我其实没在看书啊。」

「……那到底有哪里不好？你也不是特别要骗她吧？」

「不，虽然没有打算骗她，结果还是有在撒谎啊……」

「你不用特别去在意那点也没关系吧。你老是唠哩唠叨地烦恼那种无可奈何的事又能怎样。你很娘耶。重要的是今后该怎么做喔。」

「……说得也是。果然，应该老实对她说吧。」

「去约个会啦。」

「啊？」

「所以，你去跟小风香，说好要约个会就行啦。」

「不，我跟你说啊，真的那么做的话就太恶劣了。」

「哪里会恶劣啊。听好啰？『喜欢的作家是同一个』这种事顶多只是个契机。并不会因为这样就喜欢一个人，人类的感情并没有那么地单纯。重要的是，两人之间如何交谈、如何互相理解对方，还有如何创造两人之间的回忆喔。就算一开始的契机有一点点的误会，重点也不是在那边。如果约会看看之后，发觉跟喜欢的作家之类的无关，而两个人都还是能开心的话，那不就是两人关系的本质了吗？」

「那、那个……说不定是那样没错。」

「人与人之间互相深入瞭解的机会其实没多少喔。这样的话，就算那真的是从谎言开始，而你又运气很好地碰到了那样的机会，不就应该扑过去看看吗？」

「不，理论上是能理解啦……不过那么做果然就像没有付出真心……」

「既然理论上能理解就知道是正确的吧？干么说那种像是处男的话啊。」

「真啰嗦，我真的是处男啊。」

……我知道日南想说什么。不过我果然还是会在意理论之外的想法，觉得这样不就代表不是真心的吗？

「……算了。我也能理解比起用最强的剑战斗，更想用一开始那把锻造师所锻的剑继续战斗的心情。理论上的最强，并不代表一定是真正的正确答案。我顶多只是攻略本。最后做出选择的是你喔。」

……我要……

就这样没办法轻易地说出答案，这天就踏上归途了。跟日南分别，一个人走向鞋柜的时候，就看见从教室的反方向，样子明显无精打采地走著的泉优铃。呃——该怎么办。今天已经达成了两次的额度所以没必要特别去搭话……不过，在游戏里面，哪有人只会照著指示做事啊。身为日本第一的玩家，那样子让人很不爽。全部都交给那家伙也让我很不高兴。

那么，好，就试试看吧，自发性地『提升等级』。

顾虑到姿势与表情，还有发音的语调，尽可能地保持自然，我发出声音

「泉同学？」

泉优铃身体一边抖了一下，一边把脸朝向我这边。

「……友崎……？」

她的语调像是失望也像是安心下来……好像跟平常的气氛不太一样。该说整上有种口出恶言的感觉吗？说到这个，她应该不会直呼我的名字才对。

……说起来现在不妙啊。呃——虽然背好了几个话题，却没有一个是可以特别挑在放学后搭话的。啊——这下糟了。脑袋，又要变得一片空白了。糟糕了糟糕了。不过，快想起来。一直到现在都累积了很多训练，这样的话，应该有什么策略可以突破僵局才对。在日南至今教授的攻略法，或者我一直以来的努力之中，一定会有。

——『讲对方的表情或者发型之类的，把「跟对方有关的事」当成话题的话，多少就能聊起来了。』

记忆闪回。对啊，这周第一次的反省会中日南有说过，要我没话题的时候就那么做。虽然没话题，不过靠这个的话，说不定有办法撑过去。对方的表情……

「……泉同学，你表情很阴沉呢。」

说成这样是搞啥啊。如果是帅哥的话，这时应该能轻松说出『你怎么了？』『至少我可以听你说说话』之类的台词吧。不过很可惜，在场的是我！并不会那样发展。

「啥！？才没有阴沉呢！怎样啦！？」

「啊，不，抱歉。」她一整个生气。

「……你在看什么？」

「啊，没有。」

「……」

「……」

啊——又搞砸了。我不行了。还是不要擅自做什么事吧，没半件事是擅自试看看还顺利进行的。我就连新手的范围都还没到达，就是这样。

「……欸。」

「嗯？」

「……友崎，你很会玩AttaFami吧？」

「咦？」

怎么在这个时间点问那种事啊？

「………………啦。」

她一边低头一边小小声地，说著什么。

「……咦？你说什么？」

「…………我啦。」

「抱歉，你说什么？」

「啊，真是的！我说啊！」

这样子用力大声说出来并且瞪著我的泉优铃，眼里浮出大粒的泪水。啥啊！？

「我是要你教我玩AttaFami啦！」

不懂你讲啥啦！

＊　＊　＊

——泉优铃的事情整理之后是这样的。泉优铃跟中村一直到现在都很要好，放学后走在一起的时候也很多。不过，最近中村每天放学后都会占据校内没人使用的某间教室，把游戏机带过去，跟同伙对战，或者用校内职员室的wiki去做网路对战练习AttaFami的样子。就算泉优铃放学后跑去那间教室，约他一起回家，他也只会回说「烦死了，别打扰我」，只专心自己的事而不管别人。

泉优铃就提出既然这样的话就陪他练习打AttaFami的意见。不过，交手一回之后也是惨败。因为压倒性的实力差距，使得中村说出「连练习对手都称不上，烦死人了。你就乖一点别再缠著我了」而一脚把她踢开——这样。

「啊——原来如此啊。」

不过，中村跟那种程度的女生对打的话，的确说不上是练习啊，毕竟那家伙也不弱。

「嗯——该怎么说，挺惨的呢。」

「……我可不是在问你的感想！」泉的脸红了起来，而且以情绪高涨的音调说话。「所以！？你是要教我！？还是不要教！？」

该怎么说，我觉得她好像是认为都已经被看见了，就没必要继续在乎丢不丢脸或者别人的眼光，整个改变了态度。

「呃，是没关系啦……」

「咦！可以吗！？真的！？」

她眼光闪亮的同时突然往我这边探过来。太近了太近了。日南也是一样，为什么现充跟其他人的距离会拉得这么近啊。对非现充来说这可是致命的距离耶。

「不过，泉同学手边有AttaFami吗？」

「咦？是没有啦，不过玩友崎的就行了吧？游戏机的话我有喔？」

「……也是啦，那样是没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有个很大的问题。「……但是要在哪玩？」

「……！」

泉优铃眼睛睁得大大的，脸红了起来。咦。这什么纯情的反应啊。令人意外。

「没有地方可以玩啊。」

不过，就是那样了。如果泉优铃手边有AttaFami的话，就还有网路对战这招能用，如果不是那样的话必然就会在我家，或者泉优铃家里玩。一男一女共处一室。

「……可是……！」像是在恳求一样，没办法完全放弃的表情。

「哎，到其中一方的家里去也不太好……」

「……别说了。没关系。」

眼神像是已经振作起来的样子，但仔细一看就发觉眼里含泪，所以她这样大概是在勉强自己吧。也就是说，跟我两人独处会让她讨厌到那种地步啊。内心刺痛。

「……这样的话就好……」我把感受到的疑问拋给她。「但你为什么要做到那种地步？」

然后泉优铃就把她那一副像是生气又像是惊讶一般的表情朝向我这边。

「啥！？你问这个！？正常来说听我讲的内容就知道了吧！？」

「正常来说……？」

「你有够白痴耶！？真的迟钝过头，恶心！」

最近的年轻人马上就会说恶心这字眼耶。

「迟钝……？」这样说的话，就是那方面的事了吗？「……啊。」

「啊？怎样？」

我晓得了。然后就在我晓得的势头上不小心说溜了嘴。

「原来泉同学喜欢中村啊！」

一看过去，就发觉泉优铃的脸红通通，到了会冒出蒸气的程度。

「真的很恶心！怎么可能有这种人！」

回转身体让领带与裙子随之摆动、同时以书包为武器的攻击，直击了我的颜面。

「……唔……这，呃——」

「啊，抱、抱歉……不过，都怪友崎说了奇怪的话……！没事吗？」

看来很担心我的泉优铃，由下往上注视著我低垂的脸，因为距离之近以及她可爱的脸，而让我不由得一边说出「没事没事！」这样的话，一边以莫名高涨的气势后仰身子。

「真的吗？唉……可是啊！我说，真的是搞不懂修二在想什么耶！不是有绘里香在吗？她啊，对修二告白却被甩了。是那个绘里香喔！？所以啊，就想说他常常跟我一起玩……那么，会不会是喜欢我呢？之类的……哇——！不是那样！啊，可是会那么想是很正常的吧！？但他却突然嫌我烦还要我别缠著他……是怎样啦！？你觉得呢！？」

「我、我觉得喔？呃，该怎么说，应该是，不懂他在想啥吧？」

「对吧！？而且啊！？」

……被牵著鼻子走呢——在享受青春啊——女孩子真的是能发牢骚的话，对谁说都没差啊。

我一边揉还在刺痛的鼻子一边运转思绪。泉优铃愤慨地说著而且啊而且啊，以

及一大堆个人到不行的牢骚说得滔滔不绝，不过内容我一点也没放进脑里。这已经是很不得了的事情啰。这家伙可是名副其实的现充，不管怎样都是能跟那个中村很要好的程度，所以是有相当威猛的充实力，而且长相可爱胸部也大。跟这样的泉优铃两人独处而去其中一人的家？什么鬼啊。太奇怪了。欸，日南同学，我每次都说会让你生气的话真对不起，这种状况我应该怎么做才好？

「所以……呃——要去谁家呢？」

「呃……友崎你家可以吗？我家……不太方便。」

「啊——我家吗……泉同学家里没办法啊？」

「这、这是当然的啊……！没办法跟爸妈说明……抱歉。」

「……我知道了。」

泉优铃虽然一开始口气挺剧烈的，不过同时也像真的很抱歉一样委婉了下来。看来她本性不坏。

……说起来，嗯……？爸妈……？啊。这时我发觉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啊，等一下。我家没办法。只能到泉同学家里去。」

「啊！？为什么！刚才不是同意了吗？」

「是那样没错啦……泉同学，你是羽球社的吧？」

「咦？我？是没错啦。」

「你应该知道一年级有个叫友崎的吧？说起来你们关系应该很不错？」

我偶尔会听当事人这样说。

「咦，嗯，是说崎崎吧？知道是知道……呃，咦？『友崎』？」

「嗯。那家伙，是我妹。」

「……咦————————！？」

她把我说著「也不用这么惊讶吧」的声音整个盖掉了。

「先等一下！你们也太不像了！尤其是性格之类的！是怎样啦！我完全搞不懂！」

「我能理解，毕竟我也觉得我跟她之间不可能有血缘关系喔。」

「毕竟崎崎是开朗到不行的乖孩子喔？友崎你有够阴暗的嘛！咦！？这太扯了吧！？很奇怪吧！」

「啊——！我知道啦！别那样说！我也会消沉的！」

「……啊，抱、抱歉。」然后冷静下来的泉优铃发觉到问题点。「……没办法。」

「对吧。」

就是这样。毕竟是学妹，比起父母来说更不知道该怎么说明才好。

「那、那么……只能到我家……」

「……是啊，那就算了吧。」

「不，没关系，可以。到我家来。」

像是已经做了连毒药都能吃下去的觉悟一般的澄彻表情正看向我这里。嗯。所谓恋爱中的女孩子还真强大。只要是为了心爱的对象，无论多么辛苦的事都能忍耐。我去她家真的是那么令人难堪的事吗，我想把目光从这种疑问上头移开。

「……这样啊。」

「不过，友崎你方便吗？」

她这样对我确认。看来她比我想像中还更会察言观色啊。看来也是可以拒绝。

……我应该怎么做才好。现在我能用到某种程度的武器只有表情、姿势、声音语调，还有背起来的话题而已。到底有没有办法只靠那些就把『泉优铃的家』这种超绝高难度的迷宫破关呢？嗯，一般来想，不可能办到的。等在前方的只有凄惨的落败而已啊。那么，不行啊。逃跑的话比较好。逃跑。我一直都是这样过来的。逃跑远离打不过的敌人，做好准备之后再次赴战。这就是所谓玩游戏的准则啊。

『「人生」并不是在战斗胜利的时候，而是在输掉的时候才会得到经验值喔。』

又是记忆闪回。

啊，的确是那样，是那样没错。虽然我不是迷信著那番话，但实际上，我刚才就那样跟泉优铃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对话』。这是至今为止的我所无法想像的事态。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要说确实就是藉由输掉的时候所得到的经验值而提升的等级的话，虽然还太早，不过会自然地那么想也是事实。啊，真是的。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也是个玩家啊。喂，日南，你好好看著啊。这样的话我不就得为了验证那个『原因』是不是真的是你说的『输掉的时候得到的经验值』，而在这里吃下一场大败仗了吗？到时候要是我哭哭啼啼的我也不管啊！

「……不，没问题。我去你家。」做好觉悟的我冷静地这么说。「你家，在哪里啊？」

泉优铃就像是对这样的我感到不满而观望过来。

「……友崎怎么会这么平心静气啊？怎样？你是有去过女孩子家里吗？」

「呃，不……」想要说没有的时候，脑里浮现日南的脸。「啊，不对，应该算有去过吧。」

「啥！？搞什么啊！明明就是友崎！就连我都……那样的说。」

说什么明明就是友崎。你什么意思啊，你是想说我看起来一整个就是非现充，所以根本不可能去过女孩子家里，而且如果去过的话就很恶心之类的吗？我确实不是现充没错，但我没有被你那样说的理由啊。像这样，我把心里想的事直接化为言语说出来。

「你就是那种奇怪的语气很恶的说……算了，别讲那些了，跟我来。」

「啊，等一下，要先去拿AttaFami才行。」

「啊，这样啊。」

我先回到家，拿了AttaFami，并且做了一些准备之后马上出门。

「那，跟我来。」

就像这样，我被招引到了超难关迷宫。好好地看清楚啰，日南？我要去惨败啰。

＊　＊　＊

因为其他的例子也只知道一个，所以就自然地跟那个比较起来了，不过第一印象是跟日南的房间相比之下比较混杂的感觉。也不是特别很乱还怎样，但床上放著几个角色布偶，桌上也有不知道是啥、封面亮眼，像是时装杂志一样的东西拥挤地排成一排，不管看哪里都觉得泉的房间既热闹又华丽。而且那些都是就连我都多少知道名字的角色跟杂志，该怎么说，是那种会让人觉得是跟流行才拿来卖的阵容。墙上挂著装饰过剩的软木板，跟现充同学一起照的照片或者大头贴就简单地贴在上头。那应该就是所谓「一直都是好朋友」的东西吧。

「友崎，你看过头了。」

「啊，抱歉。」

在托盘上放著可爱的马克杯跟普通的纸杯的泉优铃过来了。

我以「……」这样的感觉看著那个之后，她就对我说「烦死了！别挑东挑西的！」。不，我可没说话啊。

「那么……该怎么做才好？」

泉握住手把，端正姿势，表情极度认真地面对电视上显示的开头画面，同时这么说。游戏的画面映入她那又大又圆滚滚的眼睛。

「我想想……总之。」我坐在保持适当距离而不会被现充的气场弄到窒息的位置，握起了手把。「先对打一次看看吧。」

「咦！？不行，没办法啦！毕竟友崎你比修二强啊！？我没办法的啦！」

「不，是那样没错……不过，要是不知道泉的实力大概在什么程度的话……」

我这样说出来，发觉自己对泉自然而然就直呼名字了。这是因为输了好几次而换来的成长，还是是多亏AttaFami的福，又或者是因为被书包砸过的关系呢，我不管了啦。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这种心态。

「原、原来要先这样啊……？那、那么。」

泉的姿势变得像是紧张得战战兢兢一样。肩膀耸了起来，嘴巴紧缩闭得紧紧的，眉毛则是凛然散发认真的气势。总觉得这种表情，莫名地适合她呢。

我在角色选择画面选择中村爱用的角色Foxy之后，泉选择了在所有角色之中最华丽，拥有可爱容貌的女剑士。

「啊，先等一下。」

「咦？怎么？这个不行吗？」

如果泉的目的单纯只是『喜欢AttaFami所以想要变强』这样的话，用自己喜欢的角色确实是比较好。

不过，这次泉的目的是『要成为中村的练习对手』。既然这样的话……

「选这个。」我把游标指向Found。「因为这是我一直在用的角色。」

「咦？友崎的？这个比较好吗？」

「不，中村是为了要赢过我才做练习，所以是想要找出对抗我的策略吧。所以啊。」

「啊……这样啊。」泉表情凝重地点了点头。「友崎头脑不错呢。」

「咦，是、是这样吗……？」受到夸奖让我吃了一惊。「总之，开始吧。」

「OK！」

气氛也一点一滴地变得和缓，在女生的房间里玩著自己最喜欢的游戏，会有这种很有现充感觉的状况，是不是代表我进步了非常多呢？我心怀这样的感慨。

「……不可能……」

泉一整个处于愕然状态。

「原来如此……这样的话，课题就是……」

「……说什么课题啊！刚才那是怎样！友崎的动作超恶心的说！？」

命数调成总共四命来打，我毫无失误——再加上，还是毫无损伤就结束了这场对战。也因为这样吹散了刚才那和缓的气氛，就像在暗自笑我到底哪里有进步一样。

「嗯，这就是典型的新手行动方式。没有节制地一直放出空隙很大的招式，没有在看对方的动态。我这边就连猜想对方的动作都不需要，直接看准空隙就能把招式打过去了。」

我一边顶起心中的那副眼镜，一边平淡地一一列举出来。

「咦，什么？等一下，友崎，你给人的感觉不太舒服喔。」

我无视想要退避三舍的泉，继续一点一滴地把我的分析细数出来。

「强攻击的输入还有从场外复归之类的基础中的基础，意外地做得还可以……所以问题是立回吧……因为必杀技用太多了所以要让通常技增多一点……」

「欸、欸，怎样？真的令人害怕的说！」

「泉！」

「有！？」

泉维持盘腿坐的样子咻地跳了起来，然后又重新端正坐姿跪坐，背肌整个打直。运动能力真强啊。

「总之，要你做的事已经决定好了。」

「咦！？什么！？」

泉的眼睛闪闪发亮而把身子朝我这边探过来。这样看起来的话，果然脸很可爱胸部也很大而且味道也很香，真的很糟。不过我一扯上AttaFami的话，那种事是不会跑进我的视野中的。因为只有视野看不到所以有感受到香味。

我选择了练习模式，操作角色给她看。

「刚才泉使用的角色，这样弄一般跳跃的话会这样。」

Found大幅度地跳跃。泉的黑眼珠就像是盯著猎物一般跟著角色移动。

「不过，跳跃钮只按一下下的话就会变这样。」

「……啊，好低。」

Found以刚才的三分之一左右的高度，轻轻地跳了起来。

「这是小跳跃。彻底钻研AttaFami这个作品的话，就知道这款游戏在比的，是要怎样调整跟对手之间的动作时机与空隙，还有攻击对手的风险能降到多低。所以，有必要让这种能够调整细微出招时机的技巧，做到百发百中的成功。」

「先、先等一下！」

泉站起来，快步走向桌子那边。

「好痛！脚麻了！」她一边拖著腿一边打开抽屉，从里面拿出小笔记本跟原子笔，并回到原来的位置，「……然、然后呢？」

泉做出了把我刚才说的话笔记下来的动作之后，便摆出看起来不安却很认真的表情看向我这。还真用心啊，又变成跪坐的姿势了，不过那样子没问题吗？

「你试一下看看。」

「啊，嗯、嗯……」

泉以十分慎重的手势把手把拿过去，短暂地按了一下跳跃钮。

「咦？」

「……果然会这样。」

Found大幅度地跳了起来。

「先、先等一下！再一次！」

大跳、大跳、小跳、大跳、小跳。三成到四成左右的成功率。

「对，这个还满难做到的。不过，要是做不到这个的话，要到至少能跟中村对战的等级的话，根本不可能。」

「根本不可…………？那、那我要练习！」

「要练是没错啦，不过不是那样啊，泉。」

「咦？」

口舌的状态很好，果然我的主战场就是AttaFami啊。

「难得有了可以玩AttaFami的环境。要花时间来做小跳跃练习的话，不如去做更有实践性的练习还比较好。那样做的话实力提升的幅度比较大。」

「这、这样啊……咦，那这个小小的跳跃要怎么办才好？」

我先说了一句「这个嘛」做为开头，然后这样说下去。

「小跳跃的练习也要做。不过，在玩AttaFami的时候做一些实践性练习的话，效率比较好。既然这样，该怎么办呢……答案只有一个而已吧？」

然后，我想像著那张已经看习惯的一脸得意的脸色而摆出同样的表情，并且这么说。

「只要在没玩AttaFami的时候也进行练习就好了。」

「……什、什么意思？」

「那就是。」我从口袋里，拿出之前准备好的东西。「要用这个。」

「……马表？」泉像是觉得不可思议一样地睁大眼睛。

「对。你稍微看一下。」我按下按钮，开始计时。然后，把停止钮按出声音。

「来，你看。」

「……咦？没有停下来……刚才有按出声音吧？」

「……泉，你稍微试一下看看。」

「嗯、嗯。」就像在对待精密机械一般，以慎重的手势接过马表的泉，一边上下摇晃全身，一边「欸！」按下按钮开始计时，然后又按了一次按钮。

「……呃，咦……？停下来了。」

「对……这个马表『只有一点点』坏掉了。」

我又把马表拿回来，开始计时。然后，喀叽、喀叽、喀叽、喀叽。让泉看见画面的同时按了好几次按钮。

「咦？没停下来？」

「对。这个马表啊，如果按停止钮的时间太短的话，就算确实压进去压到声音出来，也一样不会停止。」

「呃、咦，是这样啊……？不、不过，这又怎样？」

「很简单。」我像某个人一样迅速地竖起食指。「从现在开始每天上下学、移动中、看电视的时候，也就是除了跟人见面的时候以外，要一直做不让这个马表停下来的练习喔！这样的话就有办法做到小跳跃啦！」

「咦！？」

泉惊讶了起来。应该是针对内容跟语气两者吧。语气因为参考那家伙过头了所以讲错啦。

「做别的事情的时候要用马表练习。然后，能在家练习AttaFami的时候，就做实践性的练习。这就是效率最好的练习方法了。」

「确、确实是这样……！不过刚才那女性化的男大姊口气是怎样！？」

泉一边说著这类的话一边认真地笔记下来。看她那傻傻的样子到底有没有理解其实不太好说，不过表情是「不管怎样就接受到底！」的感觉而让我想笑出来。关于口气的部分我只说了「别在意，是我讲错了」，然后她就「嗯、嗯」这样子接受了。好，老实的弟子会成大器喔。

「然后，至于刚说的实践性的练习方法……这也很简单。」泉咕噜一声倒吸了一口气。「就是背起来。」

「背、背起来？」

「对。你看一下这个。」

我把游戏模式设定成重播，从插在插槽里的我的记忆卡中，选择某场对战，并开始播放。

「这是……把某一场两边都是顶尖玩家的对战情形储存下来的东西。」

「呃——nanashi？还有NO——」

「嗯，那个先不要管。本来这两个人爱用的角色都是Found，不过这场是nanashi那边试著用Foxy，另一边则用Found所进行的多战。」

泉皱起眉头的同时惊讶起来。

「……厉害。跟刚才的友崎一样，动作好恶。」

「对，这个Found强得一塌糊涂而且没有多余的动作。那不是像我……不对，不是像nanashi那样靠感觉玩出来的，而是靠理论让操作变得洗练的喔。所以做为参考是最适合的。」

「……那么，意思是说把这个看个好几遍，自然而然地记起来就可以了？」

「很接近，不过有点不对。」我把手把拿给泉。「……不是自然而然地记住。泉你必须把这场比赛的流程，从一开始到最后都完完全全地背起来，而且要能配合这个重播画面完美地操作手把。」

「……真的假的？」

真的是真的。

「这场比赛总共四命。因为两边都不太会露出空隙所以比赛时间有到十几分钟。所以要背起来的话十分辛苦，不过也因为这样网罗了这款游戏中所有的重要技术。我……不，nanashi为了探索Foxy的可能性所以尝试了各式各样的战法，而采取应变对策的Found的动作变化也很多。」

「原、原来如此。」

感觉好像能听得见噗滋噗滋这种脑袋里的回路短路的声音，不过她看起来还算是勉强可以跟得上，所以我继续说下去。

「Found那边的动作全部背起来的话，接下来就是Foxy那边了。我想，要是两边都背起来的话，泉在当下的时间点应该就达到了能跟中村对战的等级。」

「真、真的吗？」

发自内心，看起来很高兴的笑容浮现在脸上。这就是恋爱中的少女的笑脸吗？

我对她点头。

「……不过啊。」泉的表情暗了下来。「我，只看这个录影的话，不知道该怎么操作才对的说。不晓得哪个招式该用什么发出来之类的……」

正是如此。就算想模仿也有做不到的场合……那要怎么做呢，这很简单。

「对，所以刚才有说啊——要背起来。」

「咦？」

我先把看起来像很纳闷的泉放在一边，从我的书包里拿出活页笔记纸跟笔盒，然后在纸上画上简单的图跟表。

「……你就把这个背起来。」

「这是什么……？招式的，表？」

「没错。」我一边把表格填起来一边加以说明。「这个叫『指令』的，是怎么操作就会发出什么招式的意思。然后，这个火柴人就是发出那个招式时的角色体态。用蓝色框起来的部分是大致上的攻击范围，红色部分是判定为无敌的部分。『发生速度』指的是，输入指令之后到一开始的攻击范围出现所需要的时间。」

「呃……？」看来是讲太快了她跟不上。「……你上面有写个F的说，这是……？」

「这个是帧的意思。以AttaFami来说一帧就是1/60秒了。总之，你就当成愈少的话，招式发出来的速度会愈快就好了。还有，『扣血量』是会给对手的损伤的量，『击飞率』是指能把对手击飞多远。有些招式的损伤量虽然大但击飞距离并不远，也有刚好相反的情形，所以这方面要特别注意。」

「嗯……嗯！」

回答得是挺有气势的，不过是没办法完全跟上理解的表情。

「嗯，刚才说的不懂也没关系。把重播影像背起来，同时也把这个招式表背起来的时候，应该就会渐渐瞭解每个招式的特性，以及为什么要在特定时机发出某个招式之类的才对。不如说，我希望你能一边思考一边背起来……不过，只是单纯背起来并且让身体能反应过来的话，就会让实力有相当大的提升，只那么做的话也没关系吧。」

「我、我知道了……」泉做完了笔记。「……说起来啊，友崎是怎样？是把这个招式的表都背起来了吗？看你什么都没看就顺畅地一直写下来说……」

「咦？啊，这是当然。」我这句话让泉露出了惊讶的表情，不过我继续说下去。「不只Foxy跟Found，我把三十八个角色的所有招式都完美地背了起来。」

「……真、真的？」

「嗯。要写给你看吗？」

泉露出的表情超越惊讶而到了想要退避三舍的程度，然后又超越那种程度而转为佩服的表情。

「欸，你从刚才开始，就很厉害呢？」泉的表情浮现疑问的神色注视著我。

「嗯？」

「该怎么说啊。确实是很厉害……不过就算做到那样，也什么都没有不是吗？你是为了什么才做到那种地步？」

突然说什么东西啊这家伙？批评阿宅？

「啊？为了什么才做是什么意思啊？我会玩AttaFami，又不是为了要跟大家拉近关系，也不是为了要受到其他人夸奖之类的喔？」

我理所当然地这么说之后，泉就「咦！」这样睁大眼睛。

「是这样吗！？明明就是游戏！？」

「那是当然的啊。你以为游戏是什么东西啊。」

啊，不过说起来最近的小孩也会为了交朋友而玩游戏啊。

「因为啊，强到那种地步的话，别人就不想接近啊。会没办法进行对战，我刚才也是觉得你那样很扯。如果是普通厉害的话，说不定会觉得你很猛就是了。要是厉害过头，就会觉得太强了好恶心，大家都会这样觉得啊。你就不会、讨厌那样吗？」

看起来莫名发自内心深处的表情。然后这时。我的脑里浮现最近听过的类似的话。

是跟深实实一起回家的时候的对话。跟刚才说的，大概是一样的话题吧。

「要说完全不讨厌……倒也不是那样。应该说，比起受到大家的疏远，自己决定了想要变强的目标却没办法达成的话，才更加令人讨厌吧。」

「哦……是这样啊？」

我为了确认这份直觉，就问她看看。

「你是想问我是不是不会在意别人的看法，没错吧？」

「嗯，对！」

果然啊。深实实说过，为了当下的气氛跟开心之类的，会选择去委屈自己。而且听刚才的话来判断，泉跟深实实应该是十分类似的吧。应该说那已经变成习惯，已经成为性格的一部分了。用游戏来比喻的话就是同一种属性。

与其说她们是偶然一样，应该说就像日南说的，单纯只是那种人比较多而已吧。没有贯彻到底的自己的价值观，而是对某些地方不太稳定的自己抱持著疑问，这样的状态。

「也不是说不会在意……应该说有比那个还重要的事吗……」

「可是啊，要是没办法融入大家的话，不会很累吗？下课时间之类的也开心不起来，每天都会很沉闷嘛。实际上我……也没看过友崎在学校里过得很开心的样子。」

「你别管啦！」

「啊哈哈哈！」

当下的气氛瞬时和缓了起来。不过这真的是，很切身的问题啊。应该吧。

「不过，应该说跟朋友一起欢笑也不会就是人生的一切……」

配合大家、受到大家的评价、不要异于常人、不要遭人疏远。像那样不被周遭所排斥，能够属于某个群体，顺著某个人做出来的价值观——那种东西也就是『气氛』，日南好像这么说过吧——而活下去。对泉来说那就是目前的幸福，应该就是这样吧。

「呃、咦，很厉害呢……我应该不会那样想吧。不知道为什么耶？我以前就是这样子了，就算想改也改变不了呢……呃抱歉！我到底在说什么啊！？啊——刚才说的不算！总而言之，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啦！人生有很多种呢！」

泉一边甩甩手一边把这种气氛带过去。露出笑脸的同时，视线则是看往其他方向，眼中含泪。虽然应该也带有害羞的心情，但那表情该怎么说呢，那也表示著这个问题对泉来说是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问题。

这时我的心中，浮现出一个疑问。深实实与泉，这两个人的烦恼明明就是差不多的内容，为什么只有泉会想得这么沉重呢？

深实实她是说「是为了保护小玉啊——」之类的，或者「因为开心比较好所以这样就可以了吧！」之类的，一派轻松的感觉。可是泉她现在，却如此地迷惘，如此地沉痛。

那到底，有著怎样的差别呢。

还是说，其实深实实只是擅长把那方面隐藏起来而已呢？

然后，这时我想起来了。我跟深实实的对话之后，莫名感受到的不协调感。

『感觉比较像是深实实受到扶持』这种没有根据的推测。

不过，现在我觉得稍微理解了当时涌起那种直觉的理由。

——我觉得，果然深实实她才是一直受到小玉玉的扶持。

我想起家政教室的那件事。

『……刚才的事，也谢谢深深喔。』『……谢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做喔～』

那个关系性。

『花火就是因为内心一直都是赤裸裸的，心里的防御力也很低。所以，要是没人成为她的铠甲，或者把射向她的攻击矛头给撇开的话，她的内心马上就会千疮百孔了。』

这个日南的分析。我一边推测，一边理出了头绪。

小玉玉确实是受到了深实实的帮助。不过，比起那个更重要的是——

说不定深实实已经在保护小玉玉，也就是在保护能以自己的力量帮助的存在这件事上头，找出意义了吧。就像我一直持续玩AttaFami一样，就像日南在各个领域一直以第一名为目标一样，那件事在深实实的心中，已经成为她的目的了。她在那个目的上、在结果上，找出了对她自身确实的意义。所以，她才不会迷惘。

不过，泉大概没有那种东西。没有在委屈自己这件事找出意义。没有目的，只是随波逐流而已。她应该有很多朋友吧。不过，她一定没有那种，如同深实实心中小玉玉的地位，会把委屈自己的行动赋予意义的存在。所以她会维持不稳定的状态而迷惘，在自己身上感受到疑惑。

虽然是外行人的分析，而且根据只有这一星期所发生的事，但我从自己的经验感受到了这些。

不过我在想，如果这也是经验的话，人类并不是能够被谁填补，也无法把自己多余的力量分给他人。应该是只能靠自己，用自己本身的力量，来填补自己本身的吧。

「不，应该不可能没办法改变吧。」

「咦？」

「因为，就算是从现在开始，也想要改变的话。」

「咦？性格？没办法没办法！你在说什么啊！我已经十七岁了喔？已经太迟了啦！真是的，好了，这个话题结束啰！」

泉露出实在很难看得出来是装出来的笑脸，以一张装出来的完美笑脸设法让当下的气氛和缓下来。从她的表情来看，她就是用这种方式在名为教室的战场撑过去的，就算没有当场看到也能判断出来。

——然后该怎么说，经历之前跟深实实的对话、从日南那边听来的小玉玉的强项与弱项的话题，以及现在这些，想要做出补救其实却透露出内心想法的泉的话语，我有不少靠自己激荡出来的想法。而且与此同时，我也想起日南说过的某句话。

『所谓的对话本来就是互相「把自己脑袋里所想的东西」传达给对方的行为喔。』

『看来你挺擅长「把心里想的事情原封不动地说出来」呢。』

如果那是真的，如果那就是所谓真正的对话，我现在就要把『自己的脑袋里所想的东西』，传达给泉。我想著这样的事。超难关迷宫，反正要战斗的话就把自己拥有的一切完全施展出来再全军覆没吧。就是这种感觉。

「……我对自己这种从出生开始到这个年纪都一直没有改变的性格，也有著像是想法一样的东西啊。」

「咦？」

不知道是不是对突然换成严肃语调说话的我感到惊讶，她那张装出的笑脸有点松懈了。我是意识到要弄出没办法再更加严肃的『语调』而把话说出来的。我对那多少产生了效果，而且对方是现充还看得出来有产生效果这点而感到惊讶，同时继续说下去。

「『人生是粪作游戏』就是我的想法。『人生』很不讲理。强角拥有好处，弱角就被压榨。根本没有值得去攻略的规则之类的东西，只是靠运气的游戏。对那种东西没有注入自己的热情与时间的价值，也没有必要。我的思考方式是那样。」

「嗯、嗯……」泉的笑容渐渐地变成目瞪口呆的表情。

「所以，所谓人生这款游戏就算输了——比如说在教室里异于其他人也好、交不到女朋友也好、没有朋友也好、在班上的地位很低也好，那根本就不算什么啊。毕竟是粪作。然后，相反地，AttaFami因为是神作，所以比起在人生中取胜，在AttaFami中胜利的价值高太多了，也是很厉害的事，最重要的是那对我来说才是真正的幸福，我是这样想的啊。从生下来到现在，至今一直是这样想的。」

泉的视线从我身上移开，只是保持著沉默。

「不过我最近，遇到了某个性格很差、不过跟我差不多厉害的玩家。然后，那家伙跟我说了这种话喔，说『人生是神作』。老实说，当时我心里在想那家伙在说什么鬼话。也想说同样身为玩家却感受不到『人生』这款游戏有多粪的话算是完蛋了吧。不过啊，她说了很多话说服我，总之，我是没有相信她啦，不过因为是厉害的玩家所说的话，好歹也要确认一下那家伙说的话是真是假吧，发展成了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说，我要稍微认真点玩玩看名为『人生』的这款游戏。」

泉的眼皮瞬时跳动了一下。

「然后啊，她教了我攻略法还有努力的方式之类的东西，我自己尽可能努力去试试看的期间啊，该怎么说，我想到了这种事……不，虽然不甘心，但几乎是确信了啊。」

然后，与其说我是面对眼前的泉，倒不如说是以面对著世界第一的努力家、世界第一的自信家，同时性格也是世界第一恶劣的某个玩家的心情，说出这样的话。

「人生是不是神作，虽然我不确定，不过至少它一定是一款良作！这样。」

泉整个愣得张开嘴巴。然后一边笑一边这么说。

「——不是『神作』啊？」

我也不是装出一个表情，而是自然地笑出来，并且这么说。

「对，毕竟目前还没有确信到那种地步啊。我不会说自己没有在想的事情。」

「……还真厉害。」

泉又笑了出来。

「……不过，至今有十六年以上都觉得『人生是粪作』的我，因为小小的契机，变成会觉得『人生是良作』的地步了啊。这是很猛的变化吧。」

「啊哈哈，应该，是吧。是这样吗？啊哈哈，真奇怪。」

啊哈哈什么啊。我的话可是还没说完。

「所以啊，没有关联的。因为性格好几年都没变之类的，跟那种事没有关联。」

或许是发觉到我想说的话吧，泉像是很讶异一般地注视著我的眼瞳。

「所以泉啊，如果想要改变的话，一定可以改变的。」

然后我也勉强自己对上泉的视线。

「……就算从现在开始，也绝对可以。」

——就像这样，超难关迷宫的挑战结果是，没办法判断是赢还是输的『神谕结局』这种预料之外的收尾。

＊　＊　＊

「是、是这样吗……？」

泉以闪闪发亮的眼光注视著我这边。把自己所想的东西全部都说完之后的我，变回了不擅长在对话中做出应对的平常的我。

「嗯，应该，大概吧。」

泉喷笑了出来。

「啊哈哈，说什么啊，真不可靠。」

「……还真抱歉啊。」

毕竟来这个家里之后进行了时间很长且自然的对话，我的对话技术是不是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提高了呢。虽然我也有这么想啦不过没这回事，只是我能够像以往一样聊AttaFami的事，还有把自己的脑袋里所想的东西拿出来说明罢了。

「……不过……说得也是，我会试试看。」

「咦？」

「会做AttaFami的练习……还有，周遭的目光？我会试著让自己变得不去在意，去做做看那方面的事……如果不试试看的话，就不知道结果呢，确实是那样。」

「……这样啊。」

「嗯……啊，对了对了。」泉把手机拿了出来。「告诉我你的联络方式吧。要是有一些不知道的地方的话会想要问啊。」

「咦！？不，我没办法对周围的眼光那方面提出什么建议啊。」

「不，不是那个，是AttaFami的啦。」

「啊，说得也是喔……」

我承受著泉那种「这家伙在说啥啊」的视线，交换著联络方式。

「OK！」

「啊，喔，那……我差不多该回去了。」

毕竟关于AttaFami能教的都教完了。

「嗯，啊，这个软体！」

「啊，没关系，那是Sub ROM，记忆卡也是Back-up起来备用的。」

「Sub ROM？Back-u？」

「……不，当我没说，我指的是我还有一片啦。」（注16：当一款游戏只能存一个纪录档的时候，有些玩家会为了特殊目的而买两片，平常在玩的叫Main ROM，Sub ROM指的是为了特殊目的另外买来玩的那片。至于Back-up指的是备份。）

「这样啊？可是……要是你借我这片的话，不就能网路对战了吗……？」

「啊！对喔……抱歉。」

「啊哈哈。也对啦！不过，也因为这样聊了很多话，没关系啦！」

「哈哈。」她这样说让我安心多了。「那先这样。」

「啊，嗯，路上小心喔！啊——等一下……呃，那个——」

「嗯？」

「……啊，没事！掰啰！」

她想说什么啊？我内心有著这样的疑问，不过还是离开了泉的家。

然后在我离开后还不到五分钟的时候，泉发来了短短的讯息。

『谢谢啰。』

没有表情文字跟其他东西，只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刚才要说却没办法说出来的会不会是这句话呢。

是不是说不出来才用电邮传过来呢。该怎么说，明明是现充却也有容易亲近的地方嘛。

而且因为是这种内容，我看到那个之后，就马上把讯息给传送出去。

——是传给日南，而且讯息的内容是问她说这种时候该怎么回信才好就是了。

＊　＊　＊

「一直装备的剑偶然附有头目的弱点属性，而且一直装备的盾偶然对头目使用的属性有抗性，是这种程度的奇迹呢。」

星期六。稍微用电邮报告跟泉之间的事之后，她回了「跟我见个面做报告」而急遽演变成要在今天集合。

「这果然是很猛的奇迹啊。」

我对桌上的巨大圣代感到束手无策的同时这么说。

「说起来啊，我有想过，最近很多事是不是都发生得太刚好了啊？泉的事也是，菊池同学的事也是一样。日南，你应该没有暗中做一些事前准备还怎样吧？」

顺带一提，集合场所不知道为什么是离埼玉有段距离的都内的圣代名店，现在日南正稀松平常地吃著有草莓有香蕉还有哈密瓜而且还大量地淋上了一层鲜奶油与一层炼乳的极甜兵器。

「你在说什么啊。我什么都没做喔，做了事前准备的是你啊。」

「啊？我？」

「对啊。因为，要是你换教室的时候不会每次都去图书室，也没有对优铃搭话从小风香那里借面纸的话，就不会在图书室被小风香搭话了，而且如果没有玩AttaFami把中村修二打得很惨，也没持续一个礼拜对优铃每天搭话的话，昨天，就算突然撞见没力走著的优铃，根本也不会发展成去她家里的情形啊。那全部，都是你做出的行动引来的结果喔。」

你点这个就好了，受到这样的指示而点的我的份的圣代，正被说出这些话的日南以平分的名目吃著八成的量。

还真会吃啊。我吃两成就已经是极限了。顺带一提，那份圣代是叫做牛奶圣代加桃子与起司鲜奶油的东西。

「嗯，那样说是没错啦……」

「你对自己也太严厉了。你就算稍微对自己的努力做点评价也没关系吧？不过，不那么做也能保持动力的话是没差啦。」

为什么这家伙就算嘴里有含东西还能说得这么流畅又清晰啊。

「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是有在评价自己啦。」

这么说之后，日南就停下了吃东西用的手。

「……这样啊？」看起来挺开心的表情，说不定是因为圣代很好吃吧。「这样就好啰。试试看之后觉得怎样？有没有觉得自己的努力让人生有所好转，是很美妙的事呢？」

日南笑嘻嘻地注视著我的眼里。我有点不知如何是好而别开了眼神。

「……还好吧。」

「哦，原来这种情形是你会害羞的点啊。」

「烦死了。」

「嗯，没关系。这样子代表你离中等程度的目标又更接近了呢。」

「……你有在听我讲吗？泉是因为喜欢中村才在努力的喔？」

「说是这样说，优铃她跟中村修二之间应该没有聊过昨天跟你聊的那种比较深入的话题才对。而且，你拥有优铃她没有的东西。不过说是这么说，想必她也不会单纯因为那样，而喜欢上你这个人吧。至少不会喜欢目前这个样子的你。」

「目前这个样子？」

「就算你真的多少有所成长，差得远的地方还是很多喔。不过，眼光放远来看，要是你持续努力下去，持续成长的话，今年之内有办法达标的可能性，可是挺大的呢。」

「真的假的……」

是那个泉优铃喔。身为现充的，嗯，虽然其实很脆弱啦。

「对。」她一边吃完圣代一边这么说。「总之我说的是可能性。」

「你还真会吃啊，整个吃完……」

「那么，你决定好了吗？小风香那件事。」

「嗯，算是吧，虽然有点犹豫，不过，几乎算是决定好了。」

「……这样啊，嗯，我就不问你答案的内容了。等你实行之后再跟我报告。」她一边这么说一边拿出钱包。「如果，你要跟她约会看看的话，可以用这个没关系。」

「……电影票？」

「对。下个星期天的，玛莉·琼的试映会。」

「试映会……？是说约她看电影比较好吗？」

「算是吧。不过重点是，毕竟是第一次约她出去玩，如果太过强制也只会给人不好的印象喔。用这个的话，表面上就能说是刚好拿到票但是没人能一起去所以就约她，加上日期是固定的，所以她就算不想去也可以说当天有事而轻易拒绝。而且，如果她要去的话，看电影跟其他的约会方式比起来，就算对话比较少也没关系，看完电影之后也能有共同的话题吧？」

「原、原来如此……」

「而且，如果对方真的有心想跟你出去，就算那天真的没办法，也会说改天再去哪里玩之类的，主动约你的可能性很高。总而言之，风险很小喔。」

「原来如此……嗯，虽然我还没完全确定要怎么做，我还是先收下了，谢啦。」

「好。」然后她就直接拿著钱包站起来。「抱歉，今天我只能待到这边。我也有很多事情要办。毕竟东西几乎都是我吃了，特地把你叫到都内也会耗一些交通费，这里的钱就让我出吧。」

我想对她说「不，没关系」，不过这家伙说了那些之后应该也听不进去，所以我就直率地说了「这样啊，不好意思。」

＊　＊　＊

当天晚上。我就像平常一样，用从日南那边借来的数位录音机录下自己的声音再听听看，重复这样的流程而进行音调的练习与复习。

这时，我想要播放结果操作失误，按到了奇怪的按钮。

「啊，糟糕，这是怎样？资料夹切换了吗？」

档案数的地方本来显示的应该是「63」，但现在显示的是「781」。

哇——该怎么办，要怎样弄才能弄回去啊？

我碰壁了几次而按著按钮后，就开始播放那个资料夹里面的声音档了。糟啦！擅自听这个的话不太好吧！我这样想，慌忙地想要按下停止钮——不过对一开始听到的声音感到惊讶，不自主地停住了要去按钮的手。

『就是这样子才会被岛野学姊甩了！年纪比较小的果然是靠不住……不对。』

咦，这个是。

『年纪比较小的果然……嗯嗯！年纪比较小……啊——啊——啊……年纪比较小的果然……啊！』

这个是，在家政教室，帮了我、深实实，还有小玉玉的时候的。

『「就是这样子才会被岛野学姊甩了！年纪比较小的果然是靠不住……你被这样说了吧！」……就是这样了。年纪比较小的果然是靠不住，年纪比较小的果然是靠不住……好。』

然后录音在这里中断。

毕竟是人家的隐私，总是不会想把别的录音也听下去。不过，光是刚才那段就已经足够理解。已经传达得非常够了。让我知道那家伙到底哪一方面最厉害。至今虽然多少都有体会，不过刚才那个让我清楚地实际感受到了。

那家伙厉害的地方就是，有好好地要让自己变厉害而持续下去。

＊　＊

隔周。

周一到周二的两天内，只要到下课时间就会跟泉稍微聊聊关于AttaFami的事，这种情形受到周遭感到意外的注视，不过也就是发生这种事的程度，没特别引起什么事件。

泉以比预料中迅速许多的步调把招式都背了起来，而我告诉她「照这样下去的话，这周之内应该就会达到能跟中村对战的程度」之后，她十分高兴。收了一个好徒弟啊，而且坐在旁边也容易交谈。

跟日南的作战会议也没有很多话要说，就像之前一直提到的，要做姿势、表情跟语调的练习，还有话题要毫不松懈地一直背下去，以及要尽可能跟泉或菊池同学进行对话，顶多就是这些。

然后是星期三。今天这天，是跟日南相遇之后，最剧烈波动的一天了。

第一卷 6 攻略迷宫之后回到村里有时会遇到强大的头目

今天有要换教室上的课。也就是说，在上课前去图书室的话，就会变成跟菊池同学一对一。

今天也从早上开始就跟泉讲了几次话，确认了一些跟AttaFami有关的事之后，到了换教室上课前的下课时间。就像平常一样，不过实际上怀著跟平常不一样的心境，我前往图书室。

打开图书室的门之后，就看见菊池同学已经在那里了。菊池同学注意到我之后就微微露出高雅如同春风一般的笑容，是个美人啊。然后视线又快速地回到她在看的那本书。如果她那边又主动提起那个好像叫安迪的话题的话是很轻松，不过这次似乎不从我这边去搭话就不行的样子。我想办法不吓到她而响起适度的脚步声，同时朝菊池同学靠近。到了离她很近的位置后，菊池同学就以彷佛一条圣龙般极尽华美的动作转了过来。

「嗯……？怎么了吗……？」

还是老样子，如同天使的眼泪落下一滴在鼓膜上头一般，渗入身心的声音。

「啊，有些话想说……」我一边说一边把菊池同学旁边的椅子拉出来，调整成隔开适当距离的位置之后坐了下去。像我这种纯粹的非现充，要是在极近距离沐浴在美人的神圣气场之下，就会让身体溶于光芒而蒸发消逝。

「怎么了……？」

「呃——那个啊。」受到她那实际上应该黑溜溜，却不知为何看起来蕴含妖精魔力而呈现深绿色的眼瞳所注视，我的决心感觉就要产生动摇。

「是关于前阵子那个，安迪？的话题……」

「啊，嗯……！」

菊池同学的眼里凝聚了更多光芒。不过，我要下定决心。

「其实……」我把已经决定好的答案，开门见山地说。「我喜欢那个作者的事，是假的。说起来……那个人的书我连看都没看过啊！」

可爱地歪歪头的白鼬，不对，是菊池同学，眨了眨眼睛。

「呃……？」

菊池同学不只能散发像是妖精或天使的氛围，就连如同幼小的孩子一般的纯粹氛围都能散发出来。我对这种情形感到惊讶的同时，这样说下去。

「我是说真的喔。」

「咦……？可是，实际上有在看……」

那是理所当然的疑问。毕竟每次都在图书室把书摊开，会以为是那样也是情有可原。

不过不是的。因为啊。

——我告诉她，自己真的有够喜欢AttaFami的事、因为那样才会把有空的时间都拨到那方面去的事、会来图书室是因为讨厌太早换教室就会感受到的那种气氛……以及，我只是一直装成在看书，其实都在检讨AttaFami的战法的事情。

「所以，我……对那个叫安迪的人也没有喜欢还是怎样，真要说的话连读都没读过。只是，那个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说明才好，当下就那样带过去了。」

菊池同学她显露不像是责备也不像是原谅，只是纯粹地觉得很可惜一样的表情。

「原来，是那样啊？可是，小咒语呢……？」

「小咒语……？啊！欸逼什么的吗？」

「嗯……那个时候看的书里面出现很多次……再见、期待再相逢的小咒语……」

「啊，常常出现啊？不过就算那样也没错，那时翻开的页面上也有写那两句，我想说要撑过当时的场面，就自然地马上说出来了。」

「原来是那样啊……」

「嗯，所以啊，那个，要给我看你写的小说的约定也是，不对的吧。算是误会……应该说，毕竟是从我的谎言起头的约定……对不起。」

「这样啊……原来是这样呢。」然后她呼的一声流露气息。「麻烦你不要在意。」

菊池同学就像是要洗去我的罪恶意识一般给予我赦免的微笑。如果不是单纯我太高估自己的话，她的表情看起来也给人一种寂寞的感觉。

然后，就是接下来该怎么做了。我一直到行动之前都还没决定好。道歉之后，要邀她看电影，还是不要邀她呢。我轻轻地碰了一下放在内袋里面的某场试映会的票券。

「……可是啊。」我感受著心脏抨评评的鼓动，而这样开口说出来。「毕竟我想我还是会来图书室……下次，跟喜欢的作家之类的无关，我想跟你平常地聊聊天，这样。那个，叫做米歇尔·安迪的作家的书，我也是有想说要去读读看……这样的话，你觉得怎样呢？」

我的这个提案，使得菊池同学一边扇著她长长的睫毛一边轻快地眨了眨眼，后来她散发不像平常那种奇幻的感觉，而是符合这个年龄的女孩子的那种气氛，看起来很开心地笑了出来。

「……啊哈哈哈！友崎同学，不是米歇尔，是麦可喔……你真的，没有看他的书呢？」

「啊……是麦可啊，呃——啊哈哈。」

「呵呵。」

「不、不过，就这种感觉，呃——我下次可以……再、再过来吗？」

然后菊池同学，以一个像是透过枝叶缝隙洒下来的阳光一般和煦且蕴含人性的笑容，说了这样的话。

「……当然，可以喔！」

因为那个表情而不自主地害羞起来的我，只说出「太好了，那先这样」，就离开图书室了。

然后我快步地走向家政教室。

我觉得在那种情况下约她去看电影就太狡猾了。我对她说的还只是一堆谎言，而且我觉得菊池同学她，大概还没摆脱那种跟别人喜欢同个作家的兴奋高扬的余韵。如果是这样，假如要约她，我觉得没等到那些事物全部消逝之后的空白状态下再提出来的话就太狡猾了。我觉得那样并不诚恳。所以我心里才会想，这样子就好了。

我就像那样靠自己的方式努力对菊池同学的事情做了个了结，以清爽的心情过了一整天。下课时间跟泉稍微聊了一下跟AttaFami有关的事，然后泉就会去跟后面窗边的那群现充会合，而我就那样在自己的位子上一个人度过，像这样的流程也变成固定的了。日子像这样过下来，我自己也能感受到有所进步，也培养出了自信。

——也就是在这种时候才会有事件发生。

＊　＊　＊

「友崎。」

「咦？」

放学后，听起来没那么熟悉的声音叫了我的名字。

看过去之后，发觉是跟中村关系不错的——竹井两手环胸而瞪著我。他旁边则有面无表情的水泽把观察事物一般的视线投过来。他们是家政教室那件事的时候跟著中村的两个人。

「过来一下。」

「呃？」

这是怎样。他们是来传话的？毕竟是这两个人过来，所以认为跟中村有关的话应该八九不离十吧。不过，是怎样？AttaFami那件事，照日南的说法应该已经把气球的气都泄光了才对，我是做了什么会让中村心情不爽的事吗？还是其实不是那种负面的传话？不不不，这种口气听起来不会是那样。

「好了，快来这边。」

讲一堆有的没的应该也无济于事，看来也只能跟过去了。我想确认日南有没有把这种状况看在眼里，而环顾教室之后，没看到她……应该是先去第二服装室了吧。也就是说这场突如其来的头目战，看来是只能靠自己努力了。

他们带路，应该说我被他们强行带过去而抵达的地方是职员室的斜对面，以前好像是校长室但现在没在使用的空房间。里头设置著还是校长室的时候留下来的，十分老旧但多少还能使用的沙发跟桌子，还有小型的映像管电视跟其他东西。

而且，那里除了中村之外还有几个现充集团的男生在。

「……呃——？」

包括竹井跟水泽总共六个人。这是怎样。我等一下是要遭受私刑还怎样吗？

「喔——友崎。」

是中村。单纯只是叫我的名字就让我感受到威迫感。不自主地移开眼光后，视野中跑进了某个看习惯的东西。咦。那个游戏机是——

「呃，等等，是要玩AttaFami，这样吗？」

没料到的发展让我陷入混乱。咦？难道是要扳回一城？

「就是这样。好了，你快坐到那边。」

遭到催促之下坐到已经备好的手把前面之后，游戏机的电源就被打开。电视画面播映著已经看习惯的开头影像。

「等、等一下，是要怎样。」

中村的跟班们无视陷入混乱的我，离开了我跟中村，在房间比较后面一点的地方排成一排。

「就像你想得一样啊。」

中村以低沉的语音如此告诉我，也就是说——

「你要，扳回一城？」

中村稍微咂舌，对我呛一句「你那种说法太嚣张了。」

「不，可是啊……」

我回头看向后方，有围观的人群。也就是说，接下来在这里所发生的事全部都有人证。上次对战的时候，真要说的话我是压倒性过头的压倒性胜利。不过，知道实力差距有多大的恐怕只有我、中村跟日南而已。也就是说，就算其他人以为差距只有一点点的程度也不是什么不自然的事情。

不过，要在这里发生的对决可不一样。就连内容的细节，都会完全遭到目击。

中村在这几周说不定确实累积了许多练习。从那种程度的实力往上认真累积练习的话，应该会到达能够轻松地零失误解决在场所有跟班的程度吧。不过，这跟那种情形不一样，因为我强过头了。在这种短时间内不管累积多少练习都是微不足道的。更何况，就算要比那场对战之后实力提升的幅度，我也有自信说是我的幅度比较大。假设要抱持认真再认真的心态进行战斗，做好把风险回避到极限也没关系、战斗时间要多长都没差的觉悟的话，就连零损伤过关都在我的视野之中。就算没做到那样，要零损伤过关应该也很容易吧。

所以，这种对战是不能进行的。这可不是丢人现眼的程度。如果我有办法手下留情还好，但我玩AttaFami的时候是绝对没有办法手下留情的。所以，这样不行。

「不要玩，一定会比较好。」

「你这家伙……真的别太嚣张啊。」

毕竟我是在观望围观人群的时候说出刚才的台词，我想他恐怕以为我的意思是「你会丢人现眼喔？」这样吧。又把他惹得更生气了。这也是当然的。不过要我把那句话说得委婉一点的话我真的没办法，我还差得远呢。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认真的。你确实是每天都在练习的样子……就算这样——」

我说到这边就停了下来。要是我对他说就算这样也没办法弥补实力差距之类的话，一定只会让他更生气。不过几乎都说出来了，说不定为时已晚了吧。

……我这样想的时候，他说了意料外的回覆。

「我有在练习的事，你从谁那听来的？」

至今为止最有压迫感的说话方式。咦？点在这？

「呃，没。」我也没有隐瞒的必要所以说出来。「从泉那边听的。」

「……果然啊。」中村的眉间皱了起来。「最近你们好像处得不错啊？」

「咦？」

……稍等一下。虽然要确定是还早了点，不过等一下。要扳回一城真的是太早了，我是有想过他是不是对其他的事生气，所以就在气头上把我叫了过来，该不会这家伙……

「为什么你会跟优铃处得不错啊，这很奇怪吧。」

看来真的是这样啊。说起来你还真有办法在围观之下坦荡荡地说这种事啊。就算这样你还是太扯了啦。我说，我最近会常常跟泉说话，是因为泉希望你能陪她，所以才去努力练习AttaFami的喔。我是在泉『为你』努力的时候推她一把，处于邱比特的地位喔。

为什么这样的我，要因为跟泉要好令你吃醋还对我呛这些有的没的啊。

「不，也不是说要好。」

「那是怎样啦？」

就算是那样，我也不能把真相说出来。那种以自保为目的，而把为了恋爱而努力的女孩子的事情透露给对方的行为是最恶劣的。就算是没有恋爱经验的我也知道。这样的话，现在只能靠我自己的力量撑过去了。

「不，就不是那样，就算是好了，在这里对战也不对吧，应该要到谁家里之类的地方再打。」

「家里……？对啊……你这家伙，好像去过优铃家里啊？有目击者这么说啊。」

真的假的，现在弄到火上加油啰？不行了，这一定生气的啊。恶心阿宅玩游戏把他打得惨兮兮还说一大堆得意忘形的垃圾话，这次还跟他自己喜欢的女孩子，虽然还不确定喜不喜欢反正就是那样的女孩子，处得还不错，最后还去过那个女孩子的家里，这下没办法了。会生气。这不是我有办法闪躲的问题了。

「啊——呃，那也有点内情的说……」

「……是怎样啊？」

「……不，抱歉，我不能说……」

我也想不到能说什么谎……我说不能说的行为，虽然不知道是不是被他当成了『我跟泉之间的秘密』，不过反而让中村的气焰更加高涨，而说出「别说了，开打啦。」并且用力地握住手把。

不过我还是，「可是……」「怎样啊。」「不……」「你讲话的方式很恶啊」，像这样以拿手的恶心特质来拖延时间，死缠烂打地寻找有办法改变状况的事物。希望会是日南。觉得我没出现在第二服装室很可疑而收集资讯，立刻跑来这里的发展对她来说一定是可以轻松做到的事。不，只要多争取一点时间，她一定会来。她就是那样的人。

我像这样发出我的祈祷而重复著没有意义的问答的时候，房间的门砰的一声打开了。神啊！

「打扰啰——呃，咦！？友崎！？」

时机差到我笑了，指的就是这种状况吧。泉过来了。难以置信。

「优铃，你搞什么，不是叫你别来了吗？」

「啊，抱歉，修二，不，我想说差不多，可以……跟你……一起玩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感受到这间教室里弥漫的不寻常气氛，声音迅速地萎缩了下去。中村，抱歉。这个，对你来说是最惨的状况啊。是因为我跟泉说这周之内应该可以跟你对打，还有刚才没意义地拖延时间所造成的。所以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啊。早知道这样早点打一打就好了。在被泉看见的状态之下，已经没办法退场了吧。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她离开这里啊。

「算了，没差。你啊，好好看著喔，现在要开打了。」

「咦，嗯……！？我知道了！」

啊——啊。搞砸啦。已经不行了。泉混进了排在后面的那群跟班。

「优铃～就说没用了嘛～快点回家啦～」

随著声音再次从开著的门走进来的是，泉之前提过的绀野绘里香，还有她的跟班们。漂白过的亮丽头发加上短短的裙子。绀野绘里香在那群人里面也是超群出众，华丽又显眼。

「咦？这是怎样？」其中一个跟班这么说。「我现在要跟友崎对战了啦，好好看啊。」中村这样说。啊——啊。绀野军团也混进中村的跟班里了。这是怎样啊。现实生活很充实的全明星大激斗Attack Families还怎样吗？为什么要做这种自杀行为啊。我不管了喔。

「这样够了吧友崎。都到这关头了你可逃不了啊。」

「唉……」我做好心理准备。话说在前，我一扯上AttaFami的话就没办法放水了啊。

「……逃不了的是你啊，中村。」

在各种层面上都是。

＊　＊　＊

之前恐怕只有中村看过的、我嚣张起来而回呛的行为让围观人群鼓噪起来。「呼——！」「真会说耶～！」「那个是友崎吧！？」「整个炒热起来啦！」。吵死了吵死了。我不管了——既然只能做的话就做下去。遵从美学而认真做到底。就好好怨恨拿了跟AttaFami有关的事来对我找碴的自己吧。我在AttaFami的舞台上可是最强角色啊。「还是老样子很会讲啊？友崎？」中村碎碎念这些话的时候明显地很生气。不管了不管了。要揍我就揍啊。如果能这样就当场结束的话也没关系。不过要我做，我就会做到底。就只是这样。

「那种话就别再说了。要对战？还是算了？」

我看都不看中村那边就把手把拿起来，同时以冷漠的情绪对他吐出这句话。已经够了。要是开始对战的话，接下来只需要把自己托付给至今为止的经验。从河川的上游坐进桶子，然后维持打坐的姿态漂流到出海口。那种情况不需要多余的理论。只是以自己至今的经验，让自动产生的感觉导引出条理而流向正确答案。「当然是要打啊。快点把角色选一选。」他这样的话我有听到也好像没听到，我就像平常的状态一样选择一直在用的角色。啧。从很近的地方传来了咂舌一般的破裂声响。这样啊。中村选择角色。还是一样是Foxy呢。开打吧开打吧。

战斗开始，那一瞬间我就已经跑向中村。中村就像要配合我一样微微跳跃，打出两发远距离弹。将小跳跃的著地与远距离攻击组合起来而消除发射后的空隙的技巧。那是以前的中村没办法用出来的小招式。看来是练习过吧。不过那种东西没办法阻挡我的流势。没有疑惑也不会焦急更不会大意，我只是以自己知道的正确流向让Found顺著漂过去。来往拆招的时间到了。

你这人靠练习到底学会了什么，我根本不知道也跟我无关。对你而言说不定是非常重大的成果吧，但从我的角度来看，那跟没成果是没两样的。非洲的某个国家的奇怪蚂蚁，好像长出翅膀而变得能飞了喔。哦——是那样啊。跟那种事是一样的。中村对突进的我所设下的诱敌招数，被我以技术与经验完全击溃。我用瞬错开了五次接近的时机。喀嚓喀嚓喀嚓喀嚓。他不可能有办法应付这种超出知识的乱七八糟的动态。我抓住满是空隙的中村，把连续技接到他挂掉为止。先拿下了一命。

「刚才那是怎样？」「动得好恶。」「没这种的啦——」「咦？」群众陷入困惑了。虽然很可惜，不过这场比赛，刚才的情况再重演三次就会结束了。不过瞬的五连发毕竟还是出其不意以卖相为主的招数，再用就没办法凑效了。所以接下来的正确做法就是自己让他看到跟刚才不一样的招数。看到好几条发展突然亮了起来。有七到八种可以用，不过该用哪个好呢，嗯，这个就行了吧。

我刻意一直用稍微晚一点的时间点发出冲刺攻击，让中村的防御在有点跑过头的地方停下来。以为我满是空隙而停下来的中村就当场使出抓技。可惜。因为你跑过头了所以我就在你的正后方啊。我转向投掷技落空而满是空隙的中村并把他抓起来。投掷。连续技。拿下第二命。

「咦？」「没办法挣脱吗？」「被抓到就完蛋了？」「什么鬼啊，太糟了。」「没这种的啦。」可以挣脱喔，如果技术够好的话。焦躁起来的中村的操作精确度下降了。这样的话，正确的路途要看几条就有几条。一直闪一直闪一直闪。好耀眼好耀眼。到底有几条啊该走的路，那我就直直走吧。要是迷路的话只会让眼睛痛，而且不管选哪条路都没办法改变击坠中村的那种结果。

单纯的冲刺攻击，遭到防御而被抓起来。「哦。」「抓到了！」围观群众鼓噪起来。中村的攻击第一次对我奏效了。中村应该是打算继续接连续技，不过他不知道吧。对于没有蓄积损害的状态的Fouud，Foxy确实是只要没有错开击飞方向就能从投掷技开始接连续技，但要是错开的话反而会让Foxy露出空隙，而被对方接起连续技啊。不过，要是练习对手中没人会对他那么做的话他也没办法发觉啊。该恨的是环境。

砰——拿下第三命。

「……」「……」「……」围观人群沉默了。这是当然的啊。我到现在都是从投掷技开始接连续技打到他挂而拿下了两命。不过在大家觉得「中村终于反过来抓住友崎啰！」的下一个瞬间是中村被击坠。既然都已经变成这样了，接下来就只是单纯地扫垃圾，轻松的，照流程做。显现在我眼前的已经是数条光明道路所联结的辽阔广场，无论朝哪个方向走出去都会抵达目的地。感觉就像在飞一样地蹬著地面。身体浮了起来，往天上飘去。往下看就发觉广场的右前方延伸出形状非常复杂的路线。虽然不管往哪里走都会到达同样的地点，不过机会难得就练习吧。我就沿著那条路走看看。

我朝中村的方向跑过去，小跳跃。空中后A。往右瞬。横向A。小跳跃。空中上A。著地。跳跃。按住一下子B空中发射。著地。在对手著地地点用冲刺抓。下方投掷。跳跃。空中前A。空中前A。空中跳跃。下B。著地。按住B。跳跃。空中跳跃。下B。上B。著地。小跳跃。B发射。冲刺。降落崖边。空中前A。空中跳跃。下B。

第四条命。

比赛结束。

＊　＊　＊

唉。搞砸了。为了克服这种充斥压力的状态而认真专注了起来，结果没必要地把他打得更加惨不忍睹了啊。

「……可恶。」

中村咬牙切齿，以忍住苦涩的表情小声地说。观望著此景的人群，则是完全地无话可说。这也是没办法的。总共四命却连一命都没打下就落败，这种情形除了实力差距之外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形容。

我拿下他第一命的的时候还有「玩得太拿手了好恶喔」这种给人下马威的话，不过恐怕是因为中村真的是全心全意地认真在玩的关系吧，人群自然而然地沉默下来。

往后面看之后，除了绀野绘里香以外的人没半个看向我这边。我跟她有点尴尬地四目交接，浮现像要带过这种气氛的笑容，而点了点头。啊，真的对不起。不过也只能这样做了啊。就算是我也不想这么做啊！

因为这里的气氛待起来实在太难受了，我只说了「呃——那，先这样」而打算离开室内，而就在这个时候，我被预料外的声音挽留。

「……再打一场。」

说出这句话的不是其他人，而是中村。

——在说什么鬼啊，这家伙？再打一场？刚才的比赛内容都那样了耶？不，没意义吧。办不到的。这样说不夸张，就算打一百场你也赢不过我啊。那样做真的没意义吧。

「不，但是……」

「我刚才不是说，要再打一场了吗，快点把手把拿起来。」

「……呃——角色要换……」

「保持原样就行了。我也保持原样来打。我没有打算怪在角色身上。别瞧不起我。」

「……我知道了。」

中村对围观的群众连瞄都没有瞄一下，只是一直注视著游戏画面而那么说。

围观群众的表情像是目瞪口呆一样，也像是感受到了些许的恐怖一般，就那样注视著中村的背影。

莫可奈何，我握起了手把。

因为没有像第一战那样的思考加速状态，受到的损伤是比刚才多了一点没错，不过又是一命都没失去就胜利了。

不，那是当然的啊。我回头看向围观人群，在低著头的大家之中看见了日南。哦。看来是在第二战的途中悄悄地进来了啊。她在跟身边的泉小小声地对话。想必是在瞭解现场的状况吧。

不过这种状况，就算是日南，应该也没办法能够挽回了吧。看起来如果不是我跟中村其中一边被当成坏人，好好地被判决有罪的话就没办法收尾了。

跟泉的对话告一段落之后，日南露出了十分艰难的面色，然后看向我这边，摇了摇头。

虽然我不知道正确来说这代表著什么，不过可以确定是负面的意义。也就是说，恐怕没有办法让这个场面从现在开始大幅好转了。

「再打一场。」

……我没办法相信。

现在，现充男女的主要成员几乎所有人都集合在这里，这种状况下刻意宣称说要扳回一城，结果一命都打不下来就直接二连败。明明是这样，为什么内心没有遭受挫折？你这家伙的心境是怎样啊？为什么还要继续打下去？

「动作快。」

他看来完全不打算听我这里的意见。

「……我知道了。」

——然后又是，零失误的胜利。

气氛变得愈来愈沉重。就连我都感受到了，所以对气氛敏感的现充们应该觉得会窒息吧。我回头看之后，发觉除了绀野绘里香跟日南的所有人，头都低到了一般来讲会觉得低过头的程度。日南是面无表情，绀野绘里香则是以严厉的表情看向这边。

「……我，今天还要上补习班……」

绀野绘里香的其中一个跟班这么说而想要离开。

「我、我也一样～」

追随刚才那个人，又一个跟班说出这样的话。

「别撒谎。你们几个星期四才要上补习班吧。」

中村没有回头看向她们那边，不过确实是以威迫的口气这样放话。

「啊——是啦。」

「啊哈哈……」

然后。

「再打一场。」

欸，骗人的吧。为什么啊，中村。

不过，也没办法说服他。

「……我知道了。」

——还是一样，零失误而得胜。

——然而。

再打一场、再打一场、再打一场。这种事又重复了三次。每次都让气氛沉重得更剧烈，但中村的态度一点也没有改变。然后就在那第三次，我终于没有零失误，而是失去一命之后获得胜利。我可以发誓说，我完全没有放水。

不过，这样就好。这样的话，中村那消化不良一般的痛苦应该也减少了。确实，连战下来不只没半次胜利，甚至连一命都打不下来的情况，应该不是单纯伤到自尊的等级吧。所以……

「中村，这样就……」

「再打一场。」

中村的眼神只是笔直地注视著游戏画面。

「不，这样已经……」

「你以为打掉一命我就会满足了吗？叫你别小看我了吧。再打一场啊。」

连续对战开始之后，中村第一次从游戏画面移开目光，看著我的眼睛。那是感受不到任何一丝迷惘的眼神。也蕴含著斗志。看来并不是单纯无聊的固执。

「……我知——」

「修二啊～你是不是差不多该放弃了？再下去就让人觉得很恶心的说。」

我往后方看了之后，发觉说话的人是绀野绘里香。

「说起来你这是怎样？不过是区区一款游戏竟然还这么认真～有够无趣的说。」

中村转向后方，用视线刺向绀野。

「……跟你没有关系吧。」

「啥？刻意把想回家的人留下来还说没关系，有没有搞错？完全只能认为你的头壳坏掉的说，好恶～」

不在意中村那威迫的魄力，绀野像是把他当傻子一样地边笑边说。

「我不记得有阻止你这家伙啊？你干么留著不走啊绘里香，有够恶的。」

绀野绘里香的脸扭曲起来。

「哦～你变得会说这种嚣张的话了呢。怎样，前阵子我对你告白所以得意忘形了？真的很恶的说。真是辛苦你误解啦。不过就是你在班上最显眼，所以觉得能跟你交往还挺幸运的才告白。要是知道你这么恶的话才不会告白咧、才不会告白咧～」

是那种轻松自在，但也像在突刺内心一般的说话方式。

「哦——但那跟你心里怎么想一点关系也没有。不管怎样只是我单纯对你没兴趣而已。」

绀野绘里香看起来不高兴地用食指搔头。

「说起来不管打几次你都赢不了嘛，没意义过头了看了就想笑。就连我们几个人看了也知道，你真的有够弱耶修二？」

「……！」

中村第一次话卡著说不出来，或许是要趁隙追击吧，「对不对？美佳？」她对跟班寻求同意。这样的时间点很露骨啊。

「呃，嗯，真的很恶，说起来我真的是想回家了啊。」

打从心底把他当傻子的语气。

「对啊……就这样？」

绀野绘里香煽动对方说更多话。这种做法可真猛啊。

「欸，嗯，呃——说起来中村真的逊爆了。死一死比较好吧，说真的。」

「真的耶～」绀野绘里香高兴地这么说。

然后以此为契机，绀野绘里香的其他跟班也对中村追加攻击。泉保持著沉默。

「说起来你记得吗？这家伙说要扳回一城所以要我们好好看耶？有没有很糟？」

「糟透啦糟透啦！而且一般来说不会逊成这样！说起来真希望他把时间还给我们耶！」

「就说啊修二。你真的怎么想都很恶，又很弱。你·已·经·输·了。懂不懂？」

绀野绘里香痛骂的锐利程度不是一般地猛。

「跟你们几个没关系吧，没兴趣的话就回去，快点走开。」

中村说话的气势果然也弱了下来。

「说跟我们没关系有好笑到喔！说起来，咦？中村眼里有泪水耶！？」

「真的耶！欸，这是怎样！要哭了！？都几岁了啊！？」

「咦——！玩游戏输了还哭出来是几岁啊！？又不是幼稚园的小孩了～！我说啊，你最近放学之后好像一直都在这练习吧。啊哈哈哈，跟个傻子一样——而且还输成这样？你的努力全——部都没意义吧？啊，有够丢脸——真是没用的游戏耶。」

绀野这样子放话之后说出「走吧」而要带著跟班往外走。看著这幅景象的日南嘴唇微微动了一下的情形，只有我看在眼里。

——然而，比那个情形还快了一瞬间，充满怒气的男人的声音，响彻这房间里头。

「等一下，你刚才说了什么？」

到前一刻都还面无表情的日南，显露了至今所看过的表情之中最惊讶的一副表情。

毕竟嘴里说出刚才那句话的人，并不是中村或他的跟班，而是我。

「啊？」

被地位比较低的人咬了一口的绀野，看来极度不高兴地瞪著我。

「……怎样？友崎？怎么了，你是不爽吗？欸——好恶。」

她用像在敷衍小角色一般的轻浮口吻对我顶了回来。

「你们几个只会说恶心之类的话吗？」

我为了让瞪过去的行为奏效而努力地呛回去。

「啊？会说啊～！你那口气是怎样，听起来很不舒服的说～！」

「说起来友崎你是怎样，还真嚣张耶？果然恶爆了～！」

「我说这是怎样？为什么你要袒护这家伙啊？真莫名其妙。」

「真的耶～！说起来他完全说不出话，真好笑～！」

「因为恶心的人跟恶心的人物以类聚吧？真不想跟他们混在一起耶！」

她们说的那些话每一句都深藏著恶意刺著我。虽然她们让我知道我会被这样反咬回来，但我的手还是在颤抖。

「真够无聊的。不过你们几个是不会知道的吧。」

「啊？」

语调的练习、表情的练习、姿势的练习、说话方式的练习，我开始做那些事情之后，第一次瞭解到这些家伙在那些事情的层面上，是远远比我高阶的存在。她们每一天都持续锻炼著那种技术。她们自由自在地操纵那些事物，到了我根本没本钱跟她们比的地步。然后这几个人，也老早发觉我就是比较低阶而瞧不起我。所以我说的话不管内容怎么样，应该都没办法传达过去吧。

「我啊。」我慢慢地开始说。用我所能做到的，极限的、认真的语调。「我最讨厌把比赛输掉的情形，怪罪到状况、角色那些东西上头，自己不去努力而找藉口的那种人了。」

「啊？」

「所以怎样？」

「你讲什么东西？」

「吵死了！」我尽全力大声叫出来。「……之前我赢过中村的时候，中村他找了藉口，说是角色的问题。那时我想说这家伙怎么会这么无趣。不过啊，现在又怎样？在这么多人前面！惨败成这副德行！就算这样还是不找藉口一战再战！后来终于抓住从我这里打下一命的这种成果！你们几个应该不知道吧，这种行为有多猛！有多伟大！」

就算是我，也有那种不能饶恕的事。

所以我对于绀野绘里香说出来的那句话，不管我变成怎样，我都一定，不能饶恕。

「啊？」

「说啥啊？」

「说起来没赢就没意义了吧。」

「中村他啊！已经不是那种，会找藉口的人了啊！」

然后我深深地吸进一口气，而这么叫出来。

「不过到这个时候了，那种事怎样都没差啦！」

这句认真说出来的莫名其妙的话，让跟班们无言以对。

然后我朝绀野绘里香的眼睛直视过去，绀野绘里香瞪回来。是很可怕不过我绝对不会别开眼神。

这就是我的志气啊。

「绀野，刚才你有说吧，说了『真是没用的游戏耶』。」

面对这场战斗的等级与装备都不够充足，而且就连弥补的对策都没有，想必是一场明显看得出会落败的战斗，但只有这个我绝对不想退让。这些家伙应该不知道吧。RPG里头常常有，那种就算HP耗到零也无法打倒敌人的战斗事件啊！

不过，这次是不是那种战斗，我也不知道就是了！

「听好了，我啊，讨厌输了还找藉口而不去努力的人……不过！」

所以我，顺著『只是我个人觉得很不爽』的切身想法，而叫喊出来。

「……不过我啊！对于把AttaFami拿来取笑的人！更加讨厌啊！」

跟班们完全地目瞪口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现在是我跟绀野在互瞪。

「听清楚了，这款游戏是神作！游戏平衡度也很好。只要磨练下去实力要升到多高就有多高，而且没有无法挣脱的招式，只要磨练技术的话根本没有接到死的连续技！角色满溢著个性与创意，全部都是抓到别的游戏里头就可以独撑大梁的角色！不只这样还有许多隐藏要素、单人游玩要素而且竟然还对应连线！再加上连线环境有够好，可以毫无压力地对战！支援应对也很好！更不用说！跟通常攻击不同的必杀技，还有效果夸张的超必杀技，也让轻度玩家能够乐在其中！AttaFami是一款顾虑到核心玩家那种不停钻研的需求，也在配合轻度玩家的大众度做到平衡，完全让这两种相反的要素同时并立的，不朽的名作啊！」

「啊？说什么恶心的话，你想说的就这——」

「可是到了这个时候！就连那种事！都————不重要了！」

我喊到喉咙都要破掉的程度。绀野绘里香也目瞪口呆了。

「你们几个开什么玩笑！什——么『努力全部都没意义』啊！说什么屁话！像你们这种王八婊子根本就不会懂吧！中村他！不是只有现在！是在这几周！都拚命地不停努力啊！」

中村对我这边投以惊讶的视线。

「我懂的啊！听好了，第二战第二命的时候挣脱我的连续技的动作！那个啊！真给他有够难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操作啊！只能犹豫几十帧！一般来说光要稳定用出来就要练几个月！要在这种让人紧张的场面实践又更难！不是能偶然操作出来的东西啊！懂吗！？还不只那样！最后一场比赛击坠我的时候的动态！那是连我每次用都会担心会不会成功的操作难度夭寿高的连续技啊！MLJ！是叫做Moon Light Jewel的爆难连续技啊！有够猛的啊！中村他！听好了！把耳朵里挖乾净听清楚啊！虽然你们几个应该不会懂啦！中村他啊！是持有目的！确实！每天！没逃避！就算不爽也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然后就像现在这样，实际上说不定是真的很小啦！但他抓到了成果啊！」

我几乎都是在鬼吼鬼叫。

「所以你们不该笑中村！不该嘲笑别人的努力！全心全意努力的人啊！比起任何东西！都一定！还要更美、更正确啊！」

然后我陷入了视野不知道是一片白还是一片黑的状态，就算这样我还是——

「我啊！讨厌输了还找藉口而不去努力的人！也讨厌把AttaFami拿来嘲笑的人！

不过啊！比起那些事情更重要的是！」

全心全意地，叫了出来。

「你们这种没去努力还嘲笑别人的努力的人啊，我最！讨厌了啊！」

＊　＊　＊

沉默。绀野绘里香什么都没有说，跟班们都在对绀野绘里香察言观色。中村保持惊讶的模样而愣在那边一直盯著我，中村的跟班们看来是觉得待得很不自在而扭扭捏捏地动著身子。日南她的眼睛有点湿润。真的假的啊喂。真不愧是演技派的。这家伙真猛啊。

在这种状况下最先行动的是绀野绘里香。

「……恶心，你讲那什么鬼啊。」

以这句发号施令为信号，跟班们也起死回生。

「真的耶。」

「认真个什么劲，不过就是游戏而已。」

「真有够恶的。」

啊，不行了。原来如此啊。这就是所谓的『气氛』啊。刚才，由于绀野绘里香所说的话而让『认真起来谈论的行为』变成邪恶一方，她制定了这样的规则。我亲身感受到了这种事。

我就到此为止了。已经弹尽粮绝了。接下来就交给你了，日南。就连我都做到这种地步了。

如果是你的话，想必能做得更好吧。

我对日南使了个眼神后，日南就微微地露出笑容而点头，然后朝向前方，动起了嘴唇。

「咦——可是我觉得那不坏啊。对那种事认真起来的话。」

然后响彻了房内的，是活泼且惹人怜爱的声音。

——不对，是活泼且惹人怜爱，却好像又带点怯懦的声音。

咦？好像带点怯懦？

「……啊？什么意思？优铃？」

绀野绘里香的眼神锐利地朝向泉。咦！？泉、泉！？

看向泉的身边，发觉日南她没把话说出来而呆愣地张著嘴唇，就那样整个人僵在原地。

「呃，不——该怎么说呢？就是啊，像那样子果然、也像少年一样很美之类的……？」

「哦？不是要袒护我而是袒护友崎那边就对了？」

泉她已经，显而易见地颤抖著肩膀了。

「说、说起来啊！不是那样，最近呢，那个，叫AttaFami？的那个游戏啊？我也有试著玩玩看啊——不过这东西也挺深奥的呢——！来嘛来嘛，绘里香也试试看！好啦！」

「啊？干么把话题扯远？」

「没、没……没把话题扯远啦～！因为啊，刚才不是在讲AttaFami的事吗？对不对？说起来啊，玩这个要用小跳跃的话意外地很难耶，就算要试也没办法那么顺利地用出来！啊，不过我最近有比较拿手了喔——」

「……啥？」

白费功夫到看了都觉得不舍。泉是一个能够判读气氛的人。她自己不可能不知道她现在的状况是那样。

「可是啊——！就只有强力的招式发出来的速度有时候会比较慢，要打到对手还挺难的呢——啊，可是，因为这样，我发现到啰！只要在出招速度比较快的招式打到之后，再继续接下去就可以了！那就是所谓的连续技吧……！？呃，这是当然的呢！啊哈哈……」

所以这是，虽然很辛苦但忍耐下来，拥有自身意志的行为啊。不过，只看表面的话样子是不太对劲。从那个泉优铃身上散发出来的不协调感，再加上那不知理由何在的拚命与一心不紊的举止，让场面陷入混乱，模糊了焦点。

「对！所以啊——我觉得要把Found用得淋漓尽致很不容易呢——唉，我也是还差得远啦～不过，Foxy用起来还更难呢——会这么说是因为，下降速度很快！这样子啊～意外挂点的情况就很多呢——唉，AttaFami真的挺难的。可是我啊，也是打算努力去玩的喔，理由要保密就是了，就这样啦，啊哈哈……」

在场的所有人都把眼光移向泉。对于在意他人目光的泉来说，这应该是非常难受的状况才对。

「然后啊——就会想说用其他角色的话如何呢……」

看不下去的日南往前踏出一步，而在那前一瞬间，绀野绘里香先把手放到了泉的肩膀上。

「泉，别再说了。我莫名觉得扫兴。」然后转向跟班。「大家，走啰。」

把泉留下来，绀野军团从房间里出去了。然后中村的跟班们也利用这个时机，离开了房间。

啪哒一声，门关起来之后是瞬间的寂静。然后下一个瞬间，泉整个人坐到地板上。

「……吓、吓死我了……！」

然后一抽一抽地开始哭了起来。真的假的。

中村往那里靠近。

「笨蛋，干么勉强自己啊。你啊，又不是那种性格的人。」

「可是……可是……！」

中村的手放到泉的肩膀上。欸搞什么，别随便碰我的弟子啊。不，可是这两个人看来两情相悦所以没关系吧。真好啊，我也没差，嗯。

「好啦，什么都不用说。你啊，很努力了喔。」

「呜……！修二～～～～！」

「好了啦，来。你不想让别人看到这种表情吧？」

中村朝泉伸出手。

「嗯，没关系，我没事的……！」

泉就那样用袖子带劲地擦掉泪水，摆回一张俐落的表情并且用自己的脚站起来，两人并肩走出房间……的前一刻，中村只把他那锐利的视线朝向我这里。然后，用那种只在嘴里回响就结束的声音，细碎地说了什么东西。那个声音的音量真的不是那种能传到我这边来的，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我能听得非常清楚。而且在那个声音中所蕴含的意志，就我听起来的感觉，是货真价实的。

「下次我会赢。」

然后他又跟泉两人并肩，走出了这个房间。

呃——？

「……这是怎样。」

「……我才不知道呢。」

日南罕见地露出整个傻眼，没有防备的那种表情。

我一边看著她那张脸，一边没有头绪地思考这次的事件，之后发觉到了一件事。

「啊，说起来啊。」

「……怎样？」

「你啊。」

我意识著日南她常常用的，带著讽刺的那种语气。

「这次，什么都没做耶。」

我与日南相遇之后第一次有办法，看见她露出那种内心被刺得一针见血的表情。

第一卷 7 希望制作人员清单跑完后会有结局后的故事

事件结束三天后的星期六。

我跟日南在北与野的某间义大利餐厅，吃著世界第一好吃的沙拉。

「有够好吃的……」

「呵呵。就说了吧？」

没想到不是义大利面或披萨之类的，而是在前菜的沙拉就中招了。意料外的攻击啊。狡猾。太狡猾了。不过很开心。

享受蔬菜本身的甜味跟沙拉酱完美调和的同时，我们开始了一如以往的会议。说真话是想要尽早一起聊一聊，不过日南收拾残局花了一段时间，到今天之前都还没办法好好地谈一谈。

「不过还真是，一团糟啊……」

在旧校长室愈演愈烈的一幕，由于目击者很多而且内容也很不得了的关系，就连细节都传到了许多人的耳里。中村连败的情形、我得意忘形而呛出来的话、我那种会让人觉得恶心的玩法、我认真谈论的叫喊、我的……奇怪？几乎都是我的恶评啊。哈哈哈。

然而，事件对班内势力图所造成的的影响……是让人一定会惊讶的情况。影响并没有剧烈到哪里去。

中村还是老样子君临在金字塔顶端，中村那群跟绀野绘里香那群也是，没有引起什么表面上的争端。两派人马互相交流的频率果然还是减少了，不过在星期五，我看到泉以中间人的立场，使得中村与绀野之间尽管有点别扭但还是进行了对话。他们几个也太擅长修复人际关系了。大概是观察预后而等待恢复的感觉吧。（注17：预后（英语为Prognosis）为医学用语，指的是以病人目前状态来判断之后的情形。）

在那种情形下要说有什么地方发生了很大变化的话——是有两个。

一个是跟泉有关的。泉是为了要亲近中村才去练习AttaFami的事情，班上几乎所有人都察觉到了，而产生了守护著某种温暖的东西一般的气氛。没有发觉泉的心意的人，班上大概也只有中村而已吧。

说到『迟钝』的话代表就在讲中村，这种公式也已经渗透在整个班上了，至于中村连这种事都没发觉的情形就变成了一种挺搞笑的状况。他太沉迷AttaFami了。该怎么说，那家伙不服输的特性，说不定有一点做为玩家的才能呢。

然后另一个变化就在中村身上。事件以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输给我而悔恨，他对AttaFami的热情又更上一层楼了。如果只是那样倒还好，但他演变成了「现在眼里容不下恋爱之类的东西啦！」这样的感觉。他似乎就连短暂的下课时间与午休都拿来用，像魔鬼一般地练习著。

也就是说啊，该怎么说，因为本来应该处于邱比特立场的我，让中村忽视泉的事而只会著眼在AttaFami上头了……中村他，大概之前都还挺在意泉的吧。呃——对不起。我造成了反效果。

「不过，就算那样，对你的不好影响最后没有很大还真庆幸。」

「……那样说也对啦。」

没错。就连对我的影响，也都比想像中还要少。

从星期三那天开始，到今天之前的那两天。喜好凑热闹而来问我有的没的的同学也是三不五时就来一下，不过感觉大部分都没有恶意或好意而是单纯受到好奇心的驱使，在我照实回答拋过来的问题之后就「欸——！」这样而满足地离去了。没有因为那起事件而增加敌人。虽然也没增加朋友就是了。

——只是，中村跟我受害的程度最后会压到最低限度，都要归因于日南的暗中活跃。

日南只说了「有很多事要做」而不讲详细情形，连续两天缺席了会议，不过在那段期间我有好几次目击到日南在做的宣传活动。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在班上的中心以开朗的口吻说著「咦——！可是连那个修二都迷成那样了，那个AttaFami果然很有趣的样子呢」之类的话。那就是所谓的置入性行销吧。悄悄地操作了中村跟AttaFami给人的印象。

我想她大概也是用差不多的感觉，帮我做了一些补救吧。嗯……该感谢她啊。

还有，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她以前也有在说，还是因为跟我之间发生过的事而放开了的关系，我曾看见那么一次她在同学面前充满精神地说著「鬼正！」的样子。这家伙真喜欢那个耶。

「那，说要报告的是……」

「事件之外的话……就是小风香的事了。」

「啊。该怎么说，总之发生了不少事。」

然后我就把对菊池同学诉说真相，还有没约她去看电影的事情做了报告。

日南一副傻眼的样子而叹气。

「你啊，这是让两个人好不容易有机会继续发展的可能性给溜走了耶？欸，你真的有心要进行吗？」

「不，我有喔。我有我有。」

「……好吧，就算对已经发生的事碎碎念也无可奈何。来想想这种状况之下该怎么做才好吧。」

日南这么说而开始思索著方案。

「……说得也是。」

我则是在这么说的时候，又对她产生佩服。

这家伙，果然就是在这方面很厉害。

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她的『厉害』是莫名地理所当然，但她为什么会厉害到那种地步，我没有办法看得出来。

然而事实上，那是很单纯的。是因为她一直都想变得更厉害。是因为她会规规矩矩地接受现状，而一直努力下去。是因为她会好好地一步一步踏稳，以自己的意志向前走。

所以，她才那么厉害。

不小心听见数位录音机的声音以后实际感受到那种特性的我，对这家伙有著，该怎样说，该说是佩服还是尊敬呢，总之就是抱持著很类似那些说法的感情。

然后，心里想著「既然那样的话」的我，又要采取日南没有指示的行动。

「欸日南……话说回来，这个只是闲聊啦。」

「怎样啊？」

日南对我投以看似有点警戒的眼神。

我把手放进内袋。然后，我尽可能装作不知情的模样，说出这样的话。

「我有明天的玛莉·琼试映会的票，要不要一起去看？」

日南一瞬间露出不知所措的表情，然后转为看似可恨的笑容。

接著又像我一样装作不知情，而这样回我。

「——啊，抱歉。我明天有事，没办法去。」

我努力开朗地说「哈哈哈，这样啊」而笑著，然后真的打从内心觉得低落。不行吗——

「不过，说起来。」

「……嗯？」

然后日南她的脸上，浮现了像在守护不乖的孩子的父母一般，既温柔，却又带点像要戏弄人的感觉的笑容，而这么说。

「等一下我倒是有空，晚点要不要，去看看其他的电影之类的？」

我的脑袋瞬时一片空白。

而且在那之后，我受到不知道理由何在，像是猛烈的高扬感或者达成感那样的兴奋袭击。不过我想这恐怕并不是『接近现充了』，或者『可以跟女孩子一起出去』，那一类的理由所造成的喜悦。

只是很普通，只是很单纯地，『在现实中，以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是从那种实际感受产生的，原始性的高扬。虽然只是大概，但我觉得就是那种感觉。

「……鬼正！」

我试著那么说之后，她指正我说用法有点不对。原来如此，就连这种地方，也只能一点一滴地进步了啊。

毕竟，那就是所谓的人生嘛？

既然这样，我就好好展现一番。

对于这款游戏我也只是个新手，不过接下来我会试著把它玩个透彻。

——以上，日本第一的一日玩家，弱角nanashi留。

第一卷 后记

初次见面。我是获得第十届小学馆轻小说大赏优秀赏这种十分光荣的奖项，而有幸能够出道的屋久悠树。

这次，尽管在GAGAGA文库之下出版了轻小说，然而这当然不只是我个人的力量，而是归功于各方贵人相助才能成形。既然如此，我认为至少在庞大的画蛇添足，也就是在『后记』也要正大光明地直率写出心里所想的事。

说是这样说，我并不是很擅长谈论关于自己的事，就算这样要解说作品的内容或者主题的话，就好像会变成夺去了各种解释的余地，而在离开作者手中的作品多加要求一样的作业，所以我想这次就说一说关于我看见封面插画的时候，我感情的动态吧。

首先我在责任编辑传来封面插画的时候，因为插画的可爱而感到惊讶。那张凛然的表情与发丝的轻盈质感，还有配置了书包与制服外套而满溢所谓性癖感的构图等等，各种地方都让人觉得很美妙，不过最令我感动的是大腿（其他地方我相信之后还有机会能讲所以先省略）。

要说我到底对那大腿的什么地方感动的话其实单纯是，我看过去的右边，日南同学的左腿根部的部分。讲到这种地步的话说不定差不多有一半的人会觉得「我瞭解」而点头，不过就如您所察觉的，是那种蓬蓬的感觉。

不知道该说是肉，还是该说是年轻的爆发才好，不过在大腿根部一带的那种，蓬蓬的、肉肉的感觉，令我为之动心。

然后当下我就先冷静下来，从膝盖开始看那条腿，并且沿著延伸到大腿的线条而往上，然后发觉到一件事。这条腿一开始的样子是纤细的，看似要表现苗条的凹下去的线条。然而从那边开始，一经过大腿的根部，以及日南碰触地面的手那一带，马上就变成了蓬蓬的线条了。

我的脑袋里头，窜过了电击。

我直觉感受到在这几公厘所下的心力，蕴含著十分强烈的思绪。说不定那只是我的擅自解释，然而我自己对那种想法可是抱持著确信。

而那番确信也是有理由的。是因为火柴人也能做出大腿。我想意思不太好懂所以就再多用点话来修饰，不过用线画出头、身体，还有手脚之后，只要在脚的中心部折一下做个弯曲的话，在上面的部分就是大腿了。只要主张那就是大腿的话就没有人能反驳。至少我是不会去反驳的。

也就是说，只要想表现出『那就是大腿』这样的情形，就算只有那么做也足够了。

要再多下点心思的话，只以直线类的线条围起来，再把围起来的部分涂上皮肤色就足以构成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大腿了。

可是，这次的封面，负责插画的绘师Fly，是在那里用了曲线，而且还加上了绝妙的凹凸。这样的心力所代表的，就是要让图画拥有真实感，要将性癖给注入其中——不，用那种愚钝的说法说不定并不怎么适当。这种心力只是单纯地，为了赋予日南同学『体温』而去做的，指尖几公厘的魔法而已。

持有纸本书的读者请在封面的大腿上，阅读电子书的读者则请显示封面并且在画面中的大腿部分，轻轻地用手指碰触看看。我想用食指应该比较好。觉得如何呢？有没有在那边感受到呢？确实的体温，日南同学的温暖，您有没有感受到呢。

至少我感受到了。现在我一边触碰著画面上显示的大腿一边只用左手在键盘上打字，不过右手的食指前端所感受到的那个，当然是跟碰触真人的那种物理性的体温有点不一样。不一样喔。这点我承认。不过，在那手指前端有著一点点的，像在骗人一样却是货真价实的体温，在那边脉流著。

如果能把这份心情传达给各位的话，那是十分令人高兴的事。

然后该说谢辞了。

首先是第十届小学馆轻小说大赏中与评选有关的各位贵人，以及与这部作品的编辑、出版、业务、贩售等各式工作有关的各位贵人，真的十分感谢各位。

还有，尽管严厉也给予许多实在建言的岩井责任编辑、报名新人奖之前阅读原稿，以能够做为参考的率直感想协助我更改报名用的原稿的同居人T，以及，以可爱又有性感魅力而会让人吓一跳的插画，在我这个小人物的作品上增添色彩，负责插画的绘师Fly。真的很感谢各位。

最后，是愿意拿起这个作品，以及愿意阅读的所有读者。

真的非常感谢各位。

如果可以的话，要是能再陪我继续走下去就太好了。

屋久悠树

第一卷 插图

第二卷 1 攻略困难的事件后成为伙伴的角色能力值基本上都很高

台版 转自 轻之国度

图源：Jakiro

扫图：风

录入：养老驴

修图：bulbfrm

「哼。太嫩了，日南。」

星期日，下午三点。

这应该是现充们跟朋友唱卡拉OK、打保龄球或者买东西而让关系更加密切的时间。

我则是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对电视、抓紧手把，同时独自一人叽叽喳喳地碎碎念。

真不愧是人生第一弱角友崎啊我。就连这种时候一举一动都让人不舒服呢。

「好了，砰——」

随著我完全显露恶心阿宅特质的自言自语而被打飞到舞台外面的，是日南所操作的忍者角色Found。

电视画面上的当然是Attack FamEres，也就是AttaFami。

「哼哼哼，爽快多了。」

这样就是我赢了。战果画面显示出来。

学校的完美女主角日南葵——不，她对我来说是年轻有为的超级游戏玩家NO NAME，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输给她过。光是今天就打了十场，要是从以前加到现在的话应该总共打过五十场吧。也代表五十胜零败。那家伙不甘心的表情在我眼里浮现。

不过，关于名为『人生』的战场，反而是我没有赢过就是了。

日南她藉由AttaFami的聊天机能，传来了讯息。

『如果你还不累的话，再打一场。』

我从那短短的讯息之中，感受到日南『想赢』的强韧，以及『就算在对手疲劳的状态下取胜也不会高兴』的原则，嘴角不由得上扬起来。

「还挺厉害的，内心都没有受到挫折啊。」

我一边对维持老样子的日南开心地呼出一口气，一边回想著昨天发生的，在北与野的义大利餐厅跟日南开完会后，去看电影时发生的事情。

＊　＊　＊

总之能说的是，不该是这样子的。

「嗯——该说你那样有点说过头了吗，听起来像是要惹火别人吧？」

「惹、惹火别人啊。」

变得愈来愈热的六月午后。从春天朝气蓬勃的气息转为夏天炎热空气的中界点。

我跟日南，坐在位于购物中心一楼的露天咖啡厅的椅子上。

「别那样说话，再多加一点直率说出心声的印象试试看。」

嘴巴很坏的完美女主角身上套著看起来很凉爽，感觉像是会在无印良品之类的店家贩卖的布料所织成的短外套，优雅地用双手撑著脸颊对我指示。

身为在AttaFami之中最强，可是在人生里头只是一日玩家的nanashi，我只能老实地回应她了。

「呃呃。后半的，女主角她们从车里跳出来架枪的桥段的魄力……」

可是，我还是只有一种想法。

「好，重来。你还是留著口气变成在说明的老毛病。多投入一点感情。」

「感情吗……女主角她们！从车里跳出来的地方！」

果然，不该是这样子的啊！

「嗯，虽然不是说不好，不过带点手势的话会给人比较好的印象呢。在不会太夸张的程度中。」

该怎么说呢，虽然之前我是打算尽全力鼓起勇气约她的啦。

我跟日南两人从电影院出来之后，就一直严格地受著『跟女孩子看完电影之后要说怎样的感想才能把气氛炒到最高点呢！？～感想内容与语调篇～』的训练。

「手、手势吗……女主角们这样！从车里……不是这样啦。我说，日南。」

「怎么了？」

我先用视线观察日南，然后再说出心里一直在意的事情。

「你会接受我约你看电影，该怎么说，是为了上这堂课吗？」

日南大幅度地眨眼眨了两次。

「这是当然的吧？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理由看电影吗？」

这种过于理所当然的语调让我叹了一口气。

「……说得也是啊～」

虽然要说有她的风格的话，应该是真的挺有她的风格的啦，可是就有点那个啊。

如此这般，我经历了在旧校长室对绀野绘里香呛声、后来看似一点变化也没有却微妙地改变了的教室气氛，以及我自己心里那仅有一点点的想法变化之后，终于约了日南葵去看电影——这样子是不错，不过那些事从头到尾都被回收到一如既往的现充课程去了。不愧是日南同学，事情果然没有那么容易啊。而且不愧是我，成长真缓慢啊。

不过啊，就算这么说，我的想法也是从觉得这家伙性格很差或者对自己太有自信之类的，变成觉得她果然很多地方都很厉害，感觉可以尊敬她了。毕竟心情上的变化也就只有这样，所以就算这不是约会性质的什么而成了上课性质的东西，也不会真的受到那么大的打击，反而应该说很健全吗？甚至觉得对今后的发展是有益处的喔。

「……欸。」

「啊……什、什么？」

「不该回我『什么？』吧。有在听人说话吗？」

身子突然探过来的日南，她大大的眼瞳撞击著我的视线，流畅飘动的美丽发丝柔和地抚触我的脸颊，有一点点觉得痒。太、太近了太近了。

「抱、抱歉！刚才你说什么？」

不由得把脸别开。

不过这也只是像以往那样，因为我并不擅长跟人四目交接。

「我说啊。现在是你说感想的课程。你知道这个结束之后就要进行听女生说感想并且附和的课程吗？快点达到及格分数做个收尾。」

「真、真的吗？」

「这是当然的吧。好，那接下来是……」

日南同学还是老样子摆出一副斯巴达态度，我的主导权也一直被她握在手里。这让我很不甘心所以试著做出这样的提案。

「在这之前先确认。日南，明天你有空吗？」

「啊？怎么这么突然。我说啊，我也有很多事要做的。怎么可能连续两天只把时间耗在你身……」

「AttaFami。」

「咦？」

日南以带点期待而发亮的眼眸看著我。只要是跟AttaFami有关的事就很容易看出她的心情啊。

「AttaFami，我想玩玩看先赢十次就胜利的规则，怎么样？」

「……求之不得呢。」

不愧是日南，只有关于AttaFami的邀约会轻易上钩。

如此这般，星期日就先赢了她十次而让我的心情舒畅。奇怪？我好像，染上了日南她那种很差的性格？

＊　＊　＊

开始新的一周的星期一。教室，上课之前。因为星期六开过会议了，所以早上没有会议。

「啊，友崎友崎！」

「嗯？喔喔，泉。」

在班会几分钟前进入教室的泉对我搭话。还是一样散发一种香香的味道而且看起来傻傻的胸部又大大的。

「那个啊，听我说一下！」

「怎、怎么了。」

「大概……完全，背熟了。」

泉用既严肃又沉重的语调这么说。应该是在讲我当成功课出给她的，把AttaFami对战的动态背起来的事吧。

「哦哦！真的吗！」

「真的真的！」

旧校长室的事件之后，我在这个微妙地改变了的势力图中，过著比起之前多少更抬得起头来的生活。

「那么差不多，可以真的跟中村对战了吧。」

「真的吗……太好了。」

泉握拳曲肘比出小小的胜利姿势。恋爱中的女孩子纯粹的胜利姿势真可爱。

就像这样，我比之前都还有办法面对面地进行对话。说得精确一点，是泉很擅长跟人聊天所以我只是顺著她的势头而已，并不是我的成长幅度有那么大就是了。毕竟话题也是AttaFami这种我擅长的领域。

所以不能只有这样，我也要自己主动再踏出一步继续累积经验值。

「啊，说起来，好像要到了。」

「嗯？什么？」

每天都是特训。我从背起来的话题之中想出可以用在泉身上的。

「好像快到中村的生日了啊。」

「……呃，是没错啦不过友崎你怎么会知道啊！？说起来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个！」

泉不知道为什么红起脸来还说个不停。啊，这代表太直接提起中村的事果然还是不太体贴吗？到底是怎样呢日南同学。

「啊，不，呃……啊哈哈。」

「你啊哈哈什么啊！而且明明是一个月后的事，根本就没那么快啊！」

虽然我会像这样子不怎么样地说出不合时宜的话题，不过还是希望这方面可以受到宽容的看待。

但最近就像这种感觉，比起之前的孤单，我有了些许的进步。会像现在这样在班上跟泉聊AttaFami或者随便闲聊而说上话，还有跟深实实和小玉玉，以及日南她们三个人一起聊天的场合也变多了。孤零零的感觉一点一滴逐渐减少。这可是很猛的喔。

不过仔细想想，会说『班上有几个人可以聊』这种单纯的事很猛的我说不定很糟糕。希望对这方面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要讲有什么困难的地方的话，该说是绀野绘里香跟她的跟班还是一样对我很严厉吗？她们会用我刚好听得见的音量说出「很恶心吧～」「那个眼神啊」「可是拚命的样子真的很有哏！」等等对话，效率很好地在我的内心积累损伤。我受不了了啦。不过，除此之外都很安稳。

可是思考一下就发觉我几乎都在跟女生交流，该说这是看在其他男生眼里会觉得不愉快的事吗？总觉得就算被别人用「那家伙是怎样」之类的眼光看待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所以是不是差不多该拿这方面的情形跟日南谘询一下比较好呢？

我开始想著这种事情的时候，在第四节课之前的下课时间，发生了那件事。

「友崎。」

「……嗯？」

不太会叫我的声音叫起了我的名字。转过头去后，发觉在那里的是——水泽。

水泽。常常跟中村待在一起，烫了时髦发型的棕发清爽帅哥。和另外一个跟班竹井不一样，水泽给人的印象比起『跟班』，更像是在背后支撑著中村的军师。在家政教室跟深实实还有小玉玉发生了一些事的时候，也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呃——又要把我叫出去……？」

我小声地这么询问之后，水泽就「哈哈哈哈！」地用可以传得很远的高亢声音笑出来。

「不是不是！只是很平常地跟你说话而已。你这家伙到底有多习惯被人叫出去啊！」

是轻浮的语调。不过我这个弱角果然到了会被人无条件地用「你这家伙」称呼的程度啊。在我对于自己这种稳定的弱小特质甚至觉得感慨的同时，也因为不是被叫出去而安下心来。

「只是很平常地对我说话而已，所以？」

「『而已，所以？』个什么鬼啊。我说，前阵子还挺猛的吧？」

「前阵子？啊啊，跟绀野绘里香的……」

「对对对！」他像是很开心般咯咯咯地笑著。「第一次看到让绘里香那么怨恨的人呢。」

「吵、吵死了！」

我虽然想不到用什么话来回应比较好，还是意识著以开朗的语调吐槽。这也是练习。表情也打算摆成开朗的模样。理所当然地，我为了让语调跟表情稳定下来，每天都一点一滴地持续练习。然而面对地位比较高的人就是没办法好好表现。

「友崎啊。」水泽不知道为什么露出佩服的表情。「不，比起那个……你那么做，挺好的。」

「咦，挺好的？」

我用傻里傻气的声音问了回去。

「对啊。该怎么说呢，当时那些是你心里头想的事吧？」

我回想那时在旧校长室里，对著绀野绘里香吼叫的记忆。呀——

尽管被别人说那是我心里想的事情让我有点害羞，不过因为也是事实，所以回以肯定。

「对，算是吧。」

然后水泽不知道为什么高兴地笑了出来。

「也对啊。该怎么说啊。我并不讨厌那样吧。」

「……咦？」

「你想想，那种行为真的认真过头了，看了就觉得闷，总是会觉得很逊吧？虽然有些人会因此就说那种行为很恶心之类的……像是绀野那种人。可是我啊。觉得那样子非常好，我其实也……」

他停在这里没有继续说下去。

我听水泽讲那些出乎我意料的话听得入神，不禁说了「……其实也？」催促他把话讲下去。

「我也同意你那些话啊。而且，该说抬头挺胸地说出那种事的你让我有点感动吗？或许我是想让你知道也有像我这样跟你站在同一阵线的人吧。」

「同、同一阵线？」

我反刍著跟自己至今的高中生活实在无缘的那种高尚说法。

「嗯，我也不是就这样子自说自话而已啦。是想跟你说下次几个人一起轻松地吃个饭这样！」

「几个人一起……」

我对他这番话这次感受到的是不祥的气息，不过我还是尽可能地用轻松的语调回他「O、OK」。这是参考泉跟其他人的反应。那种感觉很爽快的OK听起来很舒服。

「当然不会约修二啦。」

「欸，这样啊。」

水泽不知道是察觉到我的心情还是一开始就打算那样，乾脆地把我的不祥预感给抹除了。

「这是当然的啊。你不想跟修二待在一起吧？」

「呃呃……算、算是吧。」

我暧昧地模糊话语。

「友崎啊。」

水泽认真地注视著我的眼睛，然后摆出不怀好意的笑容开了口。

「这种时候马上回答『嗯，不想啊』之类的会比较有趣喔？」

突如其来的建议出乎我意料地让我做出「咦？」的反应的同时——我也接受了他的说法。

「……的确是这样。」

没有理会十分佩服他的现充力的我，水泽迅速地进展话题。

「对吧？至于，还要约哪些人的话，我想想……」水泽露出贼笑，看著我的眼睛。「葵之类的吧。」

他的人选，又一次让我动摇。

「啊，嗯。日南啊。」

为了不让他发现，我装成平静的样子回答。

「对对。你们最近关系不错吧。然后差不多再随便找一个女生一起去吃饭的话会满有趣的呢，大概就这种感觉吧。」

「原来如此。那样子的确，感觉满有趣的样子。」

我一边运用脸部肌肉微微地做出笑容一边说。

「对吧？那我晚点再找你聊～！」

「OK。」

我再次发动从泉那边学来的OK，同时对于许多人认为我跟日南最近处得不错这件事情感到惊讶。深实实跟泉也都说过这种事啊。该怎么说，果然现充察觉人际关系变化的能力很强啊……

说起来，是要一起吃饭吗？老实说我真的觉得太突然了而有点怕怕的，不过这种程度，对一般高中生来说也不是什么稀奇的活动啊，大概吧。所谓的高中生好猛啊。活动有一大堆就对了。

不过只是那种程度的活动，日南也在场的话就有办法撑过去吧。虽然要依赖那家伙心情不太爽就是了。

跟他说完话之后当天午休又有一次，放学后也再一次地跟水泽稍微聊了一下。该说水泽有气势凌人的现充气场吗？当然深实实跟泉那样子的也是现充啦，不过是因为男性现充所以全身上下有种威迫感吗？散发著「弱肉强食！」这种气氛，比女性现充还要恐怖好几倍。让我有够紧张的。这也会化为经验值吗？

可是就像这样，虽然不知道之后会变得如何啦，不过我算是跟关系发展成稍微可以称作朋友的男学生有所交流，而且对方还是属于现充那一方的人，该说有点开心吗——

我会想说，当时喊叫出来的内容能被认同，让我有点开心之类的。

＊　＊　＊

「那么，好久没在这里开会了呢。」

「还请您手下留情。」

放学后的第二服装室。从那起事件以来，还是第一次在这里召开会议。

处于现在已经看惯了的积满尘埃的老旧空间，我发觉自己的内心莫名地安稳了下来。

「那首先，还是先确认一下现在的目标，不过你有好好记著吗？那个微小的目标。」

日南俐落地推展话题。

「嗯，那当然。『跟日南以外的女生独处，两个人一起去某个地方玩』这样讲可以吧？」

「没错。」

日南点头。

「可是思考得愈深就愈觉得恐怖啊，那个目标。」

「我也已经听腻了你那种无聊的泄气话。」

日南一边触摸著如同丝绢一般美丽的黑发发尾，一边无情地吐出狠话。她换个姿势翘脚的时候微微窥见的大腿内侧，反射了透过窗户照进来的阳光而发出白色的眩目光芒。包括体态在内，这家伙的外表真的是正到不行。

「可是，该怎么做才好？只要恰当地去约对方就OK的意思吗？」

我的话语让日南的头左右摇动。

「比起那样子，能够自然地藉由话题的推展去达成才是最好的喔。毕竟也是有只要单纯朝著目标埋头苦干、拚命邀约，就可以简单过关的目标在呢。」

虽然我不觉得简单就是了。

「嗯，自然地。」

「对。再加上，就算能够两人独处又一起出去，以你现在那种低劣过头的技能应对的话，没办法好好对话而让约会失败的可能性还比较高，首先要以那方面的强化为优先喔。」

「原、原来如此。可是对话的技能啊……」

「那并不是一朝一夕就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所以就是为了想办法改善才要你默背吧？有好好地做吗？」

默背。也就是说，把跟别人聊天要用的话题背起来。

没办法跟日南开会的这几天中，我也有像之前那样确实地把话题背起来。

「有做喔。」

「也是呢。至少就我看到的情况来说，看起来是有在做。」

「就你看到的？」

因为她的话出乎我意料，所以我问回去。

「你偶尔会自己拋出话题吧。跟我、深实实，还有花火聊天的时候也会。」

「——啊啊。」

这样啊。背起来的话题。不管是跟泉说话的时候，还是跟深实实、小玉玉或者日南说话的时候，我都会想著要尽可能地寻找当下有没有能从自己背起来的东西里头拿出来的话题，如果有的话就看时机拋出来。那种情形日南看一看就知道了吧，毕竟只是那种程度。

「这代表你有用那种方式努力吧。毕竟单纯背起来，跟实际把话题拋出来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你有办法那么做，成长可是十分地显著喔。」

虽然是不带感情的语气，不知道为什么嘴形却浮现像是开心一样的笑容而这么说。

「是、是这样吗？」

受到夸奖之后总是会不由得变得不知所措。

「不过，你老是一副准备要拋出话题的架势，所以有时候语调会太不自然，像是发出『我、我说啊！』这种彷佛要开始很重要话题的气氛，结果说出来的却是『最、最近在电视上……』这种怎样都没差的话题，这是需要深切反省的重点。」

她一边浪费演技重现我那令人不舒服的语气，一边把话语刺进我的心灵。

「我会精进……」

我很单纯地因而沮丧了起来。看著我这样的表情，日南满足般地笑了出来。这家伙S（注1：应指Sadism或者Sadistic，嗜好虐待人的意思。）的倾向是不是增加了啊？

「说是这样说，要改善的地方显而易见的话还算不错吧。那么，接下来是今后该怎么做的话题……不过在那之前，有发生什么改变状况的事情吗？」

「状况……啊。」我想到一件该提出来的事。「虽然是今天发生的事情，不过我跟水泽聊了不少。」

「跟水泽？说起来，好像聊了满多次呢。」

「对啊。也因为那样子，今天换教室上课之前我没办法去图书室就是了。」

「这样啊……嗯——这算是无可奈何的呢。」

日南有对我说要朝著『中等程度的目标』，也就是『升上三年级之前交到女朋友』这种扯到不行的课题持续努力，而其中一环就是要尽可能跟『要攻略的女主角』菊池同学说上话，她要我一定要那么做。

「换教室上课是在周一跟周三，所以我打算后天过去……」

「嗯，那样的话就没关系了。说不定反而比较好呢。所以，水泽的事是怎样？」

尽管在意著「反而比较好」的说法，不过被问了别的问题所以就回答。

「嗯，该怎么说，前阵子不是跟绀野之间发生了那件事吗？他对我说他认同我那个时候所说的内容，还有下次约几个人一起去吃饭之类的。有说加上日南，男女总共四个人还怎样。」

「……嗯嗯。水泽他这么说啊。」

日南皱起了眉头。感觉挺稀奇的。

不，皱起眉头的行为本身并不怎么稀奇，不过像这样，对于眼前的我以外的话题，而且对方明明没什么恶意的样子却让她露出这样的表情，这样子我觉得挺稀奇的。

「怎么了？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吗？」

「你问怎么了，是指什么？」

「不，总觉得……」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过说得也是。几个人一起吃饭，说不定刚刚好。」

日南深思般地把手指抵在嘴唇上。虽然感觉她好像是为了变换话题才这样，不过表情上没有破绽。

「刚刚好是什么意思？」

「当然是指刚才的话题啊。对话的技能。真要说起来是约会的技能呢。这样看来可以做不错的练习。」

看来话题已经完全地转变了。

「练习吗……的确，要是能在我跟你、水泽还有另一个人待在一起的情况下练习的话，做起来会比较容易吧。」

「对吧？」

我想像著那种场面。

这种现充一般的景象是怎样啊，我这样想的同时，也对于会因为日南待在附近而怀有安心感的自己感到不甘。想著这些事的时候日南又开口了。

「而且，不只约会中的部分，还可以练习怎么约人。」

「咦？练习约人？」

也就是说……该不会。

「对。就是说另外一个女生，要由你去约。这是当然的吧？」

「……果然。」

就是这个意思呢～

就像这样一个接著一个，在名为人生的游戏当中被设下了修行的课题。

＊　＊　＊

把后来跟日南继续开的会议中决定的事项统整起来的话，就是这样子。

考虑到我、日南、水泽这样的人际关系，由我来决定另外一个人要约谁。

决定好要约谁之后，我要思考该怎么约那个人比较好。

然后，我要用决定好的那个方法，去约那个人。

也就是说，要靠我决定靠我思考靠我去约。由我独挑大梁。所有的成败都背负在我身上。这样子真的好吗？这该不会就是那个吧？所谓狮子会把自己的小孩推下悬崖的意思吧？可是我大概不是狮子而是孑孓的说，这样子真的没问题吗？

话是这样说，不过既然是身为人生最强玩家的日南同学指示的那就没办法了。就算不甘心，但是这种做法应该也没有什么大差错，这样的话，身为AttaFami最强玩家nanashi的友崎文也就不可能放水了。

所以我回家后独自一人思考。

第一项，要约的人。

这部分倒没有迷惘到那种地步。要说我能约的女生差不多就是深实实跟小玉玉，还有泉、菊池同学她们了。在她们之中，首先菊池同学不管在类型跟派阀上都挺困难的，小玉玉看来也不是很擅长应付那一种的。毕竟前阵子在家政教室就挺糟糕。虽然说这次中村不在，不过我觉得也是很难应对。

这样的话就变成深实实或者泉了，不过要说谁跟水泽的关系比较深的话——嗯，就是泉了。毕竟泉所属的绀野绘里香集团，跟中村集团的关系挺深的啊。

这样的话就先假设要约泉。

以这个前提进展到第二项，邀约的方式。

虽然之前觉得这点是会困惑最久又最难的，却意外地顺利决定好了。

以日南教我的资讯为基底而储存起来的话题，里头的其中一项成为了光明。

附带一提，那个话题的内容也就是，之前也对泉说过一次的这个。

『好像快到中村的生日了啊。』

也就是说我打算拿这个当藉口来用。取名为『是不是不知道中村的生日礼物该买什么才好？这样的话问水泽就好了嘛毕竟他们关系很好！还有日南好像很擅长思考那方面的事情所以一起去就好了啊！奇怪？是不是不需要我大作战！』。我自己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然后到了隔天早上。在第二服装室召开的会议中诉说我思考的作战之后——

「……没什么，你觉得那样子可以的话就没关系。你行吧？」

我从她这种别有深意的话语中得到了赞同。因为问了「你是什么意思啊？」之后她也没有告诉我答案，不过虽然不知道还是决定用那个方法上阵了。之前唯一不安的是『说起来泉会买礼物吗？』这点，但根据日南的说法是几乎百分之百会买。她也有说毕竟在一个月前，所以已经买好的可能性很低。这样的话就只能上啦。

＊　＊　＊

如此这般到了教室。虽然今天一定要约泉才行——

不过在那之前的第一个关卡是名为『告诉水泽我要约泉』的任务。

要问为什么，就是不先说一声的话，就会演变成我擅自决定要约谁还去约人，说起来水泽说不定已经约好别人了。也就是说，这是为人处事的礼仪啊。这种事是日南教我的。她对我说「欸，这跟不是现充之类的没有关系，本来就是应该要注意的事情吧？」还摆出非常厌烦的眼神。可是我不会输的。要问为什么的话就是我已经习惯被痛骂了。我可是有在反省。

怀著这样的想法到了早上的班会前。我对已经来上学的水泽搭话。水泽比中村早到的时候满多的，我就是看准这点出招。

「水泽。」

我对于自己没有把『水泽』这个词说得卡卡的而顺利讲完的情形觉得惊讶，同时等待著他的回覆。如果是平常的我的话，确实是会说成「水、水泽」的感觉。真猛啊我。

「嗯？友崎啊！干么摆出一张那么严肃的脸！」

「咦，严、严肃？」

「怎么了？一直在紧张的样子，肩膀放松啦！」

水泽一边笑一边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似乎是紧张到从脸色都看得出来的程度。真不猛啊我。

不过没差啦我本来就是这种人！下一步！

「啊，那不重要啦，是要讲昨天说过的饭局（？）的话题。」

「啊——瞭了瞭了，说那个啊。」

「不是有说我跟水泽还有日南，然后再加上一个人就行了吗？」

「是没错啦。」

「那个，我在想要不要约泉看看啦，你、你觉得怎样？」

对于我询问情势般的语调，水泽像在观察我的眼瞳般窥视而来。我是不是应该再自然一点并且抱持多一点自信说出来啊？

「……嗯，也没什么不行的啦。」

「真的？这、这样的话我晚点就去约她啰。」

不知道刚才是不是有等我把话说完，水泽开了口。

「你这人啊。」然后他露出贼笑。「感觉起来，最近挺拚的喔？」

「咦？」

水泽俐落地指向我的头部。

「没啦，我一直觉得很奇怪喔！你那发型，摆明是最近剪头发的时候换成去美容院了吧？不抓一下挺浪费的啊，那颗头。」

他那意外的话语又出乎我的意料了。

「呃，看、看得出来吗？」

「当然啊！」水泽一边这么说一边触摸我的发丝。「……而且弄得挺棒的呢。我啊，我将来的目标是成为美容师，所以对这方面的事才会有点啰嗦啦。」

「这、这样啊。」

原来如此啊。只会冒出这种感想是因为我不是现充的关系吗？我不禁把眼睛别开。

水泽没有理会困惑的我，继续玩弄著头发。

「至今一直是超阴沉角色的你为什么到了现在会开始去美容院！这样想的时候就发觉你跟葵、泉还有深实实的关系开始变好了！感觉说话的方式也开朗了起来！而且最厉害的是你还要自己去约泉啊？这种事情不可能用偶然就说得过去了吧？」

「唔……」

每句话都一针见血而困惑的同时，我自己也对『说话的方式也开朗了起来』这样的指明感到有点高兴。

「不过，简单来说，就是『脱离阴沉角色大作战』的意思吧？不过该怎么说，行动积极吗，我不觉得这是光靠你一个人思考而进展的啊。实际上，有发生什么事吧？」

「没、没什么啊。」

像是演说家一样用斩钉截铁的语气夹杂著肢体动作，水泽把我的痛处一个接著一个地戳了出来。我对那种推理与谈话技能哑口无言的同时，内心也焦急了起来。这种时候，日南的事情要是泄漏的话，是最不好的情况吧。

「也就是说，你是那样了吧。把这些事整理起来的话……」

我默默地等待著水泽的话语。水泽这次不是对著头部，而是朝著我的脸，笔直地指著。

「——你看了脱离阿宅的书之类的吧！！」

疑似有看脱离阿宅的书（隔了两周的第二次）。是被妹妹那么说之后又一次受到这种对待。

＊　＊　＊

然后到了午休。课刚上完而每个人都开始收拾课本跟其他东西的时候。

我打算在这个时间点去约泉。

水泽在结果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推理之后，给我「约泉完全没关系喔。加油！」这样的许可，同时鼓励我所以不努力可不行。虽然想要先让心情冷静下来，不过往左看就发觉泉在那边所以完全静不下心。这就是座位在旁边的坏处。顺带一提，一直到午休都没说半句话并不是作战，只是怕到不行而拖延了而已。

不过，台词决定好了，也做了很多次想像训练，语调跟说话方式也练习满多的，应该不是难到那种地步的事情才对。

——我也知道这么想而大意的话就会意外地跌一跤。毕竟我就是那样失败了很多次啊。所以连大意也不行。现在上阵！

「泉。」

「嗯？」

泉那圆滚滚的眼睛完全不带恶意地注视过来。这双漂亮的眼睛是怎样啦。竟然会用这么纯粹的目光往我这边看，光是这样就值得感谢了。重点不是这个。

「那个，昨天不是说过中村的生日差不多快到了吗。」

「又讲那个！？而且也不是差不多啊！是还差得远喔！」

泉的心情都写在脸上，红起脸抗议著。我一边压抑想请她告诉我什么时候开始才算『差不多』，还有『差得远』该算到什么时候的心情，一边开口。

「没啦，说是那样说没错，那个，我想泉是不是会买生日礼物给他啊？」

「嗯，是有想要买啦……呃，什么，你是想问什么啊！？」

泉用两手拍打著脸打算让情绪降温。那样子绝对降不下来的喔。

不过，已经确认了她还没买，以及之后会去买礼物。好。

「其实刚才有聊到要跟水泽和日南去哪里吃个饭之类的事，然后说是想要再找一个人这样……」

「嗯。啊，所以找我？」

我把脚本上的台词原封不动的，一边做出夸大的开朗语调，一边化为语音。

「差不多就这种感觉。所以……说起来，你有要买礼物吧？这样的话，水泽他们跟中村关系不错，应该会知道该买什么才好之类的，所以我觉得约你比较好。」

「的确！」

泉一手握拳敲上掌心。她以「原来如此，可以接受！」这样的目光看著我。

「日南对那方面应该也很在行，大家一起去买的话如何呢……就是这个意思的说。」

「啊，不过没关系啦，过意不去！」

「咦？」

过意不去？预料外的回答让我思考停滞。

「毕竟你们是要约吃饭吧？要是大家因为我要买东西得配合我的话就过意不去啦！」

泉开朗地水平挥手。这时我发觉了。的确是这样。泉就是这种性格。

身为班上地位最高的，绀野绘里香集团的辣妹，同时也会观察气氛而在意周围的目光，擅长为了他人而行动、关怀别人的类型。可是这方面反过来说，也会变成从其他人身上得到什么东西就会不自在的性格。就像僧侣并不擅长战斗那样。拥有长处的另一面就是会有许多不擅长的事物。大概吧。

所以，其他人不求回报来帮忙自己的状况，应该不是她擅长的事情吧。

啊——失算了该怎样撑下去啊。她就这样拒绝的话也很难搞啊。

「没关系啊，你完全不用觉得过意不去还怎样的啦！」

「咦——可是啊，大家会买礼物给修二吗？」

到、到底会不会呢。没有聊过那种事。可是私下撒谎的话也不行……

「不、不知道。」

「对吧！这样的话，如果大家都要买的话再一起去啰！」

提出妥协方案的同时大致上还是拒绝，现在的气氛就是这样。

啊——该怎么办，要先暂时搁著之后再重新约她吗？想著这些事情的时候，心境就演变成，因为不喜欢那样所以打算硬推一把，想在此时此刻就把结果给定下来。不知道这样子是逃跑还是进攻了啊。

「呃——可是，我觉得不在意也没关系的说……」

「是这样吗？」

「……该怎么说才好啊。」

「嗯——？」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泉也愈来愈困扰了，真糟糕。

有什么招式可以……这么思考的时候灵光一闪。

这招怎么样啊？虽然有这样的疑问，不过因为我很焦急，就没有验证那一招的妥当性，而不自主地单纯顺著势头脱口而出。

「我是说，我也会买啊。」

「咦？」

泉的动作停止了。

「我也会，买礼物，给中村啊。」

「……啊？」

我被一副「真是有够搞不懂」的脸色看著。嗯，没办法。我也觉得要是还有其他人在的话，那个人会用比泉还困惑的表情看著我吧。为什么我要买礼物啊？关系很差才对吧？

……得想个办法挽回才行。要说什么藉口才好。

「不，该怎么说……想要和好吧？」

「和好？」

我那番因为过于痛苦而挤出来的话语让泉的表情稍微开朗了一点。咦，是在期待什么呢。我在意这点的同时继续把话说下去。

「你想想，前阵子的气氛虽然变得有点怪，不过该说想跟同样喜欢AttaFami的人和好吗……中村他，好像已经喜欢上AttaFami了嘛？而且看他前阵子的感觉，大概也不是什么坏人，我是觉得或许说不定能跟他和好吗……」

藉口意外顺畅地从嘴巴里跑出来的情形连我自己都很惊讶。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不是身上带有什么技能啊？

「所以啊，想趁他生日之类的机会，营造个契机之类的……」

讲完后，泉就用一副呆愣的表情注视著我。

维持那样沉默了一小段时间，接下来转为整个爆发出来的满脸笑容。

「——这个好！！」

两手放在我的肩上剧烈地摇来晃去。咦，怎么了怎么了？

我随著她的动作连头部都一起受到摇晃。

「这个好！这提议很棒啊友崎！其实我也觉得有点讨厌。该怎么说呢，你想想，我跟修二他，那个……关系不错嘛！？还有最近，跟友崎也常常聊天啊，所以一直都在想！两边都是好人吧，毕竟都是跟我关系不错的人，可以的话希望你们不会变成像是要吵架的感觉嘛！啊，抱、抱歉。」

她最后像是恍然大悟一样地对我道歉，移开了放在我肩上的手。我对于刚才从泉那边获得『关系不错』这样的话语觉得很感动。希望不要吐槽说这应该是社交礼仪。

「嗯、喔……」

「所以啊，朋友跟朋友吵架很悲伤嘛。既然都是跟自己关系不错的人，互相打好关系的话，说起来我也会很高兴或者很开心吗！会、会不会热情得很恶心啊？不过，那种事，我觉得，非常地棒喔！」

「呃，果、果然是那样子呢！」

实在有够圣人般美丽过头的言语陈列在前，然而我听起来只觉得那是她打从心底说出来的真心话，我仅仅是单纯地承受了下来。这是什么？光？

长得既华丽又可爱，化妆也是流行前端，制服的穿法也是很吃得开的那一系，却拥有这种过于纯粹的心灵。而且胸部也很大……不行啊，在圣人面前千万不能抱持邪念。

「所以，我要帮忙！一起去买礼物吧！」

是那样吗，想著多余事情的时候，话题就往奇怪的方向集中过去了。

不过嘛，毕竟已经成功约到她了，演变成这样子了也没差吧……？

「嗯，喔！呃——谢谢。」

就像这样，『是不是不知道中村的生日礼物（略）奇怪？是不是不需要我大作战！』不知不觉之间，已经变更为『中村与友崎，和好大作战！』的样子了。

然后当天的放学后。

「——如此这般，我约到她了。」

对于做完报告的我，日南又吐露别有深意的话语。

「辛苦了。不过虽然我之前也问过，那样子真的可以吧？」

「啊啊，我之前一直很在意那个说。那样子可不可以，是什么意思？」

「因为，你跟水泽，一开始是说要一起吃饭吧？」

「是那样没错。」

对啊，说起来变成买东西了呢。

「虽然我觉得想一想就会发觉了，单纯坐著讲话的饭局，跟一边走路一边逛各式各样的地方买东西，以你这种程度的初学者来说，买东西的难度可是高出非常多喔？」

「……啊。」

这时我察觉了。如果只有饭局，确实是只要有日南在的话就一定有办法在对话中撑过去，除此之外也没什么需要思考的，并不会不安到那种地步。可是变成买东西的话……自己也要想该买什么东西才好、对别人买的东西该给什么意见才好、还有最基本的走路的时候该站在哪一边又该往什么地方看才好，啊啊，不知道的事情多到不行。

「看你那个样子，果然一直都没有发觉呢……」

日南叹气。

「可、可是不做到那样的话也没办法约她啊。」

「一般来讲，她回你说陪她买东西会过意不去的时候，改问她能不能只约吃饭不就行了？」

「啊……」

我不禁发出声音之后，日南脸朝下左右摇了摇头，同时叹了一口气。

就这样子，我自己不小心把难度给提高了。

＊　＊　＊

会议结束后的当天晚上。跟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所发生的事。

吾师的说法是「毕竟让你连统筹都负责的话实在很不自然，而且突然要你做，你应该也没办法」，所以我约好泉之后任务便告一段落，让日南接手后续的安排。因此我才有办法安心下来吃晚餐。附带一提，妹妹坐在我的旁边，而母亲坐在她的对面，不过母亲只吃了一点就从位子上起身，到厨房里开始做家事。这是因为她有在稍微节食所以晚上不太会吃东西。以三十岁后半来说很厉害了。顺带一提，父亲因为工作所以不在家。

我放空地看著电视，不发一语地用餐的时候，一直放在口袋里头的手机传来震动。喔，是哪里传来的电子报吗？

「嗯。」

拿出来看了看之后，发觉智慧型手机的画面上有著『受到群组邀请』的文字。是通讯APP的通知。这是什么，第一次看到。邀请？

总之先点点看后，发觉我被邀请到名字是『生日礼物&#9825;作战会议』，像是聊天室一样的东西里头，而面临著要同意或是拒绝的选择。

「……这什么东西？」

弄出这个像聊天室一样东西的好像是日南，显示著『日南葵邀请您加入群组』这样的文字。看来似乎也有可以看其他成员的地方就按下去看看，结果发觉『邀请中』的地方显示著『孝弘』『优铃同学』这样的名字。『优铃同学』想必是泉，那么『孝弘』就是水泽了吧。

虽然是第一次被邀请到这种东西里头，不过推测一下也知道这应该是用来决定这次买东西的行程之类的群组聊天室。而我被邀请到里头去了。大概是通讯App有那样的功能，身为统筹的日南就拿来用了。这个名推理如何啊？真要说起来，不知道这个东西实在很糟糕这点我也多少察觉到了，所以希望别往那方面检讨。

一边思考一边观望著画面的时候，『优铃同学』从『邀请中』变成了『参加中』。喔喔是即时的。应该是马上察觉到这个通知而立刻决定接受邀请了吧。果然是身为现充的泉。加入他人牵系起来的群体的时候毫无犹豫。

那接下来我也按下接受邀请吧……我是这么想，不过总觉得这个，莫名地让人紧张。弄出这个聊天室的是日南，也不管我有没有办法跟聊天室成员的水泽还有泉好好谈买东西的事情，总觉得，有一种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待在这里，莫名觉得待起来不太舒服的感受。会这样觉得也是因为我不是现充吗？

嗯——这样子一边迷惘一边注视著智慧型手机的画面之后，听起来并不愉快的音色传进了我的耳朵。

「欸，一个人碎碎念很吵的说。妨碍别人吃饭。」

坐在旁边的妹妹皱起眉头看著我这里。我的视线朝她看过去之后，妹妹就无视我的视线移开眼神，继续吃饭。明明晚餐时间常常不在还这么跩。

「又没有在做什么。」

「嗯——怎么了，是在玩色色的游戏之类的吗？」

「啊？我才没玩过那种东西喔。是真的，相信我吧。」

「啊？恶心。我没怀疑到那种地步的说。」

妹妹以介于像在看著脏东西的眼神，眼睛半睁的瞪向我。

「呃，咦……LINE？哥哥在用？」

或许是瞪过来的时候看见我的智慧型手机画面吧，她发出了惊讶的声音。

「……是这样没错。」

「哦，真稀奇。」

不知道为什么以一副不满的模样丢下这句话之后，她一边吃饭一边三不五时地往我这边偷看。

「怎样啦？」

「没事。」

「啊？」

我说了「欸，所以是怎样啊」追究下去后，妹妹觉得很麻烦似地回答了。

「我只是觉得哥哥有在用LINE很稀奇而已，而且那个是群组的画面嘛。」

「是没错……」

「怎么了，被邀进加了会觉得尴尬的群组之类的吗？」

妹妹罕见地把话题扩展开来。平常明明就是会要我闪一边去的感觉。

「该说尴尬吗，其实也不是那样子啦，不过就觉得加进去不太好之类的。」

「欸——」

妹妹没兴趣似地只拋出这样的话后就迅速从我身上移开视线，自顾自地看起开著的电视又继续吃饭。是你自己主动问的耶，那是什么态度啊。

我也觉得这样没差而吃著饭。

「……也是啦，都会有吧，那种的。」

「咦？」

妹妹的眼光由下而上朝我这里瞥了一下，这么说道。都会有吧？

「没啦，我的意思是，虽然被邀请加入群组，可是总觉得加进去不太好，但是最后也只能加进去，像那种情形，多少都会有吧。」

「啊啊。」

是这个意思啊。虽然我是第一次，不过这种事是很容易体会到的吧。但真的很稀奇耶，能跟这家伙聊起共同的话题之类的。

「说不定是那样。不过我是因为比那种情况更加无可奈何的尴尬，才一直犹豫就是了。」

「是喔。」

然而都说到这里了又很乾脆地打住，像是无视我一般地再次开始吃饭。这家伙是怎样。

我对于这种粗鲁的对待感到有点受伤的同时，也跟随妹妹继续吃饭。

「……像是新的人际关系？」

「咦？」

妹妹又瞥了一下我这边问我，奇怪地隔了一段时间才搭话过来。这家伙到底想做什么啊。

「我是说，是不是新的人际关系，发展成总之先开个群组之类的情形了？」

妹妹一边嘟起嘴唇一边斜眼往我这边瞥了一下说道。不懂她的意思。

可是，上次跟这家伙面对面说话到这种地步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啊。毕竟到现在都没有共同的话题啊。

说起来，从这家伙的嘴里听见人际关系……这样啊。

我觉得满意外的。该说妹妹基本上是属于现充群体的人吗，明明看起来就像是什么都没在想，开朗快乐地过日子那种类型，却也会因为一个LINE群组而烦恼啊。

这样一想，那我完全不会因为那种事而烦恼的日子究竟什么时候才会到来呢？我一边用远瞻的目光思考著这种事，一边回答妹妹。

「没有啦，怎么说呢？我周围那些都是最近打好关系的人，大家也都是一般般地散发著很吃得开的氛围啊。所以，大概是对于加入那些人的群组总是会觉得畏缩，或者说会紧张吗……就那种感觉。」

「啊～这我能理解。很麻烦吧，所谓的人际关系。」

妹妹一边摆著「拿你没办法」的姿势一边像是顿悟似地说话，感觉有加上演技。这家伙偶尔会用这种烦人的方式说话。

不过说起来，这家伙今天有点不对劲啊。该不会这代表她最近因为那种事而烦恼吧，是那么一回事吗？就稍微问问看吧。

虽然有赚经验值的层面在，不过身为哥哥也该问。

「你啊，该不会最近有人际关系上的烦恼？」

妹妹一瞬间显露惊讶的表情后，很傻眼地叹了气，用怜悯的目光看著我。

「我说啊，哥哥。如果真的是那样，哥哥有办法给我不错的建议吗？」

对于那种像是在试探我的视线。

「唔……」

我完全没有办法反驳她。不甘心。能够跟亲人中的现充妹妹匹敌的日子到底会不会到来呢。

然后也就像我对妹妹回答过的一样，我自己也些微察觉到这是无可奈何的纠葛，所以就一鼓作气加入群组了。

过了一阵子之后开始讨论，结果决定好要在这周的周六去买东西。还挺快的啊……

＊　＊　＊

决定好买东西日程的隔天，星期三早上的班会。

身为班导的女性教师，川村老师发出了这样的公告。

「呃——之前也有印资料给大家，不过下周的……应该是星期二开始吧——三年级的学生要考试，而下个月从月初开始就要让一、二年级的学生来担任学生会长，所以要开始学生会的选举活动啰～想要参选的学生要在这周之内跟我拿参选用的表单——因为一定要有推荐人，所以那方面也要确实决定好喔。表单会在下个星期一一起交出去喔～」

班级导师川村以特徵显著的语气告诉大家。明明挺年轻的却已经当上了学年主任，该说她这个人并不寻常吗，是个很有个性的人啊。而且也满漂亮的。

说起来都到了这个时期啊。去年也差不多是在这个时期举办了学生会选举。不过去年我是一年级，班上也没有同学突然有「来当学生会长吧！」这种积极的想法，所以实际上跟什么事都没发生是一样的。与其这么说，在我的记忆中一年级的参选人一个也没有的样子。就连日南那么厉害的人应该也没有参选才对。或许是判断负面影响会比较大吧。

班会结束，学生们嘈杂地开始对话。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仍然坐在椅子上，不由得用眼睛追寻著日南的动态。日南自然地从现充们的对话中脱身，从川村老师那里拿了一张纸。想必她是会这样的啦。那应该是参选用的表单吧。毕竟她在各种层面都独占著第一名，当然不可能会让学生会长这种显而易见的『第一名』溜走。

不过就算这样，川村老师也提过推荐人什么什么的吧？说是参选就一定要搭配一个。虽然我不知道详细情形，可是回想起去年的事，好像有要他们弄选举演讲那一类的东西吧。不是记得很清楚。但学生会选举这种活动，如果没有人见人爱的参选人，也不是能够办得多热烈的东西啊。日南她打算要让谁当推荐人呢。

思考一下之后，日南的视线往我这里瞥了一下。嘴角微微歪曲露出一点点贼笑，接著又马上把眼光移开。然后她回到座位上，把纸放到透明档案夹里头再放进书包。

——呃呃，这该不会是。

我直接地感受到些微预感的时候。

「早哟友崎！」

这种精神好到不行的声音在我的耳边绽放开来。

「唔喔啊喔！？」

处于差点要从椅子上跌下来的状态而往后面看去，发觉深实实就在那里。她还是一样有著好到不行的身材，面容端整到不行，精神也是充沛到不行。

「你怎么啦，一直看著葵！是看得入迷了吗～？」

深实实嘻嘻嘻地笑著，同时咻咻咻地往我这边靠近。我哇哇哇地慌了起来。

「并、并不是看得入迷……」

「喔！这代表你不否认有一直看吧！」

「不对等一下不是那意思……」

步调马上就被她掌握的同时，我还是拚命地回话。然后深实实就把视线从我这里移开，一边用侦探般的动作搔著下巴，一边把视线朝向前方。

「……哎呀，看来是打算要参选的样子呢。」

那个视线的前方是——日南。

「……学生会选举？」

「对对！」

深实实她，似乎也看见了日南去拿纸的样子。

「不过，毕竟是那个日南啊……她是会参选的啊。」

「啊，果然会这样想？」

深实实用多少蕴含著认真气氛的音色这样说。

「咦？没啦你想想，毕竟她什么都会冲到顶尖啊。感觉她这次应该也会像是理所当然一样地当选吧。」

「……也是啦！她真的是个有够完美的人呢！」

深实实瞬间像是在思考著什么一样停顿，然后才夸张地笑著说出来。刚才那个停顿是怎样？我有一点点在意不过也想不到可以自然探询的方法，真要说起来我就是每次对话途中都会一直停顿的那种人，所以这不是我该问的东西。总之就先思考让现在这个瞬间不会继续停顿下去而进展对话的方法。

呃——完美啊。不过如果把那种嘴巴很坏之类的个性去掉的话，实际上大概是完美的吧。

「哈哈哈，真的是很完美啊。」我这么附和她。反正这也不是在说谎。

「可是令人在意的果然是……那个葵究竟会选谁当推荐人呢！」

「啊，是啊……」刚才感受到的预感，在内心里头反刍。「果然，会在意那个呢。」

「毕竟是那个葵选择的，会非常受到瞩目吧～」

「说、说得也是呢。瞩目……」

预感因为那番话而增幅的同时，我附和了回去。

「该说是某种层面上的名誉吗，或该说是某种层面上责任重大呢……」

「责、责任重大……」

我觉得预感就要变成确信的同时，只是单纯地点头。

「绝对不可以出差错呢……啊！老师来了！先这样！」

深实实一边这么说一边回去自己的座位。

瞩目、责任重大、不能失误。嗯，的确是那样没错啊。

——就像这样，我祈祷著我这份预感只会以预感的形式作结，同时也因为今天换教室上课的时候一定得跟菊池同学说上话才行，还有星期六要跟那群现充一起去买东西之类的，可以思考的事情太多，所以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思考才好，就先搁在一边。总之，就心如止水地开始做第一节课的课前准备。这就是悟道的境界。

然后到了当天第三节课后的下课时间。

我从悟道之境飘回现实世界，前往图书室。

当然不是为了去检讨AttaFami的战法，而是为了跟菊池同学交谈。

这会是我对菊池同学诉说实情——我没有看过麦可·安迪这位作家的书，以及当时为了撑场面而不禁配合她把话接下去——之后的第一次会面。不，她坐在同班的后面座位，所以见得到面而且有时候也会说上话，不过该怎么说呢，在这里会面跟在班上见面的意义不太一样吧。就像在同属性的场地会增强力量一样的感觉，我觉得菊池同学在『书』的场地上是会增强魔力的状态。

「……啊。」

我莫名地放缓心情进入图书室之后，菊池同学马上就发现我而转向我这边。那双彷佛光是视线就可以净化所有异常状态般的眼瞳对上了我的眼睛。菊池同学温柔地微笑，静静地让视线往下回到书上。如同神殿一般沉静而且待起来也很舒服的气氛流淌出来。

看见那个笑容，就不禁想起上周她对我露出来的笑脸，我不由得有点害羞起来的同时也慢慢地靠过去。拉开菊池同学旁的椅子，调整到比之前更靠近一点点，真的只有多一点点的位置之后再坐下去。

「你好。」

菊池同学以如同圣母玛利亚一般，满溢著慈爱而稳重地转向我这边，用彷佛妖精弹奏竖琴般的安稳音色打了招呼。我受到她言行魅惑的同时对她回话。

「你、你好。」

「今天也是……要检讨战法？」

变得有时候会摆出孩子气般表情的菊池同学，以纯粹的音色询问。

「没、没有，不是那样。今天要……」

「……今天要？」

菊池同学像森林中抱著坚果的松鼠那样把书抱在胸口，微微地将头倾向一边。可以从窗户看见的树木也随著她的动作而摇动了，我觉得这恐怕不是偶然。

我是打算老实说「我想跟菊池同学说说话……」才过来的，不过面对著菊池同学连草木都能操控的魔力，那种过头的技艺我真的是没办法做出来。

「那个……因为听你说过，所以有些在意。」

我站起身，前往附近的书柜。

我把一本书拿出来。是我检讨AttaFami战法时一直假装在看的书。促成菊池同学误会我是麦可·安迪的书迷的契机的那本书。

一直以来都只是为了『假装』而拿来用的书的标题，我在这个时候，第一次确实地有所认知。《蒙面操纵士与真实的妖精》，著：麦可·安迪。

「我有点想，稍微认真地读读看。」

然后菊池同学就惊讶地大大张开那双彷佛用来打开遭受封锁的、通往天界的门扉时所必须使用的梦幻宝石般闪耀的眼瞳，然后露出符合年纪，并且像是爱书女孩那样的笑容。

「嗯！非常欢迎……！」

「哈哈……太好了。」

我不去意识表情肌肉而自然地以笑容回应她，然后又多一点点，让椅子多靠近那么一点点之后，坐在她的旁边。

只有两人发出来一页页的翻书声，以及不知道谁一步步踏出来的脚步声静静作响的空间。我们两人都没有说话，只是单纯默默地让视线落在文字上头。虽然说是同一个作者写的，但我跟菊池同学看的是不同的书。不过为什么呢？只是像这样在她身旁看书，就像是在同一个世界里旅行、一点一滴地互相瞭解对方的事，感觉这种既安稳又温柔的时间流淌著一般。

这段静谧的时光，甚至会让人觉得三天后要跟现充男女四人一起去买东西是骗人的，也就是说我不希望三天后会到来。我真的想要在这里生活。

第二卷 2 队伍中只有一个人等级低的话就只有那个人等级升的超快

在大宫车站前面的会合点『豆树』那边，我跟日南是最先抵达的。

与其这么说，其实就是受到了这样的指示。

「呜呜，这代表终于要开始了吗……」

「怎么都到现在了还在哭诉这些？给我做好觉悟。」

「可是啊，是男女二对二一起买东西吧？而且除了我之外的人还全部都是威猛的现充。这种状况叫人不要紧张才比较奇怪吧……」

「把本来预定的饭局擅自提高难度的人是谁？」

「唔……」

被这么问之后就什么话也答不出来了。日南像是炫耀自己的胜利般哼一声笑了出来。

环顾周遭之后看见在等人的人们以年轻人为中心，年龄分布范围很广。总觉得每个人都跟我不一样，表情充满著朝气。应该是大家平常都有在确实交朋友或女朋友之类的，像这样在这边等人一点都不会觉得紧张吧……还有埼玉县真的也有很多既时髦又很像现充的人啊……

「总之，不能因为太紧张而从给你的课题上头分心，那种情况一定要避免。」

日南像是看透了我的心境一般这么说。

这次日南也已经给了我课题。处理课题的同时还要买东西。难度好高啊。

「哦——你们两个动作好快啊！」

东想西想的时候水泽到了。

只有我看见日南的表情肌肉迅速地开始运作。

「啊咧——？孝弘迟到～？」

「不，时间还没到啦！」

「咦——是那样吗？」

日南跟水泽对话的时候充满嬉闹的气氛。虽然两边都互相讲著没什么营养的内容，不过因为彼此敞开心胸所以带点欢乐的感觉。他们散发著那样的气氛，看著看著心情就不由得好了起来。

仔细一看，水泽穿著底色是白色绣有品牌标志的连帽外套以及颜色偏暗的牛仔裤，还有红色的鞋子。棕发的轮廓跟他的表情、高&#18487;伸展的背脊，以及鞋子的红色都渗出可以说是强大或者说是现充感之类的东西，啊，让我觉得赢不了。

在他身边快乐地谈笑起来的日南衣服也很时髦，应该说我觉得这已经是日南她本身的气场关系就是了，她今天也还是一样浑身散发著艺人的气息。

颜色比较浓而有点大件的绿色长裤（？）的裤缘差不多在脚踝的部分稍微弯折了一点点，在那下方则穿著白色的凉鞋。上衣是蓬松的白色T恤（？）到底是不是我也不太知道，不过总之就是穿著蓬松的东西。我关于衣服的词汇并不充足。

我是原封不动地穿著前阵子那个假人身上的一整套衣服。词汇够充足了。

「说起来就算迟到了也不想被葵说啦！你之前也有迟到过吧！」

「咦——？有这回事吗？忘记了！」

「我可是还记得的说。」

两人就像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笑闹著。虽然是很平常的对话，不过对我而言则是吸收到了不得了的资讯。日南葵会迟到？那是怎样的平行世界啊？

「抱、抱歉————！！」

我处于一个人让思绪周旋、完全从对话中登出的状态，这时泉也到了。看了一下时钟，发觉离约好的时间大概过了两分钟。她跑得很急。

「等一下啦优铃你这样会跌倒喔！危险～！」

日南愉快地边笑边说。

看了泉的脚下，那种东西应该是叫做高跟鞋吧？她穿著鞋底很高的黑色鞋子。从有点弄破的牛仔布质短裤里伸展出来的长腿，迸发著年轻气息与性感魅力。因为裤子非常短，肌肉感看起来恰到好处又有滑嫩质感的大腿，毫不吝惜地展现全貌。

她上衣穿的是到肩膀一带都大幅度敞开的黑色衣服，而且仔细看的话会发觉有点透出底下的衣物。穿在里面透出来的那件看起来是胸口敞开程度跟外衣差不多的白色衣服。她也有戴某种像是项炼一样的东西。

感觉意外地成熟吗？是性感又成熟而且给人辣妹感觉的衣装。明明性格像个小孩子一样。

可是总觉得有点那个啊，该说像这样子跑步过来的话就算迟到也可以原谅吗？她的行为反而会给人一种少根筋的可爱印象啊。是散发著没有恶意的感觉吗……呃，咦？

这时我察觉到了。这样子恐怕就……

「好，你迟到啦——请大家吃哈根达斯！」

「咦咦……我、我知道啦！」

「哎呀很懂嘛很懂嘛！那就出发啦——」

水泽也用像在看著什么可爱东西一样的目光看著泉的举动。飘散著一种类似该疼爱的、该守护的存在般，不可以放著不管！这样子的气氛。也、也就是说。

日南会迟到的话，就是为了要让气氛变成这种感觉而刻意去做的啊——

真的假的。可是一定是那样的吧。她私底下的个性我已经看过很多次了所以我能够确信。那家伙根本不可能失误迟到，如果是故意的话就是那么一回事了。

「走吧——」

在我对于日南葵的可怕感到战栗的同时，就要开始去买东西了。奇怪？说起来水泽跟泉来了之后，我还一句话都没讲吧？

首先要前往的目的地，是距离会合点大宫豆树很近的LUMINE（注2：车站大楼式的购物商场。）。

好像只是因为水泽说「友崎跟泉要买礼物嘛？那总之先去LUMINE之类的看看？」这样的提案才要去的，我不知道选择LUMINE之类的理由。我想大概是因为有卖很多东西才决定的吧。

从车站直接进去LUMINE——这里好像是叫做LUMINE2的样子啦，不过详细的情形我不知道——之后，很快就看见叫做BEAMS还是什么的时髦服装店，而演变成要进去那里的状况。为什么要进去BEAMS那一类的事我不知道。我想大概是因为有卖很多东西才决定的吧。我什么都不知道。

「唔————嗯……」

进去那个BEAMS之后，泉就开始细细观察般地看起摆著包包、钱包或者其他小东西那类的地方。她的眼神真的非常认真，也非常清楚地从嘴里发出「嗯——」这样的声音。

日南在那样的泉附近一步一步走来走去，物色著商品，而发出了小小的声音。

「啊，这个好可爱！」

「真的耶！好可爱……可是修二喜欢这种的吗？」

泉一边拿起大概是零钱包一类淡棕色的东西，一边用看似不安的表情看著日南。

日南的头歪向一边。

「嗯——不知道呢？」

「嗯——阿弘——你觉得呢？」

泉好像平常就把水泽叫成阿弘的样子。

「嗯～说不定没什么兴趣吧。」

「我想也是～」

泉消沉地把那个东西放回柜子里。样子看起来真的是打从心底失望。然后从那个模样完全转变，又开始挑选商品后，换成了认真再认真的表情。

该怎么说呢，她认真考虑中村的感觉而做选择的那种心情传达了过来。眉毛皱得非常紧，可是又有点靠不住而露出像个傻瓜般的表情，但确实散发了坚定的集中力。这个生物是怎样啊。

那么，我该怎么做呢？光只是这样看也不会有什么进步，而且最重要的是晚点会被日南生气地教训，所以也差不多该做些什么了。我战战兢兢地靠近泉的附近。

这么做之后泉就转向我这边，用很严肃的眼神看著我的眼睛。怎么了。

然后她开口。

「我不知道……」

「什、什么意思啊？」

摆著看起来很严肃的表情说出来的话竟然是这句，让我觉得失望。

「你觉得哪种比较好……？」

「咦。唔，嗯——」

泉对我也会平等地询问意见。没有差别待遇真的很棒。我这个时候也没办法说什么可以用来参考的意见则是唯一的难处。

可是我还是尽全力好好地思考看看。真要说起来，我完全不知道中村穿便服的感觉之类的，兴趣嗜好还有性格那些也几乎都不晓得。知道的顶多就是他现在喜欢AttaFami，而且有不服输的一面。

所以，要是不先开始瞭解中村就什么都没办法谈，我的结论是这样。嗯。没办法。只能像平常一样把心里想的事情原封不动地说出来了。

「呃——怎么说？不知道买什么才好的话，我觉得就算像这样一直在店里头逛来逛去也还是不知道啊。所以该说要瞭解中村吗，或者该说要去考虑他的感觉吗，怎么说呢？应、应该只能像那样试著思考要买怎样的东西后，再四处看看各式各样的东西了吧，我是这么想的啦……」

我由于没有自信所以声音慢慢地愈来愈小，不过泉还是点了点头，带著直率的目光听著我的话，听完的时候说了「的确如此！」而给了我充满力道的同意意见。欸，这孩子不会被人骗去买什么茶壶之类的吧？没问题吗？

「谢谢！我会去多问一些事情看看！」

说完后泉开始到处看来看去。应该是在找日南或水泽吧。不过所谓的现充都有著莫名结实的身躯啊。

连搜寻四周的动作都有一种神秘的稳定感。泉发出「啊」一声，看来是找到了远处的两人。

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她说了「欸」而拍了我两下。

我回应她之后，她便伸展身子把脸靠近我的耳朵。

咦，怎么了怎么了。脸靠得很近的说。

你是第几次了啊做出这种行为。

「你看看，那边。」

我往这么说著的泉所指的方向看去，看见的是互相帮对方试戴帽子，同时要好地谈笑著的水泽跟日南的身影……呃，那怎么了？

「你的意思是，他们看起来关系不错吗？」

泉不知道为什么露出一张好像颇开心、有所企图的表情看著我。

「那个啊……其实，啊，这是秘密喔？」

「喔，喔喔。」

她的嘴巴往低下身子的我的耳朵靠近。然后传来细语声。

「有传言，那两个人，正在交往喔。」

「啊！？」

不禁叫了出来。泉一边小声地说「笨蛋！」一边看著我。

只用AIUEO（注3：日文五十音前五个音「あいうえお」。）附和的练习成果顺利发挥出来，我成功做出了十分夸大的反应。太好了。因为这样，所以店员还有日南跟水泽他们都看向我这边。太让人害羞了。

泉左右挥手表现出「什么事都没有」的样子，不过他们两人摆出了怀疑的表情后，便带著浅笑靠近。

「呃——这个话题晚点再继续说！」

「喔，好……」

我小声地这么回应后，泉就说著「真的什么事都没有～！」而往那两人走去。然后说到我的情形——我只是一直站著不动，刚才那段话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脑袋里头不停重复。

『有传言，那两个人，正在交往喔。』

不、不过也是啦。是仔细想想就能瞭解的事。完美女主角日南葵。该说没有男朋友还比较不自然吗？毕竟如果连一个男朋友都没有还那么跩地说著『目标是交到女朋友喔』这种话反而奇怪，所以这是理所当然的情形。

可是为什么呢。总觉得这个，是很气人吗……我想大概是『传言』的部分让我心里头不是滋味吧。既然泉跟日南关系很好，直接问当事人不就好了吗？那么为什么不那么做呢？是在那种层面上让我觉得不是滋味。

哎，也不是跟我有直接关联的事情所以怎样都没差，可是还是有点不对吗……这种事，是不弄清楚就会令人不太舒服的事情啊。想一想，有人对你说『其实有个秘密……不，果然还是什么都没有！』这种话的话，会很在意而且很不爽吧？和那种情况是一样的，不是因为跟日南有关所以才会那么觉得，而是那种层面上的不爽。

「友崎同学——！要走啰？」

「喔，喔喔！！」

日南对我搭话。我又不由得做出了夸张的回应。

然后日南就稍微缩短距离，用只有我听得见的音量问道。

「欸，你样子很奇怪的说。刚才跟优铃聊了什么吗？」

她用细语声拋过来的疑问让我背肌发寒的同时。

「没、没没没、没什么、特特别的。」

我的内心现在超级无敌动摇的。

「……这样吗，是真的就好了。」

我结巴到让人觉得像是DJ在搓碟的程度，就算是日南也露出了惊讶的模样。

「喔，喔。」

「比起那种事，给你的课题，感觉你没有打算要做？」

「啊，说得也是，嗯。我会做喔，会好好做，嗯。嗯。」

「是吗……那先这样。」

不知道是判断再讲下去也没有意义，还是觉得再讲下去就不自然了，日南只说了这句话就往水泽身边走过去。然后又谈笑起来。两个人都露出了看起来很开心的笑容。

呃不对不对。我不是为了观察别人的恋爱情事才到这里来的。要好好达成她丢给我的课题才行。我是为了累积经验值才会在这里的。

为了让心情专注起来，我再一次重新确认自己要做的事情，而回想起昨天的会议。

＊　＊　＊

「这次的课题，是『让自己的提案通过两次以上』喔。」

「……呃——也就是说？」

日南把课题丢给我，而我回问详细的情形。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你想想，所谓的集体行动，总是会需要做出要去哪里、要吃什么，还有什么时候回家之类的，那种『影响到所有人的选择』吧？」

「是没错啦。」

如果不是每个人都分开到不同地方吃饭的情况就会是那样了。

「这代表的，就是『所有人都会随著其中一个人提出来的提案行动』，这种情形会必然地成为必要的状态。就算是其他人本来就想要去看看的地方，也是会有一个人提出来吧？」

「是啊。」

的确一定会有一个人最先开口啊。

「所谓的『让自己的提案通过』指的就是那么一回事。自己主动当『最先开口的人』，对大家做出要去哪里、要吃什么东西之类的提案，并且让剩下的三个人接受。这种事情要做个两次以上，而这次的课题就是这样。」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我知道要做的事情了。

「原来如此……可是有一个问题。」

我像个学生般举手发问。

「好，友崎同学请说。」

日南便如很有魅力的女教师般指著我。虽然是我起的头啦，不过总觉得她莫名地适合教师的举止所以让我差点害羞起来。

「呃——那么做的理由还有效果是什么呢？」

「问得很好呢，友崎同学。那个，大致上来说有两点。」

日南在脸旁竖起两根手指。她维持著像个大人的说话方式。莫名地带有性感魅力的音色把我的耳朵吸引过去。

「两、两点？」

「其中一点是，在群体中掌握主导权的练习。」

「掌握主导权的练习？」

实在是没有什么头绪。

「我从结论开始说啰。『让自己的提案通过』这种事，也就是暂时地在那个群体中『操纵气氛』的行为。」

「呃，呃——？」

我被她讲到说不出话来的同时思考著。

让自己的提案通过=操纵气氛？

「之前有说过『气氛』的话题了吧？有提过所谓的『气氛』，也就是在一个群体中成立的善恶基准。」

「对，有讲过。」

我也从绀野绘里香那件事实际感受到了。

气氛=在群体中成立的善恶基准，这回事。

「那么，该知道了吧？刚才所说的结论的意义。」

结论的意义……？

我藉由刚才她对我说的两个线索，努力地试著思考。

也就是说……是这样吗？

「因为『让自己的提案通过』，就代表要操作那个群体的『气氛』，让自己所提案的行动成为『善』的方向——所以就会变成『操纵气氛』的情形？」

日南露出了别有含义的笑容。

「鬼正。」

「讲出来啦。」

「也就是，」日南一边这么说一边用指尖触碰我的胸口。「所谓让自己的提案通过，就是为了成为『操纵群体气氛的人』的练习。」

她突然碰触出乎我意料的地方而让我内心慌张起来的时候，我还是装作平静。

「呃，呃——为了成为『操纵群体气氛的人』？」

「对。就是为了那个目标才要让自己的提案通过。」日南的手指离开我的胸口。

「那你知道，为什么要以成为『操纵群体气氛的人』为目标吗？」

我一边让自己不要去在意胸口触感的余韵，一边接著日南的话回答。

「……因为那跟现充有所关联吗？」

「鬼正。」

「今天的步调真快啊。」

「『操纵群体气氛的人』，基本上就是现充了吧？」

日南无视我的话语把话题推展下去。不过这样也没差啦。

我让脑海里浮现几个『操纵群体气氛的人』……的确就像这家伙说的一样啊。

「确实……该说是负责统筹的人或者带头的吗，在当下处于头目地位的人很多啊。还不只那样，感觉就连在现充之中都是顶尖的呢。」

「是啊。像是中村或者绀野绘里香，还有我这种的。」

「那真的是挺厉害的呢。」

我也习惯这家伙的自吹自擂了，已经到了让人觉得她想说的时候就会说的等级。

「所以，这就代表为了成为头目地位的现充，『让自己的提案通过』的课题是最适合的啰。」

「原来如此。」然后这时，我突然冷静了下来。「……呃——要我，变成头目的地位？」

没办法没办法，这样的话语十分自然地脱口而出。

接下来让我意外地，日南的头左右摇动。

「我不会要你马上就成为现充群体的头目。这些话，意思是你应该渐渐地，让身上累积那一种人的资质。」

「渐渐地……」

那、那样的话也不是办不到的事情……是这样吗？

「对。藉由『让自己的提案通过』的行为来习惯『操作气氛』。然后再以那个为基础，渐渐地发展成有办法操作难度有点高的气氛就可以了。」

「呃——是那样的吗？」说起来，「这就是说，也有操作难度更高的气氛的情形？」

「这是当然的吧？虽然以现在的你来说还早得很——不过像是完全操作更大群体的气氛，或者就算当下没有操作却也能在更长的期间之中达到操作气氛的效果，能做到的事情有很多喔。」

对于更大群体的气氛操作，还有在更长的期间中操作气氛？

我让我的思路运转，不过真的没什么头绪。

「……比如说？」

「以我们学校的情况来讲，就是『吃不开的女生不能打领带』的那种气氛啰。那也不需要谁当场针对什么目标，而是庞大的群体里的所有人，经过很长的期间而一直接受著那样的气氛吧。」

「喔，喔喔。是指这种情形啊。」

我心里想说她一边清楚明确地说著那种事一边打领带是怎样，同时也同意了她说的话。的确会有那种情形在啊。在庞大的群体中共享著的，做为前提的气氛。

「对庞大的群体反覆不停地操作每一个瞬间的气氛，把那种基准在那个群体之中打好根基。这样的话，就会变成连操作都没有必要的牢固气氛。而那种气氛就会迅速地变为『前提』。范围很广，期间也很长。那样子就是操作难度较高的气氛了。要是熟练的话，就可以做得到那种程度的事情啰。」

日南浮现别有含义，而且带有演技的笑容这么说。

「……原、原来如此。」

我对她那别有深意的表情跟话语感到畏怯的同时，思考著。重复操作著气氛，从前提变化群体中的善恶基准，并且变成连操作都不需要，做为前提的牢固气氛。那种情况，从某种层面来说就是洗脑嘛。

「附带一提，不只是学校，也有人操作著企业、自治团体，或者国家单位的群体喔。」

「那、那是……」

像是小群体一起买东西之类的，只让群体依照自己的想法行动一次的情形是最简单的『气氛的操作』。

把那种方式应用在更大的群体上，连做为前提的气氛都加以操作的行为是比较难的『气氛的操作』。

这就代表规模愈大，范围跟强度还有持续性也会愈来愈提升。

「这种事情……要是一直走到最极限，感觉就像是新兴宗教一样了啊。」

我这么说之后，日南露出别有含义的笑容。

「新兴宗教？你在说什么啊？」

「咦？」

「宗教也一样喔。友崎同学。」

「喔、喔喔……」

听见了有点危险的发言。

「不过，就是那种感觉。并不限于宗教，比较大或者比较小的，所有的群体之中都一定存在著这种『气氛的操作』。完全没有那种东西的群体根本就不存在。就算是班级或者家人，或现在只有我们两人的场合也是一样。毕竟人就是没有所谓善恶行动基准的话就没办法行动的生物呢。」

「原、原来如此。」

在我对于那种神秘的悟道台词甚至感到畏惧时，也觉得就是那么一回事而接受了。

「这样你就瞭解了吧？只要去做最小单位的气氛操纵练习，接下来就会知道怎么操作范围稍微大一点的气氛，后来又会更进一步地发觉操作范围更大的气氛的做法。像那样一直进步下去，就有办法更加接近操纵某个群体气氛的存在——也就是群体中的头目地位，说得更进一步，就是真正的现充啰。」

「啊啊，是那么一回事啊。」

「虽然突然要你成为群体中的头目你应该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不过『让要去哪里、要吃什么东西之类的提案通过』这种事，你多少可以想像该怎么做吧？」

「确实是那样没错。」

「然后就是要把那么做之后学到的方法，不断地重复而去改变前提，还有套用在更大的群体中，藉此开拓通往现充的道路。懂了吗？」

好像很难但是是很单纯的方式。

「喔。鬼正。」

「用法不对。」

日南露出非常不高兴的表情。看来我的鬼正之路还很险峻。

「呃……第二点呢？」

「嗯，关于鬼正的部分就当成你得复习——第二点，是『责任』的问题。」

「责任？」

又有非常高档的单词登场了。

「这个十分地单纯。你想想，你一直孤零零的吧？」

「突然这么直接地说出来啊？」

出其不意的正拳突刺。

「不过这是很重要的事。也就是说单独行动的时候，该说没有必要让其他人担起责任吗，由于自己的行动所产生的结果，基本上都只会落在自己身上而已吧？」

「嗯？对，是这样没错。」

毕竟是独自一人，这是理所当然的。

「就算没有好好查清楚就到店里头去，餐点不好吃而不高兴的也只有自己；随随便便地去店里买东西，找不到想要的东西而浪费掉的也只有自己的时间。不会对任何人造成困扰。」

「的确就是那样没错啊。」

那也是孤零零的好处。缺点与优点是一体两面的。

「可是，成为现充而属于一个群体，而且还要决定意见的时候，就不能那样子了。」

「……嗯？意思是？」

「如果对大家提案『在这里吃饭吧』，而那间店不好吃的话，责任就会落到自己身上。要是对大家提案『在这里买东西吧』，而那间店的商品不够齐全，责任就会落在自己身上。」

「啊啊……」

确实说不定会那样。

「当然，最后还是所有人一起决定要采用那个提案，照这样来讲的话，应该是所有人要平均分担责任才对，不过就算那样，还是会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一开始提案者的方向性不好的『气氛』，没错吧？」

「嗯，可以想像得到。」

「那就对啰。你一直孤零零的吧？」

「这么直接地说了两次啊？」

「我指的就是要亲身体验孤零零的时候并没有发生的『由于决定意见而缠在身上的责任』。还有要你去习惯那种情况。更进一步来说，就是要你变得能够自由操纵那种东西。以那种领域为目标的第一步，就是这个课题的另一层意义啰。」

「……原来如此。我理解了。」

我接受她所说的话点头。

「换句话说，就是要从你一直依存著的，名为孤零零的温水之中，不对，是从已经腐败到底的泥沼之中，把你这个非现充的化身硬拉出来呢。」

「那种严厉到没意义的补充是必要的吗？」

日南她还是老样子，不会光是用单纯的说明来做收尾。

＊　＊　＊

嗯。如此这般，我必须要让自己的提案通过两次以上才可以。所以现在并不是观察日南跟水泽的样子而做出不必要推测的场合。

离开BEAMS一边想著接下来的目的地一边行走的途中，往前一看，从右边开始照顺序并列著水泽、日南、泉。泉微微地往后退开了一点点。水泽跟日南还是一样有说有笑，泉则是偶尔会加入他们的话题——同时也会三不五时在意著我这边的样子。

咦？等一下喔这该不会——她是在，担心我吗？

啊，糟了糟了。沉浸在独自思索是不错啦，可是这样子让人担心或者给人添麻烦不就有点不好了吗？至今我都不会造成任何人的困扰，所以就算不跟其他人打交道也没问题，现在变成这样的话就有点那个，该说是感受到责任了吗……日南同学所说的『责任』指的就是这种事吗！？这的确是孤零零就没有办法体会的感觉……！也就因为这样，必须要努力让对方不要操心才行。我往前走而并列在泉的身旁。

「……哎呀——还真的挺难决定的呢。」

「就是说啊！友崎想好了吗？」

我努力摆出平常心的表情搭话之后，泉就充满精神地回应我。说起来也没错，毕竟我也变成要买礼物了啊。包括课题跟礼物，要做的事可是一大堆。

「不，我还没……泉呢？」

「嗯——刚才我有问了阿弘看看……啊，我是说水泽！」

「啊，嗯。」

看来她是担心我不清楚阿弘=水泽的样子。我知道就是了。她还真敏锐。

「说是最近在意痘痘问题所以送那一类的药就好。送那种东西的话一定会让他生气的啦～！」

「哈哈哈哈。」我笑的意义主要是在于那家伙原来一直在意青春痘。「可是那种东西说不定真的可以喔？算是他本来就很想要的东西吗？」

「嗯，好像是那样啦……可是我也不确定。你知不知……应该不知道吧。」

「喂，别在问之前就先放弃啊。」

因为从日南那边领教太多次，所以我已经增加了对于这种说别人没朋友的损人话语的吐槽技能。

「啊哈哈！可是就是不知道吧？」

「唔～嗯……」

思考的时候三不五时看看日南跟水泽的模样。还是一样很开心的样子。

「我所知道的情报……喜欢AttaFami，还有看起来很强，是个帅哥，发型像个现充……」

「嗯？那个……」泉这样子接下我说的话。

「咦，怎么了？发型像现充……啊！」

这时我灵机一闪。现充跟发型，说到这个的话。对啊还有那个东西啊。

然后泉跟我互相面对面，同时开口。

「发蜡！」

「那种可以夹住浏海的东西！」

「——咦？」

泉又一次看向我这边回问。我不知所措地回她「没……没啦」。

「刚才，友崎你说什么？」

虽然不知为何，但我知道这是我老实说话之后让她觉得很奇怪的情况。别、别看我啊。

「我什么都没说……」

「刚才你说了可以夹住浏海的东西吧？」

原来都听见了啊。泉不知道为什么很开心地笑著。

「没啦，我是想，现充不是都有一种用发夹之类的东西把浏海夹住的印象……」

「修二他，头发很短喔。」

「的确。」

我被漂亮地驳倒了。

不过该怎么说，刚才那种同时说话的情形，说不定代表我多少比较擅长对话了吧。

「……啊哈哈哈！可是发蜡还不错吧？」

「我、我觉得还不赖！」

要说好还是不好的话我觉得是正面的。如果是说知不知道好不好的话，我就会说不知道了。

「欸欸阿弘！发蜡之类的怎样啊？」

「哦哦！那不错啊！那家伙也收集满多种的！」

「啊……这样的话会不会跟他手边有的冲到啊？」

「不会吧，我想我大概知道那家伙没有的种类。」

「咦，真的！？真不愧是阿弘！」

「还好啦。教那家伙用发蜡的就是我啊。」

「这样啊！？啊，对喔你目标是当美容师！」

「就是这样。大概啦，有一种稍微有点贵的系列，他手边应该没有才对。毕竟那家伙是会买各种便宜东西来试的那种人。」

「咦——！意外地小气！明明态度很嚣张！」

「不对喔优铃。发蜡不是只要贵就好的东西啊，跟自己合不合才是最重要的喔。就跟女朋友一样啊。」

「好烦喔！果然轻浮的男人说出来的话就是不一样～」

「不，我意外地一点都不轻浮喔！」

「意外地啊！？」

「毕竟我的发型之类的很轻浮嘛。」

「你自己知道喔！？」

「算是啦。我去美容院的时候，被问要弄怎样的发型的话，都会说麻烦弄得轻浮一点～的说。」

「啊哈哈！一定是骗人的！」

「真的啦真的啦！」

然后两人很开心地笑了出来。看著这样子的你来我往，我这么想。

讲什么『说不定代表我多少比较擅长对话了』啊。果然是泉擅长对话所以我才有办法弄得有模有样而已，我果然还只是只雏鸟而已啊。

＊　＊　＊

接著来到的是大宫站西口的东急HANDS，根据水泽的说法是「在大宫买发蜡的话就要到这边」的样子。说起来仔细想想的话，一开始到BEAMS也是，现在像这样来到东急HANDS的发展也是一样，水泽已经把『让自己的提案通过』这种事做了两次。自然而然。这果然就是现役现充的实力吗？

四人搭上电梯，前往四楼的男性整发用品卖场。各式各样的发蜡放在颜色莫名时髦的箱子里头，连绵不绝地排列著。

「不知道哪个比较好呢？」

日南对泉这么说。

「哪个才好？阿弘——？」

「嗯——我想那家伙应该没有这一带的这个系列。」

水泽这么说，指著装在类似管子一样的东西里头的一系列发蜡。

「这个数字是什么？硬度？」

「说得没错。2比较柔软，10比较硬。」

「哪种比较好？」

「要说哪种比较好，得看发质跟发长呢。比如说……」

水泽这么说道而拿起上面标示著样品字样的『8』的发蜡。

「来一下，友崎。」

「咦？」

水泽对我招手。我就这样被他叫了过去。

「喔喔！孝弘的造型秀！」

日南一边笑一边扇风点火。咦？造型秀？

「嗯，我只是举个例啦。友崎这样的例子，虽然是有点长，不过发质偏软，所以要用这种第二硬的8号发蜡。不过其实全部都试一试也没关系啦。要是在美容院试一试，然后就用试出来的那种应该就不会有错。帮友崎剪头发的人应该也满厉害的。」

「呃、呃呃……？」

「总之你就听一听。如果头发差不多这样长度的话，用的量差不多就接近小拇指的指甲吧。这样弄在手上就可以了。啊，顺道一提，其实是要先在湿发的状态下用吹风机吹，就算说从吹乾的方式就已经决定了一半以上的成果也不为过喔。所以现在这样顶多只是应急处置之类的。」

「欸～！」

我想日南早就知道这样的知识了，不过她还是发出装成很佩服的声音。

「这东西啊，要用『平均散布』的方式，抹在除了浏海以外全部的发丝上。这个，虽然很容易搞错啦，可是好像也有人只抹在想要定型的头顶部分，或者只抹在边边部分之类的，但是那样不对。得要抹到让它散布在全部的头发上。不过浏海抹太多的话，看起来会油油的，所以要注意一下喔。」

「喔，哦。」

我惊呆的同时，只是一直听著水泽所说的话的内容。

「这种长度的话，抓成像是烫过头发的样子会不会很时髦呢？头发全部都抹好之后，再用力握紧弄出发束。」

我感受到自己的发丝顺著不错的节奏被接二连三地握紧。

「哦哦～！」

泉像是很开心一样地发出声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呃——现在，是怎样的状态？」

「你就等一等吧。接下来，这里是第二个要点了。这个，是不是该说成自己整理的时候容易忘记的点我是不瞭解啦，可是抓头发最重要的其实是『后脑勺』的部分。自己照镜子没办法看到就是了。」

「咦！是这样啊！」日南一边这么说一边微微地点头。她的反应也可以看成是这个知识符合她自己理解的讯号。

「这会影响到后脑勺从侧面和从后面看的时候啊。尤其别人常说男人的脸就是侧脸重要，所以做造型时，重要的是要让脸形从侧面看的时候形状不错。具体来说的话……」

水泽用手掌在半空中描绘出半圆。

「就是要让后脑勺有点鼓鼓的啦！」

「鼓鼓的？」

我愈来愈被水泽所说的话吸引住了。果然水泽很擅长讲话。

「总之，看一看外国人或者漫画角色的侧脸就能瞭解了，侧脸的后脑勺如果鼓鼓的话，头型看起来就会很漂亮喔。可以用图像搜寻看看，搜寻外国人或者角色之类的。日本人那边平坦的人很多，所以做头发造型就要著重在那里。」

「原、原来如此。」

「总觉得阿弘，好像推销邮购的人喔。」

泉开心地揶揄了一下。

「吵死了！所以要把这里给提起来……接下来虽然还想用喷雾定型一下，不过都在室内，应该暂时没什么问题吧。好了，完成。」

「哦哦～好厉害！友崎，意外地跟你很搭耶！」

泉一边用亮晶晶的目光看我，一边这么说。

「意、意外是多余的啦！」

我果然只有办法对损人的话吐槽。词穷的情形就别在意了。

日南看著我这边的同时笑嘻嘻的。

「欸！原来孝弘也有特技啊？」

「好了，葵话太多啰～」

这两个人看起来果然关系很好。

不过这就代表，我刚才被目标当美容师的人做了造型……

「呃——我的头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啊？」

「晚点去厕所之类的地方就看得见啰！」

水泽一边微笑一边这么说。

「可是感觉真的不错喔，我觉得上学的时候，你也自己抓一下的话比较好！」

泉专注地盯著我的头发，用还满认真的语调这么说。

「咦，喔，喔。」

我对于出乎意料的夸奖不由得害羞起来。我没办法应对损人之外的情形。

「呃、呃……啊，那礼物的话……」。

我不由得害羞之后转换了话题。总之重点是泉要买的东西！

「啊，对喔！修二用哪种比较好啊？」

「我想想啊～嗯，那家伙的头发很短，大概要用这个吧。」

他这么说而把『10』拿在手上，然后递给泉。

「那就买这个！我去结个帐！等我一下喔！」

泉这么说完便快马加鞭地前往收银台。看起来像是要尽量减少让别人等待自己的时间，她的行动中散发著这种感觉。如果是绀野绘里香之类的人，应该会非常大摇大摆地走过去。

「不过你的头发抓起来很容易耶。是刚剪过的？」

「呃——大概，两个礼拜前吧？」

「欸——！在哪里剪的？」

「我记得，那间店的名字是——」

这时，日南的鞋子咚一声轻轻碰了一下我的鞋子。我就直接把店名给说出来，然后在那一瞬间，察觉到「奇怪？刚才那个是『别说』的信号吗？」

「对对对！是我告诉他的喔～」

紧接在我说出来之后，还有水泽表现出任何反应之前，日南自然地插话进来。

「啊，也对啦，我刚才也在想，那跟葵去的地方一样嘛。是你介绍给他的啊？」

「对对对！之前聊到说他在找不错的美容院，所以就告诉他了！藉由介绍来赚取店家积分！」

「真势利的人！」

然后两个人都啊哈哈笑出来。我也在稍微晚了一点的时机笑了。

呃——是那样吧。刚才我失算了。

我跟日南去同一间美容院并不自然。就算要主张是偶然也有点牵强。

这样的话，要是没先说日南有介绍，而直接讲出美容院的名字就很怪异。

所以她要在我说出美容院的名字的瞬间，在我被怀疑之前自己先说出来，是这么一回事吧。

毕竟水泽做出「奇怪？不就跟葵去的是同一间？」这样的反应之后再说就太迟了，不先说的话就不行。是这么一回事吗？而且水泽又有神秘的推理技能，要特别注意啊。

我反省的同时，也再次体会到在一瞬间做出那种判断的日南果然很可怕。

「买好啰～！」

满脸欢喜的泉回来了。

「那就走吧！」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不让人再追问下去，日南带头，四个人一起出发。因为附近有电扶梯所以回程就用它下楼了。

然后，就在这时。

在电扶梯的侧面，能够照出全身的镜子，沿著电扶梯接续下去。

我没有意识到那东西的存在而搭上电扶梯，所以是完全无心地让镜子跑进视野里，而镜面上就映著自己全身的样子。

我觉得我是对自己非常严厉的那种人。所以我才会把AttaFami练强，尤其关于自己的容貌，我一直都为了不要搞错丢脸，而以严格又客观的指标做出判定。至少我有这样的自信啦。

所以，我想大概是搞错了吧。

镜子映照出来的我全身的样子。

那个样子，我当然不会说有到现充的地步。可是。

跟吃得开的男男女女并列行走，屁股的肌肉使力而端正姿势，抬头挺胸嘴角上扬，穿著之前买的假人身上一整套很时髦的衣服，眼睛上面有著整齐的眉毛，而且头上顶著让目标当美容师的同班同学做了造型头发的男生模样。

至少在我的眼里，那看起来并不是恶心阿宅。

＊　＊　＊

四个人藉由电扶梯下到了一楼。日南她们讲著「哎呀——买到好东西了呢——」

「接下来要去哪啊——」「啊，友崎要买什么呢？」之类的话。我不禁「啊，嗯。」这样子随便回应。我的注意力被别的东西吸引著。

刚才我内心的情绪高涨，还是让我无法忘怀。

或许是察觉到我这种样子很奇怪吧，日南用嬉闹的口气提案「不过也很难决定吧——总之先去星巴克之类的地方休息一下怎样？我累了！」然后泉就「这个好！我想吃抹茶星冰乐！」这么回应。我实在，没什么听进耳里。

看起来，并不是恶心阿宅。

那个姿态，我有一瞬间没办法理解那是自己。心里想著有个好好整理过仪容的普通学生在耶，现充去爆炸吧！之后，才发觉那就是自己。

这种事情，该说我也觉得自己像个傻瓜一样吗？我也十分理解这并不是夸张到那种地步的事情。毕竟，姿势跟表情都是依照日南教我的一直维持，所以当然不会很差，眉毛跟发型也是那个领域的专家还有目标当专家的人帮我弄的，成果当然也是会很好看。就连衣服，也是从时髦的店里头的时髦假人身上，原封不动地套用过来穿在身上而已。

所以那种组合所搭配出来的模样，无论素材有多差劲，要是变成糟到不行的样子的话，才是不自然的情形。这点我瞭解。

可是，我很开心。

妹妹那里产生了甚至会说出『是不是读了脱离阿宅的书啊？』这种话的认知，水泽说我的说话方式变得比较开朗了。

那样的事情之前也有发生过。

一有那种情形，我也会觉得自己产生了变化而开心起来。然而。

能够清楚明白地认知的变化。达成感。

那种些微的实际感受，到了连我自己也觉得意外的程度，打动了我的心胸。

「友崎同学，怎么了？」

「日南……」

日南站到我的身边，向我搭话。

现在的状况也没办法把这份想法传达给她，我只说了「没事」而摇摇头。

日南看起来没有接受，不过马上就重新装回原本的表情。

「走啰——？」

然后，用平常那种刻意装出来的语调叫我。

「抱歉，我马上过去！」

我尽可能做出外向的开朗语调，同时回应日南并踏出步伐。

然后，又跟日南并列。

「我啊，接下来还会继续加油喔。」

「咦？」

我用只有走在身边的日南听得见的声音，那样细语。

日南似乎没办法好好理解那番话的意思，不过我觉得，那样也没关系。

＊　＊　＊

「呃——焦糖玛奇朵的，第、第二个的，中杯（？）这样。」

「跟您确认，请问是中杯的焦糖玛奇朵吗？」

「是，是的！」

虽然我有在心里想过，星巴克它真正可怕又有名的地方在于『容易搞错点饮料的方式』，所以要对此保持警戒，但这必须依靠瞬间的判断回避，所以最后我还是因为些微的举止而不禁演变成『啊，这个人是新手呢』的情形露馅。

我的计画是，虽然对我来说『中杯』（注4：星巴克的杯子尺寸原文与一般饮料店的用语不同，虽然中文一样是用小/中/大/特大杯来称呼，但在日本是用欧美地区的方式叙述尺寸。此处的「中杯」原文是「トール（Tall）」。）这种话是第一次讲，不过也不需要在意，而是要用『我本来就知道～』这样的感觉去说。但这么做之后还被看穿是新手，就代表『明明是新手还打算装出本来就知道的感觉』这种行为被店员发觉，也就是说我到底在说什么啊？在意过头了吧。

不过我的确是有一种会不禁在意那种事情或走错地方了的感觉。顾客虽然没有发出我想像中那种程度的自我感觉良好气场，不过问题并不在那里。看起来像是打工族的店员们摆出来的『我们正在闪耀！』的那种表情，竟然也散发了让我觉得简直在拒绝我这种根基阴暗的人的「阳」的气氛。要是没有刚才的达成感的话，我大概已经蒸发了吧。

我在收银台往前的地方拿取商品，先过去水泽占好的位子。泉跟日南在我的后面。两个人都超级认真地看著菜单。原来日南不是要点平常点的那种，泉也不是要点抹茶什么鬼的就对了。

「辛苦啦～」

「喔。喔喔。」

水泽他坐在那里。那是沙发跟普通的椅子面对面，刚好四人座的桌位。水泽坐在普通的椅子那一侧，啜饮著上面盖著鲜奶油的棕色液体。

然后，这里有个难题。

就是我该坐在哪里。

也没办法迷惘太久。要是一直站在这里拖拖拉拉的话，水泽一定就会问我『怎么了？』，而且之后日南一定会对我生气。

所以我没有停下脚步，思考犹豫的时间只有眼睛看到桌子到坐下去之间的几秒，要依靠那种直觉。只能以瞬间的野性判断来选择座位。

我为了要离眼前那个现充的气场远一点，而选择坐到水泽斜对面的，沙发的位子。对角线，最长的距离。

「哎呀——好累啊。」

虽然没有多累但还是说说看。因为现充给人的印象就是莫名地常常会说这种感觉的话。先从表面做起。

「哈哈哈，可是还没走到那种程度啊。」

「嗯，说得也是啦。」

我说的话轻快地遭到吐槽。原来光是说一句『好累啊』，对我来说就已经是高难度的行为了啊。对于这样的自己感到佩服的同时，我也开始冷静地思考。

这样子不就是那个吗？不是有泉坐到我旁边的可能性吗？

虽然平常在学校都是坐在旁边，在沙发上坐到旁边的话意义可就不一样了。距离感上也很那个，而且今天的服装又莫名地这样那样。特别是胸口之类的地方非常地那个，如果变成那样的话就不妙了。

「你已经决定好要买什么了？礼物。」

「啊啊，应该……算是吧。」

「哦，这样啊？」

其实要买的东西刚才决定好了。可是比起那个，我更在意的是接下来来到这个桌位的人会是哪一个。我把视线朝向收银台那边。然后就看见有人走过来了。是日南。来这边啊！泉坐在我旁边的话对我来说还有点太早了！

「要买什么？」

「嗯——这个嘛……」

我打算回答的时候，日南就到了桌边，一点迷惘的举止也没有，就坐在水泽的旁边。嗯，反正我也觉得会是这样。是要赋予我试炼的态度呢。会坐在我旁边的确定是泉了。好紧张。

「啊！孝弘那个看起来好好喝！」

日南眼睛朝著水泽正在喝的东西而这么说。

「嗯？不会给你就是了。」

「又没有要你分给我！」

又是看起来很要好的样子，好像肩膀之类的地方有碰到的说。总觉得，这样子也可以看成是因为跟水泽关系很好所以她才会坐在那边。不对，不会有那种事吧？虽然不管怎样都没差啦。

「说起来葵点的又是什么？看来超赞的。」

水泽看来兴致勃勃。日南放在桌上的容器上头，有黑色粉末跟似乎是巧克力制成的酱料加在鲜奶油上，里头则装有混合了像是饼乾之类东西的白色义式冰淇淋形状的液体。

日南摆出得意的表情，把那个东西拿到脸的高度。

「提拉米苏星冰乐！」

「提拉米苏？菜单上有那种东西吗？」

「哼哼哼。六月开始不是有限定的『烤起司蛋糕星冰乐』吗？点那个再加点一份浓缩咖啡，还有巧克力酱，最后再自己洒上可可粉就完成啰！这就是秘藏餐点！」

「什么东西……看起来有够赞的……」

「对吧？」

「可是热量呢？」

「在星巴克在意热量的话就输了啦……又、又得跑步才行了。」

「哈哈哈！只需要靠跑步平衡就很厉害了啦。」

日南的角色变化已经到了我想说「这人是谁啊？」的程度，我只把眼神别开差点笑了出来。因为日南点了烤起司蛋糕星冰乐。这家伙又点了起司类的……要是我露出贼笑的话脚又会被她踢，所以要忍下来才行。

「说起来你又点起司了喔！」

「吵死了孝弘你管太多啦！」

「咦？」

我不由得发出声音。

「嗯？友崎怎么了？」

「啊，没事，什么都……没有。」

我自然而然地敷衍水泽的问题，让意识集中到焦糖玛奇朵的甜味上恢复平静。焦糖玛奇朵真好喝啊。过剩的甜度令舌头麻痹，喝著喝著就觉得刚刚好了。不对啦，嗯。呃——刚才那段。

我有点吓了一跳。

我本来以为知道日南过剩的起司爱之类的人只有我而已，不过也对啦。

那也不是特别需要对其他人隐瞒的事，这样既然是一起去吃过几次饭的人，会知道也是当然的吧，水泽也会知道日南喜欢起司。

说起来，她跟水泽那些人去吃饭的次数，应该比跟我吃饭还要多很多，这样的话他们反而比我还知道吧。毕竟都有他们两个好像在交往的传言了。我又搞错了奇怪的地方。

不过没差吧。虽然发出声音来了，不过只是有点吓一跳而已。嗯嗯。

「啊——我也有想说要不要点焦糖玛奇朵呢～！」

泉一边这么说一边毫无犹豫地坐在我旁边。欸，现充是不会在意位子之类的吗？还是单纯是很会隐藏那种感觉？还是说只是完全没有意识到我？啊，是那样！

「结果还是点了抹茶那个啊？」

「是啊！」

不知道为什么用微笑的得意表情看向我这。为什么会做出像是受到夸奖一样的反应啊这孩子？

「决定好要买什么了没——？」

泉把容器放在桌上，空手弯腰吸著饮料的同时这么说。因为她往前弯腰而且胸口又是敞开的，当然，就会变成那种情形。虽然我一直要自己不去想，可是她的服装比起制服更贴身而让胸部看起来更大了呢。我一边移开目光一边这么说。

「算是……决定好了。」

「真假！？是什么是什么！」

「哦，对啊对啊你是要买什么啦？」

「好在意喔～」

三位现充总质询的压力压得我头晕的同时，为了不要输给压力，所以我拚命地说明事先想好的说法。只是要把心里原本想的东西说出来的话，就算在现充面前我也做得到喔！怎样，很猛吧！咦？不猛？

然后说明结束了。

「那、那个嘛……」水泽脸色有点困扰。

「该怎么说才好……」泉把目光别开。

「……真，真有友崎同学的风格呢！」最后是日南把大家的意见委婉地统合起来。真不愧是你的能力。谢谢你没有让我受伤就做个收尾。

可是，要问我能送什么东西的话，我也只能想到这种程度的而已，日南也没有传给我『那种东西铁定不行』的信号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就可以了。

总之，这也是尽我全力的，所谓公平竞争的精神啊。

然后休息结束，前往电器行之后，我买好了礼物。

从电器行出来的四个人，由于泉跟我两边都买好礼物，所以已经达成这次的目的。

说起来我刚才自然地让自己的『去电器行』这个提案通过了，所以额度还有一次。没有什么切身的感受。该说是意外地简单吗？维持这样下去的话就能完全达标吗？

好。这样的话就要思考接下来怎么做，再试著对大家说想好的提案吧。

然后我思考看看之后……也不太想得到什么好方案。

对、对啊。刚才本来就是有买礼物的目的才有办法提案，可是现在这种没有目的的状态下，很难说出接下来想做什么啊。

比如说电玩场之类的，虽然我还满常去，可是就不由得会思考有到要带他们三个过去的程度吗？这种有的没的。那么要去吃饭吗？这一类的事，也因为刚才才去过星巴克说不定也有人不饿，而且说起来那也不是我该提议的事啊，我不禁会有这种想法。

别说要让提案通过了，首先光是说出提案的行为本身就很难了。

「接下来呢。大家肚子饿了吗？」

是水泽问的。这样吗。肚子饿不饿之类的，不知道的话只要问就好了。理所当然到不行。

「嗯——不怎么饿吧。」日南这么说。

「我算是有饿到喔——」泉也回答。

「我也满饿的。」

「原来如此～」水泽稍微让视线游移了一下，然后。「有一间起司很赞的披萨店，要不要去？」

「要去。」

明明是刚才唯一一个说肚子不饿的日南竟然马上回答。

「泉跟友崎呢？」

「披萨不错耶！」

「我也觉得可以。」

「那就决定好啦！」

看著在我眼前让提案一个接著一个通过的水泽，我思考著，到底哪里不一样。

＊　＊　＊

披萨也吃完了，真真正正没事要做的我们几个，发展成了是不是差不多该解散的情形。顺带一提，吃著披萨的日南的表情，因为并没有变成那种可爱到浪费又会让人吓一跳的笑容，看来是没有那么中意的样子。并不是只要有起司就什么都好啊？不过吃起来的确感觉满普通的。

再次走回大宫站，四个人进入验票口。看来只有泉是搭高崎线，我跟日南还有水泽是搭埼京线的样子。

「今天满开心的呢！掰啦～！」

泉对我们三个人做了道别的寒暄。我们三人也对她做出回应。毕竟泉的个性是那样，我想像著她说的「满开心的」这种话也有好好地朝我这边发过来，就让我引起一种老妈子的情绪，觉得她不用勉强自己也没关系喔，不禁令我饮泪。呜呜。

然后三个人一起前往埼京线，在电车来之前随便闲聊。

对话的比例，我想大致上是水泽四对日南四对我一对车站广播一，这样的情形。是不怎么差的数值。

对话一阵子之后，电车来了。

三个人搭进电车，几分钟之后，到达了离我家最近的车站，北与野。

「呃，那就先这样。」

「掰啦。」

「掰啦——友崎同学。」

两个人目送我的同时，我走出电车。车门关上。

无意地回过头去，透过窗户可以看见日南跟水泽对话的同时开心笑著的笑脸，随著速度一点一滴地提升，渐渐远去。

……不对，那又怎样啦！

不过啊，就是这样的感觉，今天买东西的行程结束了。

结果，只有电器行的提案通过一次之后就结束了，并没有达成『让提案通过两次以上』这样的课题。

我觉得这是非常需要反省的事，不过我还有其他，只有一点点，真的只有一点点在意的事情。

虽然烦恼了不知道该怎么做之类的有的没的，我还是推导到了「只是问一问很平常吧」这样的结论，而采取了如果是之前的我应该不会选择的行动。把LINE打开。

友崎文也：日南跟水泽的传言，是从谁那边听来的？

优铃同学：啊，果然很在意？笑

经过几段你来我往，结果知道她是从绀野绘里香集团的其中一个人听来的。而且真相不明。嗯——不过也没差啦。中村的生日是七月二十七日星期三。别从现在就开始紧张啊。

＊　＊　＊

「没有办法达成的原因，你有用自己的方式思考过了吧？」

买了要送给中村的礼物的两天后，星期一的早上。第二服装室。

早上的会议，从语调比平常还要可怕那么一点点的日南同学的一句话开始。

「呃呃，该说是电器行的提案比想像中还简单地通过了，所以大意了吗……」

我被讯问著没有办法达成课题的理由。

「在那之前呢？」

「咦？」

「去电器行之前。到电器行买东西是中间以后的事了吧。在那之前你的样子看起来就像是连打算做什么提案的态度都没有喔？」

「那、那是因为……」我把目光别开。「水泽很快地就让他的提案通过了……」

「没办法预料到？」

「预料？」

「预料到水泽在场的话就会变成那样。如果是你的话。你连想都没想？」

「不，那个……」

确实不是没有办法预料的……可是实在是第一次遇到的状况，而且又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啊！

「唉……就先这样吧。跟敌人对战的时候，如果在后方待机而没有参加战斗就没办法得到难得的经验值，这种情形你应该也知道的。」

「对、对不起。」

「……老实说，我有时候会以从失败中学习为前提来提出课题，不过这次的课题，我之前以为以你现在的能力还有学习的态度来说，应该是可以百分之百过关的……说不定需要稍微重新评估一下了。」

多少显露著失望的那番话语，刺进了我的胸口。

「好……我会精进。」

实际上，我最近对于自己主动去累积经验值的行为有比较积极，也感觉到日南对我这点有著不低的评价。明明是这样，我却背叛了期待。

这次确实没有积极地行动，我有这样的自觉。

到底是什么呢？会那样的原因。虽然有因为被三个现充包围而觉得紧张，可是说到买东西的时候一直去注意的事，啊啊，这样啊。泉说过的，日南跟水泽的——

「日南，我说啊。」

「什么？应该不是让人更加失望的事情吧？」

日南锐利的眼光削弱了我的势头。

「……我还是不说了。」

嗯，那种事情很无聊。嗯。没有到必须问的程度。就别问了。

「什么啊？」

「不，什么都没有……」

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那就算了吧。接下来，要谈这次买东西的时候所感受到的、学习到的，或者觉得有疑问的事情啰。重要的是那方面。」

我重新整理心绪回想著。首先浮现在脑里的，是看见那面镜子的时候。

「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外表之类的……能够实际感受到有改善了吧。」

我语带保留地说。

「哦。」日南温柔地笑了。「那可是不错的倾向呢。」

「可是……只是自己这么想而已耶？」

「那也很重要喔。因为眼睛看得见的变化，会连结到动力，或者积极性之类的。让怪物受到的损伤从二位数变成三位数的时候，不是会非常地兴奋吗？那种显而易见的区隔，对于提起干劲确实是很重要。」

「啊哈哈，原来如此。还有学到新招式之类的时候也是啊。」

「对啊！尤其是学到全范围魔法的时候！」

像个孩子一般开心地让语气带有昂扬还说到那种地步之后，日南就咳了一下清喉咙。

「不过，就算你没有动力，只要我有盯著就不可能让你偷懒了。」

从气氛明朗的感觉急速转变，做了魔鬼教练宣言。

「我不会偷懒啦！我可是有干劲的喔。」

「这样啊？总之从结果来看，当事人的干劲是最重要的，所以有的话最好。要改变自己，比起实际去做什么事，更重要的是对于身边发生的小事有怎样的想法——也就是说，最重要的是平常内心的思考方式喔。」

「嗯。不过，真的是那样吗？」

「对。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你想想，光只是走路就能得到经验值的装备，在游戏开头会发挥让人觉得可怕的效力吧？你现在也一样是在开头。也就是说平常得到的一点点经验值就很有效果了。」

「原、原来如此。」

又是很开心似的表情。这家伙真的很喜欢游戏啊。

「接下来，还有没有什么跟课题有关的事情呢？当时想到的事之类的。」

我说了「我想想……」思考过后，开口说话。

「因为没办法好好地提案所以想了很多，试著思考看看哪里不一样。不过观察水泽的提案之后，觉得有内涵的提案果然很多啊。」

「有内涵？」

「像是，去叫做BEAMS的地方的时候，去了之后确实是很时髦的店，而且也摆放著很多看起来很时髦的东西吧。提案去披萨店的时候，也是掌握著日南喜欢起司才那样提的……」

我一边思考而一边说到这里的时候，日南面无表情地看著我。

「欸，友崎同学。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咦？」

「你说的话比平常还要欠缺客观性。再稍微思考看看。」

「说思考是要我思考什……」

「不如说，是相反的喔。」

「相反？」

我没有理解到日南说的话的意思。日南用手指抵在唇上皱起眉头。

「还是说，突然买东西把等级提得太高了……？」

「到底什么意思啊？」

「因为打个比方来说，水泽一开始提案的BEAMS，那个地方，实际上怎么样？」

「咦，我觉得是不错的店啊……不过，对我来说太高档就是了，装潢跟价格都是。哈哈哈。」

我这么说之后，日南就突然强硬地纵向捏住我的嘴唇，制止了我自虐的笑声。

「嗯嗯！？」

不要用那么平常的感觉碰我的嘴唇之类的啊。因为我是第一次所以麻烦你温柔点。

「不是说这个。是要你用购买送给中村的礼物的店的角度，想一想。」

日南无表情的脸色没有变化，这么说道。嘴唇受到解放。唇上残留著奇妙的感觉。

「……咦，呃，也对，的确在那边是没有买东西……不过也不是什么不好的店吧？」

对于我吞吞吐吐的话语，日南叹了一口气。

「听好啰，那间店摆放的东西，尤其是适合当礼物的小东西，虽然几乎都很不错，不过用礼物的角度来想的话，不管哪一个都是不符合中村兴趣的东西。」

「是、是那样吗？」

以我的品味没办法推测到那方面。

「……不过，你不知道那点也无可奈何。毕竟衣服也是只能买假人身上的套装的状态呢。那方面你听我讲之后有瞭解到就可以了。可是，披萨又怎样呢？」

「怎样是指……」

「你觉得如何？那间店。」是试探我的眼神。「吃了之后，什么想法都没有吗？」

「啊。」这时我知道她想说的事了。「我觉得……不好吃。」

日南终于稍微显露一点点笑容了。

「对吧？果然有理解呢。也就是说水泽的提案，并不是有内涵的东西。」

「可是……那又怎样？意思是说其实不好的提案比较容易通过吗？」

「很接近，不过有点不对。」

「接近？」

日南点了头，然后又开口。

「正确来说，是『提案容不容易通过，跟那个提案实际上正不正确，并没有关系』喔。」

我稍微思考了一下，接受了她的说法。

「啊啊……原来如此。」

「懂了吗？」

「意思是让别人接受比较重要啊。」

实际上就算披萨不好吃，只要能够说服其他人的话，提案本身就能通过的意思。

「对。正确来说的话就是『让其他人接受就是一切』喔。以披萨来说，『实际上好不好吃』跟提案容不容易通过没有关联。重要的点，只有『让对方觉得说不定会很好吃』而已。」

听起来像是理所当然，不过说得还真露骨啊。

「呃——那么极端一点，不正确的事情只要能说成听起来不错、朦骗过去的话，提案就会通过。」

「就是那样。实际上，水泽提案去不怎么好吃的披萨店，也有提案去跟中村兴趣无关的店里，可是两个提案都十分顺利地通过了吧？」

日南用著与讽刺般的内容不相衬，像是在说明理所当然的事情的语调这么说。

「哈——这个世界还真可怕呢。」然后我发觉到很基本的事情。「……不，说起来，这样子的话就是粪作游戏了吧！」

那种规则是搞啥啊！那种像一坨屎的规则就代表人生是粪作了嘛！

「为什么？」

「因为，正确的事没办法通过吧？那样子很奇怪，又不美丽，所以是粪作没错吧！」

日南叹了气。

「你在说什么啊？不是那样子喔。只是有著『比起正不正确，更能让大家接受的提案会比较优先』这种『单纯的规则』而已。你不懂吗？」

「不，那只是歪理……」

「那么，如果有一款目的是要成功让群众同意的交涉游戏的话，又如何呢？粪作？需要熟悉并进行用来说服对手的高效率说话方式、登场人物的兴趣嗜好调查、利害关系的调节等等。如果有那种充满真实感的游戏的话？」

我想像著。感觉是分成调查跟交涉部分，需要个别技能的游戏吗？要为了交涉而锻炼能力，还有搜集资讯之类的。

嗯。

「……感觉是做得很好的游戏啊。」

「那么，现实也是很有趣的游戏喔。」

「嗯，嗯。」

她说的话又让我接受了。

「刚才只是简单地假设，不过要让大家同意，并不是很单纯的事。有各式各样的规则喔。比如说，要让自己跟许多人的『利害关系』一致。另外，有些场合中『说服发言力强的人』也是很重要的。」

利害见解的一致，还有在场发言力强的人的接受度。

「……也就是说，先尽可能让所有人都得到好处，而且还要说服头目地位的人的意思吗？」

「对。所谓的『利害关系』有时候不是实质利益而是责任的归属，关于『发言力强的人』，有时候也不会是头目一般的存在，不过从结果来讲，要说服多数，让地位高的人接受，这样子的流程是不会变的……对，打个比方，你还记得水泽的提案吗？」

我回想水泽的提案。让多数人得到好处，而且发言力很强的人会同意的提案，是要说这个吧。

「……啊啊！披萨吗！」

「鬼正。」

「好了说出来啦。」

「当时是让肚子饿的多数藉由『用餐』得到好处，还用『好吃的起司』这样的话让我这种发言力强的人接受。」

把自己讲成发言力……啊这就算了吧。每次都是这样。鬼正也是每次都会讲。

「原来如此啊……换句话说，那就是为了让提案通过的行为。」

「不过就算这样讲，通过的如果都是最后会招来批判的提案的话，就会逐渐失去信用，所以也不是不管怎样只要想办法通过就好了。」

「那又是很难搞的事了啊。」

感觉平衡度调整会很困难。

「不过，这个话题的核心啊，重要的点并不在那边。」

「核心？」

不是说要让大家接受，并且去说服强大的人吗？

「就算因为『明明讲的是正确的事，提案却没有通过，真奇怪！』而生气，也没有任何意义。如果只依赖著觉得自己正确的那种确信，然后就那样不改变做法的话，只会停留在『没有让自己的提案通过的人』的程度，没有任何意义。」

「呃——？」

「如果一直那样下去，就算讲的东西真的是正确的，也一辈子都没办法让那个提案通过，什么都没有留下而迎向死亡。提案如果没有通过的话，就是自己应该改变。」

日南用像是要冷漠地切开什么般的严厉口吻这么说。

我被她那样的魄力所吞食，虽然觉得她说得有理而接受，不过还是重新思考。

因为那样的话——

「不，那又怎样啊？意思是说因为提案不会通过，所以不要讲心里觉得正确的事情，要以让其他人接受为优先？这样子不是有点怪吗？」

那种行为，手段跟目的反过来了吧。如果停止说出正确的事的话就完蛋了。去做自己觉得正确的事情才重要，『说服别人』应该不是目的才对。

然而日南摇摇头说「我并没有打算说那种话」。

「那是怎样啊？」

「如果确信自己的提案是正确的，然后同时也已经学到，就算提案正确也没有办法通过的『错误的规则』存在的话——」

「……已经学到的话？」

「那么要让那个『正确的提案』通过，就必须利用那个『错误的规则』才行。」

「……啊啊。」

我察觉到那番话的意义了。

「只要把自己想的『正确的提案』表面上『听起来的感觉』扭曲，仅把外观伪装成大家应该会接受的意见。而本质上还是自己心里想的正确的意见，并且让提案通过。那不就是健全的战斗方式了？」

那对至今为止的我来说，是完全没有想过的战斗方法。

扭曲自己，让自己被接受。

「你接受了吗？」

「……是啊。」

并不是主张自己的正确，而在自己的规则之中战斗。

而是踏上其他人做出来的，本来就存在一套规则的战场上，捉住胜利。

那种听起来很别扭却直率到令人害怕的话语，根据我的认识，我觉得那表现著这家伙以NO NAME的身分面对『游戏』时的态度。

那一方面，跟我有点不一样。

「的确，在群体的场子上那么做才是正攻法。也只能那么做了，有这种感觉啊。」

我在游戏中培养起来的战法，并不是那样子。我的做法，是不是在现实中无法通用啊？所以我才会到现在都还停留在非现充的状态，而日南已经挤到现充的顶端了吗？对于那方面我涌出了一点兴趣——不过，我同时也接受了她说的话。

「看来有让你瞭解了呢。以此为前提，说服别人、要让自己的提案通过的时候一定要思考的，并非『实际上正不正确』，而是『利害关系的一致』、『说服发言力很强的人』。水泽就是擅长那么做，举例来说，就是用『会被起司吸引』这样的规则让我同意他说的话。如果能理解那点的话，这次就算及格分了。你能回想水泽的行动当成参考的话就不错啰。」

「好的，我瞭解了……」

可是为什么呢，日南对我说要我参考水泽的行动之后就有点那个，这样，嗯。不，我到底在说什么啊。从昨天开始就很奇怪啰。好好振作。还有会被起司吸引对日南来说竟然也是规则啊。

第二卷 3 要是开始深究游戏中的小游戏就真的会玩个不停

「……所以说啊，就像之前公告的一样，学生会选举的参选申请，就从今天统一开始啰～要申请的人要记得申请啊～投票是……呃——这周的周五吧～申请表可以交给我、放到职员室前面的参选箱，或者各班的选举委员……大概就这样吧。好了——那大家起立。」

川村老师用跟平常一样的懒散语调说道。对喔对喔，虽然是上周讲的不过就是今天了啊——日南去拿参选表单的活动。

班会结束，跟第一节课之间的短暂休息时间。日南把一张印了什么的纸拿到川村老师那边。嗯。是要参选吧。问题是谁会成为她的推荐人。毕竟那家伙完全没有提过那一点啊。我也有许多其他的事情要思考所以没办法问她。这样子该怎么说，虽然觉得不太会落到我头上，但还是有不祥的预感啊。

确认日南把纸交出去后，同学们拋出来的温馨声援便交错著。

「葵，交给你了！」「我会投给你喔～」「让校规松一点吧！」「确定当选！」

校内第一有名的人。恐怕别班的人也隐约察觉到了日南应该会参选，这样的话基本上不会有人想要跟她对战了吧。与其那样，应该更想要交给日南去做吧。有一种会变成在某个层面上很和平的选举的预感。

就在我这么想著的时候。

我吓了一跳。

「麻烦您了——」

好像也不是特别重要一样，用轻率口气发出那个声音的主人是——深实实。

她对班导交出了从远处虽然看不出来，不过是跟日南刚才拿的尺寸差不多的纸。

「哦，七海也要啊——光我们班上就有两人要参选，充满干劲很不错啊——」

也就是说，深实实交出去的是学生会长的参选申请表。

以老师刚才说的话起头，视线往深实实聚集。

「哦！深实实也要参选啊！」「我支持你！」「会投票给你喔！」「真有勇气～！」

深实实当然也很受欢迎，所以反应良好。凝聚了温暖的意见。只是，真有勇气～的说法恐怕是指『明明对手是那个日南』那样的意思吧。

视线就像那样往深实实那边集中，而我在人群中的视线反射性地朝向日南那里。日南的表情虽然没有大幅崩解到那种地步，不过在我眼里看起来是纯粹地惊讶著的样子。

「葵跟深实实吗～！」「感觉会打得很漂亮！」「不知道哪边会当选呢～」

班上你来我往地不停涌起凑热闹的话语。

『会打得很漂亮』『不知道哪边』。

虽然不清楚那些话是认真说的还是顾虑到深实实才讲成那样，不过老实说我无法想像日南输掉的样子。可是，确实只要思考看看就会发觉，深实实也拥有跟日南差不多的社交能力，成绩也挺好的，而且在社团中也很活跃啊。让人觉得在日南对其他事情花费时间的同时，深实实如果只把时间都投注在选举上的话，说不定有机会。

「咦——！深实实也要参选啊！有够讨厌的！」

日南的『讨厌』，这种既随便而且老实说也没办法再好的感想，让班上的人们稍微笑了出来。

「备审资料的互相争夺，我可不会输喔～！」

深实实同样给予毫不遮掩的回应引发班上的笑声，之后也以开心的气氛继续谈著选举的话题。

＊　＊　＊

然后到了周一第四节课前的下课时间，就像平常一样去图书室。

「你好。」

「你好。」

我回应了她那让人联想到足以骚动包覆世界的奇幻大树般的细语寒暄后，开始了读书会。

就像上周一样，两人比肩而坐看著书的时候，菊池同学忽然搭话过来。

「好像还挺……辛苦的呢。」

「嗯？辛苦，是指？」

「那个，学生会选举……」

一边说话一边让视线朝向我的脸的菊池同学，眼瞳中的森林降临了黑暗的夜晚。是怎么了呢。

「七海同学她，不是参选了吗？我在想为什么……」

意外的话题。

「嗯，当事人是开玩笑地说为了备审资料了……」

「嗯。可是我觉得……并不是那样子。」

菊池同学缓缓地左右摇头。俯低目光的眼瞳就像是缺少了上面部分的蛾眉月一样，令人联想到带有神秘感的夜空。

「嗯，说得也是。会不会是想要改变学校，或者想要改变自己，之类的呢？」

「会是，那样吗？」

菊池同学她，让彷佛光是伸出来就会有小鸟停留、又白又长的手指轻柔地点在脸颊上，露出在思考的表情。她说的话有时候不是敬语，就像是她敞开了心房一般，让我感觉很舒服。

「可是我，也有著想要改变自己的心情……所以觉得能够理解。」

「咦，是这样啊？想要改变是指？」

轻率地问看看之后。

「……呃。秘、秘密！」

「咦？」

仔细一看，从她那轻柔且神秘地垂下来的秀发间隙中，可以看见美得让人联想到亚当与夏娃吃掉的禁果般染成红色的脸颊。我倒抽一口气。

呃、呃，是想改变什么呢，菊池同学。

「……你没、没事吗？」

「没、没事。什么事都……没有。」

伴随著一吸一吐带点挑起性欲的呼吸声，薄弱又纤细如同玻璃制品般奢美的肩膀生动地上下起伏。不久后抬起脸来的菊池同学，她湿润的眼瞳中，就像是一年只有一次会七彩闪耀的奇迹泉水般，洋溢著复杂的波澜。我觉得要是再靠近一点点的话，自己很容易就会掉落其中。

「呃，嗯。」

「……嗯。」

以不可思议的表情注视著我的菊池同学与我，只有两个人在的空间，不管怎么看都是非日常的。

时间缓缓地流动著，差不多是可以一粒一粒鲜明地看见沙漏沙子的程度。

「那、那先这样……！」

像是有人在背后操线般缠绕上来的时间流动中，先脱身的是菊池同学，她焦急地拿著书本，哒哒哒的小跑步离开了。

「呼，呼。」

被遗留在恢复成日常空间中的是我，总之就看一看这本书吧，嗯，我这么想著——秘密是什么！想改变是指什么！到底怎样啦那孩子真是魔性！

＊　＊　＊

当天午休。

「欸，来一下。」

「嗯……日南？」

「来这边。」

日南没有对上我的目光就快速地往旧校舍那边走过去。是第二服装室吗？在上课前跟放学后之外的时间，被不是装模作样状态的日南搭话还挺稀奇。

一边避人耳目一边跟日南拉开距离跟上去之后，果然到了第二服装室。

「怎么了？」

「有个有点紧急的任务呢。」

日南轻轻地坐在桌子上。本来就已经很短的裙子有一点点往上提，肉感流顺地满溢出来，美丽的腿受到了强调。

「咦？」

「在说那个之前，平时的固定联络。学生会选举中，在这里的会议会减少喔。」

「嗯，也对啦。毕竟应该会有很多事要忙吧。」

不过，明明老早就知道有选举活动的准备了，用这种兵荒马乱的方式联络并不像这家伙的个性。会不会是因为深实实参选是预料外啊？

「所以，要讲讲关于那方面的事情。你知道推荐人的事吧？」

来、来了啊这个话题。

「呃——多少知道吧。大概是要负责做演讲还怎样。」

「对，就那种感觉。总之，就是负责在各方面支援啰。」

这时会拋出这种话题就代表……我回想起我那不祥的预感。

「可是，推荐人已经写在纸上交出去了吧？」

「对。但其实更改推荐人的期限是到明天早上为止喔。」

「真、真的假的……所以果然是要——」

那种重责大任要交给我这个弱角。日南的斯巴达作风在这时达到了顶点。

「听我说完。我本来打算让你当我的推荐人……可是取消了。」

「咦？取消了？」

「因为我之前以为会参选的大概只有我而已，那也不会造成压力，我觉得当成对你的特训刚刚好。你想想，你有好好在做语调的练习，本来就擅长『把自己心里想的事情原封不动地说出来』吧？所以我觉得你做得到。」

「嗯，那方面，我想可以做到底限……」

之前，她也对我说过『把自己心里想的事情原封不动地说出来』是我的武器啊。语调也有一直在练习，也有愈做愈好的感觉。

「所以，我本来打算擅自把你写成推荐人，再用先斩后奏的形式发表的说……」

「那样子吓人一跳是为了什么啊。」

有这种莫名非常S个性的家伙好可怕。

「可是，因为深实实也去参选，事态就改变了。」

「……啊啊，是这么一回事啊。」

毕竟参选人应该只有自己，实际上推荐人是有或没有都没差的存在，所以她之前才打算擅自让我担任推荐人来特训。

可是，深实实参选了。

毕竟深实实也算是强敌，如果交给我的话就难搞了，的意思。

「对。比起当我的推荐人，当深实实的推荐人的话，才是比较好的特训。」

「嗯……呃，啊！？」

预料外的话语让我大声回问。

「吵死了。如果练习的成果是那样的话就稍微抑制一下。」

「不，重点不是那个……不是说对手是深实实的话果然还是取消比较好之类的，反而是要我当深实实的推荐人？」

「没错。」

「不，等等，说什么没错。那样子还比较难搞吧？不知道深实实会不会说OK，而且对手是你耶？对抗那种强大敌手的时候，如果搭档是我的话不会不安吗？要是你的推荐人是我，我觉得还比较能演变成不错的平等战斗的说。」

日南摆出若无其事的表情听著我的反驳。

「那么，我这样说比较好吧。」

「咦？」

日南就像在说重要的事情一般，缓缓地吐露话语。

「要是担任我的推荐人，假设我真的输掉的时候，所有的责任，都会落在你身上。」

「——啊。」

对啊，确实是这样。日南输掉这种事是每个人都没有思考过的情况。明明这样却输了的话那就是异常事态，会开始探究原因，结果会有许多人推导到『是那个莫名其妙的推荐人的脸太恶心害的』这样的结论吧。就算是我也很容易想像得到。

那个时候，我就会在不好的层面上变成全校学生中的名人。

「不过，我输掉的情形，只要我没有故意的话根本不可能发生就是了。归根究柢，更重要的是比起跟著我，跟著深实实的话可以增加跟她谈话的次数，当成对话练习。最应该偷学的对话方式大多都在深实实那边，所以那样做是最适合的。」

「……这个我能接受，不过因为我而让深实实输掉就没关系吗？」

日南目瞪口呆地眨了几次眼睛，然后她像是发觉了什么事情似的开口。

「我喜欢深实实，而且她也有很多部分令我尊敬，是重要的存在。可是。」

「哦，喔。」

然后，日南的表情一点也没崩解，就像理所当然般地。

「她不会，赢过我。」

那种不给人机会反驳的风格，我的背脊甚至感受到寒气。

「这、这样啊。」

「所以不管怎么样，跟推荐人是谁之类的都无关。」

因为我知道这家伙私下的努力，所以没有办法做出任何反驳。

「不过那种事都没差。因为可以达成对话练习所以要你跟著深实实，这才是最重要的。之前没有想过深实实会参选，所以这次是个很好的机会。」

「啊、啊啊。也是，重点在那边吗？」

的确，如果是那么一回事的话当上推荐人说不定比较好。

「叫你出来就是要讲这件事。因为变更推荐人的期限是到明天早上，所以要你现在去让深实实知道你『想当推荐人』，并且得到她的同意。」

「啊，所以才特地把我叫出来啊。」可是我还有疑问。「要怎样说服她？」

「那种事就自己想想啊。只差该怎么做才会让她有那个心吧。」

「咦，自己想，等一下，那根本是过不了关的游……」

日南轻快地拋下讲著这些话的我，离开第二服装室。我也说著「等、等一下啊」急忙跟了上去。啊啊就只能这样上场了吗。

——然后。

午休要结束时的走廊。我发现了跟小玉玉一起从食堂走过来的深实实。

「深、深实实。」

『深实实』这样的名字要是讲得结巴的话就会变成连续四个『Mi』所以不小心一点可不行。（注5：「深实实」原文为「みみみ（Mimimi）」，同样的发音重复三次。）

「嗯，怎么了友崎？」

深实实开朗地回应我。

「呃——有点话想说……」

虽然最近都有讲到几次话所以没那么紧张，不过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太超出负荷了。

「咦！？什么！？该不会是告白！？」

「不、不是啦！」

深实实咯咯咯！这样开心地笑了。

——我像这样被她一直牵著走的同时，也告诉她我想当推荐人。

「嗯嗯。」

「……也就是，该说那方面我意外地还算擅长吗……」

「原来如此！」深实实微微地笑了出来。「你的心意我很高兴，可是……」

「可、可是……？」

深实实调皮地拋了个媚眼，同时这么说。

「有点靠不住！」

我很棒地玉碎了。不，这是当然的吧！

然后到了放学后。

「喂，日南，那是怎么一回事啊！」

照她说的去挑战之后完全失败了。都是因为这家伙一直催我上场，所以我想既然她都说成那样了，应该有什么我不知道的胜算吧？试著把心思寄托在这样的希望上头，可是完全没有那么回事。

「嗯，会变成这样如同我的预想呢。」

「喂！」

这家伙到底想搞什么啊！

「冷静点。毕竟深实实应该有已经选好的推荐人了，这本来就是要你做不太可能办到的事。在我忙于选举的期间，能高效率地累积经验值的最佳方法就是那样了。如果当上推荐人就是捡到便宜。如果没有当上的话，就只能给你课题让你暂时自习啰。」

嗯——也是，原来如此。

「……是这么一回事啊。这样的话就能接受了……可是是这样的话，就要这么说啊。」

「我只是觉得前阵子买东西的时候看到你有放水的迹象，所以想要是没有像这样激你的话，你又会放水吧？」

「唔……」

被这样挑明不禁让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可是失败的话，我想想……说到自习期间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让你积极地去跟要攻略的女主角小风香对话，或者跟优铃或水泽聊天并偷学技巧，差不多就这样吧。」

「说得、也是啊。」

「对。那么虽然有点浪费，这场选举中就是自习期间啰。如果有什么事就联络我。然后……星期四放学后应该可以召开会议，下次就在那个时候开会吧。」

自习期间吗？说是这么说，最近已经是就算没有教练也会自发性地做各种事情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应该不会变成完全没有意义的时间。

「我知道了。」

「在发展成什么麻烦事之前，要好好地报告。记得啰？」

「就说我知道了。」

「……这样的话就好。」日南好像不太高兴的样子。「那么，今天就先这样了。」

「好。」

自习期间，以这种感觉开始了。

＊　＊　＊

然后到了隔天早上，『选举活动』很快就展开。

「我推荐七海学姊担任学生会长的理由——！其中一点是因为，我与学姊同属田径社，在社团时学姊也总是让气氛热烈起来的开心果，真的会把气氛炒热起来，呃——我觉得她能够像那样子，同样让整间学校的气氛也热烈起来！所以我推荐学姊！还有，关于政见……」

「多多关照喔——！早安——！请大家多多关照——！」

深实实跟看起来是她学妹的女孩子在校门前并列，对学生们说著话。学妹负责演讲，深实实则是跟学生直接接触，十分地热闹。

正在演讲的女孩子尽管是女生却发出很大的声音，抬头挺胸而且笔直站立，举止像是啦啦队一般让校门前的气氛增添活力。应该是紧张吧，有时候好像会不小心讲错话。不过我觉得以高中生来说能那样子抬头挺胸地进行下去就很足够了。想到如果深实实接受我做她的推荐人的话，就会是我站在那里……令我发抖。

「哦——！是友崎啊早安——！」

「喔喔，早啊。」

深实实朝著我大动作地挥手，一边说著「这跟我搭不搭——？」之类的话一边对我强调斜挂在身上的选举用窄布条。还是老样子精神很好啊。

「啊，她是我的推荐人！田径社的学妹！」

「我也是刚才看到，就觉得选她是正确的……我绝对办不到。」

「声音很大吧！我从国中就认识她了喔！」

「谢谢学姊！！我叫山下由美子！！」

「啊哈哈……」

声音受到夸奖，然后就用更大的声音回答的深实实的学妹山下。对于演讲，我觉得声音的音量还有音质之类的东西的确很重要。就算内容很棒但如果没有人听得下去的话也没有意义。关于这点，我觉得山下学妹真的很合适。

「但也谢谢友崎！这种事情很麻烦所以很容易被拒绝……中中他们也是。」

「你、你有拜托中村啊？」

那家伙确实是会拒绝的样子……毕竟这很明显是一桩麻烦事啊。

「有什么事再找你聊吧！」

「啊，嗯，如果跟我聊没关系的话。」

我心里注意著要自然摆出笑脸的同时这么回答。『如果跟我聊没关系的话』这种词汇不是挺有现充的感觉吗？怎么样啊！我想著这类事情的时候说了「那先这样」而前往校舍。中村反而是深实实去拜托他，但我却是主动拜托深实实而被拒绝了，也就是说完全输给中村是无可奈何的。嗯。

进入校门之后走了一阵子，校舍前方聚集一群人的情景就映入眼帘。

在那里进行著的，是帮日南助选的演讲。

「也就是说，无论是谁都能同意，关友高中的超级第一女主角，日南葵同学正要开始塑造这所学校。现在聚集在这里的各位，还有刚才扶起眼镜的你！还有那边！打著呵欠的你也是！都会成为这伟大一步的历史证人！日南同学的智慧！声望！还有这样的外表！哎呀，外表是不是没有关联呢？」

那种用过分夸张又老气的演讲语调卖傻的行为让人群笑了出来。

跟刚才山下学妹那种啦啦队般尽力提高音量的声音不同，明明听起来像是很平常地说话但声音却很响亮。俐落地容易听清楚，而且还很流畅。在那话语中也感受不到刻意装出来的感觉。我认得这个声音。

是水泽。

「说是这么说，但我们当然不是在开玩笑。开心的时候就要开心。该紧绷的时候就得紧绷，这样子的收放是非常重要的。哎呀小早川老师！理科室椅子摇摇晃晃的，还没有修理好吧？会从那种小小的不满开始，以现实性的企划能力，还有能够实现的行动力，从根本开始全部达成的就是日南葵！」

「喔喔～这样的话不错啊～」

教理科的小早川老师很开心地笑了出来。

水泽说话的方式跟出声、加重音的方式都多少带著欢乐的气氛，简直就像是在说相声一般。感觉不到死板的氛围，有著能够吸引人的某种要素。说起来，日南是选了水泽当推荐人啊。也没差就是了。这样看来也觉得没有人比他更适任。

在水泽集合起来的人群旁边，日南直接地聚集著支持者。看起来是吃不开的那一种人的一年级学生，正在跟日南握手。

「谢谢你的支持！」

「嗯、嗯，好的！」

「你是网球社的社员……没错吧？」

「咦，啊，是、是的！为、为什么……？」

「我想说在田径社练习途中，好像有看过你截击的样子！果然没错！」

「啊……啊……」

「再请你多多帮忙啰！」

然后日南放开握住的手。男学生以兴奋的目光注视著自己刚被握过的手，点头之后便紧紧地把手握住。他的心完全被夺走了。不，吃不开的人被日南那样对待就是会变成那样子喔。

说是这样说，不过那家伙到底是怎么做的。我觉得，她总不可能掌握全校学生的社团活动，可是似乎有在做接近那程度的事情啊。仔细一看，虽然人数是个位数，不过已经有几个人排队等著跟日南握手。这是怎样啊，不就真的是偶像了吗？我斜眼看著那副景象，通过人群的侧边，进入校舍。然后我这么想。

——这样子，的确没有谁能赢过日南啊。

抵达教室。我遵守著自习的课题，对泉搭话。

「你有看到校舍前面吗？日南那样。」

泉充满精神地转向我这边。

「有喔有喔！很厉害耶，人群聚成那样。」

「那样子太强了吧。」

我老实地把感想说出来。

「嗯……」

她一边同意，一边露出好像在意著什么事情的表情。我有一瞬间想问她是怎么了，但恐怕是……她想到了在很近的地方，一样进行著选举活动的深实实吧。

老实说，不管谁来看都会觉得没有胜算。这并不是因为深实实不行，而是日南强过头了。虽然跟她只有短期间的交集，不过深实实的社交能力跟声望，还有她的性格。如果这间学校没有日南的话，我觉得她甚至有可以游刃有余地当上学生会长的器量。可是，对手太猛了。

「啊，比起那件事，这个！」

不知道是不是有所顾虑而转变话题的泉拿给我的，是我之前给她的坏掉的马表。

「哦！这就代表！」

「小小的跳跃，我完全练成了！」

泉一边有力地举手敬礼一边说。不知道她为什么表情有点怪怪的，是因为害羞吗？

这个状况，应该说什么才对呢。我思考著要怎么做而回想水泽的对话。

——这种时候，说说看这种事情的话，不就挺像现充的吗？

「脸好怪。」

「好狠！」

变成了感觉好像很要好的对话！好厉害！水泽好厉害！

就像这样一点一滴地试著各种做法自习的话，看来自习期间也会变成挺有意义的时光。附带一提，后来的对话中，泉说了「我会努力！」的时候，我又像水泽那样用「声音好吵！」这样的话戏弄她看看，后来她就说「啊，抱歉」而且很平常地消沉下去了。嗯。该精进呢。我才抱歉。

如此这般有空转也有努力而来到了放学后。

今天也没有会议，说是这样说，但其实也没办法做什么对话或者语调之类的练习，所以就想说难得直接回家看看，做细微的表情练习好了。走出校舍的时候，发觉深实实在那，一个人进行著选举活动。

为什么会一个人呢？

真没办法，有新的自习课题了啊。我以硬派的感觉想著这种事的同时，对深实实搭话。

「你在做什么啊？」

「哦，是友崎啊！请多多参考——！」

深实实对我递出一小张纸。

「……政见。」

我收下后，发觉各种不同的政见印在一张纸上。是这种感觉。

第１点、实施寒暄运动，以令人觉得舒服的学校为目

标。

第２点·设置意见箱，以采纳学生的意见为基础，

目标是塑造更好的学校。

第３点·努力扩大福利社的商品

第4点·计画扩大运动会的规模。

「如何！？」

「就算你问我如何也……」

老实说，有令我在意的点。倒不如说，是会觉得她怎么没有注意到那个地方的程度。可是那并不是什么好的层面，所以我因为不晓得指出来是否比较好而迷惘。

「这些政见，友崎你觉得怎样！？很有魅力！？」

该怎么做呢？

如果不说出来，我大概也没办法想出什么好藉口应付过去，应该也很难好好地补救吧。大概会变成奇怪的感觉。

可是，如果只是把现在在想的事情原封不动地说出来，那就做得到。我原本就只擅长那方面，现在还可以在那之中加上语调跟表情。

「嗯——」虽然迷惘，我还是把那点说出来。「与其说政见嘛……重点是写法。」

「写法？」

深实实用完全没有头緖的那种表情看著我。果然是那样啊。

「你看看……比方说这边。」

我冷静地指著「4」的地方。

「这个。」

深实实认真地看著那里，然后说了「咦？很普通嘛」而凝视著我的脸。喂，这样很近喔。这种现充才会有的距离感。端正又端整的脸就在眼前。我一瞬间整个冻结。

「呃……对，只有这个是半形……大小不一样吧。该说是宽度比较窄吗？」

「……啊——！真的耶！友崎好厉害！侦探！？」

不，只是对电脑有一点熟而已。

「还有……这里也是吧。」

我指著『第１』后面的『、』。

「嗯嗯？」

「你看看，其他的地方……应该是用了全形的句点吧？可是只有这里是用了顿号（注6：原文中指的是日文中相当于中文的逗号的「、」符号（写于文字的右下角），译文中为避免中文习惯上的误会，译为中文中与该符号较为相似的顿号。）喔。我觉得大概是选字选错或者不小心打错……」

「真的耶！变成了日文的点点！」

「像这样的地方，该说知道的人看了马上就会发现吗？看起来会觉得不用心，应该不会给人太好的印象吧？不，到底怎样呢。说不定只有我这样想。」

毕竟我也不是有什么可以就这方面指使她怎么做的知识，所以便委婉地说明。虽然还有其他细微的地方让我在意，不过那些我就没有说给她听。

然后深实实用闪闪发亮的表情缓缓地开了口。

「……友崎，其实意外地是很能干的人？」

「咦，唔～嗯……」

与其那么说，只不过是身为游戏宅而常常用电脑之类的，所以才会注意到那种地方而已……

不过仔细想想，深实实给人靠气势活下去的感觉，当推荐人的那个女生感觉也不太会注意到细节的样子。也就是说我的这种个性，会对她有一点帮助？想到这里后，我灵机一动。

日南的课题『让自己的提案通过两次』。以及，真的是最佳情境的『深实实的推荐人』计画。我打算自发性地进行那方面的延长战。

「深实实。」

「嗯？」

我迷惘了一瞬间之后，开了口。

「我觉得，如果是这种耗脑筋的事情的话，可以帮忙你……」

我的话语让深实实一瞬间呆愣。然后。

「……脑、脑筋！」

意外地变成绽放出开朗的表情。这样子反应算不错？

「像刚才那样思考细微的事情，并不是深实实擅长的吧？那个，我觉得我可以代替你来做喔。特别是跟电脑有关联的东西之类的，那种方面。」

我意识著利害关系说出说服她的话语，让深实实静静地点了点头。

「嗯，这样不错。那方面我确实不擅长……而且……」

「而且？」

反问回去后，深实实的眼睛就亮晶晶地闪耀，用像是很雀跃般的声音这么说。

「——脑筋这个词，听起来很帅！」（注7：「脑筋」的原文中，友崎用了外来语「ブレーン」这个词（相当于英语的Brain）来讲，而非一般日文的说法。本书中的「ブレーン」统一译为「脑筋」。）

我不禁「啊？」这样回她。

「很棒，真的很棒！『我很有脑筋呢』……我想这么说！有够想这么说的！友崎会不会也想说『我很有脑筋呢』！？会想说吧！？」

说起话来换了音色表现得很有喜感的样子，让我有点想到日南。

话说是从听起来的感觉为优先考量吗？不过也不是不能理解啦。

「真、真的吗？」

「一半认真！一半顺著势头！」

那是怎样啊。

「呃——那刚才说的就……」

「说了算！可是老实说，你能帮我说不定真的很好。其实放学后小由美不在呢～」

「小由美？」

「啊，今天早上的女生！毕竟她是田径社的学妹，放学后想去社团活动。所以我才跟她说放学后我要一个人来！毕竟我就是当事人，所以无可奈何嘛！」

「啊啊，原来如此。」

是个好学姊啊。

「所以，放学后友崎过来帮忙的话，真的算很感激吧。虽然已经拒绝过你一次了！欸嘿！」

深实实伸出舌头的同时，清楚地发出「欸嘿」的声音。

不过太好了。这样子自习期间就能变成更有意义的时段。虽然有点可怕就是了。

「OK。那我今天要做什么呢？」

「还真俐落呢友崎！不愧是工作上靠得住的男人！」

深实实用比一般状况还要大了一点的力气拍了我的肩膀这么说。好痛。

可是，很好！推荐人虽然没当上，不过可以成为『脑筋』了。

而且，虽然错过时机，不过让提案通过了喔！这样就达成课题了，没话可说了吧日南！

「嗯——友崎。可是我可以问一件事吗？」

「怎么了？」

深实实像是看透我的眼睛一般这么问。

「为什么那么想要帮忙呢？」

这时我发觉了。对啊，说得也是。

提案过当她的推荐人被拒绝。然后这次说想要当她的脑筋。会疑惑我为什么想扯上关系到这种地步也是理所当然的。糟糕了该怎么办。照实回答的话是『因为日南对我这样指示』——不对，是『为了学习对话的技术』这样子，可是也不可能把那种事说出来……我想著这些的时候，一道灵光闪过我的脑袋。

「想把日南——」

「咦？」

那又是，连我自己都吓一跳、顺畅滑溜出来的藉口。

「——想把日南扳倒看看呢。」

话说出来的时候，发觉自己是放进了『就算在人生里面，也要以nanashi的身分打倒NO NAME』这样的意涵。

「咦？」

深实实她那大大的眼睛眨了眨，一直盯著我的眼睛。我继续说下去。

「你想想，那家伙，该说没输的情形多得过头了吗，角色强过头了吧？所以是想让她输个一次也没关系吗……我很喜欢玩游戏，对手愈强的话，果然愈会让人热血沸腾呢。所以，我想跟那家伙对战，打倒她的话，应该超级开心的吧。」

深实实摆出认真的表情听著我那番话。然后。

「……友崎你啊。」

「嗯？」

她把手放到我肩膀上，然后用怜悯我一般的表情笑出来。

「友崎你，其实超级不自量力？」

「别、别管啦！」

的确以现状来看差距实在太大，就连对战都算不上。深实实嘴巴张得大大的开朗地笑著。

「不过我觉得不错！我只跟你说，其实我也很不自量力啊！」

「嗯？深实实也是？」

「嗯，没错喔！」然后，她微微地露出贼笑。「因为我也是，想要赢过葵呢。」

难以判断是认真的还是演出来的，那种注视著远方的眼瞳让我不知所措。

「这、这样啊。」

「不过太好了！其实啊——虽然我也想过只要非常努力的话就有办法之类的，不过今天早上葵跟孝弘的那个，你有看到？」

「喔喔，有看到。」

那太猛了。

「看了那个啊……就会让人觉得『啊，这铁定赢不了』呢，说真的。」

深实实带点不甘心的样子笑著说。

「……是啊。」

那的确是，谁看了都会觉得赢不了的完美选举活动。

「因为那样而有了『照这样做下去的话不行！』的想法啊——不改变什么的话就赢不了。所以这样子刚刚好！来改变什么吧！我很期待喔友崎！」

然后再次用力地拍起我的肩膀。

「好痛！呃、呃——我会努力……」

总觉得被寄托某种非常不适合我的期待就是了。

「如此这般，赶快开会吧！喔——！」

「喔、喔——！」

尽管是我自己主动对她提起的事，结果整个势头都被她给牵著走了。

＊　＊　＊

「这样子切换半形跟全形。」

「是这样啊！呃……」

「啊，要我来打吗？」

「嗯交给你了……欸，友崎打字好快！？果然对电脑之类的很熟啊。」

校内的电脑室。我把藉由线上游戏聊天时锻炼的打字技巧展现给深实实看。其实速度也没有特别快到哪去，反而算我觉得打得慢的那种，不过在一般人眼里看来是会让人吓一跳的技能的样子。附带一提，『对电脑之类的很熟』前面加上『果然』这样的话语，我打算想办法努力解释成带有好意的讲法。

「这种感觉？」

我把完成后的画面给深实实看。

第１点·实施寒暄运动，以令人舒服的学校为目标。

第２点·设置意见箱，以采纳学生的意见为基础，

目标是塑造更好的学校。

第３点·尽力扩大福利社的商品。

第４点·计画扩大运动会的规模。

「咦！这是怎样这是怎样！变得非常好读了耶！」

「对吧。」

嗯，果然只做一点点变化也能发挥不小的效果啊。

「咦，不只是点跟数字，好像连配置都变了耶？呃……」

深实实像是要深入画面一般地看著。

「最明显的，大概是这边。」我指著第二项政见。「这个政见变成两行了吧？我让这个第二行的文字开头，符合跟第一行一样的位置了喔。」

毕竟原本的排版真的满乱的。

深实实从透明档案夹中抽出自己印好的纸张，拿来比较。

「真、真的耶……啊，第一项也换了啊。」

「对，就是这样。因为只有一个字跑到下一行，所以我硬是调成同一行了。」

之前是第二行只有一个字，那种不容易阅读的形式啊。

以令人『觉得』舒服的学校为目标，这句话的『觉得』两字被我省略然后弄成一行。

「欸——！友崎比预料中还有好好在做，我现在很惊讶！」

「谢谢你老实的意见。」

不过我的评价也就是那种样子嘛……

「好啦那就来影印啰～」

「啊，先等一下。」

我因为有在意的事情而阻止了深实实。

「咦？」

我在脑袋里思索著为了赢过选举而要做的各种事情。

就像是思考持有的招式该如何运用才能有效率地打倒头目，琢磨战略时的心境。

「那些纸，基本上是要发给学生的吧？」

「嗯，是这样呢。有时候也会发给老师就是了！」

「那么，」我细语著，「……不需要呢。」

「咦？」

不知道我的话语的意思，深实实反问回来。我坚定地看著深实实的眼睛。然后由于她端整的五官而害羞起来并别开眼光。

「……这个一开始的政见。『实施寒暄运动，以令人舒服的学校为目标』。这个，该说从学生角度来看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吗？我觉得这样子卖相不好喔。」

「啊——说得也是！」

毕竟想要对大家打招呼的学生，基本上算是没有吧。

「虽然老师可能也会看到，不过，这个主要是要发给学生的啊。乾脆就不要发给老师半张——并且只列上会受到学生欢迎的政见。」

要用魔法还是打击，要用火属性还是水属性。拿容易在对方身上奏效的招式来应战正是游戏的基础。

「喔喔！的确，那样说不定比较好！」

深实实也同意地听了进去。「很能干嘛！」她又对我这么说了。真开心。有玩游戏太好了。

可是我在这个时候，想起了跟日南谈过的那件事。

『如果确信自己的提案是正确的，然后同时也已经学到，就算提案正确也没有办法通过的「错误的规则」存在著的话，』

『那么要让那个「正确的提案」通过，就必须利用那个「错误的规则」才行。』

我正在做的事情，某个层面来说就是这样。『学生们期望能方便自己学校生活的政见』这种规则，从各种角度来看都很难说是正确的。

利用那个规则拟出政见，把投票集中过来，而且，这次不是只改变表面进行伪装，是打从根基改变『政见本身』的作战。

也就是说，如果深实实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因为发自内心的某种正确事物而想要当上学生会长的话，原本拟出来的这些政见说不定会连结上她的想法源头。

学生会长一般来说，也不是抱著玩笑心态会想做下去的职位。明明那个日南都参选了自己却还要参选，会做到这样大概有某种理由。接下来要拟定的政见，我觉得必须确认有没有违反她的理由。

「在那之前，我想要先问一下。」

「嗯？什么什么？」

我又一次看著深实实的脸。虽然端整的容貌让我不由得害羞，不过我觉得这时一边别开目光一边问她也不对，而努力让眼睛维持对著她开口。

「为什么，你打算参选学生会长？」

我开门见山发问之后，深实实只有一瞬间静止不动。

「咦？现在要问那个！？」露出了像是害羞又像是惊讶的表情。

「不，你想想，拟出来的政见，要是跟深实实想要发展的方向错开的话就糟了啊。」

「啊，这样啊。的确是这样。」

「应该说，我本来就一直很在意了。该怎么说呢，明明日南也参选了。」

我这么说之后，深实实就说了「……果然是说那个呢～」而露出苦笑。

带点寂寞的感觉，是不太会在深实实脸上看到的表情。

「……果然是说那个，意思是指？」

「嗯——葵。」

深实实恢复平常那种带著嬉闹的笑容。

「也就是说？」

「嗯……啊！说起来参选的理由，是一样的一样的！跟友崎一样！」

「一样是说……」这时我察觉了。「啊。」

想要扳倒日南看看。

深实实就在刚才告诉我，要我当『脑筋』的理由。

「知道了吗？我也想跟那个超强的葵战斗，想赢过她看看！所以才会参选的。」

「也就是说，想要改变学校，或者以那种方向为目标之类的……」

「没那回事！」

然后深实实用力竖起大拇指给我看。

「……啊哈哈，那真让人惊讶啊。」

我不由得有一点高兴起来。没想到动机竟然是一样的。

虽然我也想问为什么想打倒她，不过就像我有身为玩家的矜持一样，我想深实实应该也有某种意念，所以就没问了。换句话说，我没有可以那样积极地问下去的对话技术。

「说过了吧？我也是很不自量力！」

「那就代表，政见，还有选举活动的型态之类的，很自由就对了？」

「就是那样啦！总觉得友崎从刚才开始就很有脑筋的感觉，小女子我深实实有了想要交给你去做的心情喔！」

这次深实实是双手竖起大拇指给我看。

「这样啊……不过那样的话，」我在脑袋里头跑过各种想法。「做起来很容易啊。」

「……你露出看起来像坏人的表情喔？友崎。」

深实实露出很兴奋似的笑容这么说。

坏人的表情。不过也没有办法。这个时候，我已经明确地察觉到了。

在『人生』这款游戏之中，最强的玩家日南葵。我从那家伙身上学到人生的攻略法，自己也开始玩起人生。然后，虽然我没办法判断人生是不是款神作游戏，但至少发展成了会认为是佳作的地步。

大概，就是因为那样，才产生了一个欲望。

总有一天，就算是我也要在这个所谓『人生』的佳作之中，跟那个名为日南葵的超级大头目战斗看看。不，是想要赢过她看看。

可是我还是个弱角。就算试著单拿对话这点来比也还敌不过她，要在选举活动中做出能够影响别人的演讲也绝对办不到。深实实的推荐人山下学妹那不错的气势、水泽那种压倒性拿手的演讲技巧，以及深实实跟日南那样的社交能力与声望。无论哪一项都完全不是我力所能及的。真要说起来我的能力值不够。可是。

——在背后操作的话如何呢？

身为AttaFami最强玩家的我。

以日南至今已经教过我的『人生的攻略法』为基底。

如果可以『操作』名为深实实的『强角』，跟日南战斗的话。

那时我就不是弱角友崎，而在『人生』也可以当上nanashi了不是吗？

不就可以跟那个日南葵打一场漂亮的仗——不，不对。不就能够，赢过她了吗？

那种直觉，令我兴奋著。

「深实实。」

「嗯？」

我打算共享想法，而这么说。

「要做的话，就要全心全力地得胜。」

深实实她，以目瞪口呆的表情注视著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摆出确实觉悟模样的我，不过后来还是——

「……当然！」

以平常那种十分雀跃的笑脸，充满精神、有够大力地拍了我的肩膀。就说很痛了啊。

＊　＊　＊

「拿来发的政见用这种感觉的就好，除此之外还要做些什么呢……」

「嗯——只有发这个的话不行吗？」

「一般来说，只有那么做的话大概也是可以吧，可是对手毕竟是日南啊。」

「啊——对喔。」

一边把影印完的纸裁成拿来发的尺寸，一边琢磨作战。

我把裁好的纸拿在手上，露出苦笑。

第１点·企划扩展福利社、食堂的商品。

第２点·藉由缓和关于发型、服装的校规，

促进学生的生活能力，以及自主性的提升。

第３点·目标以午休为限，开放顶楼。

第４点·努力在校庆邀请艺人做为来宾，

以此炒热气氛，并且提升活力。

「这样子，变成一堆很谄媚的政见了呢。」

「真的耶！友崎意外地很坏喔～」

深实实以张开的单手遮住嘴巴嘻嘻嘻的调皮笑著。

「不不不，只是堂堂正正地战斗而已喔。」

我是真心这样讲的。这就是nanashi玩游戏的风格。能用上的招数就全部用上。

「这样吗？」深实实傻眼的同时也很开心的样子。「可是，看见这个的人会被吸引住啊～」

「嗯，不过我觉得也会有人以一半在搞笑的感觉而接受吧。」

「啊哈哈！那样子也是可以！」

「是啊。」

「也有准备好被老师看到时的藉口，真的是很坏呢～这个坏蛋官员！」

「还、还好啦！」

深实实笑了出来。实际上，政见也维持在被老师吐槽的时候，可以用为了校内的活力还有学生的便利性这样的藉口说得过去的程度。

「嗯——得想想接下来要做些什么才行吧？」

「……是啊。」我说明事前先想好的计画。「从现在开始到正式演讲之前的期间，必须在支持者的数量上拉开差距才行。」

正式演讲，也就是在全校学生面前的演讲，会在这周末举行。

如果对手在那之前跟我们拉开了很大的印象差距的话，假设演讲真的有让我们这边得到优势，最后还是会因为那种差距而输掉。

可是照一般的方法进行下去的话，包括今天的四天内的选举活动期间，深实实要集结比日南还要多的支持者恐怕很困难。拿水泽跟山下学妹相比的话，说真的演讲技巧的差距大过头了，日南也是与其说只有现在在努力，更不如说是靠著原本给人的好印象，还有会把学生背起来那种像是疯狂一样的努力成果来集结支持者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原本的队伍，还有拥有的技能、能力值上有所差距。

而且，那个差距难以填补。毕竟技能是以至今为止的努力、经验和才能等等来决定的东西，现在去对抗只有杯水车薪的效果而已。队伍的差距也一样，没找到拥有超越水泽演说力的人，或者好感度超越日南的人的话就没办法弥补。那样子太严苛了。也可以说成不可能办得到。

这种压倒性的『积蓄的差别』。这正是日南葵本身。

遇到卡关的地方，NO NAME的游戏风格就是『藉由压倒性的努力分量从正面突破』。

这样的话，这时nanashi应该思考的是。

——以存在著显著战力差距为前提的，对方的弱点。

我从人脉很广的深实实问出各式各样的社团活动内部资讯，计画作战。

离开电脑室的我跟深实实，根据我的提案，先前往排球社跟篮球社正在进行练习的体育馆。说明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后，深实实就说了「友崎果然……很坏呢」而恶作剧般地笑了出来。没有啦，这从某个层面来讲也是很棒的正攻法呢。

到达体育馆。观望一阵后，发现小玉玉在排球社的球场一带拿球走著。她个子很小却是排球社的啊。虽然跟她搭个话也好，但现在的目的并不是那个，所以总之先交给深实实。

深实实照之前跟我先谈好的，去对男子篮球社头目地位的人搭话。体格不错又是个帅哥，看起来就是现充。我保持著不会让身体不由得畏缩起来的距离待机。

「喂——佐佐木～」

「嗯？深实实啊，怎了？」

被叫成佐佐木的男生，从球场那边走向深实实。

「就是，选举，活动！」

深实实手扠腰并且挺胸。窜往胸部的放射线状的皱褶自然地诱导了视线，强调出大分量的胸部。然而被称呼佐佐木的男人连把视线朝向那边的举动都没有。这、这就是现充。

「啊——你有参选是不是？好认真～」

「还好啦！毕竟我只有认真这个特长！」

「好恶！」

在莫名其妙的时间点让「好恶」登场，现充独特的对话让我有点想要逃开。

「其实我是来交涉的呢～」

「交涉？」

「对——！我要实行这样的政策，所以请投给我公正的一票！这种感觉？」

「哦？说真的，我是打算投票给葵耶。」

「我不想听～」

深实实用两手盖住耳朵。每个动作和说话方式都用有喜感的方式处理。

「所以，什么东西？政策吗？」

「YES！政策！」

「吵死了吵死了。」

「总之就听一听嘛！说白了就是……我会朝著要购买球的电动打气机的方向发展，所以要帮我加油，是这么一回事喔。」

深实实用坏人的神情那么宣言。

「咦！真假！」

佐佐木很明显地上钩了。

对。电动打气机。我提案的作战就是这个。

提出对特定社团活动带来庞大利益的政见，凝聚坚定的支持者。

重点就是，藉由政治分脏行使的政治性买票。这是合法的。

「真的喔～是为了活化社团活动，这样喔！啊，说是这样说，不过不是只为了篮球社，要跟排球社、足球社、手球社他们共用哟！」

以此为基底，选择了让篮球社、排球社、足球社、手球社这四个社团同时能够获得庞大利益的『电动打气机』这种道具。不只是可以用几万块就买得到的有实际效用的道具，还是可以略过打气这种杂工的优良物品。能够让麻烦的作业简略化，也是社员们求之不得的吧。

「我同意了。」

「那就请你惠赐公正的一票！当然，不只有你一个人——？」

「哈哈哈，OK。打气机，说到做到啊？」

「交给我吧！」

「赞耶！那我也去跟那几个家伙讲一下吧。」

佐佐木用下巴示意球场里面。照我看来篮球社差不多快三十个人。

如果这样子能让那里面的八成投票过来，就会变成吸收到了二十张票。

「拜托你了！」

深实实就像这样乾脆地收集票源。虽然也有靠著『藉由电动打气机买票』这种作战的力量，不过比那个更重要的应该是深实实的社交能力吧。如果实行这个交涉的是我的话，应该就会因为『恶心、脸色难看、长相好恶』这种非现充三原则而被撤回，就算没有被撤回好了，最多也就是变成因为懦弱所以会被利用的便利阴沉角色，也有给人的印象变成狡猾的家伙的可能性。至少，应该不会像刚才那样以共犯身分得到善意的接纳吧。参考来源是我习以为常的人生。

思考著那种事情的时候，深实实把视线投向小玉玉那边，让眼光锐利地闪耀。

「小玉～今天也小小只的呢～」

她就那样猛然奔驰，像擒抱一样抱上去。

「深深！？等一下不能擅自到球场里，哇！？」

「打扰啰——！」

说著这些话的同时微微掀起小玉玉身上穿的运动服，然后把脸塞进去里头。那个人是在干什么啊。而且她就那样从衣襟把头伸出来。是从小玉玉的运动服中冒出两个人的头的状态。这是怎样。

「深深，好挤！真的搞不懂你什么意思！」

「二合一！」

「啊！？」

然后看起来是排球社学姊的女性摆著傻眼的表情走了过来，敲了深实实的头。

「你在做什——么啊七海。」

「令、令人怜爱的栞学姊！」

被叫成栞学姊的女性登场，令深实实的目光更加闪耀而要往她那边过去。不过因为塞在小玉玉的运动服里面所以几乎没有前进，深实实好像在细语「真不愧是学姊……我中计了呢」之类的。

那个栞学姊，一边叹气一边把眼睛对向深实实。

「只是你擅自钻进去而已吧……」

「啊，说得也对！欸嘿！」

深实实又清晰地说出「欸嘿」，同时从小玉玉的运动服中把头缩回去，为了回到外头而开始蠢动。

「呀！」

然后小玉玉就泄漏出甜美的声音。应该是深实实又做了什么吧。

后来深实实没多久就随著「噗哈！」这种声音出来了。

「外面的空气真清新！」

深实实敞开双手露出笑脸，小玉玉则是按著肚子呆愣著。

「太、太扯了！」

「没、没事吧夏林？」

对于样子怪怪的小玉玉，学姊担心地搭话过去。

「肚脐……」

「肚、肚脐？」

小玉玉很害臊地小声叙述那件事。

「肚脐被舔了。」

「你这人是白痴吗！」

小玉玉话说完没多久，栞学姊便快速地做出反应，轻轻戳了深实实。

「我并不是笨蛋，学姊！今天是带好消息过来给排球社的！」

「呃，啊？」

深实实就这样，差不多是乘著混乱的势头而硬是把跟刚才一样的话题推给菜学姊。

「——如此这般，我正以活化关友高中的社团活动为目的喔！」

「嗯……我知道了。如果是那回事的话就想帮忙了，毕竟也不能总是让田径社一直活跃啊。」

「谢谢菜栞学姊！喜欢你！」

然后就顺势乾脆地通过了。嗯，有强角在的话，事情进行的顺畅度就是不一样。

深实实果然很厉害。途中也有排球社的学妹之类的人集合过去说著「深实实学姊～！」「你参选了呢～」「我支持你！」之类的话而受到仰慕，能和社团跟学年都不同的人们有这样的关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想著这样事情的我，一直忍耐著在场的篮球、排球社社员的『那家伙谁啊？一直待在体育馆里的说』这种视线。毕竟这里没有弱角能做的事情，所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呢。

然后在体育馆办完事要离开的时候，深实实对小玉玉说了这样的事。

「啊，话说回来小玉，摸看看自己的背后？」

「背后是说……咦。」接著小玉玉就对深实实瞪眼。「……深·深～？」

小玉玉眼神蕴含著怨念红起脸的同时，走到墙边开始对背后动来动去。

「怎、怎么了？」

我小声地问了深实实之后，她就一边说「指尖的魔法！」一边用食指、中指、拇指弹出声音给我看。栞学姊好像察觉到了什么而细语著「是在舔下去的同时做的吗……真敏捷的家伙」，是混合著佩服跟傻眼的语气。什么什么是怎么一回事？

结果没有告诉我真相。不过在那之后，我跟深实实也在外面的操场上绕了绕，跟足球社还有手球社谈好，成功地集聚了总共百人以上的『坚定的支持者』。

＊　＊　＊

回家的路上。深实实开朗地对走在身边的我说话。

「说起来进行得很顺利呢——友崎真能干耶！」

「没、没啦……要是没有深实实去交涉的话就办不到喔。」

两个人一起离开学校，而且连离家最近的车站也一样。变成这样也是当然的吧。

这虽然是第二次独自跟深实实一起踏上归途，不过我没有做心理准备。

「这样子能不能打一场漂亮的仗啊？」

「呃——我想想。这样子至少达到底标，并不是没办法跟她战斗……我是这么觉得。」

一边掩盖一起回家的紧张一边这么说。虽然我想试著肯定她而说得比较模糊，不过到底如何呢。关友高中的学生总数差不多快六百人。一百多人的支持者……说真的还不够。不，如果是一般选举的话，应该可以说非常有利吧，但对手可是那个日南。考量到那方面，甚至会觉得还是不利。那么该怎么做……？

单单两人一起回家让我紧张，没办法好好集中思绪。

可是像这样子走在她身边，尽管我自己在人生这款游戏之中压倒性地输了，不过我的身高比较高、体格也不错，该怎么说，她会让我有那种「她果然是女生啊」的理所当然的想法。

「怎么？一直盯著我看？果然要告白！？」

「才、才不是咧！」

我焦急地对她吐槽。深实实有精神地笑著而晃动书包。那样的动作让挂在书包上的吊饰摇晃。

「……那是什么？」

我的眼光对向那个吊饰。某种条纹图样而且配色奇怪的，像是土俑一般的大型吊饰挂在上面。之前有挂著这种东西吗？

「哦！你眼光不错！这个，是我前阵子一见钟情买下来的！」

「呃，哦。」

是设计莫名有够微妙的吊饰。不知道该怎么反应。

「怎样！？很可爱吧！？」

我说了「咦咦！？」而惊讶。这、这个很可爱？

然后这时我想到也有对泉用过的，像水泽那样的戏弄人的方式。

「不，有够奇怪的。」

「咦——！没啦没啦！超级可爱的说！」

深实实笑了出来。哦哦，又变成了好像很要好的样子。很猛啊水泽。这个手法用起来有够方便的喔。

「因为这个……像土俑一样。」

「就是那样才可爱嘛！真是的——！你不懂耶～」

深实实嘟起嘴巴的同时，也用著好像挺快乐的声音这么说。好猛啊水泽方法。

不对。这东西一定不可爱啊。

「说回选举的话题！明天应该做什么才好呢！担任脑筋的友崎兄！」

深实实像之前那样，手摆出拿著麦克风的姿势靠到我嘴边。

「唔～嗯……我想想。这种状况下该做的事……」

我思考著。

为了赢得这场选举。为了攻克完美玩家NO NAME的空隙。

这场战斗的核心——在于深实实跟日南『对于对战的意识的不同』。

讲白了，这次日南她有疏忽。虽然说是疏忽，不过那并非『因为游刃有余所以放水』那一类傻傻的疏忽，而是『觉得我们这边不会对胜利执著到这种地步而战斗』这种层面的，妥当的疏忽。

选举这种东西用常识来看的话，候选人该当成目标的就在『凝聚更多支持者』这一点。所以日南她应该会以为深实实的行动方针，是以『凝聚更多支持者』这种正当目的为目标。实际上，在我当上『脑筋』之前的深实实就是那样做的。

以此为前提，日南要取胜的话，对她来说胜率最高的战法就是『跟深实实一样，尽可能凝聚许多的支持者』。毕竟要是有著原本的力量跟至今积累的东西都无法被推翻的差距，跟对手在同一个战场上，用同样的战法打击对手，那样子发生计算之外的败北可能性就会非常地小。

而现状是，日南照著那个理论朝著『凝聚更多支持者』的方向战斗。

另外，那也跟NO NAME的『藉由压倒性的努力分量从正面突破』的风格一致。

也就是说，在那方面是赢不了的。那个战场、那个战法是日南的专利。只能拋弃掉了。

所以我刚才在体育馆买票之前，对深实实做了这样的提案。

「以百分之五十五为目标吧。」

对。从一开始就舍弃『凝聚更多支持者』这种方法。先把百分之百中，有百分之四十五会把票投过来的可能性完全都丢掉。取而代之的，是把拥有的所有手段全部投注在剩下的百分之五十五。日南为了『凝聚更多支持者』而以百分之百为对象活动著的同时，我们这边只集中在百分之五十五，只去巩固那些人。用这种战法的话，力量差距就算将近两倍，也可以打一场漂亮的仗。

这种想法连结到使用『电动打气机』，在特定范围带来庞大效果的活动。

我在那个时候，也这样说明过。

「——因为单以胜负来说，『得票率百分之百』跟『得票率百分之五十一』，有著同样的价值啊。」

选举是取得最高的得票率就会胜利。也就是说关于输赢，只要拿下过半数，之后再怎么多也只是自我满足的世界罢了。

当然日南她不可能不知道那种事。可是，那家伙是用正攻法的人，所以不会那么选择。要是她知道深实实从一开始，就用『以百分之五十五为目标的战斗方式』那种不择手段的战法就另当别论，不过她应该几乎没有想到那种情形吧。

所以这就是趁隙攻击她的弱点。某个层面来讲便是单纯的出其不意。

只是确立好对抗日南的战斗方式的对策而已，没办法对抗除此之外的战斗方式。这是日南如果拟好了针对我们的战法更进一步的对策的话，就会瞬间崩毁的沙上城堡。

不过这样就足够了。为了对抗之前环境中的主流战法（top meta）而拟定的对策，就是现在这个环境下最好的战法。这种事情，在拚输赢的世界之中是很常见的。

「……喂——友崎～？明天呢？」

「啊，啊啊。」

不行不行。又下意识潜入了脑袋里的世界了。

「还是很难吧～？」

「嗯……我会想想。」

实际上，虽然想了很多，不过要在一天内凝聚像刚才那么多支持者的方式，没有那么容易想出来。

「说起来，友崎为什么想赢葵到那种地步啊？」

深实实突然问道。

「问为什么……？」我有一点困惑的同时说了，「……跟之前说的原因一样啊。」

「因为喜欢游戏，所以对手愈强就愈热血沸腾吗？」

「嗯，对，就是那样。」

「……只有那样？」

深实实更进一步。

老实说，并不是只有那样啊。说起来，如果是因为喜欢游戏这个理由而想赢她的话，问题就会变成为什么不是平常就在读书或者运动之类的比个输赢？那的确是不太能构成理由啊。

深实实虽然嘴形好像在笑，不过是用感觉在怀疑人的表情看著我，就老实说吧。

毕竟要说现在等级还低的我能做的事，差不多就是把思考的事情直接说出来了。

「……我，AttaFami很强的说。」

「咦，怎么突然讲这个？」

「没啦，其实，日南也很强喔。」

「啊——原来如此！」深实实看来听懂了。「也就是，你要从葵那边扳回一城吗！」

我歪了歪头。

「扳回一城？」

「啊，不是吗？因为输在很有自信的AttaFami之类的。」

「啊啊。」我苦笑著。「不是那样，AttaFami我有打赢。」

「咦！是这样啊！？」

能在某个部分赢过日南已经值得惊讶，她的反应给人这样的感觉。

「嗯，是啊。可是日南她，大概在我目前为止对战过的AsaFami玩家中是最强的吧，那家伙也是第一个让我觉得说不定总有一天会被打败的对手喔。」

「喔，哦。」

深实实像是十分惊愕般地听著我说的话。

「不过该怎么说呢，我啊，在人生中是输给日南输得惨兮兮吧。不管怎么做都不会赢，就连总有一天会赢的愿景也看不见啊。但是，我唯一认同的，名为日南葵的AttaFami玩家的主战场就是『人生』。」

「啊哈哈，把人生讲得简直跟游戏一样。」

那真的就是游戏啊，事情就是这样。

「也是啦。可是『人生』是游戏的话，不只是跟那样的日南葵对打AttaFami，我也有想要在那家伙的主战场『人生』里头跟她对战看看的想法。我好歹也算是个玩家啊。不过，我知道现在的我没有办法赢她……」

「啊……所以才会。」

「嗯，应该说，我觉得，跟深实实合作的话说不定会赢。」

「原来如此啊～也是，是那样的话应该能接受。」

我没有掺进谎话说明了动机。AttaFami是日本第一之类的事情，因为总觉得害羞所以就没有说出口。我从日南那边学习人生课程的事情当然也没说。

深实实说著「嗯嗯，真是青春呢」之类的话，同时也微微地点了好几次头。

不过，我很容易就被套出话来了。这就是所谓现充的对话技术吗？这样的话，我也来模仿看看吧。之前也被说要去偷学深实实的对话技巧，实际上我也有点在意。

「……深实实呢？」

「嗯？」

「深实实，为什么想赢日南想到那种地步？」

我就像刚才被深实实问的那样，用问题回她。如同水泽方法，我觉得把对话抄过来果然很重要。

「……嗯～～」

深实实困扰般地笑出来，让视线徘徊在半空中。

啊，我有样学样所以跟对方的距离拉得太近了？

「啊，抱歉。」

「不，不会，没问题！并不是什么很重大的理由。」

深实实搔了搔脸颊的同时，视线还是一样保持著浮空状态，并且开始说话。

「那就在这里问个问题！日本第一高的山是哪一座呢？」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充满精神地出了谜题。深实实恢复了平常的开朗表情。

「突然要猜谜？」我有点不知所措不过还是回答了。「富士山吧。」

「正确答案～！叭叭～！」

「喔，喔。」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那下一题。」深实实露出贼笑。「在日本，第二高的山是？」

深实实的目光深入我的眼睛，投以衡量我般的视线。

「咦，第二高……是哪座啊？呃……」

「噗噗～！时间到～！答案是……『北岳』！」

深实实竖起两根手指头。

「北岳吗……我不知道。」

「是吧！」深实实开朗地笑了。「好，那下一题！美国的第一任总统是？」

这个就知道了。

「乔治·华盛顿。」

「嗯，正确答案！那么……第二任总统呢？」

深实实又像是要测试我一样，轻松地把问题拋过来。

「呃……是谁啊？」

「好，真可惜～！正确答案是约翰·亚当斯！友崎，不擅长世界史～？」

「不、不知道呢。」

我不太抓得到这些谜题的意图，然后深实实的表情变得比刚才还要认真一点点。

「那下一题！五月的体育考试，女生的综合排名第一是谁——？」

接下来深实实露出了温和而且别有深意的微笑。这样子是——

「日南，没错吧。」

「嗯正确答案。那么，」深实实柔和地歪了头。「第二名，知道是谁吗？」

然后她对上我的眼光。

「……不，我不知道。」

「对吧？也就是呢，是这么一回事喔！第一名非常显眼又会变得很有名，可是变成第二名的瞬间！价值就会一口气降低！」

——价值降低。

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察觉到了深实实想说的事。

「那么……那个体育考试的第二名是？」

深实实的表情只有一瞬间带著寂寞，像是倒抽一口气一样僵住表情，然后又恢复平常的笑容。

「对！第二名就是小女子我七海深奈实！怎样？其实我很厉害喔！你知道吗？」

「不、不知道。」

「对吧！不过就是那么一回事。啊，顺便跟你说我的课业也是，一直到一年级的学年期末考都是第二名喔！前阵子的期中跟期末掉到第三名跟第六名就是了～」

我很惊讶。我们学校也算是升学学校，那样子真的是很厉害。

「呃，是那样吗？明明看起来就没有那种样子。」

我因为惊讶，不禁老实地把感想说了出来。

「等一下喔你那样很失礼！」深实实咯咯咯地笑著。「可是啊～大家都不知道呢！其实小女子我七海深奈实，是文武双全容姿端丽，如同日本传统女性的美男美女……」

「不对你并不是美男吧。」

「哦，果然很严谨呢友崎！不过其他方面你是认同的吧……好·体·贴！」

「烦死了！」

我就像是顺著深实实的步调一样努力地吐槽。

「啊哈哈哈！」

深实实大大地张嘴而笑，恢复严肃的表情。

「不过嘛，就是那么一回事。」

深实实低著头微笑，用力地踹起小石子。

「……这样啊。」

我都不知道。因为日南厉害过头的关系，她常常处于阴影之中。

我带著不由得想别开目光的心情走著的时候，深实实并不是以平常那种过剩的开朗闪耀的笑容，而是无常的，带点好像会就这样消失的感觉的微笑，说了这样的话。

「所以，我想要赢过她呢。」

＊　＊　＊

隔天的星期三。深实实在跟昨天一样的地方进行选举活动，山下学妹也让人看到了比较熟练的模样。日南在两栋校舍的入口之一，跟昨天不一样的地方活动，看样子是为了追求效率，想让使用每栋校舍的人都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吧。不愧是日南。这样的话，一般来讲会造成威胁，不过呢，这反而也证明了日南正朝著『凝聚更多支持者』这样的方向战斗，所以，我觉得很好。对策有刺到点。

然后，第四节课前的休息时间。

我就像平常一样前往图书室，跟菊池同学一起看书……一边假装这样，一边检讨著战法，就像跟菊池同学说上话之前的样子。

不过，那并不是在检讨AttaFami，而是选举的战法。

——那样子，一定想要赢啊。

至少在我想像之中，深实实想要赢的想法是真切的。不想输。想要赢。

一直只能待在第二名。一直没有赢过日南。可是，这次真的想赢。

我不相信有什么身为玩家的才能，就算有的话我觉得那也只是『会不会不服输』而已。深实实跟我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就只能上了。

当然我也是——在人生中也想要赢过NO NAME，这种念头说不定会被其他人觉得幼稚，不过这就是身为玩家全心全意的想法。

既然如此，要是不在真正的意义上把所有的最强招术都出完，之后就会留下后悔。

「……人生的规则、利害的一致、说服发言力强的人。也就是操作『气氛』……」

我面对著安迪著作的书本，同时像是考察AttaFami的战法时一样闭上眼睛，把日南教给我的规则每一个要素抽象地分解，再具体地重新构成，想像结果，检讨著手段。

「呃……你说了什么吗？」

「啊，不，没、没什么。」

菊池同学对我这边投以观察情形似的视线。我碎碎念出来了啊。反省。

「是……这样子吗？」

对不起，菊池同学。可是我非赢不行啊。

现在在想的，是深实实在全校集会时的演讲应该要怎么办。

决定全心全意把AttaFami玩到极致的时候，我一开始做的，是不假思索地模仿我觉得当时AttaFami最强的玩家Zero。我就像那个时候一样，现在正不假思索地模仿著我觉得在人生中最强的玩家日南葵。

可是，日南应该也一样。虽然我不知道她是如何让人生登峰造极的，不过至少关于AttaFami，她铁定是先从没花大脑地模仿我的玩法开始。

以那么做为基底，让每一个动作熟练起来，或者在我的战法的延长线上设想对策。她是以那种方向进行打算超越我的。从模仿开始的洗练。在那之后也对战了好几次所以我知道，那家伙，现在在AttaFami里头当成目标的，是非常单纯的事情。

努力向上，把我的战法拿去磨练，把精准度提升得比我高，再从正面击溃。

也就是NO NAME的游戏风格『藉由压倒性的努力分量从正面突破』。

并不是主张自己的正确性，打算在自己的规则之中战斗。

而是在其他人建立的，有著本来就已经存在的规则的战场上头，获取胜利。

那家伙就是那样。

可是啊日南，我最初确实也是从没脑地模仿开始。像那样子持续努力提高精准度，获取胜利的做法，我也是过来人。

不过，我并不只有那样。

我从日南那边听到『在原本存在的规则之中战斗』这种话的时候，想过我自己的战法是不是无法适用于『人生』。不过随著那种想法，同时也涌起了疑问。

所以，这次我想要试试看。

NO NAME开始玩AttaFami还只有几个月，所以不知道也说不定。

在半年前发生的，关于AttaFami的价值观的变化，是藉由谁而引起的。

——我想要，试试看nanashi的游戏风格，是不是也能够适用于人生。

「友崎同学……？」

「……呼啊！？」

落入思考的底层的意识，被垂进来的一缕光之丝线拉上去。

菊池同学紧紧盯————著我的脸。

「嗯？怎、怎么了？脸，有点奇怪吗？」

如果她回以肯定的话，我就要说『本来就奇怪了所以别在意』，我做好这样的准备。

「不……你的表情该怎么说……」

表情？是怎样呢，是不是专注于思考而傻傻地张大了嘴巴呢。

「呃，嗯。」

「比、比平常……还要凛然，所以……我吓了一跳。」

「凛然……！？」

我的脸由于预料外的话语不禁发烫，菊池同学也不知为何用手指点著嘴巴把目光别开。噢真危险，差点就对她坠入爱河了。

＊　＊　＊

放学后。前往食堂的我跟深实实坐在窗边的位子，一边吃冰一边开始会议。

「首先有件事想问。」

「嗯嗯。」

「后天全校集会的演讲内容还没决定好？」

「嗯——我是试著想了几种方式，不过没什么办法定案呢～」

深实实用调皮的语气这么说。

不过我对于那番话，不合时宜地觉得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而安心了下来。

「这样的话……」我把之前思考的事说出口。「脚本交给我处理看看，这样子，如、如何？」

「欸？」

深实实发出了一整个状况外的声音。这也是当然的。

我自己也瞭解我说了过头的话。

「呃，这该怎么说呢，那个，深实实擅长跟人说话，交涉之类的很拿手……所以我觉得把时间花在那种公开的事情上比较好喔。」

「算擅长吗？不过，原来如此！」

对于我意识著事先考虑好的利害关系而说服她的话语，深实实表示谦虚的同时也接受了。

「而且，我擅长思考那种像是作战一样的东西……所以就交给我，深实实集中在交涉上会比较好吧。我会在深实实做别的事情的期间思考演讲脚本，完成之后会让深实实确认，再用那个脚本演讲，这样。」

「原、原来如此。」深实实让目光朝下思考。「……你觉得可行吗？」

应该是指有没有办法靠那个方法得胜的意思吧。我从正面看著深实实的脸。

虽然有著不安要素跟对自己没有自信，还有深实实会不会相信我之类的，各式各样的悬念，不过也有著些许的确信。

「我有……决心。」

深实实望著我的表情一阵子。然后微微地点了头。

「嗯！就是适材适用，互相扶持的意思呢！我不讨厌那样喔，脑筋！」

充满精神地讲出这些话，非常非常用力地拍了我的肩膀。

「好痛！」

我轻轻摸一摸被拍的肩膀，然后说起「那么，我也有想过希望深实实今天去做的事……」而跟深实实讨论起作战。同意内容的深实实一个人前往校舍。这次要她做的是——对低年级学生的怀柔。

然后说到我这边，我把刚才在图书室思考的脚本细节再多加一点琢磨之后，前往了体育馆。我想要确认看看，自己想好的某个作战是不是有可能实现。

「失、失礼了～」

姑且用没有人听得见的声音一边说一边进去。

体育馆里头，就像之前跟深实实来的时候一样，篮球社跟排球社各自在练习。我从那些人之中找寻小玉玉，绕著体育馆的外围到她附近。

「小、小玉玉——」

我以战战兢兢的感觉叫她。

「友崎？怎么了？」

「其实有事需要你帮忙……是关于深实实选举的事情。」

「嗯。帮忙是帮什么？」

这女生跟小小只的外表相反，说话的方式还挺直接的啊。她跟深实实很要好，我想大概是知道我有在帮忙的事。

「有办法花一点点时间，离开一下吗？」

「……」小玉玉不发一语地环顾周围。「你等一下喔！」

然后，她快步朝著球场内的栞学姊跑过去，两人讲了几句之后，她又往我这边跑了过来。

「说是没关系。帮忙是指？」

小玉玉头朝上，以直率过头的视线注视著我。还是老样子，她的视线与其说带有恶意或者善意，给人的印象就只是单纯直率地凝视人。

「我希望你不要追问详情……」我拿出智慧型手机。「我现在要去比较远的地方放音乐，想请你能告诉我听不听得见。」

小玉玉看了手机之后，又笔直地看著我的眼睛。

「只要打信号给你就可以？」

「嗯，就那种感觉。」

「我知道了！待在哪里才好？」

话题很快就接了下去。没有什么疑问之类的吗？

「呃，在这里应该就可以了……」

由于那样的不协调感让我的话语不够肯定。

「应该？」

「啊，不，我在想，你不在意为什么要做那种事情之类的吗？」

然后小玉玉「咦？」这样歪头之后。

「因为，你不希望我追问详情啊？」

她这么说。感觉有够冷淡的。

「呃，不过确实是那样啦。」

我因为多少感受到的不协调感而让说的话乱掉了。小玉玉的表情没有改变。

「还有，是为了深深的选举吧？」

她说话时的样子看来没有其他的意思。

「呃，嗯。」

「那我就帮忙！深深也说过没关系了吧？」

「是、是啊，有说过。」

「我知道了！那我就在这里听。」

「啊，呃，谢谢！」

以这种感觉结束了对话。该怎么说，果然是给人非常直率印象的女生。日南好像也说过最近很少有这样的人吧。

我急忙开始本来想要做的确认。

首先是在体育馆的最后面放出声音。然后小玉玉就用两手比出大大的圆圈。原来如此。

接下来，我在设于体育馆上部两侧、像是室内看台一样的空间放出声音。小玉玉比出圆圈。

我就像那样到了舞台后面的帘幕里头、收纳椅子的大型抽屉等等，在几个地方用手机放出音乐，确认能不能让人听见。

我回到靠近小玉玉的地方。

「谢谢。」

「结束了？」

「嗯。啊，哪里是最容易听得见的？」

「嗯——」小玉玉指著两侧像是看台一样的空间。「那边。」

「OK……谢谢。」

好。这样子就离作战实现更进一步了。

我的目的已经完成，没有什么特别要说的话所以就讲了「那先这样」，打算回去食堂加强脚本准备调头离去的时候，小玉玉忽然开了口。

「友崎！」

「嗯？」

我转向小玉玉那边。

「选举啊。」

「嗯？」

小玉玉她，露出似乎在担心著什么的表情而看著我这边。

「不要让她，努力过头喔。」

「咦？」

我一瞬间，没办法理解那番话的意图。

「因为深深她，」小玉玉瞬时露出看起来很寂寞的表情。「很容易努力过头。」

「呃、嗯。」

我一边疑惑一边点头。

「虽然我想她不太会让人看到那样的行为。」

「……喔。」

那番贯注全力的话语。我晚了一步到这个时候才理解。小玉玉她刚才是真的纯粹担心著深实实，而且把那担心的思绪，直率地传达到我这边来。

没有任何的意图。将原原本本的意思，直接化为话语。

「毕竟她老是说没有在勉强，却还是会去勉强自己。」

「……也是啊。」

小玉玉叙述的深实实形象，有著就连相处不久的我也能理解的部分。

「所以，你要注意她这方面喔。」

日南有一次曾经说过。小玉玉她，是可以把赤裸裸的心思，直接化为言语的女生。

我现在实际地强烈感受到了那点。

既然如此，她那番话就不可能当成耳边风。

我敲了敲据我所知在这所高中里面最靠不住的胸口，利用表情肌肉笑给她看。

「交给我吧！」

说完，小玉玉便开心地用力指著我的脸。

「交给你了！」

小玉玉满足似地转向后方，要回球场去。

这时我忽然想到。说起来，深实实之前弄的那个，结果我没问出来是怎样呢。现在，问当事人的话说不定会告诉我。直接问看看吧。

「啊，对了，前阵子深实实说是『指尖的魔法』的那个，是对你做了什么啊？」

然后小玉玉的脸就染得红通通的转回来，用力地用手指指著我，充满气势地说。

「那种事不要问女孩子！」

被警告了。问女孩子，是指什么啊？谜题愈来愈深了吗……

＊　＊　＊

办完事之后我回到了食堂，让脚本更加完整的时候，深实实也回来了。

「喔，事情怎么样？」

深实实比出OK的手势，再让视线透过手势看过来。

「非常到位！」

我也乘著那个势头接下去，用表情肌肉摆出笑容并竖起大拇指。

「NICE！」

然后深实实她就啊哈哈哈哈！这样大声地笑出来。喔，成、成功了？

我也变成已经可以顺著这种气氛了吗！

「好糟……！那跟平常的落差大过头了吧……！」

她那么说而咯咯咯笑出来。啊，是那么一回事吗，是因为平常很阴暗的家伙突然做了奇怪的事，才会那样子笑出来吧，不过这样也正常啦。

「动作太……动作太……」

深实实一边说一边重现我那种很僵硬的动作。别这样，不要对我追击。不过我是做了那样的动作吗？那当然会笑啊。需要精进。

「比、比起那个！」我脸颊发烫的同时这么说。「……你去了几个班级？」

「呃——因为有两个班的班会还没开完，后来就去了那两班……噗呵呵。」

深实实一边带著刚才发笑的余韵一边回答。别这样别这样。

「这样啊……感觉剩下的要明天再去了。」

「对啊～再来就看他们会相信到什么程度了呢。」

我也觉得如此而点头。

「不过友崎有够坏的耶～欺骗可爱的一年级生真的好吗？你这家伙！」

「你在说什么啊，我可没骗人喔。当选的那一刻就会真的尽全力去做，所以没问题。」

「啊哈哈，也是啦！」

「而且也没有约定能不能实现。只是说不定真的能够实现而已。」

「也对呢！当选的话就会认真去争取啰！冷气！」

对。我对深实实提案的就是，『藉由冷气，对一年级学生怀柔。』

要做的事情十分地单纯，放学后刚开完班会，或者上课、班会开始之前的班级几乎所有人都在。潜入那样的班上，一间一间做出「我当上学生会长之后，发誓会全力争取让每个班级都能装设冷气」这样的演说，就是这么一回事。这里头很重要的是，只到一年级学生的班上去这点。

要说为什么选一年级，是因为比我们二年级还长一年的三年级学生，已经知道『冷气不会那么简单就能装』了。

所以那个方法对二～三年级的学生来说，不只没办法得到共鸣，还会因为『提出不符合现实的事情』而损害信用，甚至有失去票数的可能性。

不过，一年级的学生才刚刚当上高中生。是入学之后都还没过三个月，才在七月的阶段，会觉得『说不定学生会长认真行动的话，装设冷气就不会是一场梦』也是正常的。而且，听过深实实热情的演讲就会让那种想法更加强烈。

有没有冷气这种事对高中生来说，是无可比拟又伟大的至高命题。明明现在教室里有装冷气的学校就很多，关友高中却到现在都还是没有装设。就因为这样，只要在那方面带来希望的话，那些学生就有办法成为『坚定的支持者』。

当然话语中不能带有谎言，所以深实实当选学生会长的时候，就真的要为了装设冷气奋斗。不过在那之后经过一年，他们变成二年级的时候。如果装设的事失败的话，也只会觉得『算了，说真的考虑到实际状况的话还挺难的呢』这样子吧，我这些想法是怀有愿望感觉的预想。

「啊，还有，关于演讲的脚本。」

「哦，来了呢！感觉如何感觉如何？」

我一边把纸摊开一边开始对深实实说明。不过，全部都是现学现卖的就是了——

首先要在演讲中得到大家的支持，就必须操纵『气氛』。

可是，操纵全校集会那种规模很大的群体的气氛并不是简单的事。

在那种情形下，对于操纵『气氛』有效果的武器大概是……那个。

我回想著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最厉害的『操作气氛』的方式——也就是，日南在家政教室帮助小玉玉时的事情。

「一开始，我希望你能让大家笑出来。」

「嗯嗯……呃，咦！？」深实实感觉像是乘著惊讶的势头吐槽。「等一下等一下！要让人笑说来简单，可是也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喔！」

啊，果然是这样呢。我点了头。如果这时深实实是「交给我吧！」这样的反应就是最轻松的情况了，那么，就说说看我的计画吧。

「也是啊。这种时候，如果要巧妙地，像是艺人一样有趣地装傻的话，做起来非常地难……没错吧？」

「那是当然的啊！那真的没办法啦！」

「不过——」

「不过？」

我用当时日南的做法，还有这几天深实实的说话方式——灵敏地改变音色的同时，会让人联想到日南的说话方式来改变自己，并且回想著深实实的机敏。

「用圈内哏的话，就有办法。」

我是这样想的。

「……圈内哏？」

深实实歪头。对。的确，用正统派的方法引人发笑很难做到。

不过，以只有狭小范围内听得懂的哏的话，想必是可行的。

就像那个时候，日南做给我们看的一样。

「具体来说，就是模仿川村老师。」

深实实一瞬间，像是在思考什么东西一般地让视线朝下，然后笑出来。

「啊哈哈，原来如此……嗯，我觉得有办法。那样大概能炒热场子！」

好。也得到深实实的许可了。我安了一个心。

对。我们的班导川村老师。因为身为学年主任的关系而常常在集会的时候发言，所以全校的学生都知道她那种具有特徵的说话方式。就是要模仿那个。

「太好了。那么就把它放进开场白的部分。那么，接下来要谈最重要的演讲内容。」

「哦！等很久了！」

我一个一个想起日南教我的『让自己的提案通过的方法』，然后把那些东西当成用来打倒日南的武器，开始说明。

「用对大家来说听起来不错的政见构成主要的部分。」

首先是『利害关系的一致』。尽可能让更多的学生觉得『自己有得到好处』。

「嗯。跟思考政见宣传小纸之类的时候一样呢！」

深实实这么说。就是那样。不过，只有一点点不同。

也有用上另一个法则『说服发言力强的人』的必要。

「不，有一点点不在意就不行的情况。」

「不在意就不行……啊啊，这样啊。」深实实看来也发觉了。「老师的眼光吧。」

对。这次跟只发给学生的纸不一样，也一定要让老师那种对于学校内的决策拥有很高权限的人物接受才行。如果被他们驳回的话，拿到的票也会没有意义。我点了头。

「要是没有让老师觉得鬼正，就不行了。」

「出现了葵说的话！不过觉得用法微妙地不一样的说！」

我摆出帅气的表情之后，马上就被吐槽。

「是、是这样吗……所以啊，我拟了会让所有学生觉得『自己会拿到好处』的政见，而且底线是让内容维持在不会被老师阻止的程度。」

说是这么说，不过也不是什么很奇葩的内容。还在前阵子提的政见的延长线上。

我让她看脚本的内容，并且进行说明。深实实十分认真地听了我说的话。

「嗯，原来如此呢。我觉得不会危险！」

看来是同意了。对。到这里为止都还没有危险的地方。

「说真的，能有足够的说服力把装设冷气讲成政见的话是最好的，不过不可能那么做啊。这样的话我觉得那部分就是妥协点。」

「是啦那个真的没办法！」深实实边笑边说。

「那么，最后一部分。这其实是最重要的地方——」

然后，我把要在最后发动的，动了一点手脚的东西说明出来。

「——用这样的感觉结束演讲。」

到这边，我的脚本就结束了。

我好奇她对这个脚本的想法，紧张的同时等待著反应。

仔细一看，深实实很兴奋似地让嘴形转为贼笑，然后目光由下往上看著我。

「……友崎你啊，真的是诈欺师！」

她把手臂举高，再朝著我的肩膀把手臂挥到底。又是这招。不过我也已经中招很多次了所以能看穿她的动作，在差点中招的时候做出闪避。咻。

「……啊咧？」

「哼，太天真了！」

我像小玉玉那样用力地比出指著脸的姿势这么放话。

然后，深实实又说了「落、落差太……动作太……」之类的话开始噗呵呵呵地笑著。所以就要你别那样了嘛。我不会再做了……

不过，她下了可以进行下去的指示。接下来就只有明天再琢磨细项，还有正式上场了。

＊　＊　＊

隔天早上。正式演讲前一天。我比平常还要早走出家门。今天深实实应该会去还没开早上班会的一年级教室，实行藉由装设冷气的怀柔作战才对。我斜眼看到日南还是老样子，在摆放鞋柜的大玄关前面对著许多人进行选举活动而安心下来后，为了看看深实实的情况而前往一年级教室的走廊。

经过几个班级后，耳朵听到了其中一间传出深实实在做『会为了得到冷气而努力』这种内容的演讲。

「寒暄运动之类的东西，已经不需要啦！我啊，在提升学生读书效率，还有预防中暑的层面上，都想要得到冷气！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不喜欢炎热啦！」

那番话让一年级的学生们微微地笑出来，凝聚著支持。

果然很厉害啊。如果是我就没办法这么顺利了。要是拟定同样的作战并且让我以相同方式行动的话，我是弱角应该会造成不好的影响，而在很多地方都失败吧。

不过太好了。

脑里思考过的作战，以接近理想的形式，直接在现实中重现著。

跟脑里描绘过的动作，透过手把，让Found去重现一般的感觉。

如果人生就像日南说的一样是一款游戏的话，这场战斗我觉得真的是很有趣的游戏。

而且，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想要全心全力地面对这场选举。

就算是为了把这场战斗的核心托付给我的深实实，也一定要赢。

我想那大概就是日南之前说过的，所谓的责任。

「啊。」

午休的时候，我想起来了。

说起来，有说过星期四的放学后要跟日南开会啊。

可是该怎么办呢？今天我想跟深实实做演讲的最后检讨。既然明天选举就结束了，我觉得改在明天放学后开会的话也没关系。

如此这般，我急忙地传了LINE给日南。

『今天的会议还是别开了，改明天也可以吧？』

然后过了几十秒，日南传来回覆。

『是没关系，不过为什么？』

我烦恼了一瞬间，而老实地做出回答。

『因为变成要帮忙深实实选举，还有需要做最后讨论的地方，所以我想要好好做。』

然后已读的标示跳出来一阵子之后，她只传来了『暸解』。还真的有够冷淡的耶。不过没有装乖的那家伙就是这种感觉吧。也没差。

这样子，就能全心全意地尽力做到最后了。

「唔哇～！明天就是正式上场啦～」

放学后。就像之前一样在食堂集合的我跟深实实，讨论了明天的事情，还有到目前为止所做过的准备。我们又坐在窗边的位置吃冰。

「是啊——啊，对了，一年级的教室全部都去过了？」

「去过啰～！评价也非常高！」

「喔喔……」

没有比知道这个更高兴的了。反应很好这件事就是最棒的好消息。

这样子假设一年级会有八成的票投过来的话，大概就一百五十票左右。用电动打气机买票的篮球、排球、手球、足球社也假设有八成投过来的话，合起来差不多两百五十票。因为关友高中的学生大概六百人，也就是说要拿到过半数的话，剩下的三百五十人中，只要藉由演讲的内容获得五十票左右就可以了。就算不考虑对手是日南，也可以说是对我们这边很有利的赌注吧。

如果两边都拿五成的话，就是超过一百五十票吧。从剩下的四百五十人中，再拿一百五十票。考量到对手是日南的话就不是确实的数值了，不过就算那样，我也觉得是足以应战的数字。

「接下来就只有明天的演讲了呢～」

「是啊。」我深深点头。「对了对了。演讲上，有什么改善方案之类的吗？」

「啊，我姑且是有思考看看的说～」

细微的部分的说话方式、看起来可以加入笑料的点等等，深实实把她下的工夫教给了我。修正方案全部都朝著让演讲更欢乐的方向运作，让我呻吟著「喔喔……真不愧是现充」。这样那样反覆练习跟修正的时候——

「欸？是友崎跟深实实啊，你们在做什么？」

搭话的是水泽。看过去，发觉中村跟竹井他们也一起走向我们这边的位子。

中村。那起事件之后他对我的态度也是挺硬的，虽然是没有之前那种积极攻击我的感觉啦，不过对我来说还是不擅长应付的存在。每次泉跟我说话的时候我感受到的视线，希望只是我多心就好。

奇怪？说起来水泽今天没跟日南在一起吗？不，不是那种意思而是指选举活动的层面。虽然有所疑问，不过总之我保持著坐姿，回答水泽。

「啊啊，没什么，是在帮忙深实实的选举。」

然后中村对我的话做出反应。

「啊？你在帮忙？」他先朝著我说，接下来把视线朝向深实实。「为什么找友崎？」

「没有啦中中——其实友崎超级有脑筋喔！？」

「啊？脑筋？」

中村皱起眉头的同时，展现出严厉的态度。

深实实好像不在乎他那样，开朗地继续说。

「对对！凝聚支持者还有演讲的脚本之类的，那种东西！」

「欸——真像阴沉的角色。」

中村花零点几秒就直觉地回以那番话。感觉他从思考习惯的根源就染满了现充赢家的精神。

「……总之啊，就是没有努力到那种地步的话，就没有办法赢过葵！」

深实实一瞬间露出迟疑的表情，然后像是要圆场似地那么说。

「嗯——你说，要赢啊。」

中村他露出像是听著无聊玩笑话般的态度。

对于他那样的行为我很生气。

「理、理所当然，做了就是要赢啊。」

我不知道要怎么讲才好，不过还是朝著中村这么说，我又搞砸了。理所当然，中村的表情扭曲。

「欸？」他嘲笑似的回应。

「怎、怎样啊。」

我明显害怕地对他做出反抗之后，中村就对我跟深实实两个人这么说。

「我觉得做了也没用就是了。」

「回旋镖。」

对于中村挑衅的发言，做出插嘴般细语的人，是水泽。

不过他是在说啥？回旋镖？

「啊？」

对于中村的追问，水泽以不错的笑容夹杂著肢体动作开始说话。

「咻咻咻啪嚓——这样子。自己说的话刺到自己的意思喔，修二。」

「你这家伙说什么啊？」

我在这个时候，察觉到了水泽想说的话。也就是说水泽他，对我们——

「没什么，反正也没关系吧。『就算跟对手的力量差距很大，为了弥补那个差距而努力的行为，绝对不是没有意义』之类的，我会这样子认为呢～只是说说。」

水泽他笑咪咪的，用如同戴上面具般的笑容这么说。因为语调也很开朗，所以听起来不像是在说反抗对方的事，不过这是……

中村只有一瞬间没面子地把视线移开之后，开了口。

「……这样喔。不过也没差啦。」

然后中村就把嘴巴闭上。因为，刚才水泽说的话不管怎么想都是——

『修二也是为了赢过友崎而练习著AttaFami，不过那也是没意义的吗？』

这种意思的讽刺。

「说起来就算这样也不该找友崎吧。更应该找川崎之类的啊。」

不知道是完全理解那个意思了，还是只有暧昧地觉得痛处被戳到而已。中村把话题移到别的东西上。然后开始用『模仿友崎的说话方式』之类随便到极点的方式欺负我，中村、竹井、水泽在炒热场子。水泽，那种事你是会跟著一起搞的啊？不过也没差就是了。

看了一阵子之后，跟水泽的目光对上了。然后水泽就在一瞬间观察中村的样子，并且很快地从对话中脱身，坐到我坐著的椅子旁边。

「明天，能看到有趣的发展吗？」

他一边贼笑一边说。是讲学生会选举的事情吧。

「怎么样呢……嗯，一般般吧。」

「哈哈哈。总之，我会期待的。」

「说起来，今天没有跟日南弄选举活动？」

我问著这件事的同时，感觉到胸口涌起了某种难受的东西。不，应该是多心了吧。

「嗯，因为她今天好像要一个人思考演讲，有事情要做所以把我甩了。」

「甩、甩了……」

知道这是比喻的说法却还是起了一些反应，让我觉得害羞。

「总之就看明天啦。」

这么说而打算起身的水泽，我说了「等一下」阻止他。

对于刚才跟中村之间的事，我有想说的话。

「嗯？」

「啊，没，刚才让你帮我圆场，抱歉……」

「什么……啊啊，是说修二的事？」

「对。」

我回以肯定之后，水泽就摆出认真的表情这么说。

「听好啦，这种时候啊，不该说抱歉，而是要说谢谢喔，文也。」

「呃，啊？」

水泽把那种好像在哪里听过、像是名言一般的话语当成说完就走的台词讲出来，站起身子。然后看都不看这里一眼就去跟中村他们会合，离开了食堂。刚才是怎样啊，完全不知道他是认真的还是当成哏在讲。说起来，他叫我，文也。

「还是老样子很有精神呢，他们几个。」

我觉得能够把刚才那一连串发生的事当成『有精神』来处理的深实实，果然是拥有挺厉害的现充思考。我看起来只是话语跟话语之间的互殴而已喔。

那种言语混战结束之后，我跟深实实静下来交换关于演讲的意见，进行练习，然后解散了。

今天深实实要等小玉玉一起回去，所以我就一个人回家。

然后在回家的路上，我发觉以前连想都没有想过的感情，存在于自己心中。

奇怪？回家的时候独自一人，总觉得有点寂寞喔？

第二卷 4 师父角色变成头目的时候可能会猛到让人卡关

选举当天。全校集会差不多一个月一次而且大致上每次都是周五，在班会开始的五分钟后前往体育馆，今天要在那边举行选举演讲。我每次都在时间很紧迫的时候才过去，不过今天有东西要准备，还有不静下心来不行之类的理由，就提早过去了。

一个人离开教室前往体育馆的时候，看到前方不远处，日南行走著。只看见背影也能从走路方式的超凡魅力知道是她。到上周之前都还像是每天在聊天，不过这几天没说上半点话啊。

我一边走一边跟她并列，对她搭话。

跟对其他人搭话的时候不一样，故意用著挑衅的音调。

「——哟。」

日南只有视线冷酷地朝向我这。

「哎呀，友崎同学。看来挺有精神的呢？」

还是一样像是讽刺人的语调。

「托你的福啊。」

「那真是太好了呢。虽然在班上每天都有见到面——不过好久不见了啊。」

日南露出了贼笑。

「是啊——好久不见了，日南。」

我也不禁扬起嘴角。

「笑脸还是一样让人不舒服呢？」

「是啊，多亏你教我的训练。」

「我可没打算教你那种东西的说？来看，这是范例。」

日南让我看见没有缺点可以挑剔，就算知道是假的也让人不禁心动的那种，以女生来说很完美的笑容。

「你才是什么都没变吧。」

我说完之后，日南就不服输地露出贼笑。虽然这并不是那种完美笑容的感觉，不过我觉得，这样子的表情才最适合这家伙。

「你好像，做了很多事情呢？」

「毕竟，对手很厉害啊。」

「哦，那你不就很辛苦了？」

「还行吧。不过那种话，只有你说出来的我不想听。」

「那还真谢谢你。」

「彼此彼此。」

几天份的恶言，你来我往。

「这几天，挺无聊的呢。没办法跟nanashi对战。」

日南一边叹气一边这么说。AttaFami的对战，也是先停了好几天。

「哦，是那样吗？不过，那样说挺怪的。」

「……挺怪的？」

我斜眼凝视日南。

「因为nanashi在这几天中，一直都有著跟NO NAME对战的意思喔？」

「嗯——」跟那平坦的音色相反，日南像是很开心地笑了。「——是说我有所期待也没关系的意思？」

「天晓得，是怎么样呢。」

「你什么意思啊？」

体育馆愈来愈近。我加快脚步走到日南前方。然后进入了名为体育馆、我们今天的对战舞台。我往日南那里回头。

「只是，已经把nanashi最厉害的招数都出完了而已。」

我重新面对前方，前往舞台边缘的幕后。

＊　＊　＊

『以上，是日南葵粉丝俱乐部注意事项——讲错了，是推荐演讲。』

台上男人的声音从体育馆的扬声器传出来。会场被笑声所包覆。

『——水泽孝弘同学。非常感谢你。』

笑声终究变成了掌声。水泽的助选演讲。内容流畅跟幽默兼具，像是在校舍前看到的演讲的延伸，果然是强敌啊。我因为是深实实的帮手，所以可以潜进幕后听他的演讲。水泽往我这边走过来。

我的身边有深实实在。她注视著脚本的同时会舔舔嘴唇、碰碰鼻子，看起来静不下心的样子。另一端的幕后则是日南在待机。

或许水泽察觉了深实实的紧张吧，看不出他有特别要去搭话的样子，而是直接从她的身边掠过。

然后。

『那么接下来是会长候选人，日南葵同学的演讲。请上台。』

这一刻到来了。

日南从舞台另一端的幕后潇洒地走向舞台中心。她那轮廓的美，还有站在置于中央讲台前时的淡淡微笑，只靠那样就把会场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

日南迅速地把手臂举到脸的高度并且让手心朝向观众，然后就那样直接移到胸口。我下意识地用眼睛追随著那样的动作。

『各位早安——我是日南葵。』

在观众把一部分的思绪凝聚到手部动作而产生的瞬间沉默与思考空隙中，日南美丽又跃动的音色深深地渗染进去。

日南的演讲，开始了。

『能在今天有像这样进行演讲的机会，真的十分感谢。』

以缓慢的动作微微地，低头行礼。

比起内容怎样，重点更像是要用节奏捉住观众的意识，让话语跟空白交织。

『这次虽然是学生会会长选举……』

日南微笑著。装出来的笑脸可爱到让人觉得浪费。

『老实说，我觉得或许有许多人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日南让两手的手掌心朝上，继续说下去。

『无论谁当上了都不会有多大的改变。』

就像外国喜剧的配音那样，带点搞笑的音色所讲出来的那番话，微微地引诱著观众的笑意。

才刚这样想，日南的表情又迅速切换成认真的样子，竖起一根手指。

然后，用甚至令人感受到严肃，像是在指责错误般的音色，这样讲下去。

『不过，我对于那种人，只有一件事想说。』

日南稍微隔了一段时间，才把竖起来的一根手指直接往前指向观众那边，并且拱起一边的眉毛，带点喜感地扬起嘴角，说了这样的话。

『——的确可以这么说。』

观众大声地笑了出来。喔喔。做的并不是什么特别厉害的事情，是单纯引人发笑的方式。然而，那个表情跟一瞬间让人觉得『咦』的演技，那种飞快且敏锐地趁隙进攻的做法，漂亮地掠取了笑声。就像是被她那番话，还有她的每一个手势所支配，观众陷入了NO NAME的掌握之中。而且就连我，也毫无例外地中了招。

日南害羞似的，显露可以趁虚而入的笑容。不管是观众还是我，都被那副模样夺走目光。

『这个要当成玩笑其实也……实际上，我认为当上学生会长耗费一年来改变什么，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从这时候开始，气氛已经完全在日南的控制之下。

『可是，就算那样也要在能力所及的范围让学校生活往更好的方向改变。并不是追寻无法实现的理想，而是从切实的地方改变下去。我认为那就是我该负起的责任……各位，对学校有不满的地方之类的吗？』

然后一瞬间，流淌著空白的时间。

『啊，顺带一提，我有非常多。』

忽然露出空隙，让人感受到未经遮掩的心情的语调。会场被笑意所包覆。

『想必各位，也不是完全没有不满吧？比如说——』

这时，日南的嘴角，在舞台边幕后的我才能勉强看见，微微地上扬而露出贼笑。我有这种感觉。我朦胧地有著不祥的预感。

然后结论是，那并不是我多心。日南开了口。

『福利社的商品选择不够多、运动会的规模太小。操场太凹凸不平、想要电动打气机。还有希望食堂有饭能装大碗的系统，诸如此类。』

我的思考一瞬间静止。

因为，日南列举的几个学生们应该会觉得不满的点。其中有著我们思考过的政见的一部分，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凝聚坚定的票源』的其中一项策略——『电动打气机』也在里头。身旁的深实实也吃惊地抬起脸来。

日南她接下来，继续这么放话。

『那样子的不满，我觉得，如果能够照顺序全部解决的话就好了。』

这时我发觉了。

——被击溃了。

从正面。把我们这边的策略，虽然不是全部，但是把藉由『电动打气机』收买的票的一部分，用政见得到的支持的一部分，只用一句话就击溃。

把各种不满照顺序消除。那种强而有力的话语让观众也「喔喔……」这样兴奋起来。

『可是——』

而且看来，并不是只有那样子。

包括我在内的观众，等待著日南接下来的话语。

『像那样子公布好几项政见，会显得杂乱，说不定也会有人怀疑是不是真的能够实现。所以，最重要的政见，我打算就集中在一件事情上。』

她把竖起来的几根手指一根接著一根折弯，最后只留下右手的食指。

然后日南她说了『那项政见是——』，并且稍微隔了一小段时间。

这段空白的时间。我又一次有了不祥的预感。那家伙的推测力、分析力，以及实现力。

还有刚才列举的不满之中，有著『电动打气机』的事实。

而且最重要的是，那家伙的游戏风格『藉由压倒性的努力分量从正面突破』。

并不是主张自己的正确，打算在自己的规则之中战斗。

而是站在有著他人立下的规则的战场上，获取胜利。

把那几点综合在一起思考之后，NO NAME会推导出来的答案就只有一个，我只能这么想。

日南缓缓地开口。

『——那项政见就是，「在所有的教室里头，装设冷气」。』

不祥的预感正中靶心。

「咻～～！」

观众群中的某个地方，大概是现充群体中一个权力很强的学生吧，响起了吹手哨的声音。

然后以那个声音为契机，观众「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这样子兴奋到不行……虽然没有就此变成戏剧般的发展，不过观众对于日南刚才的发言有跟周围的学生交换意见或者闲聊之类的，你一言我一语激起了不错的涟漪。无论如何都还是莫名带有热度的气氛，这点并没有改变。

说是这样说，要在所有的教室里头装设冷气，根本没说服力。我也采取了类似的作战，不过判断太不切实际反而会失去信赖，所以维持在只对一年级的学生说。虽然也跟深实实说过放在演讲里头的话最好，不过没有说服力所以不可能那么做，我们甚至达到了那样的结论。

可是日南她，是正大光明地在全校的学生、教师面前，而且把那件事当成『唯一的政见』放话。

那不管怎么想都是不该出的招数……应该是不该出的招数才对。

可是，她也让我有了这样子的想法。

说不定，如果是那家伙的话，真的可以实现吧？

因为是那个日南葵说的。因为是那个日南葵，当成『唯一的政见』，才把那件事说出来的。

这时我发觉到了。这样啊。

正面突破。

至今为止累积的信赖。实绩。『如果是那个日南葵的话』『说不定就连冷气都能实现』。藉由那种累积起来的努力所积蓄的信赖，硬是压过来的正面突破。

而且还有所谓『唯一的政见』这样的信赖加成。

对我跟深实实来说，『冷气』是不切实际的政见。是无法熟练运用的武器。

可是日南，轻松地把那东西原封不动地完全运用，化为既切实又强力的政见展现出来。

也就是说，那单纯只是积累的差距。

『我想，各位都觉得去年的夏天很难熬。与其这么说，今年也已经开始觉得难受了吧？』

日南顺著势头立刻进一步追击。

『实际上，装设冷气或许是很难的事情。毕竟关友高中建立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装设。不知道是不是被埼玉县讨厌了呢？』

又引人微微发笑。

『可以思考出各种理由。因为在用地上，跟其他的地区比起来，夏天并没有热到那种地步。因为我们学校虽然升学实绩不错，社团活动却没有什么实绩等等理由。』

日南一边装出困扰一般的音色一边列举理由。

『可是各位知道吗？那些理由，只有一个，最近被消除了喔。』

然后日南露出贼笑。让观众明显能看见，有点夸张地。

『最近田径社——状况非常地好。』

观众虽然沉默了一瞬间，不过想必是由田径社社员的「你竟然说了啊——！」

「哟！全国知名！」这一类的欢声造成了契机，让观众也理解了意思而喧嚷起来！整个场子的气氛被卷了进去而沸腾。

我也不禁感到兴奋，竟然以自己建立起来的田径社的成绩为武器，把观众给拖过去。

『我认为，这可以成为说服上面的理由呢。各位觉得如何？』

所有人都自然而然的拍手掌声。真厉害啊，那家伙。

真是无所畏惧，却又十分地合理。

这样子，几乎所有的观众都已经站在那家伙那边了。

可是不对。应该还不够才对。

日南教我的『操作气氛』的两个铁则。

也就是『利害的一致』跟『说服发言力强的人』。

藉由这个演讲，几乎让所有的学生都认为『日南当选的话自己会得到好处』。利害的一致已经搞定了。就算有人没办法接受好了，应该就连我们得到的一年级学生的票，也几乎完全被夺走了吧。

可是，『说服发言力强的人』，也就是说服老师们这点还没达成。

如果能够用刚才的『田径社的实绩』作战说服就行了。可是没办法说服的话，就算在这里凝聚了任何学生的支持，说不定还是会被当成『那种事只是小孩子说著玩的』而被一脚踢开。看场合，说不定会为了避免让无法实现的政见聚集票源，而当场公开说『顺带一提，冷气是没办法实现的喔』。

那一瞬间，会让所有的作战归于虚无。日南葵这个名字也会受到伤害。

那么日南会怎么做？还有什么，可以让政见实现的其他秘策吗？还是说——

没有等待我的预想导出真相，日南继续她的演讲。

『尽管如此，考量到现实面的问题，要在所有的教室都装设冷气——这其实是，非常难以实现的一项课题。』

美丽的音色跟抑扬顿挫，用词合宜讲究的同时也没有给人不通情理的印象。

『实际上，现在在那边的——各位师长也面露难色。』

日南以优雅的手势引向教职员的位子。包括我在内的观众，视线下意识地遭到诱导。

感觉待起来不太舒服似地苦笑著的教师们表情映入眼帘。那跟日南充满自信的笑容相比，感觉还比较靠不住，相对地会令人不禁相信日南。

『这场演讲结束，集会也结束的时候。或许各位师长，会互相聊著这样的话——』

日南微笑出来。

『「要在所有的教室装设冷气，实在太傻了」。』

这样啊。我又察觉到了。先把应该会从对手那边发过来的反驳说出来。

藉由那种方法，把说服力抵销。是很会说话的人常常利用的招数。

也就是说，把老师那边会说出来的评语的损伤做了最大幅度降低。真不愧是日南——

我想著这样的事的时候。

『而且还是……』

像这样，日南的话语又继续下去。

『在装了冷气而且十～分舒适的，职员室里头说呢。』

唔。

在一瞬间的静寂之后，学生们整群大笑起来。

我哑然的同时，也渐渐地涌起了笑意。

这是，怎样啊。

那样子鼓噪起来的观众的声音，在我的耳里大大地作响，到了让我实际体会到跟日南之间的压倒性实力差距的程度。

我在思考政见的时候，或者是在思考冷气的作战的时候都是那样。一直都是从教师的观点思考，想著教师那边会有什么想法，而从中取得平衡。那样子做的结果，就是在政见里头一直保留著为了校内的活泼气氛或者学生的便利性那一方面的藉口。演讲的内容也是，维持在折衷的方案。是在配合拥有权力的人。可是，这并不是坏事。反而该说，一般而言就该这么做吧。

可是日南她不一样。

日南葵她，贯彻著自己。

就连教师那种拥有权力的人，也藉由至今积累起来的努力、信赖，还有实绩——从正面突破给所有人看。

NO NAME的游戏风格，『藉由压倒性的努力的分量从正面突破』。

就像她把我策划的『谄媚的政见』『电动打气机』『冷气』这样的策略，用演讲堂堂正正地从正面击溃一样。

就连教师那些对手，也是站在同一个战场上，从正面击溃。

无论对手是谁，基本的战斗方法都不会改变。贯彻到底的程度到了令人害怕的地步。

『就像这种感觉，我发誓会认真地考量并且处理各式各样的事务！各位如果感同身受，请务必将公正的一票投给日南葵！那样子才是，鬼正！』

日南最后这么说，潇洒地下了台。她的背影沐浴著毫无吝惜的喝采。

我也不禁，不知道是不是在表示敬意的层面上，拍了手。

日南走向我这一侧的舞台幕后。然后她从待机著的我的旁边，连我的眼睛都没有对上，简直就像要无视我一样地，直接经过。

「这样子，你还能赢？」

不过，那个应该只有传到我耳边的声音，是那种得意洋洋又自信满满的，习以为常的声音。

＊　＊　＊

『我说完了！谢谢大家！』

体育馆的扬声器传出气势不错的女孩子声音。会场被掌声所包覆。

『山下由美子同学，非常感谢你。』

虽然看得出紧张，不过运动系的说话方式跟气势不错的内容相辅相成，是可以让观众瞭解人品很好的演讲。气氛比想像中还要好。以日南那样子表现之后马上上场的情形来讲，我觉得她很努力了。推荐人不选我果然是对的。

然后接下来是——

『接下来，是会长候选人，七海深奈实同学的演讲。请上台。』

我随著那个广播，开始移动。

我从设在舞台幕后的阶梯前往体育馆的上部，位于两端如看台一般的空间。虽然我也准备了遭到阻止时的藉口，不过就像理所当然似的，移动之后也没被说什么所以没有发动那个的必要，平安地爬了上去。

『啊哈哈哈哈！』

听得见观众的笑声。虽然没在听深实实的演讲，但想必是在模仿老师的那段吧。并不是突然就学，而是以『川村老师也会「～～」这样子说，所以我会加油』这种形式融合在脚本里头。顺带一提，那是深实实提出来的。我本来的提案是突然模仿起来，现在想想那大概很糟吧。

我拿出智慧型手机，把音量调到最大。确认好设定之后，就把机关设好。接著把扬声器的部分朝向观众，配置成可以尽可能听见比较大声音的样子。

好了。接下来就是在这里预防预料外的事态，躲起来待机就行了。

耳朵的注意力朝向深实实的演讲。嗯，不差。不，我怎么用上对下的目光这么讲啊。应该说很好。观众的笑声此起彼落，也有点著头的学生。可是，不管怎样都会去跟刚才日南的演讲比较。老实说，看起来会比较差。当然，这是因为日南厉害过头了。

而且，说得更进一步的话，脚本的构成也很像。这是我的责任。

不，内容本身是完全不一样，但是利用『利害关系的一致』『说服发言力很强的人』这两大要点而打算『操作气氛』，这种根基是共通的。毕竟我是以日南教我的规则为底、组织大致上的部分，这便是理所当然。

所以就某个层面来讲，从本质来看我所思考的脚本——就是，日南的脚本的劣化版。

「……可恶。」

涌起了像是在AttaFami的对战中，连续技出其不意地被挣脱时一样的感觉。

我下意识地咬紧了嘴唇。

……我真傲慢啊。

日南把『人生』规则的一部分教给了我，然后『演讲』是活用那个规则的话应该就能战斗下去的舞台，再加上也准备好了形式上可以操作强角的那种环境。这样的话，如果是我，如果是nanashi，只要活用学到的『规则』，还有可以操作的『强角』的话，不就能跟日南好好地对战了吗？我一直有著这样的想法。

「……嗯，我太天真了。」

努力不同，积蓄不同。更进一步来说，觉悟也不一样。

那家伙的演讲中，充满著确实要赢，一票也不放过，到了要用最多得票获胜程度的努力、积蓄，还有觉悟。不管怎么看，都是全力以赴并且全心全意。她并不是那种可以用「虽然是最近学到的规则，不过是我的话就能善加活用！」这种速食性的傲气来面对的天真对手。搞错这种事的自己真丢脸。

「可是……」

不让她看看所谓nanashi的执著，可不行啊。

就算是为了相信我的深实实，也不可以在这里放弃。

我静静地等待著那个时机。

『当然，那全部都是为了让关友高中的气氛热烈起来……』

深实实说明了所有的政见，到了最后的总结。这时。

哔——！哔——！哔——！哔——！

震耳欲聋的警铃声响起。深实实也先停下演讲，环顾著周遭。

观众也骚动起来。有专心想要听出声音来源方向的人、拿出自己的手机确认是不是自己的闹铃声的人、被附近的人多嘴说是不是你的手机在叫的人，也有要大家安静打算把情况压抑下来的人。然而响彻体育馆这种宽敞空间的声音来源，就是找不太到。

各自的想法交错著，体育馆的气氛变得混沌。

「啊——你们先安静下来——」

「谁弄的啊，快点关掉啊。」

「是那样吧？因为会被没收所以就装不知道？」

「声音好像是在哪里可以听到的那种！」

「这不是iPhone的警报吗？地震的时候之类的。」

「啊，没错！」

「用Android的我有不在场证明～」

「吵死人啦。」

在这种情况下，深实实看准时机摆出凛然的表情眺望观众。

然后，她咳了一声，做出清喉咙的动作。那个声音被麦克风接收到，藉由扬声器扩散。观众的视线跟意识，往深实实集聚过去。然后——

『Hey，siri！停止闹铃！』

深实实的声音，传进了舞台中。观众因此而惊讶，沉默下来。

——咚咚！

「闹铃已停止。」

体育馆上部的通道，就放在躲起来的我身边的我的智慧型手机。

朝向观众的扬声器所发出来的Siri的声音，在体育馆中小小地响起。

反应很好！

跟日南当时比起来不相上下，观众鼓噪起来了。赞！

就算这样，深实实还是没有停下来。

她又咳了一下让清喉咙的声音在会场中响起。观众沉默。

『Hey，Siri！——会当上学生会长的是谁呢？』

咚咚！

「我是会帮忙您的虚拟助手Siri。」

『不对啦不是要你自我介绍！』

观众再次热烈地鼓噪起来。深实实的姿态看在观众的眼里应该是这种样子吧。

『对于突然发生的闹铃意外，能够临机应变的学生会长候选人』。

对。这就是我的做法。

面对日南，就算用『精心制作的作品』来比输赢也无可奈何，没有胜算。

这样的话，该比输赢的就是在那个战场外头——例如让所有人看到『突发性舞台上的应对能力』。

不过，突发性的舞台，当然就是意外发生才叫做突发。

这样的话制造出来就可以了。制造『人为的突发性舞台』。

这是跟那家伙不同，nanashi流的『制造别的战场』的战斗方式。

深实实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很开心地露出笑容。

然后又清了喉咙。

『顺带一提，你会不会投票给我？』

咚咚！

「要显示『顺带一提，你会不会打赤脚登场』的网路搜寻结果吗？」（注8：「会不会投票给我」与「会不会打赤脚登场」的日文发音相近。）

『那什么鬼！？』

连续让会场持续鼓噪。然后——

『看来Siri好像没有要投票给我的意思，不过麻烦各位，投给我公正的一票！』

用最后一句话追击而让会场热烈起来，深实实一边挥手一边带有喜感地下了台。好。太好了。办到啦。

我确认深实实的背影沐浴著的喝采与笑声的漩涡之后安下心来，同时从地板上收回手机，回到舞台边的幕后。

＊　＊　＊

「太好啦————」

回到舞台幕后之后，像在找寻什么东西一样东看看西看看的深实实，发现我之后立刻跑了过来，小声且充满精神地表明欢欣，冲进我的怀中。

「唔、唔哦！？」

深实实抱了过来。我尽可能小声地显露惊讶，尽可能地不去注意抵著肚子那一带的柔软触感，同时奄奄一息地说著「放、放开我……！」

「喔喔，对友崎来说刺激太大了吗？」

深实实恶作剧般说著的同时把手放开。该说是刺激太大了呢，还是该说刺激太柔软了呢？

「深实实辛苦了，还有……友崎同学也是？」

如同铃铛响起似的美丽音色的主人，正是日南。小声也能发出这么美的声音，这家伙私下到底做了怎样的努力……不过录音机的那个数字就代表了那个吧。

深实实如向日葵般开朗地笑著。

「谢谢葵！总之背后发生了很多事，这场演讲的细节就别问了！」

「背后……？呃——那就当成发生了很多事吧！」

日南顺著情势回答，深实实也对那番话回以「麻烦啦！」

「总之，只要记得也有友崎的功劳就好啰！」

深实实这么说而搂起我的手臂。等一下停下来，因为这样胸部又会碰到。这种的对我来说还太早。胸部会碰到之类的东西应该是更后半的舞台之类的头目吧虽然我不知道。

「唔，嗯——？」

日南摆出困扰般的表情，回以暧昧的笑容。然后水泽也过来了。

「辛苦了——欸，哦哦？」

水泽看见我跟深实实搂著手臂而惊讶，深实实露出别有深意的笑容。

「孝弘……就是这么一回事。」

「不对才不是这么一回事咧！」

我对于深实实那种会让人会错意的发言小声又全力地吐槽。看著我这样的日南跟水泽互相对看，微笑著一起点头。

「那，先离开吧。」

两人在日南这样的一句话后便肩并肩离开了舞台幕后。啊啊，演讲结束后记得是要回到各自班上的列队吧。

「……欸，友崎。」

「嗯？」

深实实露出带有黏乎乎的大幅感觉，开嘴露齿的笑容。

「那种感觉的气氛……那两个人，看起来好像在交往耶。」

「咦咦！？」

我发出的声音大到会让之前的小声都会没有意义的程度。

然后回到列队里头，川村老师讲了关于今后的学生生活，还有学生会选举的投票与其他事项，因为是在深实实模仿之后所以多少听得到小小笑声的集会结束了。投票看来是在发给所有人的纸上画圈的无记名投票。可以在回去的时候使用已经备好的笔跟桌子当场把票放到箱子里，或者用放学前交给班导师的形式投票也没有关系。推荐人跟参选人似乎没有投票权。原来如此。也就是说我有。

深实实跟日南在集会结束之后马上就被周围的人夹挤。毕竟两个人都把场子炒热了嘛。我斜眼看著那个情形，一个人离开了体育馆。

然后，在投票箱前。在深实实那边画圈交出去，我本来是打算这么做，不过我内心中的玩家之心，公平的精神阻止了那种行为——而投了空票。我觉得一票是不会改变什么东西啦，但是这种时候就是想好好地做。

接著到了放学后。

今天有跟日南之间久违的会议。关于这次选举的事，应该会有各式各样的破哏跟反省会吧。既像忧郁又像是期待，心境很复杂。

而且，比那还要大的发表，就要从现在开始。

走出教室之后，远处的人群映入眼帘。放学前的班会中老师有说过。

速度快的话，今天放学后选举结果就会出来了。

回头一看，深实实还在教室里头。我深呼吸让紧张的胸口平静下来的同时，往人群靠近。

群众视线前方的布告栏上，如此写著。

□学生会选举快报口

【会长当选】日南葵：456票

七海深奈实：131票

我把停滞的气息呼出去之后，觉得比起会议还有更该做的事情，而回去教室。

＊　＊　＊

我在距离教室门口很近，而且在教室里跟班上的现充们谈笑的深实实看不见的地方等待著。

由已经知道结果的我过去搭话总是有点那个。

我想说，在深实实自己走出教室打算去看结果的时候，用像是偶然碰到的感觉搭话的话应该是最好的。

正确来说，除了那样之外可以感觉不错地搭话的想像完全没有浮现出来。因为我是弱角所以选项会自动地缩减。

手机震动起来。看了之后，发觉是日南传LINE。是回覆我刚才用LINE传过去的『会议会迟到。说起来说不定会缺席。详细情形晚点会再报告。抱歉』的讯息吧。

『瞭解。今天就中止没关系』

抱歉，日南……不由得连续两次临时取消……

我打算传送回覆而打开聊天画面的时候，又有追加的讯息传了过来。

『只是，要确实让事情有所进展。知道没？』

……啊哈哈。这就是所谓的全部都被看透了吧。真的是敌不过日南同学。

『瞭解。』

日南的激励点燃了我的干劲——不过可以做到的事，就是一直等待下去。

「喔，友崎！」

深实实从教室中出来。我隐藏著紧张，同时装出轻快的音调发声。

「喔。哎呀——今天辛苦了。」

「谢谢！友崎也辛苦了！」

深实实就像平常一样很有精神地笑出来。

接下来，就从这里开始。

我就照著事先所想像的情景，切入话题。

「啊，那边的布告栏，把结果……」

「哎呀——真可惜呢～！」

深实实像要打断我一般发话。咦。

深实实一手贴到额头上，很无奈似地笑著。

视线没有朝向我这边。

「已、已经看过了……？」

「嗯——没啦！与其说看过，是朋友传了LINE过来！就知道了！」

「……是，这样啊？」

我找不到可以对她说的话语。

「对对！惊鼠伦了！不过反而因为是出其不意，打击很小而帮了大忙呢！」

「啊哈哈……这就是，所谓不幸中的大幸吗？」

我想著惊鼠伦是什么意思的同时，也认为现在不该想到那边所以附和她（注9：「惊鼠伦」的原文是「バビった」，是「吓死人了」、「吓了一大跳」的意思，バビった在日文中是比较少人使用的说法。）

「就是那个，不幸中的大幸！不过说起来，从现在开始有朝一日赢过她就可以啰～」

「失败为成功之母，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就是那个失败为成功之母！友崎果然会说不错的话呢～！永远都要向前看！风也会顺著我吹！跌倒的话只要更加努力地跑过去追就可以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喔！」

深实实是真的这么有精神，还是只是表面上装出来的呢？非现充的我，并不瞭解。

「……说、说得也是啦！毕竟跟日南也是同一个社团，之后也有很多次的测验！而且……总之，还有各式各样的事情吧！接下来靠那个比输赢就好了！」

我说完之后，深实实就张大嘴巴露齿而笑。

「当然！」

并且这么说。

如果是平常的话，这时应该是会全力拍打我肩膀的时刻，不过这次没有拍过来。那是我单纯预测错了，还是是因为上次我有躲开，或者是还有什么其他的理由呢？果然，我并不瞭解。

＊　＊　＊

「呼……回家吧。」

后来深实实只说了「那我先去社团啰！得把选举耗掉的份抓回来才行！」就咻——一下子往操场那边消失了。

在十五分钟以上之前发给日南的『对不起。没有进展。对不起』这种报告结果的谢罪三明治式的回覆也还没有传过来，所以也没事做。比起像这样在学校白白等待，我觉得赶快回家用数位录音机来做附和的练习努力一下还比较会有成果。嗯，就这么做。

大家都去社团之类的所以没半个人在吧，我这样想而往教室里头看之后，啊，有人在。小玉玉在。虽然是背影，不过小小只的所以看得出来。她从教室的窗户眺望著操场。是在做什么呢。不过也好，上阵吧我，自发练习啦！

「不去社团吗？」

我从不会吓到她的距离对她搭话。换句话说，也就是像我这种在阴影下生活的人勉强可以靠近小动物系女生的距离。

「……友崎。」

回头过来的小玉玉，不知道是不是也有著夕阳逆光的原因，她的表情看起来多少有些无精打采的感觉。栗色的轻柔发丝透著光，闪闪发亮地摇曳。

小玉玉像要空出我的位子般横向挪了一步，然后再次把视线朝向窗外。

哦，喔，是要我到她旁边去。原来如此。身材娇小却挺能干的嘛这孩子。

「你在看什么呢？」

我想办法不让战战兢兢靠近的感觉显露出来，战战兢兢地靠近她的身边，就那样直接往外面看之后——田径社的练习景象映入眼帘。啊啊，毕竟这里可以俯视操场嘛。

「看一看，应该就知道了。」小玉玉很寂寞似地注视著操场。「只有葵跟深深，有著远远超出其他人的努力。」

「哦。」

我让眼睛看清练习景象的细节，而这样眺望了一阵子。

的确只有那两人，没有低头也没有把手抵到膝盖上之类的，不停地进行著练习。跑步的步调也很快，间隔也很短。

「可是……深深不是一直都是这样。平常都是维持著自己的步调。」

「这样啊。你一直都有在看？」

「没有，偶尔会看。像是有点想跷掉社团的时候。」然后不知道为什么锐利地瞪了过来。「……并不是，只限小玉喔？」（注10：「偶尔」与「小玉」的原文音近。）

「我、我知道啦。」

小玉玉把视线移回外头。

「我觉得，大概是在跟葵比吧。应该说，一定是那样！」

「哈哈哈……说不定喔。」

小玉玉一半生气似的那么说。她真的很喜欢深实实啊。

「真可惜呢，选举。」

「啊，对啊。是没错。」

小玉玉喷笑出来。

「Siri那个，全部都是事先设计好的吧？」

毕竟小玉玉，有帮忙让我知道哪个位置能听到声音，所以会知道啊。

「嗯。全部都是演出来的。」

「犯规！」

小玉玉只有嘴形看起来有点开心，强烈地用平常那种警告人般的语调说话。

「……可是，就算那样子也没有赢啊。」

「也是啦……毕竟是葵啊。」

小玉玉理所当然似地这么说。

「啊，小玉玉果然也那么想？」

「嗯。」乾脆地立即回答。「葵很厉害，所以赢不了啊。」

「……也是啊。」

我叹了一口气。看在小玉玉眼里也是那样子啊。

「深深她啊。」

「嗯？」

「就算没有赢，也不会输。」她这么说，寂寞地笑著。「所以……」

小玉玉微微低头。

我没有摸清楚那番话真正的意思，不过感觉上多少可以理解。

「我不希望成为她对手的人，只有葵而已。」

「……这样吗。」

「该说，有点可怕吗？」

「……嗯。」

小玉玉编织的几句赤裸裸的话语。

虽然她话中的意思，我有时候听得懂有时候听不懂，不过我觉得追根究柢问下去，或者装成感同身受都不是真心待人的行为，所以只能静静地回以附和，听著她所说的话而已。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就已经不错了。

不过我知道了一件事，就是刚才深实实很有精神的样子果然是——

「……啊。抱歉！我一直自说自话！」

「咦，不会，没关系没关系！」

反而该说是因为我背起来的话题之中，找不到可以在这种气氛下以不错的感觉说出来，而帮上了我的忙。我也有反省。

「我差不多该去社团了！掰啦友崎！」

「嗯，再见。」

小玉玉从桌上拿起书包，对我微微地挥手离开教室。

我自然而然地，在那之后也从教室眺望了田径社的练习一阵子。

跑著的日南。跑著的深实实。

确认姿势、柔软身子、

包含竞赛的个别练习。

其中有时会交互著谈笑，不过并不是放松心情的那种感觉，而是认真的。

一边挥汗一边磨练自己的两人的身影，藉由应该可以称为青春之类的东西而闪闪发光。

——这并不限于她们两个人就是了。

在已经整个热起来的季节中。

大家，每天都花好几个小时，做著这样子的事情啊。虽然这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吧。

该怎么说，其实大家，都很努力过著『人生』啊。

第二卷 5 不容易培养的角色不禁会让人放弃培育

思绪莫名地高涨起来，而跑到大宫买了之前水泽帮我做造型时用过的发蜡的星期六，还有隔了很久才跟日南对打AttaFami打到爽的星期日已经过去，到了星期一。

实际上已经隔了一个礼拜的会议开始了。

「那么，首先是……辛苦你了。」

「喔……辛苦了。」

跟日南一起互相赞许对方的活跃。不过，其实我是惨败就是了。

「接著，在会议之前，我还是想先确认一下。」

「喔。」

日南的表情闪耀著。这是那个啊。谈到游戏的时候的表情。

「那个Siri，可以当成全部都是事先排演好的吧？」

明明是看起来很开心地让眼神闪闪发光，却不是在讲游戏的话题。不过，用这张脸谈起演讲的话题，果然是那样。

是把那场演讲当成游戏来理解，而且乐在其中。

虽然我在一开始也是类似的心境啦，不过由于要对深实实负起的责任，还有以此为前提还输掉的悔恨跟愧疚感，那种心境已经被吹散了。只有想要扳回一城的烈火燃烧著。

「嗯，从停止闹铃的地方开始，到后来对Siri问问题的地方，都照著脚本走。」

「啊哈哈哈！」

日南罕见地大声发出笑声。

「当时是打算靠那招撑过去……结果却失败了。」

使尽浑身解数而用了奇妙的招数，却因为得分有两倍以上的差距而败北。

演变成把每天锻炼的差距展现给人看的结果。真的很不甘心。

「以结果来看确实是那样子没错……」

日南朝我这边探出身子。然后她那大大的眼瞳如同宝石一般闪耀。

「不过我吓了一跳。我很开心。」

「哦，喔。」

她那种我不太知道该怎么形容，跟平常不同，不是单纯脸很端正而已，这种实际上真的很那个的模样让我退缩，同时我也暧昧地回应她。

是让人联想到离开游乐园踏上归途的时候开心地说著感想的女孩子吗，重点就是她的模样可爱到了让人败给她的程度。

「有一种那才是nanashi的感觉呢。该说把原本是火力游戏的AttaFami改变成连续技游戏，让价值观大翻转的传说中的男人果然不是盖的吗？」（注11：「火力」在格斗游戏中指的是「攻击力」，火力游戏指的是游戏以攻击力为重，连续技游戏指的游戏是以接连续技为重。）

总觉得日南看起来莫名地兴高采烈，用著充满热情的语调对我超级赞不绝口。让我有够害羞的。

还有，她知道我在AttaFami做过的事情啊？不过也是当然的吧。

「还、还好啦。不过你也做得太露骨了吧？」

「哎呀，你指什么？」

日南挑起眉毛而装傻地笑著。

「采取了那种像要把我们这边的作战全部击溃的方式。」

「呵呵。」她得意地笑著。「可是，那可是你的低级失误喔？」

「咦？」

「星期四。」日南竖起了食指。「你透露出有在帮忙深实实了吧？我是因为那才有所警戒。跟nanashi有所关联的话就得换个做法，这样子。」

「……啊啊。」

我理解她话里的意思。

「既然牵扯到要暂停会议的程度，我想你应该是采取了奇妙的战法。毕竟，对手可是那个nanashi喔？所以，我才把感觉会让拉票很有效率的政见，全部都击溃。」

就像夸耀著自己宝物的小孩子一样，日南用天真无邪的表情说著。

只是以那个LINE为契机而预料到我的战法，就把对策建立到了那种地步吗？

「……真是失敬。」

我由于日南心里对nanashi评价那么高而害羞的同时，也率直地承认败北。

「总而言之！虽然这次我大获全胜到了赢过头的程度，不过感受到了可能性！让我很惊讶！我真的非常开心！所以今后也要确实地精进『人生』。知道没？」

明显地比平常还要兴奋，脸也靠近到极限的日南传过来的压力，还有闪闪发光好像会把人吸进去一样的眼瞳，加上香得不寻常的味道都让我中招的同时，我也「就算你没说我也打算那么做」这样用实话回她。

「回答得很好呢。」日南咳了一声清喉咙。「那么，接下来要讲从现在开始的一个礼拜之内要做的事情了……」

就像这样又回到了平常锻炼的日子。不知道是怀念还是又会很辛苦，我把目光放远。

首先下达的是为了达成『跟女生一起，两人独自出门』这种小小的目标，要在今天之内把麦可·安迪的作品读完一整本，约她一起去看安迪原作的电影，这样子的指令。

根据日南所说，在周末试著调查的结果，涩谷目前也好像有正在放映以前改编自安迪作品的电影的戏院，那样子应该刚刚好。呜呼，就是说前阵子跟日南一起看电影时上的课，要在那里活用就对了。合掌。

「然后，试著思考演讲之后觉得如何？会生出那样子的脚本，就代表你知道逗人笑有多么重要了吧？」

「……算是啦。」

归根究柢来讲，要是对方没有表现出想听下去的态度，不管怎样的提案都无法通过，这种事已经藉由我的人生证明了啊。我觉得要扭转那种情形的东西应该就是『笑意』。

「要跟别人成为恋人，这种事换个方式说，就是『两人对于对方都有强烈的信任感』。建立信赖关系的方式虽然有很多种，不过为了踏出最初的一步，让对方觉得打开心防，听一听这个人的话也没关系的最大武器就是『让人笑出来』喔。」

我虽然理解了这番话的意思，不过思考著这代表她打算赋予我怎样的课题，心情就变得沉重。

「嗯……你想说的事我知道。」

「所以今天的课题是，『让随便一个人笑出来』。」

「……咕呃。果然。」

说起来是很简单，可是日南，那个难度挺高的不是？

＊　＊　＊

然后到了第四节课前的下课时间。我在图书室前面稍微停下脚步，紧张著。约她去看电影。虽然没说要在今天就决定好日程之类的所以很那个，不过就算那样我也有一点顾虑。毕竟约女孩子两个人单独出去，在我人生中可是第一次喔，而且还说可以的话，必须让对方笑出来。

「友崎同学……？」

「哈咿！？」

如同涌泉流水声般的美丽声音从背后叫起我的名字。回头一看就发觉那里有著为了知晓人间事物而隐藏耳朵混进高中的妖精，不对，是菊池同学站在那边。

「呃，你不进去吗……？」

「不、不是。会进去喔，会进去。」

菊池同学用那彷佛细看就会在里头发现回复魔法阵的眼瞳注视著我，让我脸颊发烫的同时，还是进入了图书室。我用了今天早上到现在的下课时间，把之前在看的那本书看完了。因为真的满有趣，所以看的速度很快。

把一边说著「嘿咻」一边拿书的菊池同学身姿误认成天使的同时，我拿了跟之前不同的另一本安迪作品，然后把椅子挪到菊池同学旁边，跟上次比起来又靠近了那么一点点的距离后，坐在她的身边。

像是妖精与人类还有动物们共存著的魔法森林一般，温暖而神秘的气息开始流动。

尽管我也有了想要就这样沉浸在这种气息中的心情，不过课题不做可不行。

「……菊池同学。」

「怎么了呢？」

菊池同学把视线从书上移开，如同跟森林泉水中的鱼儿们互相碰触的少女般的温柔眼神看著我。

「其、其实，有点事。」

我结结巴巴地说话之后，菊池同学就睁大眼睛，又像是松鼠似地把头斜向一边，我不禁看得入神，嘴里的话语又更晚出来。

「……呃。」我回神过来。「有正在上映，安迪作品电影的电影院……」

「涩、涩谷！」

菊池同学对自己的音量之大感到惊讶，脸红起来并且用书把脸遮了一半。

「对、对不起。」

「不、不会。」

只有眼睛没有被书挡住的菊池同学不管怎么想都有点可爱过头了，而且她脸红起来的情形到了连那少许的面积都能看出来红通通的程度，连我都不禁要害羞起来。

「……友崎同学，脸，很红。」

「呃、不，菊池同学才是！」

「……呵呵。」

菊池同学露出似乎十分快乐的表情呼出气来，维持著用书把脸遮起来的样子，目光由下往上向我这边看。太狡猾了那样子太狡猾了。

「呃……安迪作品，我已经看完一本的说，那个，因为很有趣啊，所以我想说也看一看其他几本作品，所以——」

「是……是的！」

或许已经察觉我要说什么的菊池同学，像是很紧张似地回覆。完全被我的紧张传染了啊。

「在、在那之后，要不要一起……看个电影？」

「……嗯。」

虽然菊池同学后来用书把脸整个遮起来了，不过她连用来遮掩的手的指甲都整个红通通的，这样子该怎么说，我觉得很犯规。

＊　＊　＊

放学后。对日南传达跟菊池同学之间发生的事情后，只有得到「就以那种状态进攻下去」这种简单的指示。关于『让随便一个人笑出来』这个课题，我告诉她，算是让菊池同学稍微笑出来啰，之后她回我「嗯，勉强有及格分吧」这样，就解散了。无视我内心的动摇有够冷淡的。就算说她看起来觉得很无聊也不为过。她还对我说了「只是因为这次特别幸运玩到了简单模式而已，千万不要得意忘形。」

话说回来，我每次解散后都是直接回家去，不过日南都是去社团啊。田径社。真努力啊。

所以我也思考了许多事情——打算好好努力。毕竟是跟菊池同学说读完几本安迪作品之后再去看电影，所以就连今天也要尽可能地去读看看。而且下次换教室上课是在后天。时间有限。

到达图书室。窥视内部后，除了图书馆员之外没有人在。原来如此。虽然有想过说不定菊池同学会在，不过放学后看来是很平常地回家去了。

我拿起今天开始看的作品，让眼光落在文字上，开始阅读。

不过说起来，这个人的书，果然很有趣啊。如果没有认识菊池同学的话应该一辈子都没机会拿到的，气氛既充满幻想又硬派的奇幻小说，乍看之下以为门槛很高，不过看一看之后意外地会迷上。

洗练的虚构世界之中，描写著似乎也能对应我们这边世界的常识而莫名有著现实感的一些细节，每一段描写都会让人产生「这个世界会不会真的存在于某个地方」这样的心情。在不会让人感受到法则性的不可思议语言或者世界的规则之中发现少许的规则性的时候，世界就会添上色彩，让人尝到味道。

我觉得这本书非常地棒。时间一溜烟就过去，页面不停翻动。

当我发觉的时候，刚开始阅读时还在前半的厚重书本，已经整本都读完了。真的，非常地有趣。

看一下时钟。喔喔，过了三小时左右，已经快七点了。

我回家之前不经意地靠近窗户，把目光投向操场。从这里也可以俯视操场。然后我吓了一跳。

已经暗下来的操场。直到傍晚的活泼气息已经完全消失，大部分的社团活动应该都已经结束的那片土地上头，有两个人影在移动。

我凝视其中，后来终于发觉到那两个人影的真面目。

是日南，还有深实实。

日南毫不休止地一直做著各种项目的练习，深实实则是在做跳高的助跑跟跳跃的练习，果然也是毫无休止地不停重复著。

只是稍微看一下子，也能知道两人的每个动作都满溢著她们的认真。

深实实那虚无缥渺，有点像是要渐渐消失般的笑脸浮现于脑海。

『所以，我想要赢过她呢。』

这样啊，说得也是啊。毕竟我也是玩家所以能理解，因为不服输所以能理解。

输个不停很讨厌啊。很不甘心啊。

就算是靠意志力硬撑，也是会咬住对手不放啊。

我只是，单纯地从远处眺望那样的情景。

她们两人有时会合作进行同一个项目，有时会各自自由地做著自己的练习，而一直进行下去。

过了一阵子之后，两个不服输的人要好地开始整理操场。我把那个情景看到最后，便隐人耳目地一个人悄悄回家。

＊　＊　＊

「对。深实实练习到那种时间，还是第一次呢。」

隔天早上。对日南问问看昨天练习的事之后，她这样答覆。

「是这样吗？我还以为，她一定是经常那样。」

「不是。毕竟会留到最后一刻的只有我，这种情形一直都是固定的。」

「……哈哈。」

我苦笑出来。她说得像是理所当然一样所以挺可怕的。

「顺带一提，今天的晨练她比我还早到呢。」

「咦？」真的假的，说起来，「你每次都是晨练之后来这里？」

「是那样没错啊。」

真的假的啊。明明呼吸一点紊乱也没有也看不到疲态。

就算是这样好了。这样子的话，就真的表示深实实从昨天起，以选举败北为契机，开始全心全意地努力了。也就是说，她并不想输。

一边思考一边看著日南的脸，发觉她露出了总觉得感受不到以往的自信而深思著什么的表情。

「欸……有一件事，我想问你。」

对日南来说很稀奇地，是在询问别人的语气。

「怎、怎么了？」

我觉得讶异的同时回应她。

「游戏，特别是关于AttaFami，我想你应该也是那样子没错……」

日南就像是在找寻适当的话语，断断续续地说话。

「你想想，看清目标、分析现状、以尝试错误来弥补不足的事物。那么做而往前进的行为就是所谓的『努力』吧？」

「嗯，是没错啊。」

虽然我没有思考过具体到那种地步的定义就是了。

「把那种行为称为努力的时候。反覆地努力，一直，一直向前进的行为。」

日南看透了我的眼睛深处。

「完全没有任何妥协，向前进，持续向前进的行为——」

不知道是不是我多心，日南的眼瞳比平常还要暗淡，而且像是在看著某种我没有办法想像的东西。

「你觉得，那是不好的事情吗？」

——我不太瞭解日南所说的话的意思。正确来说，我知道她讲的是什么意思，不过在「有人会问这样的问题吗？」这个层面上，不瞭解是什么意思。

毕竟那种事情，不可能是不好的事。

「顺带一提，我不觉得那是不好的事。」

「喂。」不是都有答案了吗？「我也不觉得啊。那不可能是不好的事情吧。」

「嗯，就像你所说的一样。」

「什么鬼啊？」

那么别有深意地，把已经有答案的问题拿来问别人吗？这家伙搞什么？

「可是，你想想，会说那样子不好的人，也有不少吧？说是『原原本本』的自己才好，比起改变，更把不做改变视为美德的奇幻作品之类的。」

「为什么你这个人打算跟有够不得了的东西战斗啊。」

到底目标放在哪里啊这家伙。

「不过就算不管那个，也是有其他例子吧？你想想，像绀野绘里香那种人，否定努力，认为努力很逊，而用高高在上的冷淡视线刺著有在努力的人。」

「嗯——」确实是可以理解也有那种人存在。「要说到那个的话，那时的绀野，把一直努力著的中村当成傻瓜的行为，我觉得，果然还是不对的。」

「中村是正确的？」

「嗯，是那样啊。虽然把大家硬留在现场之类的是中村不好就是了。」

日南一边苦笑一边说「那点倒是没错」而点头。

「就算那样，都没在努力的人把一直在努力的人当成傻瓜，不过就是羡慕对方啊。我支持有在努力的那一方……当然，把那种事强压在别人身上就会有问题了。」

开始强制别人也要跟著努力的话，就有可能变成把价值观强压在别人身上了。

「哎呀。那是对我的批判？」

「喂喂，你别搞错啊。我不过就是以自己的意志遵循著你的意见而已，并不是受到你强硬地逼迫。要是我觉得人生是粪作的话马上就会走人啰？」

我一边贼笑一边放话。

「是那样没错呢。」日南也一样笑著。「——不过，用那种单纯的想法没办法解决完善的事情，在『人生』中持续累积努力的话就会发生。我的经验是这样。不过就别想得太深了。我基本上也同意你的做法。」

「……嗯——」

日南的经验啊。应该是没有自己经历看看就不知道的事情吧。

「……无关的话题拖了一段时间呢，那么就来发表今天的课题吧。今天的课题是，接著昨天继续『让随便一个人笑出来』，还有新的『问深实实她的line』喔。」

「喔！喔喔。」

「让人笑这点也是，要比上次做得更确实喔。『呵呵』这种程度的就不算。」

「真的假的啊……」

「对。不过这个说不定有点难，所以没有达成也没关系，就当成要你努力实行的课题了。有在几天内做到的话就可以啰。」

「原来如此。」

几天内吗？

「深实实的课题真要说起来，帮忙选举活动途中没有问就是很大的反省点了，你就马上去做。我没想到你竟然一直没问。」

「抱、抱歉……」实在太没面子了，没有办法反驳。「顺带一提，问的方法是……？」

「啊？那种事情你自己想。」

「咦咦！？日南同学最近课题是不是有点粗糙啊？让人笑出来的做法也是一整个不晓得啊！」

日南叹了气。

「我说啊。这句话我是不太想说。不过你已经通过了那种领域喔。」

「咦？」

「要是现在在这里给你『以这个理由、用这种说法去问LINE』这样的课题的话，你会怎样？有怎样的感觉？」

「……啊。」

这时我察觉了。这样啊。要是连理由跟问法的援助都有的话大概——并不会觉得难到那种地步。只要稍微努力实行就好了。不过，如果是刚遇上这家伙的我的话，就算加上那种援助而出了去问LINE的课题，我想我应该也会觉得办不到。

「课题变得比较难，就相对地代表你已经有所成长。这几个礼拜，你已经变得能够『付诸行动』了。所以，现在已经进入了该培养『靠自己思考的能力』的领域。你可以不要老是追求速食性的诀窍吗？」

虽然冷淡无情，却确实认同著我的成长。不过那会以『课题的变化』这种形式显现，让我莫名地高兴。

「日、日南……」

感动著的时候就被「感觉好恶」还有冰冷的目光划了一刀。咕哈。星期二开始了。

＊　＊　＊

然后我从第一堂课开始到午休，思考了该怎么问深实实她的LINE，不过没有想到好点子。

所以我就忍耐著羞耻，以这种作战上场了。

「……泉。」

「嗯？」

对，不知道的话只要问就好了。而且还是问现充。

「问别人LINE的时候，要用什么理由呢？」

「啊？理由？」

泉摆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模样，发出声音。

「那、那个，对于明明常聊天但是不知道LINE的人，该怎么问……」

把话说到这种地步的我，忍耐不了泉那诧异的视线，说话的声音就变小声了。

不过泉对于我那个对她来说想必很莫名其妙的问题，还是露出了认真思考的模样。

「没有……特别的理由，的说。」

而这样回答。

然后在这一刻，我的脑里窜过电击。

——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啊！

我由于那种想法的逆转而感动，奋发地说了「这、这样啊！谢谢你，泉！」而感谢她，在她「咦？」这样困惑的同时也以『大发现！』这样的主旨对日南用LINE来激辩，然后马上就收到了『会因为那种事兴奋的原因，在于你是沉到谷底的非现充喔』这样的回覆，让我回神过来。看来我是由于思考方式跟别人有落差所以才兴奋的……

不过不管怎样，所谓的没有理由也没差就是很大的进步了。

我重新整理思绪而对要前往食堂的深实实搭话。

「深实实。」

「嗯？喔，友崎！」

深实实用开朗的笑容迎接我。别、别人主动接纳著我……！

「呃，告诉我你的LINE。」

「第一句就这个！？」

深实实把她本来就已经很大的眼睛睁得更加圆滚滚的，看起来很不情愿啊。一搭话马上就这样要求果然很奇怪吧。

「啊，没，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的说……」

我由于平常的习惯，不禁把心里头想的事情原封不动地说出来。

「不，我想应该也是那样啦！友崎头脑明明很好却有天然呆呢。」

天然呆？

我第一次被人那么说喔。虽然我觉得没那回事，头脑也没有说特别好。

「咦，是这样吗？我自己完全没有……」

「我想也是！总觉得呢，感觉你没有办法说谎之类的。」

「啊～」毕竟说谎的重点确实在于临机应变，那我就超不擅长了。「说不定是那样。」

「对吧！要小心坏女人喔？」她就那样把脸靠近我的耳朵。「像我这种的&#9825;」

然后深实实，就对著我的耳朵呼——这样吹气。

「噗哇！？」

「啊，LINE是这个喔！」

看著我的过度反应并且露出像是打从心底开心的表情，深实实同时把QR码显示给我看。这个人，演讲之后是不是对我有点凶恶过头了啊？

「呃——」

毕竟也跟日南还有泉交换过LINE了，说起来只是要读取这个QR码而已，虽然不是现充但也不是机械白痴的我不会在这里失败的。真可惜啊不会发生孤单的人常有的状况！

「哦，有了有了！谢啦——！」

深实实是用『七海深奈实』这样的名字注册。这样看的话，深实实的感觉就更强烈了啊。（注12：原文中深奈实的LINE名字是全部用平假名书写的「ななみみなみ」（读音：Nanami Minami）。而「深实实」的原文为「みみみ」，友崎应该是因为这样，在字面上觉得「みみみ」的感觉更加强烈。）

我觉得就这样讲个「掰啦」而直接离开也没差，不过都难得这样了，我想再多一点对话会比较能累积经验值，所以便继续下去。

「说起来，深实实最近很投入社团活动？」

「嗯？啊啊对对！我非常地努力喔～！而·且·啊！课业上我也很努力呢！哎呀我真是个非常努力的人……选举输掉的分量，不拿回来可不行呢！」

或许是因为教室还有其他人的目光吧，深实实从『选举』开始的音量多少降低了一点而这么说。

「也对。我也会帮你打气。以玩家的身分。」

因为多少谈过这码事了，所以可以说出这样的真心话。

「说得也是呢！谢谢玩家友崎！不过社团活动的事，你是听谁说的？」

「嗯，听日南讲的。」

「……欸——好意外！」

「意外？」

「嗯。葵，讲起来的感觉是怎样？」

感、感觉是怎样？我对于这个问题有点困扰。因为要问她说起来的感觉怎样的话，就是『顺带一提，今天的晨练她比我还早到呢』这种平淡到不行的感觉，所以没办法说。呃、呃——

「要说感觉怎么样……算是满普通的吧。呃，就像平常一样。」

说得不清不楚。因为想不到谎话就模糊地回答，毕竟以我的眼光来看就是跟平常一样。

「啊，真的？原来是这样啊。」

深实实点了点头。我不太知道她问题的意思就是了。

「那我先去食堂啰～！啊，今天友崎吃学校的？」

「不，我今天吃面包。」

「这样啊瞭解！掰啦！」深实实这么说，就咻～地前往食堂。

咦？是约我一起去食堂吗？刚才我不禁困惑而说了原本预定要做的事，不过机会难得，为了经验值一起到食堂吃饭的话说不定反而比较好，我这样想著而觉得后悔。后来窥视食堂里头就发觉跟深实实同一桌的人有中村，让我觉得拒绝她果然是对的。

放学后，对日南报告要到了深实实的LINE，还有『让人笑出来』还没达成而结束会议之后，我又前往了图书室，开始读起别的安迪作品。

每一部作品的世界，都像是完全不同的世界，然而我发觉其实在某些地方散布著共同的要素，愈看就愈被这个人的作品给吸引进去。这就是那样吧。我想要不去理会经验值之类的东西，很平常地跟菊池同学互相聊聊这方面的事啊。

然后我把一本书整个读完，从位子上站起来，靠近窗户俯视著操场。

果然。只有日南跟深实实正在练习。

——真努力呢。

我一个人点了点头，前往教室。今天打从一开始就打算待晚一点，所以把书包放在桌上。我在没有人烟的校舍中一步步地走著。

随著滑动的声音把教室的拉门打开后，看见小玉玉在窗边。喔喔这种情景是第二次。总觉得这孩子在窗边的情况满多的啊。小玉玉很惊讶般地往我这边转过来。

「……友崎？」

「喔喔，抱歉。」

因为吓了她一跳就不禁道了歉。

「没事，不用特别道歉也没关系！」

像平常一样强烈警告人似的语调。

「好、好的。」

我不禁慌张起来。

「今天是怎么了？」小玉玉这么说著的同时，又把身边的位子空出来。

「呃，在图书室看书。」

我摆出好像很习惯的样子同时也紧张著，而到小玉玉的身边并列。

「你喜欢看书啊？」

「嗯——算是吧。该说是最近有办法看吗……」

「嗯——？」

她看起来摸不太清楚我意思的样子。因为我没有说『是为了跟菊池同学去看电影而在看书』所以也没办法。

「小玉玉呢？」我问到这边，自己就察觉到了。「……你一直，在看练习啊？」

「嗯。」

毕竟说过偶尔会看啊。并不是只限小玉。

「……呃。」我惊讶起来，看了时钟。「咦？看到这种时间？」

「不对不是！才不是那样子！我也是社团活动结束，稍微绕过来教室一下。」

「啊，是这么一回事吗？」

原来如此。排球社的活动结束之后过来，看著深实实的练习就对了。

「就是这么一回事。」

然后对话结束了。啊，怎么办，不知道该讲什么东西才好——靠日南同学传授的默背的力量就不会变成这种情形了！虽然我之前都没什么去背可以对小玉玉用的话题，不过我对于前阵子两人在聊的时候几乎都是小玉玉说话的情形做过反省，就把可以拿来跟小玉玉讲的话题也背了起来！请看！

「深实实，很努力呢。」

「是啊。」

哦，对话停住了。不追加弹药发射可不行。

「今天的晨练之类的，好像也比日南还早到啊。」

「咦！这样啊……那件事你从哪听来的？葵？」

「嗯，日南。」

「是在选举之后，没错吧？果然。」

小玉玉面露难色。

「是啊。毕竟深实实，当时是认真地想要赢啊。我觉得她很不甘心。我也，很不甘心。」

「嗯……这样啊。」

喔喔，追加弹药！

「前阵子深实实的『指尖的魔法』是……」

「你好缠人！不管怎样都很在意的话就去问当事人！」

失误了！就不要再拿这个来问小玉玉了吧。呃——还有东西可以追加！

「小玉玉，跟深实实很要好呢。」

小玉玉她「嗯」了一声点头。

「什么时候开始要好的？」

「唔～嗯。」小玉玉稍微思考一下。「一年级的……差不多在第二学期？」

「啊，第一学期没有很要好啊？」

「与其那么说……不如说是因为我朋友很少，所以第一学期没什么跟深深说到话。」

「哦哦……」

又是不知道怎么应对比较好的话语。呃，相关的话题！

「可是为什么，现在会这么地要好呢？」

「我想想喔。」

小玉玉把视线先移向操场，然后又回到我这边之后，像是在恶作剧一般地微笑。

「或许是，因为深深是笨蛋吧？」

「……什么意思？」

我回问她之后，小玉玉就继续把话说下去。

「明明第一学期没说到话，第二学期却被她找到。突然就变得缠我缠得很紧。」

「哦。突然就——」

小玉玉一边把目光放远一边说。

「嗯……每天都捏我的脸颊。」

「总、总觉得想像得到。」

我苦笑出来。

「可是，我不怎么擅长应对那种事，所以就摆出很不高兴的样子给她看。」

「啊哈哈。」那也可以想像得到。

「像是被捏脸颊之后也毫无反应，或者对她瞪回去之类的，虽然做了很多事情但她还是完全没有停下来——深深的说法是，『受到嫌弃的时候又让人更加心痒痒！』」

「哈哈哈！真像她会说的。」我不由得大声地笑出来。

「虽然觉得她是个笨蛋啊～但也托她的福渐渐增加了朋友，在教室里待起来的感觉也更自在了。」

「……哦。」

总觉得，这故事不错啊。

「所以，我觉得擅长跟别人拉近关系的人很厉害啊。觉得可以自然地把我跟其他人也卷进去，让我有点憧憬……不过葵那个时候啊——」

讲到这里而出现了那家伙吗？我说了「日南吗」之后，小玉玉就点头。

「她突然搭话过来。因为之前不同班所以那时是第一次说上话就是了。很普通地稍微聊了一下之后啊，她突然对我说『被深深缠上的女生，是小花火？』」

虽然我觉得日南不会用深深这称呼，不过没办法跟小玉玉说所以无可奈何。

「真突然呢。」

「葵的说法是，深深来缠我之前啊，有去找她谘询呢。」

「谘询？」

「嗯。说是『有个没有融入班上的女生的说，你觉得要怎么做才比较好？』这样。」

「哦……」我惊讶了。

「然后啊，葵就回答『可是，说不定只是不想融入人群里头啊？』的样子。」

「嗯，说得也对啊。」

我觉得无论如何都要融入人群的做法并不是正义。

「可是深深她没有让步。说是『我觉得那个女生不是那样』，还有讲说『我觉得她想要融入人群，只是因为笨拙所以没办法好好地融入而已』这样。」

「这样子啊？」

实际上的情形不知道是怎样呢。

「而且啊。我……确实是那样子。因为跟人起冲突的情形很多，该说我一直不太想跟其他人有所关联吗……是觉得害怕，所以闪躲著呢。可是，我也不是觉得不需要朋友，之前也有在想我应该怎么做才好。所以，她说中了。」

「欸……不知道，她怎么发觉的呢。」

「到底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可是因为她那样，葵就说了『那我觉得每天都对她多说一点话就可以了！』」

小玉玉像是很傻眼又像是很高兴一样地这么说。

「……也就是说。」

「就因为那样，而突然每天每天都来捏我的脸颊喔！？做法也太奇怪了！」

小玉玉充满气势地用力指向操场上的深实实这么说道。

「哈哈哈哈。真像深实实会做的啊。究竟是靠气势行动还是该说做法太粗糙了呢。」

「就是那样！是个笨蛋吧！？」小玉玉看起来很开心。「可是啊。葵说『千万不能跟深深说你听我讲过这件事喔。』」

「咦，是这样吗。为什么呢？」

「说是深深会害羞。她对我说要让深深表现得帅一点。」

「喔喔。怎么说，还真体贴啊。」

我不禁感动起来。明明是日南却挺有人情味的。

「可是葵她，是希望让我知道，深深她那样每天都来缠我，是为了我才会那么做的。因为深深她，真的是个笨蛋，所以才那样。」

「原来……是那样啊。」

日南，那家伙，也有不错的地方嘛。

「然后啊。这件事，是后来过了一阵子之后，我对深深问问看的。我问她『为什么那个时候，缠我缠得那么紧呢？』」

「嗯。」

深实实她，是怎么回答的呢。

「问了之后啊，她就回答说『因为我超喜欢可爱的东西啊！』，还有『不每天摸一摸那个柔软的脸颊的话戒断症状就……！』之类的呢。明明实际上，就是要来帮我的说。」

「……嗯。」

「托她的福现在我也会被咬耳垂，她还会说『我非常满足！』之类的。还会笑得很夸张。」

「……这样啊。」

我感觉著胸口涌起的东西的同时，回以附和。

「就像这样，明明我都知道全部的真相了，她还是装成什么都没有做的样子。明明摆出一副很开朗的模样，却每次都来帮我。所以啊，我就，装成全部都不知道的样子给她看。」

我把话留在心里而沉默。原来是这样。发生过那种事情啊。

后来小玉玉她露出了可以从她稚幼的风貌感受到落差似的，令人感觉到母性的柔和微笑，这么说。

「对不对？深深她，是个笨蛋吧？」

＊　＊　＊

「今天的小玉比平常还要咸！」

「不要擅自比较别人的味道！」

然后我跟小玉玉，在日南跟深实实做完练习、开始整理操场的时候过去会合，一起帮忙她们整理。然后就那样变成了四个人一起回去的情形。

「啊……！也就是说，平常是社团活动结束所以刚流汗，可是现在已经过了一阵子，盐味受到了凝聚……！」

「好恶心！别推理多余的事情！」

两人打打闹闹的样子就跟平常一样。

没有理会眼前的百合园，日南到我的身旁并列，对我搭话。

「友崎同学怎么会耗到这个时间呢？有加入社团吗？」

日南正在说『如果状况有什么变化的话就给我报告』。

「因为有稍微想看的书就待在图书室啊——看完之后回教室时小玉玉也在，就问了一些想问的事情之类的，聊了一阵子啰。」

我回答『菊池同学的课题那方面有所进展。教室有小玉玉在，所以就实行把话题背起来的实践篇，算是可以进行对话』。

「这样子啊！」

日南说了『报告辛苦了。今天你的脸也让人觉得不舒服呢』。没这么说。我干么擅自翻译成对自己很严格的话啊。

「小玉同学，我瞭解了。这件事我道歉。那么今天一定要让我轻轻咬一下手肘的部分……」

「真缠人！不懂你什么意思！」

日南听见了那种莫名其妙到不行的要求，就从深实实的头上用力敲了下去。

「好了深实实，差不多该停下来了。」

「遵命，上校！」

深实实迅速地敬礼。

「真是的……深深到底什么时候才会静下来啊！」

「嗯～」深实实露出认真的表情。「差不多到就职的时候吧？」

「意外地踏实！？」

日南很快地吐槽。

……还真是投合啊。不过，这是当然的吧。

这三个人之间，有著就像小玉玉说给我听的，非常强韧的牵绊啊。

我一边想著希望她们可以一直都是这样子，还有感情要好的女孩子真的很棒之类的事，一边眺望著这样的光景。明明是一起踏上归途却投以局外人的目光。我这种行为想必很不好吧。

「那这样子如何呢！我就先把腿窝给你……」

「没兴趣！」

不过像这样被小玉玉严厉警告的深实实，每次都是大大地张嘴哇哈哈哈笑出来，看起来很幸福。那在我的眼里看来，只是完全没有虚假的纯粹的笑脸，而我也擅自想著，像这样为了守护可以开心地笑出来的居身之所，深实实真的很努力啊，这一类的事情。

——可是隔天，深实实的样子有点改变了。

「啊，呃，抱歉！虽然没有睡觉可是意识飞走了！虽然没有睡觉！」

教室微微传出笑声。

「啊——知道了知道了！那就换下一个吧～呃……」

「抱歉！」

现在是第三节课。老师指定她回答问题，然而深实实明显是坐著睡著了。虽然我跟她同班也才三个月，不过从来没有深实实上课睡著过的记忆。而且，刚才那样子，已经是今天的第三次了。

不过说到这又如何了嘛，总觉得，我能想得到她会这样子的原因。

「……呼。」

视线移过去之后，就看见了皱起一张脸，像是为了专注起来而呼气的深实实在那边。

上课结束，小玉玉过去对深实实搭话。

「深深没事吗？」

深实实笑著拍了胸口。

「没啦——！昨天看了不能这样使唤小鬼的DVD就停不下来了啊～！几乎没有睡就来了！说真的很困！有够困的！七海，OUT～！」（注13：「不能这样使唤小鬼」原文为「ガキ使」，即日本搞笑综艺节目《ダウンタウンのガキの使いやあらへんで》的简称。节目中很有名的一个单元为「不准笑系列」，在录制该单元时无论发生什么状况，上通告的来宾都不能笑，如果笑了就会受到惩罚，而且会被主持人叫名字讲「OUT～！」）

「不是说这个。你没事吗？」

小玉玉比起平常更加地严厉，用真的有点可怕的语调这么说。

「并不是没事！希望打个屁股把我的睡意赶走！」

「深深？」

小玉玉瞪了深实实。

「……不过除此之外，都没事。」

「我知道了，没事喔？」

小玉玉这么说，就离开了教室。深实实很困扰似地笑了。

顶多也就是『没事』这样子。那么，就算我问了应该也没用吧。

不过，小玉玉离开教室的时候我稍微看到的，看起来很不安的侧脸，果然令人有点在意。

＊　＊　＊

「不知道是怎么了呢……七海同学。」

第四节课之前的下课时间。今天是星期三，所以就像平常一样来了图书室。菊池同学很稀奇地积极搭话过来。是会在意那种事情的人啊，这个女生。

「对啊……样子挺奇怪的呢。」

「非常少见呢。」

上课睡著对于学生来说虽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话题，不过就算那样想，样子还是有点奇怪。

说白了，我心里有底。

「因为她最近，社团活动好像很努力。」

连续两天都留到最后，连续三天做不习惯的晨练。

「……原来是那样啊。」

菊池同学很担心似地把目光垂低。

「我觉得……是拚过头了。」

根据今天早上的会议所听到的，深实实今天的晨练，好像也是比日南还早到的样子。

从操场整理过后的练习痕迹来判断，看来并不是真的在非常非常早的时间就到了。差距想必是几十分钟这样。

顺带一提，早上日南出给我的课题是，决定跟菊池同学去看电影的日程。但总觉得现在已经不是能做那种事的感觉了啊。

「……原因是，学生会选举吧？」

「唔～嗯。」我烦恼著。「……契机，应该是那个吧。」

菊池同学的视线维持在桌上游移。

「日南同学她……」

「咦？」

菊池同学的嘴里竟然出现日南的名字，真罕见。而且还是在这种时间点。

是不是因为是深实实在选举中的对手呢。

「日南同学她……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呃，怎样的人，是指？」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就算提到学生会选举的话题，但问她是怎样的人，是什么意思啊？

「啊，对不起……我以前就觉得她是很厉害的人而很在意……毕竟你们两个人之前一起来店里，我想你们是不是很要好。」

「啊啊。」这样啊，的确是这样。「怎样的人吗？我所知道的是……」

我整理著自己所知道的事情而烦恼著。

有完美主义、是个玩家、不服输、嘴巴很坏、是很努力的人，也是很有自信的人……

这些里面可以拿来讲的就是。

「嗯——有完美主义，又很努力的人，差不多就这样吧。」

「是这样子啊……」菊池同学又烦恼起来。「那么……」

「那么？」

菊池同学的视线笔直地朝向我这边。

「——为什么，她是一个有完美主义，又很努力的人呢？」

我一瞬间，没有话可以回她。

「……呃，呃呃。」

我并没有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

「啊，不，对不起！你应该……不知道吧，那种事情。」

「唔，嗯。」

菊池同学像是要告一段落并且开启新的话题而吸气。

「七海同学，应该是正在跟日南同学竞争……没有错吧？」

「呃，大致上是那样没错，不过你怎么知道？」

然后菊池同学就把眼光投向桌上那本阖起来的书，像是很困扰一般地回答。

「虽然，并不是我真的瞭解……不过有想像。」

「想像？」

像是在看小说的时候，想像登场人物的心情那样吗？

「这个人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之类的，我非常地在意。」

「呃，像是行动的理由，或者动机那些？」

「嗯。」菊池同学点头。「大致上，我都会自然而然地想像起来。当然，我想我搞错的情形比较多就是了……是妄想呢。」

菊池同学带著有所顾虑的感觉而边笑边说。

「是这样啊？」

「毕、毕竟……我有，在写小说……」

菊池同学脸红起来而低头。

「啊，对、对喔！的、的确！所以那方面很重要吧！」

我拚命地圆场。菊池同学让表情紧绷。

「……可是，日南同学的动机，我不瞭解。」

「日南的……动机。」

菊池同学像是尴尬般地把目光朝下那么说。

可是，仔细想想，我也不瞭解。日南葵一直是以第一名为目标。我一直都觉得她就是那种人，思考的时候多少把那种习性当成了前提——那么做的理由吗？

「跟不瞭解动机是什么的对手互相竞争，我想是非常难受的事情。因为，看不见终点。」

「看不见终点……」

我听了她这么说，就试著想像看看。

看不见终点的竞争。那确实就像跟看不见体力底限的怪兽进行持久战一样的行为啊。到底要努力到什么地步才行？到底对手的极限在哪里，说起来对手真的有极限吗？就是因为不晓得那一切，才那么可怕。

「……所以，七海同学她也是。」

「很难熬……的意思吗？」

今天令人十分感受到人性的菊池同学的话语，让我不禁又思考起许多事情。

＊　＊　＊

「抱歉，菊池同学的课题，没有办法达成。」

当天的放学后。日南皱起了眉头。

「……我并不是打算出给你难到那种地步的课题的说。」

日南露骨地以不高兴的表情这么说。课题本身的确是想做的话就能达成的吧。不过我对她说明，因为对话变成了深实实的话题，而不是那种『气氛』了。当然，关于日南的事我就模糊地隐瞒起来了。

「原来如此……确实，变成有点不太好的情况了呢。」

「对吧。深实实，有点勉强自己了。」

在那之后我也想了不少，不过她大概不只社团活动是那样。

毕竟社团活动拉长，相对地也会影响到课业，我觉得她在那方面也在勉强自己。

「对。可是……不，真是这样吗？深实实就这样持续配合我的练习的话，说不定会造成一点问题。可是，毕竟是她在某个点停下来的话，就可以结束的事情……」

「我想……也是啊。」

目前，的确还是深实实有点勉强自己，罕见地在上课时睡著了，就这样而已。就算把事态看得太严重也无济于事。

「我也会，婉转地对她说一下……虽然做得到的事情，真的很有限就是了。」

日南把目光向下。

「说得也是啊。」

「因为某个层面上——我，就是原因呢。」

「那种说法……」

日南果然也知道。知道为什么深实实最近会开始拚成那样。不过，那个日南是不可能不知道的吧。

「……考量到各种思绪像这样子错开的话，会导致『上课睡著』这种程度的不良结果，观察情况应该才是上策呢。」

「说得是没错啦……我也是那么想。」

「总之，就尽量做自己能做到的事情，剩下的就交给当事人吧。」

「啊啊，也对。」

流淌著有点浑浊的气氛。

「可是。」

日南像要切开那种气氛一般地说出话来。

「以你身处的立场来看，说不定她可以跟你谘询一番。」

「咦？」

日南以认真的表情，盯著我不放。

「好好地思考那方面的事情，说不定也是一个课题呢。」

然后在会议结束之后。我在图书室读著安迪作品，但后来还是变成装成看书的样子，而专注于思考各式各样的事情。

关于深实实、关于小玉玉、关于日南对我讲的事情。

现在我所怀抱的不安，是朦胧得不知道关于什么，也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思考才好的不安。毕竟甚至会有一到明天深实实就像什么都没发生，然后一切就结束的可能性，只是那样子的轻微事态。所以，我心里要自己不要想得太过头，可是，我还是在思考。日南所说的『以你身处的立场来看』。我觉得那番话在解决这个问题的层面上，还有经验值的层面上，都会派上用场。而且，她都说了那是课题了啊。所以我不是想要多管闲事之类的，我有思考那件事的理由。

后来时间经过，差不多到了日南跟深实实之外的社团活动结束的时间。我想说小玉玉差不多已经过去了吧，而前往了教室。

「……友崎，今天也来了啊？」

已经先到的小玉玉，对把门打开的我搭话。

「喔喔。」

小玉玉的眼光朝向窗外。

「深深，有点在勉强。」

「果然是那样啊。」

「是不是因为不想输呢……因为葵，在我们学校的田径社几乎所有的项目，都拿了第一的样子。」

「啊哈哈……这样啊。」

果然很可怕啊，那家伙。

「这种时候，该怎么做才好呢？」

小玉玉她露出真的很迷惘的模样提问。

「到底该怎么做，才好呢？」

我不知道答案，几乎只能像鹦鹉那样回应。

「是阻止她比较好，还是不要阻止她比较好呢？」

「啊啊……」

这样啊，这时我发觉了。

「要她不要勉强比较好，还是让她能努力到极限比较好呢？」

「……不知道哪个才好呢。」那是，身为人生新手的我来说不可能理解的难题。

「果然像那样上课睡著之类的，是因为练习过头了吧。」

「嗯。绝对是那样。现在也是在练习，勉强著自己。怎么看都是。」

「这样啊……」

进行著这样的会话同时，我跟小玉玉眺望著外头。

深实实今天也是一直陪著日南练习到最后。

尽管体力确实地减少，还是继续配合努力之鬼·日南葵的行程。我觉得那是十分应该尊敬的行为，也是该去尊重的行为。

可是，那样的行为里头也存在著，就算现在撑得下去，总有一天某个地方的齿轮会失控般的，那种朦胧的疙瘩。

然后我跟小玉玉前往操场，又帮忙她们整理，会合之后四个人一起离开学校。

那是，像平常一样感觉很开朗的气氛。

从离学校最近的车站开始要分成两路，只有日南是反方向。变成三个人之后，深实实也是像平常一样地开朗地说著话。然后因为我跟深实实离家最近的车站都是北与野，就一起下车了。

「哎呀——！到了晚上又很凉快呢！」

明明白天差不多已经变长了，太阳却完全下山而到了晚上。因为你们两个人，一直练习到那种时间了啊。

「是啊。」

我不禁回以不怎么在乎的回覆。

「怎么了～？便秘吗～？」

深实实的状态实在太平常了，要是没有小玉玉或者日南说过的话，我应该不会觉得她是装出很有精神的样子吧。

不过，我已经决定了要在现在问她看看。

「我说啊。」

「……嗯？」

深实实敏感地感受到我的紧张，露出了像是有点做好准备的样子。

「只有一件事啊。」

「什么？」

我很快地吸了一口气，坚决地把话给吐了出来。

「我以怀有想要赢过日南的想法，一起战斗过的同伴身分而想要问你。」

这一句话，是参考了日南所说的，我放学后花了好几个小时思考过后的王牌。

我觉得要是这招没有起作用，我就没有办法再踏进这个问题了。

「……什么？」

深实实用比平常还要认真的语调这么说。

我努力地直视她的脸，同时开口。

「果然现在……还是，想要赢过日南，而一直在勉强？」

深实实的表情显露难色。然后像是不甘心一样，「哈啊」一声叹了口气。

「说是一起战斗过的伙伴之类的有点狡猾呢～友崎！那样子，不就不能说谎了嘛。」

深实实多少有点伤心的样子，而咯咯咯笑著。

「这就是说，果然有？」

「唔～嗯。」深实实困扰地笑出来，迷惘了一阵子。「并没有勉强喔。不，应该变成有在勉强了吧？可是应该说，就算那样也是有好好考虑才这么做的吗。」

「有好好考虑？」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嗯——我想想。的确，算是挺难熬的呢。身体状况跟精神状态上都是。可是这该怎么说呢……友崎你应该可以理解，所以我会说就是了。」

「……嗯。」

对于那番话，我把想要做出「不不不我这种人只是个单纯的非现充喔」这种逃跑用的谦逊心情用力压抑下来，而静静地点头。

「虽然痛苦到现在会想要马上停下来的程度，不过，要是在这里停下来的话大概会更痛苦吧。」

我倒抽了一口气。

深实实以像是做好了觉悟一般的坚强视线，看著我这边。

「——这样啊。」

我没有办法再多说任何话。

那是，就连对小玉玉也隐瞒著的真心话。

深实实她现在，到了已经想要停下来的程度，真的痛苦到不行了。

可是更重要的是——如果在这个时候放弃而输下去的情形会更加痛苦。

深实实她，就是这么说的。

「嗯……就是，这样呢。」

是那样的话，就已经完全没有可以从我嘴里说出来的东西了。

在途中停止努力，而在后来输掉的痛苦我也晓得。

所以，我能做的只有单纯地沉默。

我不可能，nanashi不可能，去否定她那样子的行为。

「那么……」

我听见了，一直停留在第二名的深实实的思绪。

毕竟也理解著中途停下来的痛苦，也看见了像是要逐渐消失一般的笑脸。

也知道了，憧憬著特别的存在，为了让自己也变得特别而想要努力的那种思绪。

这样的话，对于那一切，我觉得身为不服输的玩家，只能尊重而已。

「那么……加油吧。」

我可不是会阻止不服输的人为了更高的目标而全心全意努力，看风向到那种地步的人。

要她不要勉强比较好，还是让她努力到极限才比较好呢？

玩家以玩家的身分，给予不服输的人的答案，只有一个而已。

比我更早一步，把选举输掉的份，给扳回一城吧。

＊　＊　＊

星期四。第二服装室。

「看起来比昨天……还更加疲惫的样子呢。」

日南对我报告深实实晨练时的模样。

「这样吗……」

可是我知道深实实的想法，而置身支持她的立场。深实实是认真的。她停下来的话还比较痛苦。这样的话，我希望她彻底做下去。虽然我当然不希望她勉强……

「大概……几乎都没有睡。会不会是回到家之后，也有在做什么自发的练习呢。这样下去……我觉得接近极限了。」

「嗯，说不定……有做到那种程度啊。」

我点了头。我微微地有感受到那样。不只是社团活动，课业也是，深实实一直想要赢过日南。搞不好，社团活动的自发练习，还有为了打倒日南而读书，她两者都有在做也说不定。不，以那样的认真度来看，她大概有做到那种程度。

「可以的话是想在她倒下去之前说服她，可是就算我说了也是反效果……」

「也是啦。」

被正好就是想要赢过的对手劝说要停下来也没用吧。日南按著额头。

「你，有没有可以说服她停下来的自信？」

日南紧紧盯著我的眼睛这么说道。是不是代表著我办得到的话，就希望我去做呢？

我一瞬间不知道该怎么做而迷惘，就结果来说，我老实地说了出来。

「我——想要尊重，深实实想要努力下去的想法。」

日南把眼睛睁得圆滚滚的而僵硬了几秒，短暂地说了「……这样啊」，而把目光别开。

我有著，身为『玩家』做出这个决断是正确的，这样的自信。

可是我自己也因为不确定那对人生这款游戏来说算不算正确，而觉得不安。

以菊池同学的说法解释就是『动机』。我一直觉得不知道动机的话，就没有办法导出那个答案。

「欸，日南。」

「……什么？」

日南用似乎带有警戒感的话语回我。

「深实实她，为什么那么地执著在你身上啊？」

承受我的话语，日南思考似地一瞬间让视线游移在半空中，后来终于开了口。

「……国中的时候，在县大赛啊。让深实实读的国中输掉的，是我。」

「咦？」

如果那是真的的话，我觉得是跟这个缠绕在深实实身上的问题有关的重大关键点。

「可是这并不是我该讲的话题。所以如果你在意的话……去问其他的人。」

日南只说了这些就把话打住。嘴巴紧紧地闭成一字形。

可是，紧紧盯著我的那双眼睛并不是拒绝我的那种感觉，看起来反而是多少带著期待的样子，这样的话——我觉得，我就是该做下去吧。

＊　＊　＊

教室。我这一天，一直为了自己给予自己的课题而奋斗著。

为什么深实实会执著于日南，为什么她会努力到那种地步，我想知道。

如此这般，我先询问讲到深实实的事情就应该最先找的人，也就是小玉玉，她是说「国中时的事情我不太晓得呢——」这样子。小玉玉不知道的话，当成深实实从高中开始交的朋友全部都不知道应该可以吧。

既然这样，我就直接「你认识跟深实实读同一所国中的人吗？可以的话，最好是同个社团的人」这样问小玉玉看看。然后她说了「虽然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社团，同一所国中的我记得是……」并且举出了几个人的名字。几个男生跟女生。理所当然地，那些人之中没有我的朋友。要说原因是什么的话，归根究柢是我几乎没有朋友。

然后这时得到了意外的资讯。

「深深，国中的时候好像是篮球社喔。」

「咦？是这样啊。」

小玉玉讲得很顺的这个资讯。嗯，虽然没有直接的进展，也是令人在意的资讯。也就是说日南以前也是篮球社的吧？有点意外。

那么变成这种情形的话。为了问出跟深实实同样国中时代的社团情形，就必须掌握谁以前有加入女子篮球社才可以。

……这样的话，也只能实际去问了啊。

那么就来问话收集资讯吧！虽然会紧张，不过跟至今受过的斯巴达对待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

午休。

我尽可能对屁股施力，挺胸行走，靠近一个女生。

「那、那个——松下同学。」

「……呃——友，崎同学？」

思考著我的名字而回应的同班女生，松下同学。黑发妹妹头加上看起来清纯的外表，她坐在椅子上整理著笔记本跟文具。小玉玉的说法是她跟深实实读同一所国中。印象中的确常常看到她跟深实实交谈。

「有一点事情，想要问你……」

我尽可能让嘴角上扬的样子自然一点，用著开门见山的语调这么说。

「嗯，什么事？」

不知道是不是尽可能让人不会觉得不舒服而说话的成果所致，她意外平常地回覆我。只是得到很平常的回覆就会开心，这种自我评价的低劣也不是现在才开始的。

「呃。松下同学，跟深实实是同一所国中的吗？」

「……？嗯，是这样没错。」

「啊，那么，你知不知道有谁，那时跟深实实一样是篮球社的？」

我想办法不大舌头就说完预先思考过的台词，等待著回答。

「呃……不知道有没有耶。」

「啊——没有吗？」

这样的话，这个课题就会突然受挫就是了。

「啊，等一下！可是应该……应该有个学妹才对！跟深实实很要好的……」

学妹？跟深实实很要好？我这时突然想了起来。

「呃，该不会……你是说，山下学妹？」

「啊，对，就是那个女生！山下学妹！有演讲的女生！国中的时候有当深实实的小弟！」

「小弟……」

对于不怎么现代的词语有点惊讶的同时，也觉得如果是深实实的话应该会说「你今天开始就是我的小弟！」之类的话来胡闹所以就接受了。然后这时我回想起来。话说深实实曾提过，她跟山下学妹国中开始就认识了啊。

「这样啊，谢谢！」

「啊，就这样？不客气。」

我抄了泉那种感觉轻快的语调传达感谢的同时，离开了教室。

「啊啊，前几天辛苦了！你是友崎学长吧！」

一年级的教室前面。山下学妹在我找她出来之后用气势不错的语气回应。我觉得明明只打过一次招呼却牢牢记住名字，表现了她性格的直率。附带一提，在并列著一年级教室的走廊上走来走去，看见一间教室里头有著山下学妹的身影，后来到搭话之间花了五分钟以上的过程，已经是我想要忘记的回忆。我对不认识的低年级学生说话的时候，「那、那个，可以麻烦帮我请山下学妹出来吗？」这样子用了敬语。

「啊，呃——选举的时候辛苦了。」

姑且就用这种，像她那样的寒暄开始看看。现学现卖。

「学长才辛苦了呢！深实实学姊，很厉害呢！」

「啊——呃，没错呢！」

刚才山下学妹的说法，想必是指那个临场演出很厉害的意思吧。我暧昧地模糊话语，同时回以肯定。

「那么，今天有什么事吗！」

山下学妹以像是「如果有什么地方能帮上忙的话尽管说！」的笑容说话。

我打算好好地依赖她所说的话。

「那个啊……我想知道，深实实跟日南国中的时候关系是怎样的。」

山下学妹做出了「啥啊」这种搞不清楚状况的回应，然后说了「呃，那是指哪方面？」

啊，对喔。我忘了。就是所谓的「为什么要问那种事情」的意思吧。她会回我「为什么？」也是理所当然的啊。我忘了准备好理由再过来，可是也没办法马上就说个巧妙的理由，所以——

「啊啊，没有啦，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了……」

山下学妹一瞬间目瞪口呆地注视著我，后来像是搞懂了我在想什么一样而咿嘻嘻地笑出来。

「啊啊——！原来如此！是那么一回事呢！毕竟也帮忙了选举了啊！就交给我吧！因为篮球社时代的学姊的事情，我可是最清楚的！」

「咦？啊，这样啊？嗯。帮了大忙。」

我虽然搞不懂不知道为什么点了点头、同时露出满意笑容看著我的山下学妹表情的意思，不过可以从自负『最清楚』的学妹那边打听详情可是大功一件喔。

「深实实学姊跟日南学姊呢……」

像这样起头讲出来的内容，是这个样子的。

深实实在国中的时候，一年级开始就以篮球社先发的身分担任王牌球员，每年都把社团带到县大赛。然而实际上，社团是深实实在独挑大梁，她跟其他先发之间的努力分量差距说真的实在太明显，是无论谁都看得出来的程度。顺带一提，山下学妹是憧憬著深实实，但因为对于球技没有自信，而以经理的身分加入社团的样子。

「可是，深实实学姊，有点……该说被孤立吗？因为只有她一个人拚命地练习……」

据说当时是没有露骨的霸凌或者视而不见之类的，却常常听见『那家伙是怎样？是不是没看气氛啊？』『故意讽刺我们？』这种私下说的坏话。

「也有过觉得是不是这么努力的自己很奇怪，而悲哀地笑著的时期。」

据说在大赛中输掉之后，大家还是说著『能撑到县大赛很棒』之类的话互相赞扬各自的活跃，深实实虽然也配合她们笑著，但是内心充满了不甘。

那份思绪只有对山下学妹表明而已。

『目标的差别』这种社团内价值观的庞大差距，只有对深实实造成温差。

我的眼里浮现出夸张地笑著的同时，表面上是配合著周遭，而在背后努力的深实实身影。

「可是深实实学姊，好像是在三年级时的大赛看到了日南学姊，才想说要努力的样子。」

这时出现了日南。

不知道为什么一年级跟二年级的时候并没有成为先发，不过在深实实跟日南三年级的时期，身为队中超级王牌的日南非常地活跃。似乎是直到前一年都几乎没有名气的学校一口气冲到了全国第二的样子。啊，不是第一名啊？会这样想是因为那家伙非常厉害吧。

「而且，那个日南学姊的队伍也是……嗯，就她独挑大梁。」

独挑大梁而拉著整个球队的王牌。就那个层面上，日南跟深实实的境遇很类似。

可是，两边都一样是在县大赛出场的学校。就像日南也说过的一样，深实实是运气不好……

「深实实学姊，三年级的大赛……输给了日南学姊的学校。国中的最后一场大赛，就在那时结束了呢。虽然实质上是王牌对决，可是那已经是不小的分数差距……那样子，深实实学姊当然非常地不甘心，可是比起那个……」

输给日南的队伍时。最后的大赛，就跟前一年一样『停在县大赛』而结束的时候。

留下印象的，是深实实以外的球员，又说著『今年也能撑到县赛太好了！』或者『已经使出浑身解数了！』之类的话的样子。

而且深实实她，就只有那个时候，没有配合其他人说的话。

「经过刚才的比赛，你们还不晓得吗？刚才让我们输掉的同样年纪的女孩子，是花了多少的努力，你们不晓得吗……当时深实实学姊好像是这么想的。」

深实实在那时，似乎是第一次对大家表明自己的想法。「一点都不好喔。就县大赛而已，还不够」这样。不想输，之前就不想输，她表明了这种全心全意的想法。

然而，其他球员对那样真心话的回应是，「我知道深奈实一直有在努力，不过到县大赛很厉害了喔。」「已经有十分不错的结果啰。」「连续三次喔！」这一类的话语。

「……听了那些话的深实实学姊，好像觉得已经不管怎样都没差了。就说『嗯，说得也是。很不错了！』，又随便地配合其他人说话的样子。」

无论说什么都没办法让其他人理解。所以就不再期待了。

据说深实实就是像那样子落下泪来。

「可是在那之后，跟那个日南学姊偶然进了同一所高中。我想她是觉得，只有日南学姊可以理解她那样的心情，之类的。毕竟我也是这么想！」

「这样啊……」我一边思考著，一边深深地点头。「嗯，是很好的参考。谢谢你。」

我尽我所能一边看著山下学妹的眼睛一边这么说。

孤独地战斗著的国中时代。可是进入高中，有了可以互相理解价值观的对手。有了可以竞争的对手。所以不想输，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清不楚的同时，我有这种感觉。

所以，该怎么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我有那么一点点头绪了。

「我会害羞所以不要这样子看我啦！深实实学姊的事情，就麻烦你了喔！感谢学长的聆听！」

「咦？哈哈……嗯，我才要谢谢你。」

听她说了会害羞之类的神秘的场面话，我还是对她回礼而回去教室。

然后到了放学后。我在图书室里思考著。虽然没办法夸张到说我理解了深实实的所有想法，不过就算那样，我果然还是想要帮深实实加油打气。

接著到了太阳下山的时候。透过窗户往下看，就看到像平常那样只有两个人练习到很晚的画面。

——深实实就像那样子配合著日南而持续努力，也加上了放假的周六日自发练习之类的，而经过了一个礼拜。

＊　＊　＊

因为还挂念著深实实的事，所以自然而然地没有那种气氛，没办法决定跟菊池同学看电影日程的星期一跟星期三再次过去，又到了星期四。

虽然从日南那边接到了继续『让随便一个人笑出来』这样的课题，不过从隔了一周还没有提出新的课题这点来判断，应该是以深实实的问题发展情况来看，不进行课题也没关系的那种『气氛』吧。

而且，当事人深实实，变成了非常糟的状态。

脚步明显地不太稳，讲话也没那么有力。上课当然也有睡著。

明明之前都还可以用「没问题」应付下去，却没有逃过小玉玉「欸，说老实话，很累吧？」这种追问，到了会说出「嗯，说不定感觉有点累」的程度。虽然就像平常一样会做些蠢蠢的事情，不过该怎么说，疲态很明显。

我想要帮深实实加油打气，但果然还是有点担心了起来。这样的话，小玉玉担心的程度想必比我更高吧。

不过在这一天的放学后，发生了想都没有想过的偶然。

放学后跟日南开的会议，也是确认今天深实实的状态之类的就结束，我回到教室思考著今后该怎么做的时候。

「今年梅雨真久耶～」。

泉拿著书包做著社团活动的准备，同时不经意地对我搭话。

「咦？」我从窗户往外看。「……下、下雨？」

「这样让人懒得动呢～毕竟发型都会塌掉。雨在回家前下完的话没差就是了。啊，我先走啰！」

泉开朗地挥手而前往体育馆。

——雨。

七月也刚好到了下旬，不过现在还有梅雨。虽然我觉得连小玉玉说了都没办法阻止的话，就没有任何情况能停止深实实的练习，不过，还有天候。

靠近窗户看看之后，发觉虽然没有到暴雨的程度，不过雨势还是挺强的，至少在这里可以看到的操场范围内，每个运动系社团都没有进行练习。

眺望外头一阵子之后环顾教室，没有看见深实实。因为是会议过后，所以日南当然不在。小玉玉——她在。她出了教室到阳台那边确认天候。

「下雨了呢。」

我搭话过去后，小玉玉带著复杂的表情回过头来。

「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很好呢。」

看来是不知道该把自己的感情往哪里放而迷惘的样子。

「不知道呢。可是，这种天候的话日南也没办法练习……也就是说，深实实就算休息，也不会拉开差距。」

「啊，对喔。的确是这样！没办法造成差距的话，深深还能休息就是赚到了吧？」

「……是啊。」

实际上，我觉得是在非常好的时间点下起了雨。深实实也是差不多到了极限的那种感觉，这样子的话就算没办法练习也是无可奈何的，在我想著这一类事情的时候。

「欸……那个。」

小玉玉发出焦急似的声音。仔细一看，她正指著操场。

我把目光朝向那个方向。

「……真的假的。」

田径操场上，有一个套了雨衣，让人觉得是女性的人影。

而且那个人影，开始做起田径的练习。这代表——

「那是……」

小玉玉漏出很担心的声音。

可是，看不见脸。不知道是哪一个。是深实实，还是日南？就算是日南的话也十分合理。看了那家伙如同魔鬼一般努力的样子，就算是下雨天，说不定还会说，这种程度的雨势只要穿个雨衣就够了吧。甚至会说反而可以当成恶劣条件下的练习所以是很贵重的机会，之类的。说不定会那么说。说不定会那么说啊。

可是，如果是深实实的话。

昨天开始脚步不稳，到了今天状态已经很糟的深实实。

如果是那样的深实实，现在像这样，正在雨中进行练习的话。

那不就真的很危险了吗？

不知道是不是直觉地理解了那件事，小玉玉说了「我过去一下！」就急忙从阳台回到教室，打算往操场跑过去。

可是这个时候，我看见了。

「等、等一下！」

我阻止了她。

「……什么！？」

小玉玉声音有点粗鲁地问我阻止她的理由。

「——搞错了。」

「咦？」

我涌起像是安心，也像是反而不安一样的感情，同时对小玉玉说道。

「那个人，是日南。」

小玉玉走回阳台，对人影凝视了一阵子。然后。

「……真的耶。」

像是察觉到而发出声音。

安心似的，也像是惊讶一样，或者是两者皆非、没有力气的音色。

「嗯……是日南，没错。」

我没有办法整理我的感情，就维持著没有整理的感觉而直接化为言语。

「深深，回家了吗？」

「天晓得……」

我跟小玉玉在那之后，三不五时地你一言我一语交谈著而眺望操场。没有深实实要来的迹象，可是日南她，在不管怎么看条件都差到不行的积水操场上，不停地持续练习，维持了几十分钟以上。

「没有来呢。」

小玉玉以没有起伏的语调这么说。

「嗯，毕竟，雨下成这样啊。」

我理解那是没有负面成分也没有正面成分的话语同时，嘴上这样说。

「太好了……」

该说小玉玉的这番话有点缺少平常那种认真的感觉吗？听起来像是连她自己都没有办法理解自己的感情是怎样。

「说得……也是啊。」

我也再次回以有点心不在焉的话语。然后我们两个人又一起无话可说。

在这场雨中，独自一人耗了几十分钟，简直像个傻子一般练习著的日南。

模糊地看著那个身影，我一点一滴地，开始整理起自己的感情。

我觉得，深实实处于那种状态还在雨中练习会很危险，希望她不要那么做的同时。

身为玩家、身为并肩作战过的伙伴，我为深实实加油打气的心情比那种想法还要重。

所以我打从内心，祈祷她总有一天会赢过日南，希望她成功地扳回一城。

可是，我在这里不由得看见的，是深实实的某一种『努力的极限』。

看见了深实实屈服于『雨』这种『不去努力的理由』，这种无可曲解的事实。

想到最后——我现在，内心的某个地方已经有所确信了。

深实实今后无论多么努力，都绝对没有办法赢过名为日南葵的怪物。

后来没过多久雨势就转为暴雨，强如日南也是回去了。

把那个情景看到最后的小玉玉去参加社团活动，我便这样直接回家。

第二卷 6 也有只靠等级低的角色没办法解决的事件

隔天，星期五。

根据会议的内容，日南今天早上也是在同样的时间来到学校，打算在放学之前尽量整理操场，把整理操场当成晨练来做，然而深实实没有到。不过那大概是因为深实实没有想到可以用晨练来整理操场吧。

这天的深实实，虽然很有精神不过并没有精神。

上课没有睡著，也没有那种脚步不稳的样子。或许是因为昨天放学后下了雨而有办法休息，所以多少恢复了体力吧。

可是，她做蠢事的次数减少了。会去咬住小玉玉、对小玉玉性骚扰。还有会像选举以后的感觉那样，夸张地纠缠上我。

在疲劳的状态下也勉强做著的那些蠢事，明明体力应该已经恢复了才对，次数却比平常还要少。

可是，这说不定只是我戴著有色眼镜看她，擅自想得太深了而已。或许是，深实实自然而然地感受到了我们这边的尴尬气氛，而有所顾虑也说不定。

深实实的变化并不是决定性的，那是从旁人的角度来看，大概只会觉得就像平常一样，没什么大不了的程度。

小玉玉也是，看起来一直在迷惘的样子。

放学后，过了晚上六点的时候。

「友崎……今天，她有来做。」

我就像平常一样在图书室消磨时间后，想说小玉玉应该到了就回去教室，而她就如我预料地已经在了。小玉玉理所当然似地空出身旁的位子。

「是在……整理操场吗？」

「看来是那样呢。」

操场上，有著正在进行作业的日南跟深实实的身影。

「明天开始就是周末了还这样？明明放著不管应该也会乾的。」

「星期六也有自发性的练习，上周深深好像也有去练的样子。大概是为了那个。」

「咦，就为了那样？」

周末完全不管的话，周一就会乾了。明明是那样却还特地整理操场到这种时间吗……

老实说，那样子已经会让人想问，她们到底是以什么为动力去做那种事。

能看见的人影还是一样只有两人。用像是海绵一样的东西吸取操场上的水，再拧到水桶里。重复著那样的动作。是朴素得很彻底的作业。

「咦，那个，其他的社员呢？」

「今天好像不是在校园里练习的样子。那个时候，葵跟深深也有去练习喔。有在体育馆的外围跑步。」

「啊啊，原来如此。」

因为小玉玉是排球社，所以有看到她们那样。

「我觉得是结束以后，只有两个人过去，一直在整理操场。」

「这样啊。」

我跟小玉玉暂时地，守望著那两人的身影。

然后，发生了异变。

「欸。深深……一直坐著。」

「……真的耶。」

仔细一看，日南拿著海绵跟水桶，一个接著一个处理掉四散的水洼。可是深实实她现在在操场的一个地方坐著，而且一动也不动。看起来日南会三不五时对她说话，可是话没有讲得很久。

过了一阵子后深实实就站起身来，靠近日南身边，彼此说了几句话后就朝著从教室这里看不见的校舍走过去了。

小玉玉很担心地紧紧盯著我的脸。

「是怎么了呢？」

「……不晓得。」

后来继续眺望操场几分钟过后也没有深实实回来的迹象，我跟小玉玉面面相觑，而前往日南所在的地方。

「葵！」

到达操场，小玉玉对日南出声。

「花火，还有友崎同学？」

日南看到我们，很惊讶地抬起脸来。日南的手跟鞋子都沾满了泥巴，连指甲缝里头都有土渗进去。这样一看，就可以切身地感受到那份努力。

「深深呢？」

小玉玉像是要掩饰憔悴般地说。

「深实实她……刚才回家了喔，好像是有要在家里头做的事情。」

日南似乎觉得尴尬，语调阴沉。

「……她没事吗？」

小玉玉笔直地注视日南这么问。

「我觉得……并不是没事，不过她大概不会跟别人说。」

听见日南这番话的小玉玉表情揪紧成一团，往校门的方向跑了过去。

「等一下！」

日南阻止了她。

「为什么？」

「深实实会逞强，不会说出来的。她会笑著说『没事的喔～！』，然后又一个人闷在心里。」

「可是……」

日南这时不知道为什么看著我。

「友崎同学。」

「咦？」

我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才好。

「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你从深实实那边听了不少吧？」

日南说的是『虽然会议中没有报告，不过我知道你有听过我跟花火都没有听过的，深实实的真心话』。

「呃，对，是没错啦。」

我回答她『对不起，早就被看穿了吗？不好意思』。

「我觉得，现在，有只有友崎同学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日南说的话听起来像是『你就一个人去把经验值……』，不过好像又不是那样。

「毕竟，我什么都没办法做。」

这番话，如果是平常的日南的话该怎么样翻译，我并不晓得。

可是，她那认真的表情，还有她所说的内容。

再加上，我已经决定在确认『人生』是不是神作游戏之前，都要听从她所说的话。

「我知道了。」

我也跟小玉玉对上视线，确认她点头之后，就奔驰出去。

「从深实实离开学校的时间，还有电车的时间来想，跑过去的话深实实还在车站！二十七分发车的电车！」

「哦，喔！」

背对著日南那精确过头的建议，我离开了校门。

我对奔跑出去之后马上就失去体力的自己感到绝望的同时，还是上气不接下气地抵达了车站，找寻深实实。现在是十五分。这样的话应该还在车站才对。

「……友崎？」

我转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后，看见从厕所出来的深实实用很意外的目光注视著我。

「深……深实，实……！」

我一边喘气出声一边回覆她。

「你在做什么？」

深实实苦笑著，直直地注视著我的脸。仔细一看，她没有像平常一样绑著马尾，总觉得有一股大人般的风情。

「没啦……！该怎么说……！」

「不，你汗也流太多了！你跑了多久啊？」

深实实露出比平常还没有精神，困扰似的笑容这么说道。

「不，虽然是……没有跑很久……不过太缺乏体力了……」

「这么老实吗！」她开朗的回话。「……你来做什么呢？」

深实实探询我跑过来的理由。问我，来做什么的话，是怎样呢？

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了。

「不晓得。」

「啊？」

我自信满满地回答她。

「嗯，有一部分是因为深实实……回家了所以想听一听理由……！」我一边整理呼吸一边讲。「至于我确实想听你说的事情之类的……」

深实实的目光紧紧地对著我的视线。

「想听我说的事情之类的？」

「……其实并没有！」

深实实惊讶地睁大眼睛、眨了眨眼之后，一边苦笑一边深深地看进我的眼瞳。

「友崎果然是……天然呆？」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

「算了没差啦！总之先坐下来吧！」

我跟深实实，在月台的椅子上并肩而坐。

＊　＊　＊

「汗终于乾了呢～！」

深实实露出笑脸说。虽然是看起来跟平常一样的表情，不过这应该不是那么努力之后却在途中回家，在那种行动之后会让人看见的表情才对。所以那反而是不自然显露的表情。

我为了找出开始对话的契机，而把视线朝向深实实。没有绑头发的深实实莫名地性感有魅力，给人成熟的感觉，和她的书包上系著的奇怪吊饰看起来不太搭调。

啊，说到这个。我有学到没有开始对话的契机的时候，只要把话题转到『跟对方有关联的事』就可以了呢。这样的话，今天也一样把那个加上水泽流。

「吊饰还是一样很奇怪呢。」

深实实「喂！」了一声笑出来。

「就——说——了！超级可爱的说！？」

深实实开心地对我吐槽。

「是、是那样吗？」

「真是的——友崎也变得很会说话了呢～」

可是那个音色是心情很好的样子，看来没有造成反效果。太好了。水泽方法大活跃。不过那东西实际上不可爱就是了。

接下来，又没有话题了。啊啊真是的，只能开门见山地说了吗？

总而言之，我打算先问我最在意的事情。

「深实实会拚成这样子啊。果然是因为，对手是日南……没错吧。」

「……啊！」然后深实实就像想起什么一样。「听说你从小由美那边打听了不少东西～！？」

「啊，唉，呢——嗯。」

是她本人直接对深实实说过吗？

「什么什么～？你问了怎样的事情啊！？她没有告诉我那部分啊～」

深实实一边说一边用手肘用力地挤压我的侧腹。别这样别这样。

「也好，那我就说了。」后来我从头到尾说明了打听到的事情。

——说明结束之后，深实实有点害羞似地笑了。

「哎呀，很多事情都被透露出来了呢～！」深实实夸张地张嘴大笑。「那就都没有隐瞒的事了呢！呃——刚才是说什么？问我这么拚，是不是因为对手是葵？」

我点头。

「嗯——是怎样呢？大概呢——我觉得就算对手不是葵，我也还是会想成为第一名。不过，像葵那样，不管什么都冲进全国排名，这一类的事情我没想过就是了。」

「就算对手不是日南？」

那又为什么，对第一名执著到那种地步呢？

然后深实实她，不知道是为什么，像是有点放弃了一般笑出来。

「该怎么说呢——我这个人，结果没有在闪闪发光啊——」

「闪闪发光？」

「嗯。应该说，那件事是我看到葵之后实际感受到的，所以才想要成为第一名啊。」

「……什么意思？」

「嗯……你想想，我在国中最后的大赛是输给葵了嘛。」

「……是啊。」

「所以啊，我后来，去看了全国大赛呢。一个人去。去帮当时对战过的那个女生加油打气！我想著这一类的事情。至少连我的份得个第一名回来，这类的思绪我还擅自托付在她身上……可是，就像刚才说过的一样，结果是第二名。不过，就算那样也已经有够厉害了。」

「嗯，说得也是。独挑大梁还有那样的结果，可不是轻松的事。」

「就是那样！可是啊，那场大赛的颁奖典礼，宣布『亚军是，某某中学！』的时候啊，葵以外的球员全——部都，太棒了做得太好了！这样子笑出来，高兴著啊……只有葵，像是很不甘心一样地咬紧嘴唇，瞪著前方的司仪。」

「啊啊……」

那是——

「该说我果然是……自然而然地把她跟我自己的境遇重叠在一起吗？我也是独自一个人努力过来，可是周遭的女生在县大赛输掉后还是说太好了之类的话。像这样，我觉得那个女生也是待在那种环境的时候，莫名地涌起了亲近感啊。不过，我是县大赛被刷掉就是了。」

「不，可是确实……很像也说不定。」我这么说而点头。

「大家互相搭肩、互相说著话，有些人也高兴到哭出来之类的，葵却一动也不动。她一直维持原样，一直咬著嘴唇，只看著前方啊。」

「该怎么说，她真厉害啊……」

我甚至感受到令人发寒的恐怖。以国中三年级的学生来说，那种觉悟的镇定模样。

「可是啊，让我吓一跳的是后来的事情呢。」

「咦，后来的事？」

「接下来，有『冠军是，某某中学！』的广播。」

深实实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是在讲冠军的时候喔，直到前一刻，都持——续看著前方，表情一点变化也没有的葵，泪水一滴一滴地掉了下来，开始哭泣。」

「……咦？」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明明宣布亚军时提到自己学校的名字也完全没有哭，却在宣布冠军而提到别的学校名字的那一刻，哭了出来啊。我在想，这个女生，到底是对冠军执著到了什么地步啊。真的是，夸张过头了。」

「那还……」

真的，很夸张啊。我只能单纯地老实点头而已。

「可是看到那个情景啊——我觉得，果然是那样呢。输掉的时候，就算不甘心也没有关系。觉得太好了，我，并没有错。」

「……嗯。」

「可是怎么说呢。该说那么想的同时，没办法冲到像葵那样位置的自己也丢脸起来了吗……完全不屈服而确实地贯彻自己，像那样子坚强地哭出来。总觉得，明明这个女生跟第一名擦身而过，却看起来已经很特别！的感觉呢。跟会看气氛，配合著周遭的我有很大的不同啊。」

深实实她又像是放弃了一般地笑出来。

「所以，或许是我实际感受到了，我果然不是特别的，是一个普通人吗……所以我才……想要变得像葵一样特别。对我来说，葵是我最感谢的、最憧憬的——所以是，我最不想输的存在呢。」

我现在不知道自己露出来的是什么样的表情，就直接回以附和。

「……可是啊。」我又一次，使力看著深实实的眼睛。「不是第一名的话不行吗？」

「咦？什么意思？」

「我是在想，让自己的纪录变好，之类的，只有那样的话不好吗？」

我开门见山地说。深实实有点迷惘之后，开了口。

「可是，友崎你有说过因为是玩家所以想要赢吧？」

啊啊，这样啊。可是，那有点不一样。

「该怎么说呢。因为我也不服输所以没办法讲别人，可是我并没有特别想要当第一名啊。真的要讲的话，『不想输给自己』的成分比较强烈。」

「……自己？不是输给别人？」

深实实惊讶地睁大眼睛看著我。

「不，也是不想输给别人啦。不过从结果来看是在跟自己战斗吗？要是以第一名为目标就没完没了，而且也不是只把第一名特别当成目标吧。当然，比赛中是想要赢，不过赢了比赛并不是最后的目的。啊，我是在说AttaFami喔。」

深实实摆出目瞪口呆的样子听著我说的话。

「也就是说我想表达的是，就算没办法努力成为第一名也没差，有留下成果的话不就好了吗？换句话说没有成为第一名也没关系，能够进步的话那就不是没有意义的吧？你想想，如果第一名以外都没有意义的话，就变成世界上的百分之九十九都没有意义了啊。所以……我觉得就算没有赢也没关系，自己心里实际感受到有做出成果就可以了。」

我把自己的游戏论传达给深实实。

深实实她「嗯——」这样子困惑之后，开了口。

「怎么说呢——我啊——」

「嗯。」

深实实的目光从我身上移开，一边拨弄著奇怪的钥匙圈一边这么说。

「我并不是像友崎玩AttaFami那样，有著自己真的很想做的事情……会加入田径社，只是因为葵有加入才加入的。」

「有说过呢。」

「在入学典礼看到葵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呢。觉得好厉害，那个女生在这里。可是，我想到比赛也只有比过一次，而且对方还是全国第二的超厉害的人，而烦恼著要不要搭话。」

「啊啊……嗯，是会那样吧。」

就连深实实这种程度的现充，也会有犹豫要不要对别人搭话的时候啊。

「可是啊，在入学典礼结束之后，她在走廊上主动过来跟我说话了。」

深实实像是把重要的相簿翻开来一般，缓缓地吐露话语。

「哦。」

「而且啊，她是说『你是在县大赛的第二场一起比过的女生吧！？』」

「日南，有记得呢。」

深实实很开心地点了头。

「然后啊，她对我说『比赛之后，我就一直很在意』。我回她『真的吗？谢谢』而笑了之后，她就用认真的脸色说『还有啊』。」

「还有？」

深实实又露出笑脸点头。

「我在想她会对我说什么的时候——她就有点降低音调，说了『虽然比过赛就知道了，不过你一直拚命地练习吧』。我，吓了一跳。然后她就，啊——啊，一边笑一边说『我真想跟七海同学在同一队比赛啊』这样子。」

深实实的话语中，听起来彷佛蕴含著像是感谢般的语气。

「这样啊……那个日南她。」

「我就因为那样，总觉得已经得到非常大的救赎了呢。得到了她的理解。我对她只有感谢。」

「……说得也是啊。」

我有点能理解那个心情。

就算不被任何人认同也没关系的，一直以为只是为了自己而努力的价值。

受到重复著同样努力的某个人、受到自己可以打从内心尊敬的某个人的，肯定。

那样子会让自己的内心多么地轻松下来呢。

那种事情，我也知道。

「后来就变得很要好而一起加入田径社。嗯——我算是满努力的喔，田径也是。可是差不多是一年级的第二学期吧。葵，明明是专攻短跑的，却在我练习的跳高也夺下社内第一。」

「唔，咦？」

「嗯，虽然我有点觉悟了啦，但就算如此果然还是有点受到打击。毕竟我本来就是比较会运动的那种人，也比其他人还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啊。我啊，是比较努力的那种人喔！很厉害对不对……可是很乾脆地就被超越了。」

我低下头说了「这样啊……」附和她。

「所以该说是重新实际体会到了吗，我果然没办法变得很特别啊，这种感觉。」

「特别……」

「明明要闪闪发光的话只能成为第一名……可是连那样都做不到啊，我不禁这么想呢！不对，闪闪发光是在说偶像吗！不过就是那种感觉！抱歉喔都讲些沉闷的话！」

深实实一边把语气转回平常那种开朗的状态，一边焦急似地把话题中止。

「啊，不会。」

「不过就那种感觉！可是啊，果然人还是有所谓的器量啊！单纯是我没有那种器量罢了！谢谢，说一说之后就舒畅多了！啊，电车。」

「咦？」我边疑惑边看，发觉电车抵达了。深实实维持坐在椅子上愣愣地望著电车，没有要站起来的感觉。

我一边思考著至今所学到的各种技巧、人的内心、自己的经验，一边在口袋中握紧拳头。

「……可是啊。」

「嗯？」

深实实以自然过头的笑脸紧紧注视著我的脸。

听了刚才的话，我可以说出来的东西，差不多就这样。

我鼓起勇气，让自己的真心话扑到深实实身上。

「可是……要是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深实实也已经十分地闪闪发光了。」

对于我尽可能不要让声音颤抖，让语调中含有认真的感觉而说出来的那番话。

深实实很惊讶般地睁大眼睛，后来——

「……啊哈哈。谢谢。」

她就那样子寂寞地笑了。我看著她那张表情，察觉到自己的话语没有传达到她的心灵深处。

把这样的话吐露出来也没办法解决任何事情，只是一个弱角随便说说的话罢了，我实际感受到了自己的无力。

「可是啊，我已经看开了所以就别担心啦！啊，抱歉，今天我果然还是一个人回去吧！」

「深……」

比我把她叫住还要快，深实实从椅子上站起来，搭进了电车。

然后门比我追过去还要快就关上，深实实娇小的背影逐渐远去。

＊　＊　＊

然后隔了周末，开始新的一周的星期一早上会议。

「没有过来呢……星期六的自发练习，还有，今天的晨练都没来。」

日南一边咬著嘴唇一边说。

「这样啊……」

我苦恼著。

「对。星期五，深实实她……？」

「呃，虽然说了不少——」

我把关于日南的部分尽可能地缩减，说明概要。

「这样啊……」日南悲伤般地把眼光朝下。「可是，你……」

我从日南的话语中多少感觉到像是责备人的气氛。

「呃、嗯……」

我觉得非常过意不去，也没有要辩解的话语。

可是，日南那边说出来的话语并不是要责备我的失败。

「说了想都没有想的事情呢。」

「咦？」

我不由得困惑。虽然我对深实实说了各式各样的话，不过并没有打算在话中掺进不是真心的话。

「因为，你跟我一样才对吧，这时候的感觉。既然已经把AttaFami玩到那么顶尖的话。」

日南看起来似乎有点不太高兴，用彷佛真的在责备我的口气，说了这些。

「一样……什么意思啊？想都没有想的事，到底是啥？」

日南只有一瞬间沉默下来，后来开了口。

「你真的，不知道吗？」

「对。」

听了我那个肯定的话语，日南微微地咬住嘴唇。

「因为，『不成为第一名也没关系』这种事，不可能是nanashi心里想的。」

日南以抱持确信的表情吐露那番话，我感到非常惊讶。

「……那什么鬼？我是认真地那么想喔。AttaFami，是对于自己的战斗。」

「你说什么……真的吗？」

「对。」

我点头之后，日南惊讶似地微微开口。

「这样啊。」

她只轻声细语了这一句。

「到底什么意思？那是很重要的事情吗？」

「没事。比那个更重要的是深实实的事情。没有顺利地处理好啊……」

日南把话题拉回来。然后露出了悲痛的表情。可是刚才那个，到底是在讲什么呢。

虽然会在意，不过现在有比那个还重要的事情啊。

「是那样没错……抱歉。」

「不会。如果是我的话什么都办不到，只是我把责任推到你身上了而已。」

日南悔恨地说。

平时习以为常的空间，流淌著令人尴尬的沉默。

「啊啊，呃。啊啊对了，今天的课题是……」

我为了要圆场而堆叠著话语，然后——

「今天的课题是……」

日南她又用认真的表情说了。

「你现在，要从对我隐瞒的深实实的真心话中，思考只有你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日南。」

果然，都看透了吗？

最后就维持著话语很少的状态，而结束了会议。

后来在当天的午休，终于发生了决定性的事件。

「呃，为什么……？」

教室。小玉玉由于深实实的话语而惊讶。

「没啦——该怎么说，总之有很多的理由啰！」

深实实在自己的位子附近，用嬉闹般的感觉回应小玉玉。

她多少像是完全放开了一样，摆出开朗的表情说话。

可是听了那两人交谈内容的同班同学们，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也是，因为深实实的话而受到了冲击。

毕竟刚才，深实实所说的事情是那个。

「深深，真的要退社吗？」

说是已经提出了田径社的退社申请书。

深实实点头。

「嗯。周末我思考了之后，觉得果然这么做才是最好的～这样子喔！」

「可是……」

我虽然在可以听得见那段对话的位置，可是却插不进半句话。

仔细一看，日南往那两人靠近过去。

「那是，真的？」

深实实确认了日南的身影之后，表情变得只有一点点的悲伤，又马上笑了出来。

「嗯，是真的喔！抱歉，葵！可是我也有考虑了很多喔！体力到了极限！」

深实实交织著过时的模仿语调，开朗地说著。

「……我是想要，多跟深实实一起，在田径的领域闯荡。」

日南用后悔的表情这么说。她那番话，对于知道深实实真心话的我来说，听起来非常地残酷。

「……抱歉喔，葵。」

「不会，不是那样！不是该道歉的事！」

「啊哈哈。」

班上的学生们心里静不下来而观望著那样的对话。

「……友崎。」

回头过去，发觉是泉小声地对我搭话。

「嗯？」

「欸，是不是，有点糟啊？」

是看起来很担心的表情。我老实地回答她。

「说得也是……说不定，有一点糟呢。」

「怎么了？吵架了吗？」

「……不。」并不是吵架。「怎么讲呢？该说是想法有差吗……」

「想法，有差啊……有没有办法和好呢？」

「和好吗……」我不禁迷惘起来。「……可是啊。」

「可是？」

这时我发觉到了，这个问题的，最大的问题点。

「每个人都没有不好的地方啊。」

这一天的深实实无论从谁的眼光来看都明显地没有精神，对她搭话的话会很平常地应对，不过平常会做的那种蠢事，她一次也没有做。

＊　＊　＊

放学后，深实实没有换上练习用的衣服，而直接做起回家的准备。是真的，要退社啊。

「小玉——！抱歉，我今天先回去啰！」

深实实很有精神地对小玉玉搭话。她被看起来是等一下要一起回家的四个现充朋友包围著。哇喔，不愧是深实实。

「……呃。」

小玉玉显露复杂的表情。然后静不下心来地打算说些什么，可是又说不出来，像这样微妙地耗了一段时间。小玉玉的面前，耸立著一面像是要防止她对于退出田径社的事情说些什么一般，由现充所构成的高墙。

小玉玉虽然往前踏出了一步，但后来，她的脚还是往后移回去。

「掰啦小玉！明天见！」

深实实转身打算离开教室的那一瞬间。

——我灵光一闪，想到一件事情。

日南所出的课题。『思考只有你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要帮助深实实可是非常重大的事情，身为弱角的我不可能有办法做得到。我的话语没有办法传达给深实实。所以我擅自认为，我已经没有招式可用了。

不过没错啊，这招的话，我还做得到。

『这几个礼拜，你已经变得能够「付诸行动」了。』

毕竟只有这点，已经得到了日南所做的保证。

这样的话就让我展现出来吧！只靠行动就做得到的我想出来的解决法！

「深、深实实！」

「咦？」

我靠近跟现充一起踏出脚步的深实实，用调整失败的音量，对她搭话。

现充们讶异的视线聚集在我身上。真尴尬，待得很不舒服，可是我不管。

我用气势抑制著要让肚子痛起来的东西，同时开了口。

「——要不要一起回去？」

目瞪口呆。

我的话语，已经足以让在场的所有现充的嘴巴邋遢地张开来。

「……咦？」

深实实也是目瞪口呆地愣著。四个现充呆愣的程度大概是她的五倍上下。

后来终于由其中一人「友崎你说什么啊！？」这样的吐槽，让我平安地变成了笑料。

这个情景并不只有待在深实实周围的四个现充看到，而是被许多留在教室里的学生们——因为班会才刚结束没多久，所以几乎所有人都在——目击到了。

而绀野绘里香那边，又绝妙地以我能听得见的音量说著「恶心」。

来了啊我稳定的受人嘲弄的位置。最近好像做了满多各式各样事情的阴沉角色又做出了恶心的事情的那种气氛，听得见小声说的坏话，用气势没办法完全压抑而让胃变得紧绷。

我对那一切装成没有发现的样子，又一次，把气吸进来。

「要不要一起回去呢——跟小玉玉，三个人。」

吐露这番话后，小玉玉惊讶似地朝向这边靠近。

「我今天要跷掉社团。」

她用认真的表情这么说。不愧是小玉玉。有够直接地把『跷掉』说出来。

这种奇妙的事态让教室沉默。深实实似乎惊讶到不行而僵硬了一段时间之后，重新摆出笑脸，对周围的现充们这么说。

「……抱歉，这次就稍微看在友崎的勇气的份上，让我们三个人一起回去吧！」

变成了和带著像是没发生什么特别事情一样感觉圆场的深实实，三个人一起放学去的情形。

日南不知道是在祈祷，还是钻牛角尖了起来呢，她嘴巴闭得紧紧的，只是单纯看著我们这边。我不知道日南心里在想什么。可是，我已经导出了靠我自己尽力想的答案。

『思考只有你可以做得到的事情』。那家伙在今天早上，对我出的课题。

想一想之后答案挺单纯的，到了让我觉得只会有这一个答案的程度。

『不顾羞耻也不顾体面而去拜托别人』。小玉玉，接下来交给你了！

＊　＊　＊

「那个时候小滨就……」

然后在离开学校的路上。深实实像要填补尴尬，也像要从某个地方划分界线一样，讲著搞笑DVD的话题，或者最近的偶像话题之类的，那种不太重要的话题接二连三地陈列出来。

那里并没有能插进新话题的缝隙，深实实身为『开启新话题的人』的能力毫无遗憾地发挥著。这样的话，就算想切进去也切不进去。

「是不是很糟啊？我不禁把那个时候的脸拍成照片……」

「深深，比起那个，我有更想要问的事情。」

小玉玉打击出去。真的，不愧是她。

「……什么事？」

深实实尴尬地笑了。

小玉玉她，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说才好似的隔了几秒，后来终于开了口。

「——你变得，讨厌葵了吗？」

「咦……」

深实实困惑地发出声音。我则是连声音都发不出来。

远远超出我的想像的发言。

这女生切进话题的方式到底是怎样啊。

「因为深深，要退出田径社。」

深实实说了「没啦……」而明显陷入困惑还让视线游移。

「不、不可能有那种事嘛！」

「……真的？」

「这是理所当然的吧！因为葵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女生，也什么都做得到。」

深实实为了圆场而贴在脸上的笑容，一点一滴地剥落下来。

「可以尊敬，也靠得住，也非常地，理解我。」

深实实的声音，渐渐地，愈来愈小。

「她闪闪发光，而且也很，特别……」

对于那些话，我只能默默地听著而已。

深实实的脚步慢下来，垂下了头。

「……那你为什么要退出田径社呢？」

就算那样，小玉玉的追击也没有停下。

「那是因为……我啊。」

「深深你……？」

小玉玉温柔地附和著她。

然后深实实，很不屑似地笑了。

「结果我啊，是不是性格很差呢。」

「咦？」

小玉玉发出困惑的声音，深实实一点一滴地情绪化了起来。

「该怎么说啊……普通地思考的话。根本就不可能讨厌葵嘛。」

「……嗯。」

深实实她悲伤地笑了。

「明明就不可能有办法讨厌她的啊。」

我在深实实的眼瞳里看见反光的泪水，而倒抽了一口气。

小玉玉像是要包覆深实实般听著她所说的话。

「嗯。」

「明明不可能那样的，可是我……」

泪滴慢慢地，变得愈来愈大颗。

「我这个人，最差劲了。」

「最差劲，是指什么？」

深实实停下了脚步，我跟小玉玉也学著她的动作。

「因为啊，像那样子，是不对的嘛。读了同一所学校的时候啊，明明葵什么坏事都没有做，可是我不管怎样都赢不过葵，而有了不甘心的感受啊。因为这样就有那种想法的话，是不对的啊……！那样的话，就跟大家，一样了嘛……」

深实实露出悔恨的表情，擦拭泪水。

「那种想法，是指什么？」

「葵啊……葵是非常棒的一个人，会为朋友著想，一直都很努力啊。可是她没有那样就得意忘形，一直都有在顾虑我。我的心情也是，她有好好地，全部都去理解。所以我啊，非常地喜欢葵。」

小玉玉她紧紧地，注视著深实实。

「……明明就是，非常喜欢才对的！」

深实实落下斗大的泪珠。

「明明是这样！课业输给她，社团也输给了她！然后不知不觉中，我就，嫉妒著葵！总觉得讨厌、有点碍事……会希望……她消失掉之类的！我不禁，有了那种……那种，想法……」

深实实一边哭一边吸著鼻水，告白自己的想法。

「……这样啊。」

「那样子就是最低级的嘛……最差劲了嘛。可是啊，加入田径社的话，毕竟，我不服输。所以，又会开始有那样子的想法……对于会那样子想的自己，我真的很讨厌，讨厌得无可奈何……」

「……嗯。」

「放学后，一起练习的时候也一样。我，不禁会那么想啊。为什么这个人一直不停地练习呢，之类的。如果有顾虑到我的话，赶快停下来就好了啊，之类的。要她……要她看看气氛之类的！我啊！不禁会这样想……所以我，已经不想再对葵，有那样的想法了……」

「原来，是这样啊。」

「所以啊，我才退社。」

「……嗯。」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把思绪吐露出来了呢，深实实渐渐地冷静了下来。

「……我啊，稍微瞭解到了。葵比较厉害，虽然我不甘心……可是要说为什么葵会比较厉害的话……是因为葵比起我，更加地努力的关系。她一直，从一开始就已经是那样子了。」

就算那样，小玉玉还是坚定地继续注视著深实实。

「该怎么说呢。如果是努力的程度一样却没有带来结果，或者明明我比较努力之类的，所以才觉得嫉妒的话……说不定还好……」

听了她的那番话，我也毫无办法地，产生了郁闷的心情。

「结果——还是葵，比较努力呢。」

深实实自嘲地笑了。

「所以啊，就算想嫉妒她，或许我一开始就没有那个权利吧……为什么那个人，有办法那么地努力呢？」

深实实的表情覆上了大片的阴影，这个时候。

咬。

「咿啊！？」

小玉玉用让人觉得不愧是排球社的跳跃力跳起来，用嘴唇衔住了深实实的耳朵。

咦，怎么这么突然。

「喂，小玉……！你做什……啊！好痒……呃啊！」

深实实把小玉玉柔软的发丝跟裙子的下摆抓住，身体随著小玉玉的嘴唇动态而一抖一抖地痉挛著。

小玉玉摆出认真到不行的脸色，用嘴唇轻轻衔著耳朵。她也用手指滑过脖子后面，而她每动一下就让深实实发出「呼啊！？」的声音。我对于过度突然的发展只是呆愣著而已。

「……深深你。」

「咦？」

小玉玉终于让嘴巴离开耳朵，用手臂把深实实的头圈住，紧紧地抱进了怀中。

「深深你，不管怎样，都想成为第一名吗？」

「因、因为我……什么都不是……」

「什么都不是？」

「没有像葵那样闪闪发光，没有像友崎那样拥有不会输给任何人的特技，也不像小玉那样坚持自我……我，不努力的话，就空荡荡的……」

小玉玉把深实实抱得更紧了。

「……深深你啊。」

小玉玉她用像是蕴含著打从内心的感谢音色，说出来。

「深深，你可是我的英雄喔？」

「……咦？」

深实实在小玉玉的胸口抬起脸来。小玉玉对深实实放开手臂而退后一步，又一次地，笔直注视深实实的眼睛。

「一直都说没事、一直笑著、一直勉强、一直努力，可是都没有把那些表现出来……帮助著我。我啊，虽然喜欢葵，也喜欢大家……可是我的英雄，只有深深一个人而已喔？」

「……可是。」

「如果就算那样！你还是要说想成为第一名的话！」

小玉玉强势地指著深实实的脸，虽然口气就像平常那样，却像是在教导比任何事物都还重要的事情一般，拚命地如此斥责。

「在我心目中，深深是世界第一的笨蛋！你就靠这个忍住吧！」

深实实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眨眼眨了好几次。

然后她，凝视了朝著自己的脸的小玉玉的食指——接著。

「嘿。」

维持著眼中带泪的样子，把那根食指，含到嘴里头。

「咿啊！？」小玉玉强势地把手臂收回去。「做、做什么啊！」

深实实一边用纤细的手指擦拭泪水，一边恶作剧般地嘻嘻嘻地笑著。

「欸——因为啊。」

「什、什么？」

小玉玉有点警戒似地边后退边说。

深实实很幸福地，露出微笑。

「笨蛋，指的就是这样子吧？」

「……深深。」

「小——玉！」

深实实用差不多要把所有体重压上去的势头往小玉玉的头抱过去。

「笨蛋！好重！快点放开！」

「咦——？说谁是笨蛋啊～？多讲一点&#9825;」

「吵死了！笨蛋！」

两人就像平常一样，不，是构筑著比平常更激烈的百合百合世界。喂喂这里可是外面喔。麻烦不要做得太过头喔，虽然我大饱眼福就是了。不过不管怎样，看来解决了不少事情，真是太好了。关系要好的女孩子，果然很美啊。

那么，然而呢。

这我当然也已经发觉了。

做出了『拜托小玉玉』这样子的行动，但那只是把事情交给别人而已，所以我现在处于没有任何成果可以对日南报告的情形。

「友崎～！走啰——！」

「喔，好。」

我跟一边转来转去一边往前进的两人会合，思考著之后该怎么做才好。

这样下去的话，下次跟日南进行会议的时候，她就会用『这一次，你什——么都没有做呢』这种让我不爽到极点的方式对我报复。眼里浮现了那家伙一边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一边那么说的样子。

我为了从那种无可奈何的危机感之中，在此时此刻的对话内得到什么东西，而从脑袋瓜里找寻著能共用于这两个人的我背起来的话题。

然后我灵光一闪。

我成功想出原本就有预定要问深实实，也跟小玉玉有所关联的那种，非常适合这个场合的一个话题。

「那个啊，深实实。」

「嗯？怎么了怎么了？」

深实实以感觉完全恢复正常的表情转向我这边。我开了口。

「——结果，那个『指尖的魔法』到底是什么啊？」

询问之后，深实实就忽然喷笑出来，小玉玉则是一边脸红一边强势地指著我。

「说过了吧！那种事情，不要问女孩子！」

那什么意思啊！叫我问当事人的不就是小玉玉吗！

「现在说那个喔！？你果然有天然呆的地方耶友崎！」

「不，到底哪里有。」

「不过，做得好！」

深实实那么说而挥高手臂。啊，要来了。这个又要打到肩膀上啊。

我马上就察觉到这点了。

可是我——勉强自己不去躲避那个，决定整个承受下来。

「痛死啦！」

那一下是至今为止力量最强的，当然也超痛的。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啊，日南。『让随便一个人笑出来』，达成了喔。虽然是偶然，不过不是什么都没做喔。

第二卷 7 有时候只有饰品是所有角色都能用的装备

在那之后的事情发展，几乎可以说是非常理想的情况了。

首先，深实实造成了满大的骚动，却很快地就回去社团的行为，虽然也有社员抱持著批判性的观点，不过她是好好地低头而回到田径社了。毕竟不知道原因的人占了大半数，造成了些混乱的样子，不过在提出退社申请书的隔天入社，再加上有好好地道歉并且做了「我是新加入社团的七海！请大家多多关照！」之类的寒暄而让大家觉得『真是笨蛋啊』而傻眼，完全是欢迎她的气氛，好像也没有到被拿去当成哏的地步。真不愧是她。

而且最重要的，深实实对日南的想法，也就是混合著感谢与尊敬的，嫉妒心或者想赢之类的心情，也多亏小玉玉所说的对深实实的思绪，而减轻了许多的样子。相对地，我总觉得她对小玉玉的性骚扰频率也变成了之前的三倍左右，不过那从保养眼睛的层面来看，我想反而是当成一件好事、提出来也没有关系的程度。多做一点吧。

像那样发生了不少事情的星期一，还有事情收拾起来的星期二都过了，到了星期三。今天是升学学校特有的，有点晚的休业式。也就是说明天开始就是等了又等的暑假，不过——

在那之前，我已经被赋予了至今为止最难的课题。

「哦，喔，谢谢……」

「不、不会，没、没什么。毕竟也有受你关照。」

「唔，嗯——」

第一学期最后的班会之后。

像是下定决心般地吐露「我，不去不行了！」这种戏剧里头会出现的台词的泉，往中村靠近，说了「这、这个！」并且把包装满可爱的小袋子给他，是刚才发生的事。而他们两个人一起脸红，眼睛没有对看，互相说了某些纯真的话则是现在发生的事情。你们两个到底是怎样啊。还不快点交往喔。

对，今天是中村的生日。

可是真可惜啊，两人时间结束了。要说为什么的话，今天日南出给我的课题就是。

『把礼物给中村，并且对话三分钟以上。』

就是这样子！那是什么鬼啊！那家伙出这个课题是不是有一半是觉得有趣啊！？

可是决定要做的话就会做下去的男人nanashi，也只能一直服从下去。

「中、中村。」

我以完全不需要存在于两人世界中的碍事者的身分，过去搭话。

「喔喔，友崎。」

总觉得态度比平常还要柔软，喂喂等一下喔是因为从泉那边拿到礼物了吗？

「呃——这个……生日，礼物。」

「……啊？」

中村把嘴巴张大，表明著他真的觉得莫名其妙。

「唉，好了，不管怎样你就接受啦！」

我这么说，并且从纸袋中拿出什么包装都没有的那个东西，粗鲁地递给中村。中村很惊讶地注视著那个。

「……手把。」

我点了头。在旧校长室玩AttaFami的时候用过的游戏机。我觉得那个想必是中村的个人物品，不过那手把的摇杆部分松松的。

对于AttaFami，摇杆松掉可是十分重大的问题。与其说是难以操作，会发生『明明是用跟刚才一样的方式操作，却变成了别的动作』这样的现象才是问题，那不只会影响当下的比赛，还会变成让实力进步的阻碍。

所以，如果是打算多加练习玩得更好的话，手把就更为重要了。毕竟是比较大的大赛中，每个人都会各自带手把过去的程度啊。

像这样子的事情，我一边忍耐著中村可怕的视线，一边说明。别名是，如果能讲原本思考过的事情跟AttaFami的话题的话，就靠那么做来争取时间。毕竟课题是三分钟啊。

「欸……」中村像是很佩服般地点头。「可是你这是怎样，高高在上的人特别怜悯我吗？」

中村边皱著脸边说，咿好可怕喔好可怕喔。

可是我，就算面对他那样，还是回以老实的话语。

「不，并不是那样……」

「是怎样啊？」

「该说我不讨厌不服输而努力的人吗，因为我不觉得你是没有关联的人……所以我有著身为深爱AttaFami的玩家的，公平竞争的精神……这样子。」

尽管因为中村的压迫感而让我的语尾变小声，我还是全部说明完了。

「这样喔。」中村觉得无聊似地回应。「……我就收下了。」

「……喔。」

他把那个收进书包里头。

然后，我视线的角落看见有什么东西快速地动著。把目光朝向那边后，原来是泉在下面悄悄地挥挥手，看了她的脸之后，发觉她用『太好了呢☆』这样的感觉拋著媚眼。

啊啊，说起来，这是和好大作战啊。

那么姑且算是，作战成功！这样子吗？

「啊。」

可是看了时钟之后，发觉还没有到三分钟。糟糕了该怎么办。日南现在也在附近，她大概已经发觉还没有经过三分钟。不过就算没有被她发觉，都难得努力了，以我自己的角度来看，我也想要确实没有疑虑地达成。

所以我著急地从头脑里寻找可以对中村开启的话题，而不禁把最先找出来的那个，用嘴巴说了出来。

「说、说起来，日南跟水泽在交往的事，是真的？」

＊　＊　＊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深实实像这样爆笑著的地方，是放学路上的一间家庭餐厅。我被深实实邀请而跟日南、深实实还有小玉玉一起吃著午餐。女生群的三个人是社团活动结束，而我是在图书室看了安迪作品之后才跟她们会合，演变成现在这样。这是什么现充过头的状况。

「哎呀真是杰作耶友崎！」

「啊——别再这样了！」

对于我刚才对中村说溜嘴的事情，深实实使出全力嘲弄著。

「『说、说起来，日南跟水泽在交往的事，是真的？』」

「噗……深深，学得太像……！」

「抱、抱歉喔友崎同学……啊哈哈哈哈！」

「唔唔，每、每个人都这样……」

深实实敏锐地模仿著我的语调，听著她模仿的两个人笑出来。听了她们的笑声，我的内心负伤。我受不了啦好想坐时光机改变过去。

看著我的反应，深实实很开心地开了口。

「哎呀，可是友崎，你还真敢问耶！我觉得大家都很在意那个喔！」

「好好好，是那样吗……」

「那么葵同学！实际上到底是怎样呢！？嗯！？」

深实实用她擅长的访谈攻击强硬地逼迫著日南。

日南把视线朝上，像是要敷衍过去而微笑。

「嗯～」日南发出绝妙的可爱声音。「觉得是有还是没有？」

她的视线朝著我这边，是不怀好意而且像个小恶魔的笑脸。咦，这是怎样？这可是没办法从平常的日南脸上看到的表情的说。讲白了就是可爱到受不了。我不禁把脸别开。

「哦！脸很红喔～？果然友崎对葵是……很喜——」

「怎么可能有那种事！」

在不吉利的话语被讲完之前，我把平常练习附和跟语调而锻炼出来的声音全部挤出来。

「友崎好吵！这里是家庭餐厅！」

小玉玉强烈地警告我。

「抱、抱歉。」

我很乾脆地畏缩了起来。

「说·起·来·啊！我也很在意的说！？到底是怎样啊葵～嗯～？」

深实实一边用头在日南胸口摩蹭一边说。

「唉……那么，我就自白了。」

我下意识地把口水吞了进去。

「有在交往。」

「咦！？」

我又不禁用很大的声音做出反应。

而且比在场的所有人都还早做出了反应。

因为我的声音而惊讶，深实实跟小玉玉没有好好做出反应，然后——

「……要是我这么说的话，你们会怎么做？」

「喂。」

日南轻声地笑著那么说，然后呼出了一口气而不知道为什么看著我的眼睛。

「根本不可能在交往吧。」

她这样，说了一句话。

那句彷佛是只有对著我一样的话语，还有把自信满满画成图像一般莫名有魅力的表情，把我的思考给夺走了。

「……刚才的是怎样，葵超级小恶魔的！」

「我也是在教室里头丢脸了喔？这就是还以颜色。」

「……哦，喔。」

日南优雅地掩著嘴巴，看著我这边很开心地笑著。是怎么了今天的日南同学好可爱的说。让人不爽。

「那，友崎选手！听了真相之后的感想呢！？」

「呃，不……没什么特别的。」

我这么说之后，日南就眼睛半睁往我这边瞪来。

「欸～？特地问了之后才这样？」

日南那像是在考验我的视线又贯穿了我。我对她那莫名散发魅力的美丽湿润眼瞳，还有嗜虐的同时不知为何也会勾引人般的表情静不下心来的时候，日南就像乐到了极点，满足地笑了出来。这种时候的S个性就跟平常一样啊这家伙。

「不过——也没差就是了。」然后日南把视线朝向我的头。「啊，说起来那个！」

「咦？」

「你买了发蜡？」

「啊，对。」

说到这个。是以前水泽有帮我抹过，后来我一个人去买的发蜡。

跟深实实之间发生了不少事情的期间是没有想要抹的意思，不过总之全部都告一段落了，就想说下定决心，而抹看看——与其这么说，其实是我每天都有带到学校，而今天，也被赋予了跟中村讲话讲三分钟以上的那种课题，所以该怎么说，是打算武装自己，而在午休抹上去的。

「我买了，这个喔。」

我一边说一边从我的书包里头拿出发蜡。

「咦——！早上没有抹吧？」

「算、算是啦。」

日南笑咪咪的同时认真地注视著，然后用力地竖起大拇指。

「不差！」

「咦，真的吗？」

我感到惊讶。是不是因为我有好好复习、整理水泽说过的话的关系啊。

「嗯，我觉得满好的。」

「我也觉得感觉挺不错的喔友崎！今后每天都会那么做吗……呃，明天开始就暑假了啊！」

咦，什么什么。深实实跟小玉玉也下了保证。

「可是……说不定只是新手运气好而已呢？」

「喂，做得不错的话单纯夸奖就够了吧。」

我一边吐槽一边把发蜡收进书包里。然后，深实实就忽然喷笑出来。

「啊哈哈哈哈！刚才那是怎样，莫名地投合的说？」

「咦？」

说起来，我觉得刚才是装乖状态的日南第一次放出了像坏话一样的坏话。

「果然葵跟友崎感情很好呢！」

「是、是这样吗？」

深实实又说了以前某个时候说过的事。啊啊，可是刚才那样子，的确看起来有点要好也说不定啊。水泽常常在用的方法。虽然是在讲坏话，却不会让人觉得讨厌的那种方式。我擅自称为水泽方法的那个。跟那个很像。

也就是说这么做的话，果然从深实实或其他人的眼光来看，也是看起来满要好的啊。原来如此原来如此。那么就积极地使用下去吧。

「那么，真相也已经大白了……我今天把大家集合起来的原因啊。」

深实实以莫名拘谨的语调切入话题，把书包打开。

「嗯？怎么了，深深？」

小玉玉以稍微警戒的模样问著深实实。

「那个……该说是让大家操心的赔罪吗……非常对不起！」

这么说著的深实实从书包里拿出了一个纸袋。

「什么？」日南问。

「这个，是我要当成赔罪而想送给大家的礼物呢。也可以说是友情的证明！」

深实实一边说，一边从纸袋中拿出手掌大小的包装，开始一个一个分发给大家……可是啊。

「那个——这该不会是……」

我询问她。不，根本就没有什么该不会是。这就是那个啊。

条纹图样而且配色奇怪的，设计得像是土俑一样的，那个。

深实实的书包上系著的，既不可爱，又奇怪的大型吊饰。

「那个啊，毕竟真的给大家添了麻烦，也受到了帮助，虽然发生了很多事不过已经变得跟原本一样了啊！所以就把我最喜欢的这孩子！不同颜色的版本送给大家！」

用彷佛觉得对方真的会很高兴的表情看著所有人的同时，深实实说著这样的话。

看一看之后，确实就像她所说的一样，每个都是不同颜色的条纹图样，可是全部都有著土俑一般的眼睛跟嘴巴，也就是说，说实话全部都绝妙地不可爱。

「谢、谢谢……」

日南边紧盯著吊饰边说。当然是会看的啊，突然拿到这种设计的东西的话当然会看著啊。

「……谢谢。」

小玉玉也小声地说出感谢的话语，我也学著她而传达「谢谢……」

每个人都注视著那个钥匙圈，流淌著奇妙的空白时间。这是怎样。

……嗯，不过，是那样吗？

明明没有任何人不对却在各种地方错开，没有必要受伤的人也受了伤害。可是像这样子，最后还是决定把自己最喜欢的东西，当成礼物送给大家。这就是，那个啊，单纯是物品本身的品味不好而已，但还是最大级的感谢跟友情的证明吧？而且没想到那也包含我在内，真的让我吓了一跳，是不是代表我身为弱角的同时也稍微派上用场了呢。如果是那样的话真的很开心。

不管怎样，我觉得能把珍贵的牵系保持在珍贵的状态，是非常美的一件事。

「…………」

就算这样，沉默的时间也太久了。日南那边差不多该说句话切开这阵沉默，比如说利用藉由『讲坏话』的方式，却反而让彼此看起来很要好的那个水泽方法之类的，让这个空间染上开朗的色彩才对！我这么想而迅速地移动视线。然后——

咦。

日南不知道为什么用陶醉的眼神注视著那个钥匙圈。不对，讲得更进一步的话，小玉玉也是，用类似的表情注视著那个。咦，这是怎样？后来日南终于开了口。

「这个钥匙圈，从深实实挂起来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了说……」

小玉玉像是跟那番话同步一般地点头。

「嗯……」

然后在下一瞬间，两个人的声音重叠在一起，说了难以置信的事情。

「「……好可爱。」」

「啊！？」

我就像这样在想都没想过的地方尝到了孤独，啊啊，我还没有接近现充的感性啊，我实际感受到了这一类的事情。

不，可爱吗？这东西。

第二卷 后记

不知道是不是好久不见了呢。我是屋久悠树。

本作『弱角友崎同学』也多亏各位的助力，而能够再次促成第二集的发售。非常感谢各位。

从本系列开始勉勉强强地以作家身分接下工作，后来也瞭解到许多大人们为了让我所写的作品能以更好的样貌问世而行动著，我觉得这样的话不用某种形式回报可不行，而在后记中，也不禁有了要尽心尽力的意思了。再加上，责任编辑考量到上次叙说大腿的后记，而给予我「期待著持有客观视角的后记」这样的话语。我感受到像是忠告的某种东西。

考量到上述事物，我认为这次我该在这边叙说的东西，自然而然地只有一项了。

那就是，本作跨页彩页第二张插图的，『深实实的运动服打的结』。

我看见那个结的时候，有了深实实是不是实际存在于这个世界呢，这样子的感觉。或许那是接近错觉的东西，不过也有著确实的感觉。

那个似乎隐隐约约看得见的肚脐与小蛮腰，还有经过整合而诞生的，带有圆滑的身体曲线——虽然那些也十分充满魅力，不过我认为这里有著更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打著结』的这个事实本身。

有打结这件事，就代表深实实在换上了那件服装之后，以自己的意志把下襬的部分打结，也就是说那里有著『深实实的确实的意志』的意思。

那个结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现实中的『把运动服打结的女高中生』，引起了在那里面有著深实实一般的感觉，而带来了强烈的临场感。如果要说只关于这张图的事情的话，是不是可以说，那个『结』正是『深实实』本身呢。

由于篇幅的关系，变成了短暂的说明，不过要是多少能把思绪传达出来就太好了。

接下来要说谢辞。

绘制插画的Fly画师。用既可爱又美丽，非常棒而且也让人有迷恋感觉的，对我来说最赞的画作帮我的作品增添色彩，非常地感谢您。我是您的粉丝。

岩浅责任编辑。尽管对于在细微的地方莫名地有所坚持的我，在第一集的时候明确说了『真麻烦』，然而我发觉您对那样的我的麻烦之处，也有那么一点点地渐渐习惯了。麻烦您保持这样的状况迅速地习惯。非常感谢您。

还有各位读者。尽管这或许是某个来路不明的多余新人的第一部作品也不在意，还是对我加油打气，我非常感谢各位。如果下一集也能陪著我的话，那我就很庆幸了。

屋久悠树

第二卷 插图

◆◇◆◇◆◇◆◇◆◇◆◇◆◇◆◇◆◇◆◇◆◇◆◇◆◇◆◇◆◇◆◇◆◇◆

更多精彩热门日本轻小说、动漫小说，尽在轻小说文库(Www.WenKu8.Com)